



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
**Eng Choon Yong Bee Tay Lineage in Malaysia: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郑名烈

TEE BENG LEE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11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

学生姓名： 郑名烈

导师姓名： 谢爱萍博士

提交日期： 2011 年 5 月 30 日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份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Chinese Studies)

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ate: 30-05-2011

PERMISSION SHEET

It is hereby certified that **TEE BENG LEE** (ID No: **08UJM08083**) has completed this thesis/dissertation entitled “Eng Choon Yong Bee Tay Lineage in Malaysia: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Chia Oai Peng (Supervisor) fr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Klang Valley Campu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 hereby give per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to upload softcopy of my thesis in pdf format into UTAR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which will be made accessible to UTAR community and public.

Yours truly,



(TEE BENG LEE)

谢词

2002 年我回到祖籍地永春介福乡扬美郑氏宗族聚居地寻根，在扬美郑氏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有宗祠、家庙、以及堂号。这些似曾相识的景物激起我对宗族社会研究的兴趣。由于工作关系与学术底蕴的不足，对于宗族的研究一直无从下手。2008 年 5 月我有幸被拉曼大学录取成为中文所的研究生，才开启了“永春扬美郑氏宗族的历史与在马来西亚进行重建过程”的研究旅程。

这篇论文在诸多亲友、师长的从旁给予指点和协助下才能顺利完成。在此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谢爱萍博士。是她的宽容与仁慈，愿意指导我这么一个中文底蕴不足的超龄生，我才能如愿展开马来西亚华人宗族的研究。在学习过程中，谢老师总是费心的为我排解研究上的所遇到瓶颈与困难，让论文能够顺利完成。跟着谢老师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学到的不仅只是学术研究所需具备的态度，更对做人的原则与生活的应对有所领悟。令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不惑之年仍能再遇良师。

拉曼大学提供研究金与奖学金，以及马来西亚永春总会赞助部份研究经费，让我在经济上无虞之下专心投入研究。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秘书尤培胜先生及中国福建省永春县侨办主任梁黎玲小姐，提供宝贵的永春历史资料。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主席郑志强先生对研究计划的大力支持，提供扬美郑氏的族谱资料，以及在田野

调查工作给予诸多协助。没有他们的支持，要启动这个研究。对于上述各乡团与机构的协助与支持，我在此向他们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陈漱石博士的鼓励与不吝借出数十本相关文献书籍，让我在本论文的研究顺利起步。刘崇汉先生、陈亚才学长，不吝借出重要的相关书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院长予以方便，让我使用厦大南洋研究院的图书馆。新纪元学院廖文辉老师从旁给予指正。在他们的协助下，省却了我寻找资料的时间。此外，对于先前已完成无数著作的学者们我永远心存感激，站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才有机会进一步深入对宗族社会这领域进行学术性的探讨。

除此之外，还要感谢许多友人和前辈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给予协助与鼓励，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五叔和五婶郑声盛夫妇的细心照料我的起居。另外，族亲郑世智先生针对族谱与宗族的历史，协助解说与提供重要资讯，并经常透过长途电话进联系，让我的研究资料的整理更为完善。

最后，不忘感谢我的太太丽娜，在我进修期间，费尽心力照顾婧娴与婧涵这两个宝贝女儿，让我无后顾之忧全心投入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我也要两个女儿致歉，因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身为父亲的我剥夺了原本应当与她们一起共同学习与成长的时间。

摘要

扬美郑氏宗族是由开基祖郑仙奴所繁衍后代组成的群体，自明朝景泰年间繁衍至今已到了二十一代。宗族自开基后第三世开始分房，目前共有元、亨、利、及贞四个房派。房派底下设有堂号，堂号与堂号之间也有从属关系，一个堂号也会随人口繁衍而再分出新的堂号。明朝嘉靖五年扬美郑氏立谱时所订立的昭穆系统，已成为扬美郑氏后世子孙“序长幼、辨尊卑”命名依据的字辈谱。因而谱整个宗族的谱系仍然清晰可辨。

因为乡土社会具安土重迁的特性，宗族人口很少出现移动，老祖宗数百年流传下来的解决生活问题之方法仍然持续被采用，传统就这么有效力的传承下来。宗族人口开始往外迁徙的原因，一般是发生在原有的土地面积已无法应付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荷，因而一部份人口需另外寻找土地重新安置家眷，经过数代繁衍也会再形成新的宗族。

当宗族受到外力的侵袭又无法抵御时，再加上强大的外在拉力出现，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宗族人口往外迁徙。鸦片战争造成中国农村的破产，並因此引发土匪扰乱社会治安，而这时期正好遇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政府进行新事业的开发，诸如橡胶树的种植与锡矿的发现，对劳力产生巨大的需求，因而引发了闽粤沿海地区的移民潮。

扬美郑氏宗族往马来亚迁移的时间始于 1862 年，止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上台执政的 1949 年。但宗族人口大举南迁则是发生在麻坡地区大面积栽种橡胶之后。胶工、小园主、胶片采买商为扬美郑氏南来第一代的主要职业。

宗族人口在马来亚的去留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1949年之前，南来的宗族成员有者多次往返中马两地，有者已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另外，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之前，部份原本打算久留的族亲由于政治因素不得已只能选择回返家乡。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马来亚后，主要聚居在麻坡地区，族亲关系是大家在麻坡就业与聚居的重要基础。但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与社会因素的差异，宗族成员的活动已跨越出本身族群而融入在地社会，并且对社会建设积极做出贡献。部份族亲站在前线在号召麻坡华社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出资建设华小方面更是不落人后，即是两个重要的范例。

在融入在地化社会的同时，原乡的文化资源也被应用到团结族人的活动上。1955年完成了《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1968年藉由原乡带来的共同信仰——宗族守护神王大元帅的奉祀重建家庙“锦峰宫”，并且成立扬美郑氏公所，将宗族组织正式化，透过现代化组织的运作模式来凝聚宗族的力量，延续族亲在原乡的互助精神。

马中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国的改革开放、马来西亚政府的对民间访华政策的松绑，让中马两地的扬美郑氏族亲有了重新接触的机会，海外族亲对宗族的历史面貌也更进一步获得具体的认识，宗族的互助精神更从海外重新回到原乡做出贡献，为宗族的历史写下崭新的一页。

关键词：宗族，扬美郑氏

Abstract

Eng Choon Yong Bee Tay Lineage in Malaysia: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ng Choon Yong Bee Tay Lineage is the group descendants of Zheng Xian Nu (郑仙奴) and its present 21st generation has its roots traced back to the Jin Tai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ineage was formed as the ancestral family split into smaller units, known as “House” in the 3rd generation, and further sub-units known as “Hall”. Halls are affiliated to one another. Using the “Zhao Mu system” (昭穆系統)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descendants of the Lineage identify their seniority and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their names in spite of an expanding Lineage.

Being practitioners of communal living, the Lineage rooted itself to the land they worked on and migration was rare. This practice facilitated wisdom and traditions being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Nevertheless, gradual migration occurred when the land could no longer accommodate population growth. As people relocated, new sub-clans were formed. Massive migration occurred when the Lineage was faced with external threats and pull factors.

When the Opium War led to the disruption of public order in China,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aster in Malaya required a large pool of labour for their rubber plantations and tin mines, there was an exodus of the Lineage’s population along the coastline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to Malaya (now called Malaysia) (now called Malaysia). This exodus which began in 1862 continued until the Communist Party came into power in Mainland China in 1949.

Most of the Lineage who settled in areas around Muar in the Malayan state Johor became rubber tappers, small plantation owners and rubber film collectors. While some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ose who remained assimilated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its development. This was evident with members being at the frontline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the funding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Despite the Lineage's cross-border separation, common cultural roots and religion kept members of the Lineage united. Lineage temple "Jin Fong Gong" (锦峰宫) and the "Kongso" (Association) that served as structured organizations of the Lineage continued to unite members and to inspire greater co-operation.

With improved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relaxed visitation policy, Lineage members of both nations were reconnected. Those members settled in Malaysia were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Lineag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land of their origin, marking a new chapter for the Lineage.

Key Words : Lineage, Yong Bee Tay

目录

	页数
宣誓	ii
谢词	iii
摘要	v
表目次	xii
图目次	xiii
照片目次	x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7
第三节 研究范围	2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4
第五节 研究价值	28
第六节 研究章节安排	30
第七节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及未来可深入的研究方向	32
第二章 扬美郑氏宗族在永春介福乡之形成过程与组织结构	34
第一节 介福乡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况	35
一 地理环境	35
二 经济状况	39
第二节 扬美郑氏祖先肇基介福乡的考证	43
一 宗族命名的由来	43
二 宗族开基时间疑点的厘清	45
三 由继承式宗族发展成依附式宗族	49

第三节	扬美郑氏宗族的结构 — 分房、派别及堂号·····	52
一	分房与派别·····	52
二	堂号的创设·····	56
第四节	扬美郑氏宗族的族谱·····	64
一	立谱的原因与修谱的目的·····	64
二	族谱中的昭穆系统·····	69
三	历代修谱者之间的关系·····	71
第五节	房派、堂号与昭穆系统之关连性，以及宗族人口 分布·····	75
一	房派、堂号与昭穆系统之关连性·····	75
二	宗族人口之分布·····	76
第三章	宗族南迁马来亚的原因、聚落形成的经过与考证·····	77
第一节	扬美郑氏宗族从中国南来的背景因素探讨·····	79
一	治安、经济及前人成功南渡的经验·····	79
二	扬美郑氏宗族南迁的路线与模式·····	86
第二节	南迁后的宗族结构与人口的分布与就业的情形···	96
一	扬美郑氏宗族在麻坡的聚落的形成 ·····	96
二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的就业情况、互动关系，以及 参与社会建设的情形·····	105
第三节	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族人去留的抉择与截然不 同的历史际遇·····	124
一	返乡：落叶归根与政治因素 ·····	124
二	落地生根：国际政治变化与国籍认同·····	130

第四章	落地生根后原乡文化的传承和宗族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	133
	第一节 原乡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135
	一 突破空间与时间约束的“昭穆系统” ……	135
	二 亲疏关系判断依据的“堂号……………	137
	三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凝聚 作用与历史意义……………	142
	第二节 神明信仰与宗族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145
	一 宗族守护神信仰与宗族寺庙锦峯宫的创建……………	145
	二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的功能与对族人的影响…	157
	第三节 原乡与马来西亚族亲关系的延续……………	165
	一 南来第一代为连系两地族亲的枢纽……………	165
	二 南来第一代引领宗族对祖籍地的回馈贡献……………	168
	三 宗族事务由原乡扩大至海外……………	176
第五章	结论 ……	178
参考书目	……………	189
口述历史资料	……………	205
附件(一)	扬美郑氏南迁马来西亚后,对祖籍地名称的使用……………	289
附件(二)	扬美郑氏宗族 1906 年四修族谱前在原乡所建堂号迄今仍 保存者……………	290
附件(三)	扬美郑氏宗族各堂号的南来者与落脚处……………	298
附件(四)	郑友专写给孩子的家书……………	307
附件(五)	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章程……………	309
附件(六)	郑夏图写给侄子连珪和连塔的家书……………	315
附件(七)	中英文地名地照……………	316

表目次

	页数
表 1: 扬美郑氏宗族各房派于 1906 年前所创建堂号	58
表 2: 历次修谱的时间、执笔者与发起修谱者的相关资料	73
表 3: 扬美郑氏宗族在各地区人口分布	76
表 4: 第林堂南来者的关系图	95
表 5: 1892 年至 1955 年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去逝时的葬身地点	102
表 6: 1955 年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的散居地点与职业类别	108~110
表 7: 福林堂南来后的成员居住处的分布地点	114
表 8: 三一华小历任教员名单	122
表 9: 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参与办学的事例	123
表 10: 第一类型返乡者: 只谋求发展机会, 并未打算久留	125
表 11: 第二类型返乡者: 因政治因素而返乡	126
表 12: 第三类型返乡者: 为留守祖业及其它因素而返乡者	129
表 13: 扬美郑氏族亲曾返乡再南来者	132
表 14: 各堂号的南来者人数统计	139
表 15: 元房之对面堂子孙散居麻坡不同地区之情形	140
表 16: 亨房之福林堂子孙散居在不同地区	140
表 17: 信众为王大元帅建庙时间演进表	154
表 18: 扬美郑氏祖籍地与马来西亚宗族组织活动之比较	162

图目次

	页数
图 1: 介福乡在永春县的位置图	38
图 2: 介福乡各村落分布图	38
图 3: 扬美郑氏前六世分房立派的系谱	55
图 4: 书美堂与草美堂再分出的堂号	62
图 5: 春夏堂与福裕堂再分出的堂号	63
图 6: 本宗九族五服关系图与房派、堂号及昭穆系统之关连性	75
图 7: 最早到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家族的系谱	94
图 8: 扬美郑氏在麻坡地区的分布地点	103
图 9: 扬美郑氏宗族的扩散过程	187

照片目次

	页数
照片 1: 介福乡一景	42
照片 2: 扬美郑氏与大坵头林氏宗族合力创建的圣灵宫	49
照片 3: 位于介福乡的扬美郑氏宗族开基祖郑仙奴之墓	51
照片 4: 扬美郑氏宗族最早的宗祠——垂裕堂	60
照片 5: 垂裕堂正厅上方的匾额	60
照片 6: 扬美郑氏宗族次座宗祠——貽裕堂	61
照片 7: 第三座宗祠——光裕堂	61
照片 8: 光裕堂之正门	61
照片 9: 光裕堂正厅挂著周朝时期郑国三公图像	62
照片 10: 现存于香林寺表彰郑公祖师功绩的圣旨牌	67
照片 11: 2008 年郑公祖师自德化香林寺迎回介福乡	67
照片 12: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按昭穆系统进行命名	70
照片 13: 介福乡扬美郑氏宗族境内的土楼	82
照片 14: 土楼特殊设计的窗户	82
照片 15: 介福乡村民旧时期用来装置稻谷的设施	84
照片 16: 介福乡村民旧时期用来装置稻谷的设施(侧面角度)	84
照片 17: 今日桃溪一景	87
照片 18: 东关桥	88

	页数
照片 19: 1890 年麻坡大街街景	97
照片 20: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在麻河北岸登陆的文林望渡口	100
照片 21: 麻坡地区二战前售卖割橡胶用品的五金店	110
照片 22: 位於永春介福乡的福林堂祖宇	114
照片 23: 郑友专生前与家人的合照	118
照片 24: 郑友专二战前寄给中国故乡的长子郑木水的信笺	118
照片 25: 郑友专生前寄回乡的家书	119
照片 26: 郑声杞夫妇的合照	122
照片 27: 三育华小建校初期的校舍	122
照片 28: 翻建后的培才小学	123
照片 29: 咸丰二年建竣的锦进宫	147
照片 30: 永春介福乡锦峰宫外观	151
照片 31: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创建的锦峰宫	152
照片 32: 永春介福乡的锦峰宫主殿王大元帅的神像	152
照片 33: 马来西亚锦峰宫主殿王大元帅的神像	152
照片 34: 昔加末利民达云峰宫外观	154
照片 35: 马六甲马日丹纳锦峰宫外观	155
照片 36: 昔加末利民达扬美郑氏族亲家里神桌上的王大元帅神像 与郑公祖师相片	155

	页数
照片 37: 武吉巴西族亲家里神案上的王大元帅照片	156
照片 38: 马来西亚麻坡班卒扬美郑氏族亲家里供奉王大元帅神像	156
照片 39: 由中国原乡寄给马来西亚亲戚的照片	166
照片 40: 连珪与连塔的五弟声盛寄给马来西亚兄长留念的结婚照	167
照片 41: 原乡的福林堂济炘、声穰、声盛及国业给兄长的家书	167
照片 42: 郑声炘收到兄长郑连奎寄来的汇款收据	168
照片 43: 马来西亚族亲返乡探亲的场面	169
照片 44: 锦锋宫旁的碑文	170
照片 45: 介福乡水泥路上的牌坊	171
照片 46: 牌坊上书有路名和捐赠者	171
照片 47: 郑友名出资修建的美扬堂祖宇	172
照片 48: 扬美郑氏宗族境内的水泥路	172
照片 49: 扬美大街的水泥路的石碑	172
照片 50: 2005 年马来西亚乡侨出资重建的四洲亭	173
照片 51: 四洲亭内的碑文	17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现阶段中国的许多农村仍然保存着宗族社会的原有特质，这种现象在闽粤地区的农村尤其普遍。但为何宗族组织会在中国的乡下出现呢？正如费孝通所说，乡下人离开不了泥土，¹因为靠着土地生活，人口也就不太会流动，因而逐渐发展出聚村而居的现象。而施由明认为，中国的农村村落的形成，是由家庭人口分支、迁徙、开基、繁衍、发展而成，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姓一族一村，或一大姓兼及几个小姓形成一村。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结构以宗族的结构为结构，宗族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也就起决定性作用。²

由上述同宗族聚村而居的过程，说明“宗族组织”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但也可能是由超过两位同姓氏但无血缘关系者，因住在同一地区的地缘因素，他们所繁衍的后代子孙基于互利与生存需要而进行联宗的族群。在组织结构上，宗族可透过明确的谱系来辨识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在文化上，因为世代聚族而居而具有本身的特殊性。简言之，宗族的成立涵盖了血缘、地缘、以及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等三个条件。

¹ 费孝通：《乡土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85，页6。

²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农业考古》，2006年第04期，页90。

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麻坡地区祖籍地为永春扬美的郑姓宗族，在中国是其中一个世代聚居于福建省永春县西北隅介福乡福东村的汉人宗族。自清末民初开始，部份族人来到马来亚落地生根繁衍后代，至今仍然是一个拥有谱系可考、房派与堂号可清楚辨识、有族长领导，以及拥有本身宗族寺庙的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在中国福建地区存在已不足为奇，但宗族文化为何会随着中国移民传承到海外，在海外又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与社会因素的变迁，造成宗族原乡文化的传承随着时空的转变而进行调整。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即是探讨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过程与发展的情况。

1989 年之前，大多数本地学者在进行本地华人宗族社群研究时，均将宗族在中国祖籍地原乡的情况简略带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1989 年之前，马来西亚政府严格管制本国人民前往中国，³因而本地学者们在原乡宗族组织的资料搜集有一定的困难度，对于宗族的结构与基本特质多半未能明确掌握。笔者很幸运的能够前往扬美郑氏宗族在中国祖籍地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因而对于宗族在原乡的开基历史、繁衍成族的过程，以及组成结构等资料掌握的较齐全。因而得以对闽南传统宗族到由祖籍

³ 林友顺：〈1949 改变马来半岛命运轨迹〉，《亚洲周刊》49 期，香港 2009 年，页 24~28。

（在 1957 年至 1974 年，马来西亚人民不被允许到中国访问。即使马中建交之后，马来西亚政府虽稍微放宽人民访华，但申请者的年龄必需超过五十岁，并且只能进行探亲及经商。直至 1989 年马共与马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马中关系的最大障碍消除了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撤销人民访华的限制。）

地到海外的重建与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研究。

在马来西亚国内的华人宗族当中，祖籍地为闽南漳州府境内海澄县的槟城龙山堂邱氏宗族、九龙堂林氏宗族、霞阳植德堂杨氏宗族、以及石塘谢氏宗族等，均是以血缘关系做纽带的代表性宗族。⁴这些宗族早在十八世纪末已抵达来马来亚的槟城，宗族成员南来时间较久、繁衍人口已达到较大规模。再加上槟城的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海的岛屿，宗族人口的流动性较低，因而宗族文化的传承与保存较为完整。

扬美郑氏的祖籍地永春县介福乡是由扬美郑氏、紫美郑氏、前洋林氏、大垵头林氏及龙津颖川陈氏等五个宗族所组成的农村。⁵这五个宗族均在清末民初时期才大规模从中国的祖籍地迁徙到马来亚的麻坡。由于南来时间不长，又因南来者大多数以割胶为业，而橡胶种植需要大面积土地，中国移民的落脚地点一般都在本身工作的胶园附近，即使是亲兄弟，经常因为割胶地点不同而不能聚居在一起。再者，南来后的中国移民有机会发展新的工作技能，土地不再是南来者赖以谋生的唯一工具，职业的变迁导致宗族聚居的程度明显异于原乡的情况。除此之外，当时柔佛州麻坡地区与马来半岛内陆地区的陆路交通已连贯起来，加剧了宗族人口的流动性。

⁴ 钱江：〈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海外之重建〉，《南洋学报》第五十六卷，新加坡：南洋学会，2002年12月，页149。

⁵ 陈文溪：〈吾族入永派衍简述〉，《龙津颖川陈氏宗族世系汇志》，麻坡，1966年（没有页码）。

永春扬美郑氏宗族清同治元年(1862)才开始有族人到马来亚谋生,⁶最初的南来者并未打算久留,稍有积蓄即打道回乡。⁷直至民国(1912)以后,因原乡土匪扰乱、地方治安不靖,宗族人口才大量南迁到马来亚的麻坡地区,经过两代繁衍与整合,才形成海外的扬美郑氏宗族。

永春扬美郑氏宗族与上述檳城较早南来的宗族的最大差异点为檳城的上述几个宗族设有本身的宗祠,而扬美郑氏宗族则是以宗族寺庙兼公所的形式出现。宗祠和宗族寺庙在中国的宗族社会各有不同功能,扮演角色与设置的意义有很大的差别。宗祠是宗族放置祖先神祖牌与祭祀祖先的场所。宗族寺庙则是奉祀宗族守护神,并且仅供族人参拜的庙宇。

宗族从祖籍地迁徙到移居地的时间长短及宗族人口的规模,均会反应在宗族在移居地进行重建后的型态与原乡文化传承结果上。笔者将在本论文针对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的分布情形与原乡文化的传承进一步的做解析。

马来亚的地理环境和闽粤所处的边疆环境虽有所不同,但群体意识的产生其实是来自自我保护的警觉性。英殖地政府当时对马来亚各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⁶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永春,2007年4月,页7。

⁷ 郑夏聘等编:《族侨旅外发展史》,《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麻坡,1955年,页2。

在华人社会则是使用以华治华的手段，任命甲必丹来管理华人社会的治安与福利事务，⁸对华人社会内部事务不直接干预的态度。陈中和认为，英殖民政府所实施的分而治之政策的特征主要反应在各族群居住领域、职业、教育，以及人口统计和公民政策上。⁹因为在语言上和文化上与当地社会的隔阂，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因而催化了宗族观念根深柢固的中国移民对本身群体的地域性、血缘性认同感，给予宗族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宗族文化继续在异乡获得传承。

颜清湟认为，“早期华人移民似乎迫切感到需要有第二道防卫线。因为，他们处于外国政府统治下，生活在语言隔阂的群体中，这便使得移民产生建立宗亲组织的共同愿望。”¹⁰这也说明了中国移民过去在原乡的生活经验，仍然适用于陌生的新环境，在主观的意愿与客观条件的配合下，原乡的生活模式在海外仍然有可能进行复制。

⁸ 英国人统治马来亚时期采用的“甲必丹”制即是以华治华策略上的官职。根据李业霖之著作《读史与学文》（吉隆坡，2010）之解释，甲必丹（Capitan 或 Captien）原为首领、队长或船长。自葡萄牙统治马六甲时代，即推行间接统治策略，在马六甲做生意或居住的外国人如阿拉伯人、华人、印度人、爪哇人都需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再由统治者核准，肯定其地位，并授以委任状。这位领导人即甲必丹负责维持地方上的治安、管理民事，有时执行刑法，必要时也收税金。雪兰莪华人甲必丹制度到1902年才取消。

⁹ 虽然学者们针对英殖民政府是否曾在马来亚采用分而治之的施政政策出现争议，但英国在过去确实其他殖民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如南非即是一个明显例子。学者陈中和从各族群居住领域、职业、教育，以及人口统计和公民政策等四个特征来例举在马来事实分而治之政策的证据。详见陈中和著：〈英国对马来亚政治的干涉和“分而治之政策”的各种特质〉，《马来研究-中华研究比较学术研讨会双语论文集》，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2010，页232~236。

¹⁰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67~68。

处在马来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里，宗族组织得以维系，主要原因是宗族文化能够被传承及保存下来。族谱、房别、堂号、按昭穆系统排列的字辈谱等是原乡宗族文化的延伸。而共同信仰、家神祭祀、宗族寺庙的建立，均是宗族组织透过原乡的信仰文化资源来达到团结族人的目的。笔者认为对这些宗族文化的传承经过对于今日的华社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马来亚独立后，因为社会环境与政治因素的变迁，宗族组织的部份机能被政府行政体系所取代，宗族组织的建立已采用现代化组织的运作模式，宗族组织的角色也因应外在环境的变迁而进行调整。虽然宗族进行重建的目的着重在促进乡宜，但在宗族活动的推展上依然展现出宗族在原乡时期的互助精神，宗族的特质依旧被保存下来。马来亚独立后重建的汉人宗族所呈现的具体面貌亦是本论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第二节 文献回顾

本论文探讨的是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过程与发展情形。笔者认为，在谈到宗族文化的传承之前，必须先厘清宗族形成的原因、组成结构、以及基本特质。透过宗族内涵这条主轴，再开展到宗族南迁马来亚之后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族人之间的互动状况，才能清楚掌握宗族在时空变化下的全貌。

陈礼颂的《1949 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是一部以潮州澄海县斗门乡聚族而居的陈姓宗族为主体的研究，就宗族的开基渊源、各房派分支，房派间的关系等宗族结构，到陈姓宗族与其它宗族的互动关系均做出清楚的说明。该书也针对家族的结构、父亲、妇女、子女在家中的地位、分家情况，以及宗族与家族的多元化功能进行剖析。并针对家族成员之间的称谓、祭祀、丧葬嫁娶礼俗等完整进行记录，是一部典型的华南传统汉人宗族研究作品。

陈礼颂在陈氏宗族内部各房派内部斗争的观察中发现，在宗族与宗族发生冲突时，各房派又会勉强合作共同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乃是家庭，其次为房派，再次为宗族。¹¹笔者认为，宗族的组织结构里，在家庭和房派中间还有一个堂号的层级。每一房派开始时，仅只是一个堂号底下的几户血缘关系较接近的家庭所组成，

¹¹ 陈礼颂：《1949 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 3。

经过一段时间繁衍子孙之后，原有堂号已容纳不下所有人口，或者兄弟分家后有些成员搬离祖宇另立门户，于是就有新堂号的产生。同堂号的成员之间一般都具五服内的亲属关系。¹²

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即指出中国农民与土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工具，在土地上建立了家庭，再以家庭为中心，经过繁衍而继续分支再发展成宗族。他认为，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的继承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¹³费孝通针对血缘的纽带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做了说明。在宗族开基后的早期，宗族人口规模仍然处于小宗族的阶段，宗族成员的聚居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距离的远近，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¹⁴笔者在永春扬美郑氏宗族的族谱资料发现到，在明清时期，当时宗族社会里，血缘关系是近亲群聚而居的依据，近亲之间的住所一般上都比较靠近。¹⁵但民国以后，因人口的繁衍与土地的有限性，近亲聚居的情况已逐渐被瓦解。随着人口的增加，过去不同房派各据一隅的现象已不复存在。

¹² 笔者在永春介福乡的扬美郑氏宗族的族谱发现，在1906年时期，绝大多数同堂号者均具五服内的亲属关系。

¹³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8。

¹⁴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66。

¹⁵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永春，1906，页54~73。

《乡土中国》提出了两个对中国农村组织的结构非常重要的概念：一是“差序格局”。另一个则是“礼治秩序”。“差序格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是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大般投入水中所产生的水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¹⁶

宗族成员在原乡因为长期聚族而居，日常活动范围几乎就在步行可抵达的地方，生活上所接触的人多半都是同村里的人，一般住处相靠近者的血缘关系都比较接近。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亲疏几乎可以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划上等号。因此，在以前的中国农村宗族社会里，人与人往来关系的亲疏程度可用这种差序格局来概括之：家庭→堂号→房派。家庭成员的关系会比同堂号的其它非自家成员关系亲蜜。而同堂号的堂兄弟、再从兄弟的关系又比同房派的族兄弟的关系亲近一些。

“礼治秩序”是以民间的习俗为基础提升到一种社会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力量来自于传统。¹⁷但传统必须是在一个很少变动、不易受外力影响的乡土社会，才能够有效的应付和解决生活的问题，让生活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扬美郑氏宗族于明朝景泰年(1455)开基，迄今已超过五百年，¹⁸介福乡的地理环境是个封闭的山地

¹⁶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 29。

¹⁷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 8。

¹⁸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2。

小平原，世代以耕作为生，人口流动率低，与外界交流机会少，是个封闭的乡土社会，因而外在环境的变迁对当地宗族的冲击影响较小，礼治秩序不易受到破坏。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口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¹⁹，因而礼治秩序不易受到破坏。

1989年，陈支平在其著作《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对于福建传统宗族的特质明确的进行描述，就福建地区汉人宗族的结构与家庭制度的发展，以及华南宗族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如宗祠、族谱及族产做说明。此外，陈支平亦对家族的祭祖活动及宗教信仰等等与宗族内涵做了清楚的阐述。他认为福建的宗族的形成是由中原的汉人宗族举族南迁时，将宗法制度、宗族文化也带到南方来的结果。而中原士民往往以簪缨世胄自居，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血缘家族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²⁰当北方士民不断移居福建并取得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宗族的实力作为后盾。在渡江南迁的过程中，他们每每统率宗族乡里的子弟们，举族、举乡地迁徙，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加强了相互扶助，巩固了血缘关系。²¹在地理环境方面，福建与中原地区因受到高山峻岭的阻隔，北方汉人宗族进入福建后就很难再回去故土，因而有利于汉人宗族在福建持续繁衍发展。

¹⁹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56。

²⁰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页4。

²¹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11。

陈支平在他的论述中提到土地对宗族的重要性，占有土地面积的多寡也是宗族势力的象征。“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封建政府大力推行均田制度，土地的管理和分配有着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但在福建，情景完全相反。中原地区的土地制度，对福建极少影响。目前尚找不到证据可证实福建实行过类似于均田制的土地制度，土地和山场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家族都可以依仗自己的实力，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山场。”²²陈支平的这个观点符合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边陲理论”所做的解释。弗里德曼是最早期研究中国宗族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从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及边疆环境来解释为何宗族组织在华南地区特别发达。²³他认为福建广东地区因为处在边疆环境，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府管辖不到那里的事务，因而经常发生匪乱、村与村、族与族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纷争甚至引发械鬥，聚族自保因而成为求生存的必要条件。

但是，弗里德曼将水稻种植和水利灌溉当做宗族组织在华南立足的重要因素则引起争议。首先，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属于水稻耕作区，稻米生产需要拥有多人力的团体来建立水利设施，以及合力进行耕作，构成宗族发展的有利条件。另外，弗里德曼也认为稻作的较高生产力，容易取得盈余，有利于宗族设置族产。²⁴族产愈多，愈有利宗族的势力的扩张。有学者以台湾地区的个案研究来提出论据来质疑弗里德

²²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11。

²³ Maurice Freedman .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pp.159~164.

²⁴ Maurice Freedman. (1966) .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 pp.159~164.

曼的观点之正确性。但台湾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弗里德曼的观点未必可全盘套用。

笔者认为，弗里德曼把水稻种植与水利灌溉需要结合团队通力合作的现象，推导出为形成宗族组织的客观条件，并不适用所有华南的宗族组织。介福乡位于永春县西北部的山上小台地，地理环境相当封闭，目前共有五个宗族世代在那里聚居数百年。依据笔者进行田野调查得知，当地居民种植水稻是因为粮食的获取必须自给自足。在1951年前共产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之前，各户人家在兄弟分家后，原有祖业继续被均分下去。整个介福乡的可耕地面积有限，每户人家可分到的土地面积不大，全都能够自行照料。而介福乡的地形为山上台地，并没有大型的水利灌溉设施，农田灌溉所需水源均依赖雨水。因此可验证水稻种植与水利灌溉并非宗族组织在那里形成的主要因素。

扬美郑氏在介福乡开基时间为明朝景泰七年(1455)，龙津陈氏与大坵头林氏宗族到介福乡开基时间比扬美郑氏更早，²⁵在鸦片战争前，自开基以来所奉行的农耕作业尚能满足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少变动、未受外力干扰的乡土生活型态，是宗族组织在介福乡得以维系的客观因素。而引导宗族聚族而居的另一原因，则是维系近

²⁵ 笔者查阅过龙津陈氏、大坵头林氏及扬美郑氏等宗族族谱资料，证实龙津陈氏于1966年已繁衍23代，大坵头林氏于1959年28代。而扬美郑氏1955年仅繁衍19代。2008年12月中旬笔者在介福乡进行田野调查，从当地居民口中亦得知扬美郑氏较晚迁入介福乡。

代家族制度的新谱学的兴盛。与家族的祠堂建设一样，民间修谱风气主要始于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才大力发展起来，²⁶大部份宗族均透过修谱来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扬美郑氏开基祖郑泉辉在首修族谱的谱序即表明修谱目的为“籍使后世追远报本之念，永以为效之也”，²⁷即是对后世子孙的进行宗族思想贯彻的例子。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²⁸ 是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以福建省福州地区的义序、螺洲、城门及下洋地区的单姓村落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著作。他在所收集到的族谱、访问及参与当地活动来探讨明清两个朝代华南宗族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透过宋怡明的研究结果可发现到，宗族组织可以由不同利益群体为谋求整体更大利益，而对亲属关系进行重新建构并加以利用。宋怡明的上述论点印证了弗里德曼先前提到不排除华南地区的有“融合”宗族组织的可能性。尤其是较晚迁来相对较贫穷的继嗣群。²⁹扬美郑氏宗族即是在开基后繁衍到了第三代，将当地另一郑姓家族进行合族，但本身的谱系迄今仍然完整保存。³⁰

1987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对宗族组织的结构、宗族

²⁶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41。

²⁷ 〈扬美首修族谱谱序〉，《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永春，扬美，1906，页4。

²⁸ Michael Szonyi. (2002).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²⁹ Maurice Freedman.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p.24.

³⁰ 扬美郑氏宗族是由郑仙奴与郑有辛的后代所组成。第三世分房时，确立了元、亨、贞三房为郑仙奴的子孙谱系，而利房则由郑有辛的子孙组成。

的类型进行剖析。他发现前人在有关的研究忽视宗族组织与传统家庭的逻辑联系，未能揭示宗族发展的内在原因，对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存在不少片面的认识。³¹他在此书对家庭的演变为宗族的轨迹，以及宗族组织型态的变化做出深入的说明。

郑振满将宗族组织的基本类型分为以下三大类型：(1)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组带的继承式宗族。(2)以地缘关系为联结组带的依附式宗族。(3)以利益关系为联结组带的合同式宗族。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经过结婚和生育，先后建立了小家庭和大家庭；而后经过分家和析产，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不断淡化，逐渐为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³²

郑振满指出，在台湾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一般不是经由自然繁衍而成的继承式宗族，而是由若干血缘联系不太明确的大家庭、小家庭或不完整家庭，直接地融合为合同式宗族。³³随着族人之间血缘关系的日趋淡化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加深，继承式宗族必将趋于解体，并逐渐为依附式宗族与合同式宗族所取代。³⁴

1983年，庄英章在〈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探讨从台湾属于探讨台湾

³¹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页27。

³²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22~23。

³³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24。

³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272。

宗族组织的发展情形。他认为宗族结构随着组成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异，并指出台湾的“合约字宗族”是一种移垦社会的产物。³⁵就像海外华人社会的宗亲组织一样，为了适应当地的特殊环境，所形成的一种移殖性宗族。³⁶庄英章的所指出的“合约字宗族”是以祖籍地祖先即唐山祖为祭祀对象，透过宗族成员间虚拟的血缘关系而建立，宗族真正凝聚力来自于共同利益的构建。³⁷这与郑振满所说的以利益关系为联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在性质上是相当接近的。

台湾学者陈其南认为一个移民社会要有足够的人口建立宗族，至少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之一：举族迁徙或足够的世代繁衍。一般都认为在台湾的汉人社会并无举族迁移的例子。陈其南指出，一个已经充份发展的宗族，除非面临无可避免的威胁，否则不可能“举族”迁到一情况不明的边疆地区，从事不安定的拓荒工作。³⁸因此，台湾的汉人宗族是经过足够的世代繁衍才逐渐形成的。而在移民社会里，同一祖籍群的移民则有集中分布的趋势。

中国人善于依环境条件之不同，采取不同层次的标准来做为结社和认同的基础，

³⁵ 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页 101。

³⁶ 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页 100。

³⁷ 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页 98。

³⁸ 陈其南：《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及其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页 107。

在社会学上是一个很引起注意的特殊现象。³⁹笔者发现，中国人移居马来亚的情形和台湾的情况颇为相似。马来半岛中部与南部的移民的聚居情况确实是以地缘、方言做基础。而血缘的纽带则是北部地区地缘、方言之外的聚居因素之一。同乡或口操同方言者，聚居在一起是为了自我保护。尤其英国殖民政府对当时的马来亚各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中国移民实施以华治华的策略。中国移民来到全新的环境，为求生存必须借助群体的力量，于是才产生了方言会馆和宗亲会组织。最早成立的方言会馆应是 1801 年成立的檳城嘉应会馆。⁴⁰早期在马来亚的中国移民之中，人口较少的客家群体为确保个人生存空间，反而更能展现他们的群体意识，率先成立本身的方言会馆。而具有可信记载且延存至今的最早的宗亲组织之一为邱氏宗亲会馆，它以龙山堂邱公司的名称创于 1835 年。⁴¹

颜清湟认为，由于新、马华人人口是由中国各地域性的宗族组织零碎地拼凑而成，⁴²因而没有一个地域性的宗亲组织直接移入，但是，海外这些不完整的宗亲组织却保留了在中国的同宗组织结构的许多特征。⁴³早期新马的宗亲会可分为两种类型，那就是氏族 (Lineage) 为主的宗亲会和非氏族为主的宗亲会。以氏族为主的宗亲会是

³⁹ 陈其南：《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及其结构》，页 78。

⁴⁰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35。

⁴¹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68-69。

⁴²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73，转自莫理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宗族、地方群体和移民：海外华人社会重新组合之研究》，哲学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56 年，第六章，页 10。

⁴³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73。

以共同的血缘、地区和方言为基础，它的会员有着共同的近祖，来自同一村落或城县，同时讲同样的方言。在十九世纪新、马早期的三十三个宗亲会中占了二十四四个。⁴⁴

宗族组织与及地缘性组织因地区不同而成立时间点有差异。颜清滢认为，当氏族人口不多，不能组织以氏族为主的宗亲会，就会退而求其次，放松血缘纽带和扩大地域而组织非氏族为主的宗亲会。后者多半是以姓氏做纽带的宗亲组织。⁴⁵庄英章则认为，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只要有中国人移住的地方，就有可能形成宗族或氏族组织，但其外貌则随时代或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不一。⁴⁶颜清滢与庄英章两人的观点勾勒了海外宗族组织形成的主要原因。

笔者发现，檳城开发不久后的十九世纪初期已出现宗族组织，而麻坡的宗族组织则迟至二十世纪中期才出现。由这两个地区的宗族组织成立时间点出现的巨大落差正可论证颜清滢上述观点。檳城的宗族势力一开始即已在当地社会立足，因而后来成立的地缘组织、神庙均是以宗族组织为基础。而在麻坡地区，宗族组织是在地缘组织成立数十年后才建立。⁴⁷说明了宗族人口规模足以成立宗亲会组织时，中国移

⁴⁴ 颜清滢：〈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潘明智编：《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页 462。

⁴⁵ 颜清滢：〈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潘明智编：《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页 462。

⁴⁶ 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页 110。

⁴⁷ 最早成立的麻坡地方性或方言会馆为琼崖会馆(1863)及永春会馆(1894)。最早的宗族组织则为大坵头林氏公所(1955)，详见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页 88。

民仍然会设法成立属于宗族为本位的组织。不论南迁时间的早晚，中国移民到了移居地仍然要重建宗族组织的意愿基本上是一致的。

王崧兴认为推动往台湾和马来亚移居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是经济上的贫困以及为了避免政治迫害。但是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因素却有点不同。他们大都以契约苦力渡海，而且从事农业的人很少，大多数从事商业、橡胶农园、开采锡等各种职业。另外，此地因为西洋的殖民地政策，所以没发生像台湾华人社会这样的“土著化”现象。在台湾，本来原籍大陆的地缘、血缘团体即是构成社会的单位，但最终却在台湾移居地形成的新的地缘、血缘团体所取代。⁴⁸

笔者在永春介福乡与马来西亚的麻坡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介福乡的五个宗族均非举族南迁到马来西亚。这五个宗族在原乡已有五百年历史，清末民初时开始有人南渡马来亚，民国以后因地方匪乱频传，才迫使众多介福乡民往马来亚的麻坡迁移，但仍有不少族亲继续留守家园。而南迁马来亚者，经过一两代的繁衍，才完成宗族的重建。目前留在永春原乡的族亲，与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族亲都具有相同的血缘纽带。笔者认为这五个祖籍地为永春介福乡的马来西亚汉人宗族，并非原乡宗族在海外的分支，而是依据原乡文化基础上进行重建的宗族组织。由于南迁时间尚短，原乡的文化资源对仍然对族人的凝聚力有着深远的影响。由此可看出在麻坡

⁴⁸ 王崧兴：《华人的移居与海外华人社会》，《汉人与周边社会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页260。

地区的介福乡五大宗族的建立并非土著化的结果。

冯尔康在中国古代的移民与宗族的研究提出的观点如下：“单个家庭的移民，也热衷于家庭活动，唯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才能组成为宗族。事实表明单个家庭的迁徙，脱离原乡宗族，成为不在宗族群体的游离份子，但宗法思想是非常顽强的，现实生活又需要有个血缘组织，所以只要有了条件，无组织的族人就会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群体，新的宗族就应运而生。”⁴⁹ 冯尔康的观点在闽粤地区已得到验证，但宗族在海外能够进行重建，还需要有客观环境的配合。

笔者认为，东南亚华人宗族组织更趋向于在人口聚集与繁衍到一定数量之后，在恶劣的环境下要求生才催化宗族组织在异乡的“复制”，这和事先有目的性的“移植”是不同的概念。举例而言，在明朝时期就已南来在马六甲定居的中国人，没有因血缘性或地缘性的认同而产生宗亲组织，反之却和当地土著女子通婚，融入当地社会，而塑造出峇峇和娘惹(Baba & Nyonya)的新文化。⁵⁰除了可能是前面所提及的没有足够人口繁衍的条件外，笔者认为当时社会环境和生存上的需要才是促成宗族组织在这里被复制的关键因素。明朝时期来马六甲的中国人多半是商人，不同于清末民初南来者以从事苦力工作为主。职业的不同、生活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宗族文化

⁴⁹ 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页 272。

⁵⁰ 这里所指峇峇娘惹的定义是指十五世纪初期定居在满刺加（马六甲）、满者伯夷国和室利佛逝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一带的中国明朝后裔。这些唐宋明后裔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马来人或其它非华人群体的影响。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能否再重建的可能性。清末民初的中国移民之所以会集结同族人或同乡形成一个团体，与古代中原汉人入闽后为求自保而必须以宗族的实力作为后盾的情境颇为相似。

曾玲在她的研究《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社会文化研究》，就以新加坡实里达聚族而居的潘家村的个案来探讨宗族在海外重建的经过。潘家村虽由来自同祖籍地的“炉内潘”族人所组成，但它并非故土宗族的移植，“炉内潘”人在祖籍地的宗祠、宗支、谱系、祖先牌位、族产、族田，以及与潘氏宗族社会相应的宗族关系与宗族制度等无法完整地移植到新加坡。⁵¹曾玲认为东南亚的宗族社会是重建而非移植，因为中国人漂洋过海，不可能举族迁徙，无法将祖籍地的家族社会形态完整地移植到移居地。因此，在新马两地的部份宗族组织，都是透过原乡地方神明的祭祀来做为重建宗族的依据。

颜清湟在《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就不同时期宗亲发展的阶段，宗亲组织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说明。⁵²早期的宗亲会组织的功能体现在 1. 祭祀祖先；2. 团结协助族亲；3. 庆祝传统节庆；4. 提倡教育。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上述因移民社会的生活需要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功能，已逐步被政府所取代。另外，宗亲会内部因个人的目的性与利益分配的问题也导致内部团结问题的浮现。

⁵¹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页 55。

⁵²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潘明智编：《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页 463。

颜清湟也在《新马华人社会史》及〈华人历史的变革(1403-1941)〉说明中国移民南来的社会背景，以及移民初期的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结构，并将抵达马来亚的中国移民分为由单制发展而来的苦力贸易及亲族移民模式两大类型。⁵³颜清湟认为，“早期华人移民似乎迫切感到需要有第二道防卫线。因为，他们处于外国政府统治下，生活在语言隔阂的群体中，这便使得移民产生建立宗亲组织的共同愿望。”⁵⁴这也说明了原乡过去的生活经验，在移民到新的陌生环境下，主观的意愿与客观条件的配合下，旧有的生活模式仍然具有复制的可能。

李亦园的《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是对 1966 年以前的麻坡市区的华社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成果。⁵⁵麻坡的开发历史、中国移民到麻坡拓荒的经过，麻坡的经济发展的变迁、以及各籍贯的移民所组成的地缘组织、宗族组织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笔者所研究的扬美郑氏宗族于 1884 年之后，麻坡开发不久才开始进入麻坡。麻坡的永春人是在英殖民政府于麻坡地区开辟大面积橡胶园后才开始涌入麻坡地区。透过李亦园对中国移民移居麻坡的轨迹，笔者针对扬美郑氏族亲最早在麻坡地区安葬的时间与地点，来论证这个永春的汉人宗族南迁的时间，并以橡胶业的发展为依据来探讨职业对宗族在麻坡重建的影响。

⁵³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5。

⁵⁴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67~68。

⁵⁵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年。

整体而言，针对东南亚华人宗族、氏族组织所作的研究迄今仍不多见。颜清湟的〈论颜氏族人在东南亚的成长：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实例〉⁵⁶、苏伟妮的马大中文系硕士论文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Georgetown, Klang and Kuala Terengganu in Peninsular Malaysia*⁵⁷、曾玲的〈聚族而居的潘家村〉⁵⁸以及钱江的〈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海外之重建〉⁵⁹这些作品是笔者认为较具代表性的论述。〈颜氏族人在东南亚的成长〉探讨的是以较大范围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非地域性宗亲组织。苏伟妮的上述硕士论文侧重在探讨马来半岛华人宗亲会馆的成立经过与运作模式。而新加坡潘家村和槟城五大姓氏则是以血缘做纽带的宗亲集团，与笔者在本文研究较为相近。但后两篇论述为单篇论文的发表，受限于篇幅内容不够深入，唯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值得借镜之处。上述著名的中外学者针对宗族社会、宗族组织的文化特质进行剖析，给予笔者在进行扬美郑氏宗族的研究上不少启示。尤其宗族在原乡的组织结构、宗族过去的重要活动、以及神明信仰对宗族的影响等方面，大大减少了笔者对宗族文化的探索所需耗费的时间。另外，颜清湟在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历史研究成果，对于笔者在扬美郑氏宗族到马来亚时期的社会背景的掌握有很大的助益。

⁵⁶ 颜清湟：〈论颜氏族人在东南亚的成长：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实例〉，《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⁵⁷ Soh Wei Nee .(1986).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Georgetown, Klang and Kuala Terengganu in Peninsular Malaysi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⁵⁸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⁵⁹ 钱江：〈马来西亚槟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海外之重建〉，《南洋学报》第五十六卷，新加坡：南洋学会，2002，页149~162。

第三节 研究范围

本论文研究范围以扬美郑氏宗族为主体，在空间与时间上则以两个区域与三个时期来做区分。两个区域分别是扬美郑氏开基地—中国福建省永春县介福乡，以及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人数最集中的柔佛州(Johor)北部地区，并以麻坡(Muar)、东甲(Tangkak)及昔加末(Segamat)的利民达(Jementah)三个地方做为田野调查的据点。

三个时期则以扬美郑宗族的发展历史进行划分。顺序为(1)宗族在原乡的创建与成型期。(2)宗族南迁马来亚后的开拓期。(3)宗族在马来亚进行重建后原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三个阶段可以独立去处理，但却又能找到彼此的关联性。各时期研究重点如下：

区域	时期	研究重点
中国福建 永春介福乡	创建与成型期	1. 宗族南迁之前原乡的地理、人文环境及经济概况。 2. 宗族的开基历史及组成结构。 3. 宗族南迁的原因、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南迁路线。
马来亚柔北 区之麻坡、东 甲及利民达	南来开拓期	1. 宗族在马来亚的组成结构与人口分布。 2. 宗族南迁后的就业情形、互动关系及参与社会建设。 3. 族人返乡与落地生根的抉择考量因素。
	重建后的发展	1. 落地生根后原乡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2. 共同神明信仰与家庙锦峯宫创建。 3. 原乡与马来西亚族亲关系的转变。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扬美郑氏宗族为主体，而扬美郑氏的祖籍地福建永春介福乡，是个地理条件相当封闭的农村，关于介福乡的历史，在《永春县志》与《永春州志》所留下的相关记录非常有限。另因文革期间《扬美郑氏族谱》及扬美郑氏宗祠、宗族寺庙及诸多文物均遭致破坏与烧毁，原本全册九卷的族谱仅卷首与卷五幸获保存。⁶⁰因此，在原始资料的收集单靠文献研究并无法全面掌握扬美郑氏宗族的宗族结构与脉络，唯有透过田野调查法与口述历史的整理，经由地理环境、宗族开基历史、过去的经济状况、祖宇、分房情形、各堂屋的分布状况、祖坟、家庙及共同信仰，以及族人南迁的路线图等项目进行考证，从零散无序的资料中去组织扬美郑氏宗族的结构与谱系。

扬美郑氏宗族南迁马来亚后的资料，仅在会馆刊物上有零星的记载，大量的信息取得必须依靠访问收集与整理分析。另外，当年从中国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尚在世者只剩下三人，⁶¹其它的宗族成员均是土生土长者，对宗族南迁的历程，初到马来亚的情况，所能挖掘到的讯息大多数是片面性的，必须重新加以整合，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对应，才能对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从开枝散叶的奋斗历程勾勒出一幅较清晰的轮廓。

笔者在本研究所进行资料的收集总共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⁶⁰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的目录所列族谱共九卷，除出卷首记载历次修谱谱序、谱例、山界、开基祖先墓志、堂厝志等资料外，卷一、卷二上下部、卷三上下部、卷四上下部及卷五则记录第一世至第十七世各代族人的列传。目前保存下来的仅卷首和卷五。

⁶¹ 这些扬美郑氏族人分别为郑夏椅（85岁）、郑声谨（84岁）、郑金兴（86岁）。前两人接受笔者的进行口述历史访问，相关内容参见本论文之口述历史资料。

1. 有关中国宗族的理论与历史之文献；
2. 扬美郑氏宗族的族谱及宗族历史资料；
3. 有关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及马来亚的社会史、地方志的研究资料；
4. 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资料。

第一种资料是对宗族成形的解释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宗族的特质、影响宗族活动的重要因素、宗族的文化资源进行剖析。在参考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汉人宗族的形成原因与其内涵的了解后，对宗族的建构与文化形成才能明确的掌握。

第二种资料是用来解释扬美郑氏宗族开基到成形的原因，以及针对宗族的结构、谱系进行说明。笔者从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那里取得这些资料当中，计有《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永春县志》以及《永春华侨志》（手稿本）等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让笔者能够对扬美郑氏宗族的开基历史、宗族的结构、组织状况、宗族社会的事迹，以及宗族南迁后的变迁过程有更全面的认识。此外，笔者又获得永春文化馆前研究员陈诗忠先生提供的《永春文史资料》，对清末民初的永春地区政局动荡与治安的不靖所带给社会的冲击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些资料对海外永春人的祖先为何被迫往国外移民的原因的探讨有很大的助益。

第三种资料是针对宗族南迁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找出宗族从中国南迁的原因，以及到了马来亚的发展状况。1955年出版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内容记载了扬美郑氏族人南迁简史，以及最早期南来扬美郑氏族亲的略传与居住处资料，对笔者在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有个基本资料的依据。

第四种资料为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除了补充前三种资料的不足之外，从中还得到珍贵的历史证据，让笔者得进一步窥探宗族的原始面貌。犹其《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所记录扬美郑氏宗族的堂号，仅列出所属房派，却未注明堂号与堂号之间的从属关系，笔者经由访问与实地考察的结果，才梳理出扬美郑氏宗族各堂号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各堂号本身的谱系。笔者就《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中各所记载各堂号的所在位置、以及邻近有那些其他堂号，再将各堂号成员的亲属关系来进行对照，画出了各堂号的关系图。由堂号的关系图可看出宗族自开基以来房派的形成过程。

笔者按照扬美郑氏的昭穆系统的字辈谱、堂号及房派等基本资料，将所有有登录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与《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的南迁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归纳，并且将各南来者的职业、落脚处进行登录。再按这系统分类的资料透过田野调查去查证各堂号有那些南来者，以及南来或返乡的原因。更因此探询到堂号是各族亲南迁马来亚的重要依据，印证亲族移民的模式对扬美郑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得知不少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是因为参加

马共被迫在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后回返中国的故乡。透过田野调查，笔者才得以对于宗族成员最终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两个不同抉择的原因，以及海外宗族成员和原乡族亲关系的变化较深入的做剖析。

2007年9月开始，笔者即可始进行研究资料的搜集，除了到本地大学图书馆找到重要论着之外，也向友人、国内学者借阅。2008年12月9日至25日期间，笔者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进行清末民初中国移民原因相关资料的收集。其间笔者也到永春侨办、永春介福乡针对永春发生移民潮的原因进行调查访问。笔者也在扬美郑氏宗族的祖籍地介福乡针对宗族南迁原因、宗族的结构、宗族的开基历史、信仰文化、以及与马来西亚海外宗亲的互动关系进行访问与记录。除此之外，笔者也经常透过电邮和电话与原乡的扬美郑氏族亲进行连系，针对所收集资料的问题点再做询问与确认。

至于马来西亚的访问部份，笔者自2007年9月即和麻坡扬美郑氏族亲进行访问与观察。其中参加过两次锦峰宫的王大元帅诞辰的祭祀典礼，以及扬美郑氏的宗族大会。此外，笔者也到昔加末利民达的云峰宫及马六甲马日丹那的锦峰宫进行田野调查。笔者经常与扬美郑氏族亲进行交流，从中观察宗族的互动关系，除了进行口述历史的记录之外，并透过电话联系，针对宗族南迁历史、宗族的发展情形进一步做了解，以补充资料的疏漏不足。在资料的应用上遇到疑点时，经常实时透过电话与电邮和受访者再连系，厘清资料的不确定或矛盾之处。

第五节 研究价值

本论文尝试以历史追叙方法，选择以扬美郑氏宗族在中国原乡的情形做为起点，将宗族的传承基础追溯到中国原乡，不仅对宗族组织的内涵能够更具体掌握，亦使到有关中国宗族文化精神在马来西亚传承与发展的探讨更具连贯性。所涵盖范围较过去其它本地学者的研究更趋于完整，有助将本地华人宗族研究价值再做提升。

本论文针对永春扬美郑氏宗族从开基到南迁马来亚后重建宗族组织所作的田野调查经过，对扬美宗族的房派、各房派底下的堂号、以及各堂号之间的从属关系，进行考证，将宗族结构进行梳理与厘清，就宗族底下的各房派、各堂号，以及族亲间用来排序的字辈谱——昭穆系统的资料重新整合，重建宗族的谱序，可提供马来西亚国内华人宗族组织研究一个参考借镜的研究模式。

在狭义的意义方面，本论文为扬美为原乡与海外族亲打造了一座能够增进彼此互相了解的桥梁。除了能够协助海外族人年轻一辈对宗族由来的认识，提供为追根溯源的线索之外，也让中国原乡的族人对海外族亲的拓展史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希望本论文能够有助于促进原乡和海外族亲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广义的意义方面，因先贤们南来重建家园、延续香火的艰苦过程仍未进行完整的记录，本论文可被视为一部华南宗族在海外的奋斗史的缩影，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奋斗史的个案研究。

透过本论文的研究，能够找出华南宗族南迁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再建家园的脉络，剖析宗族精神在海外移民社会的传承经过，以及对在地社会建设的贡献与影响，可供国内其它血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对本身历史研究做参考借镜。笔者希望藉此唤起本地的宗亲会馆对本身历史的重视，并投入资源进行更广泛与深入的华人奋斗史之研究。

第六节 研究章节安排

本论文的研究架构是以历史追叙的方式进行安排。即由宗族在中国的原乡开始谈起、继而针对南迁的原因、南来后的发展状况、宗族组织的重建、以及宗族在原乡文化的传承进行探讨，整个论文总共划分为五章。

第一章就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范围与重点、研究限制与研究文献，研究方法
及研究架构进行说明。重点在交待整个研究的方向与纲要；第二章探讨的重点为扬
美郑氏宗族的组成结构，以及促成宗族聚居的内外在因素。从介福乡的地理环境、
扬美郑氏祖先迁居到介福乡的开基历史经过，继而谈到宗族的分房、堂号的设置、族
谱的建立与对宗族的影响。本章将宗族在中国的原始脉络先进行说明，厘清宗族的
结构，以利对宗族到马来亚落地生根后的篇章进行对应。

第三章侧重在迫使扬美郑氏宗族南迁的社会因素、南迁的路线，扬美郑氏宗族
勇于冒险南渡重洋在艰苦的环境下披荆斩棘建立基业，以及马来亚独立之前的部份
宗族成员回返中国的原因进行研究。本章另一重点为宗族到麻坡的时间的考证，探
讨宗族在麻坡落脚后的形成聚落的状况、就业的情形，以及参与社会建设的情形。

第四章探讨重点为扬美郑氏宗族落地生根后原乡文化的传承和宗族组织的重建
与发展，并透过扬美郑氏宗族的共同信仰、家神对族亲凝聚力的功能与影响进行剖析，

来说明扬美郑氏公所成立的过程。同时亦探讨原乡与马来西亚两地宗族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为结论，重点为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过程研究的总结，并反思宗族在马来西亚产生的要因与存在的意义，亦对宗族研究的前瞻性提出建议。

第七节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及未来可再深入的研究方向

本论文在进行历史口述资料收集时，因从南来的第一代扬美郑氏族人大部份已去世(只剩下三位)，而第二代对祖辈从中国南来的事迹都是经由上一代口中转述得知，这是本论文在一手资料的掌握上不足的部份。此外，由于研究经费的不足，无法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导致笔者在扬美郑氏宗族在中国的原乡及马来西亚麻坡的群聚地区逗留的时间不长，所搜集的资料需再透过电话、电邮进行连系来查证。

目前分布全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共有 5000 人左右。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宗族观念的强弱与年龄层有很大的关联性，土生土长的第三代与第四代与上两代的宗族观念有明显的差异。“宗族身份认同与年龄层之关系”是笔者认为可继续再拓展的另一研究主题。

海外的汉人宗族组织的重建，在运作上一般都仿效原乡的模式。但因时间与空间的差异，组织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出现变化。如何再将原乡的宗族精神适当的重新植入海外宗亲会，让宗族文化的精髓在海外华人社会继续传承，是值得再探讨的方向。就长期而言，海内外宗族组织的合作基础，不能停留在海外宗族对祖籍地基础建设的捐赠与协助。中马两地的族亲的合作，应着眼文化层面继续深耕。透过海外侨亲返乡的探亲活动，将宗族的历史渊源与宗族的特质全面结合，重建宗族的凝聚力，

藉由原乡传统文化的再输出，来填补海外宗族组织不足之处，提升海外宗族的文化内涵。笔者认为，在既有的情感基础与血缘的关系纽带出发，海内外宗族组织未来的合作契机与方向，具有继续再深入研究的价值。

在文革时期被毁坏的宗祠、祖坟、家庙纷纷在进行修复。改革开放后，已掀起重修族谱的热潮，有些宗族甚至特派专人前来马来西亚进行谱系之整理，一并纳入原乡的修谱作业。马来西亚的宗族组织除了在财务方面给予适度的支持之外，应多关注宗族文化的研究，掌握这样的契机去学习参与这些珍贵文化资产的维护工作。

马来西亚宗亲组织领导层的老化、新生代接班人出现断层，宗族的基本资料的建立与宗族历史资料的考证的工作更显得迫切与需要。宗族组织革新与如何转型，是未来可着手研究的另一课题。

第二章 扬美郑氏宗族在永春介福乡之形成过程与组成结构

扬美郑氏宗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做为纽带的宗族。自明朝景泰年间在福建省永春县介福乡开基以来，迄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除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族思想的蓬勃发展之外，当地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促使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鸦片战争之前，宗族人口基本上移动性不大。自开基以来的相关资料显示，宗族成员外移的案例，仅发生在清朝时期少数几个堂号的一部份成员迁徙到永春以外的地区。⁶³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扬美郑氏宗族的人口仍然集中于祖籍地。民国以后，因为地方治安不靖，许多扬美郑氏族人因不堪土匪的扰乱，在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大举迁徙到马来半岛，并且在此处落地生根。近百年来，在马来西亚所繁衍的人数已超越了目前留在原乡的宗族总人口。

笔者认为，有关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的研究，其根源的追溯必须回到宗族的开基历史、形成的经过，以及组成结构进行说明。在探讨宗族南迁马来亚后之发展的篇章先建立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础，有利于南迁后整个宗族脉络的掌握，让有关宗族事迹的论述更具连贯性。

⁶³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永春，2007，页7。

第一节 介福乡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状况

一 地理环境

介福乡位于永春县北部，距离县城永春市区 24 公里，东连湖洋乡，西北与德化县三班乡接壤，南邻桃城镇与五里街镇。介福乡四面环山，中间形成山间盆地，海拔 585 米。介福溪是乡里较大溪流，又名仙溪，是永春县四大溪流之一湖洋溪的支流，发源于龙津村，全长 16.5 公里，流至龙山入湖洋溪。惟溪浅无航行价值，但在过去则是乡民饮用与农作物灌溉用水主要来源。

介福乡的居住人口集中于地势较平坦的中间台地，由龙津、紫美、大坵头及扬美四个自然村所组成。据永春县志所记载，介福原称“四班”，以龙津、紫美、扬美及大丘头四个自然村(班)而得名。后来改名为“介福”的原因，相传明朝永春知县骆起孟，见四班地形秀丽，宽平肥沃，⁶⁴是被盖着的福地，故称“盖福”，因谐音为“界福”，后简称为“介福”。⁶⁵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仍然以“四班”来做为祖籍地的名称。诸如在 1955 年完成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即以马来亚永春“四班”表示之。⁶⁶而部份族亲在去逝后，在墓碑上所刻的祖籍地，仍旧继续以“四班”表示。⁶⁷

⁶⁴ 明朝永春知县骆起孟提及“土地宽平肥沃”的说法，与后来扬美郑氏宗族因“土地贫瘠”而南迁的看法有所出入。唯明朝时期的介福乡人口稀少，或许当时的土地处开发初期，土质仍然肥沃。

⁶⁵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页 95。

⁶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8。

⁶⁷ 位于麻坡武吉巴西镇(Bukit Pasir)永德公塚，郑夏高(对面堂)之墓碑上的祖籍地即以“四班”表示。而郑华真(福林堂)则以村名“扬美”表示。近期在马来亚许多逝世者的后代因不知祖籍地为那个乡镇，因而在墓碑仅能以省和县来表示。如某些扬美郑氏宗族，也用“福建永春”来表示，图片详见附件(一)。

民国初年，介福乡和永春县其它城镇地区的连系仍然仅能依靠山路。从介福乡徒步到最靠近的乡镇五里街，需两个小时才能抵达，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外来讯息传递缓慢，商业交流仅止于一般生活必需品的运送与交易，导致地方发展滞后不前，数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型态至今仍未产生多大的改变。但也因为长期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而让宗族的原貌得以长久持续保存下来。

1987年，介福乡被当地政府划分为三个村委会，即龙津村、紫美村及福东村。这三个村分别住着五个世代聚居的宗族，其中龙津村单独为陈氏宗族所据有，紫美村则成为紫美郑氏宗族和前洋林氏宗族的聚落。而福东村则住着扬美郑氏宗族和大坵头林氏宗族，郑林两个宗族又以中间的一条溪流——仙溪为界，溪北地段属于扬美郑氏宗族。溪南则归大坵头林氏宗族所有。数百年来介福乡各宗族均维持同族聚居型态，宗族与宗族之间的领地均有明确的地界划分。

由于在过去中原地区的土地制度对福建极少产生影响，土地和山场的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家族可以依仗自己的势力，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山场。⁶⁸因而增强了家族团结的必要性，促使福建地区的宗族聚族而居来达到自保的目的。宗族领地范围的大小，是宗族势力强弱的象征。福建的宗族一般均会将宗族的所拥有的山林地界范围记录在族谱内，可见土地对福建宗族的重要性。《扬美郑氏族谱》

⁶⁸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11。

针对宗族所拥有的领地范围在〈山界篇〉里记载道：“南方以圣灵宫为界，东方石门岩为界，北方丰溪底为界，西方佛仔亭后及江田隔龟山仔为界。一本族山界自南方圣灵宫起，左右直上至林家厝后花台及龙船寨静坑后为界，此属南方也……。由南方静坑后起，至东安签筒掩燕巢穴外仑……，由东方石门岩左畔起，半山处有界址牌……由北方丰溪濑脚直上至吴宅岭脚隔坵员山仔徐厝路、许村垄及许宅岭山脚，至田中樟树尾，由樟树尾至钱粮宫龟仔山，直到江田隔龟山仔为界此属西方也。”⁶⁹

自明朝景泰年开基以来，扬美郑氏历代祖先即不断开拓宗族领地，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拥有的宗族领地已达数万亩。山界的订定重要意义旨在维护宗族本身的权益。尤其在过去农业时代，水源、土地、山林是极为重要的生活资源。不同宗族之间经常为争夺水源、山林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而发生冲突。在资源匮乏的福建山区，类似的争执所引发冲突事件经常发生。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扬美郑氏和隔邻的湖洋乡颜氏宗族，曾为了争夺两宗族山界交界处所种杉木的所有权而打官司。在诉讼过程中，扬美郑氏宗族因为能够提出族谱记载宗族领地的证据，结果在最后判决取得胜诉。⁷⁰

⁶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永春，扬美，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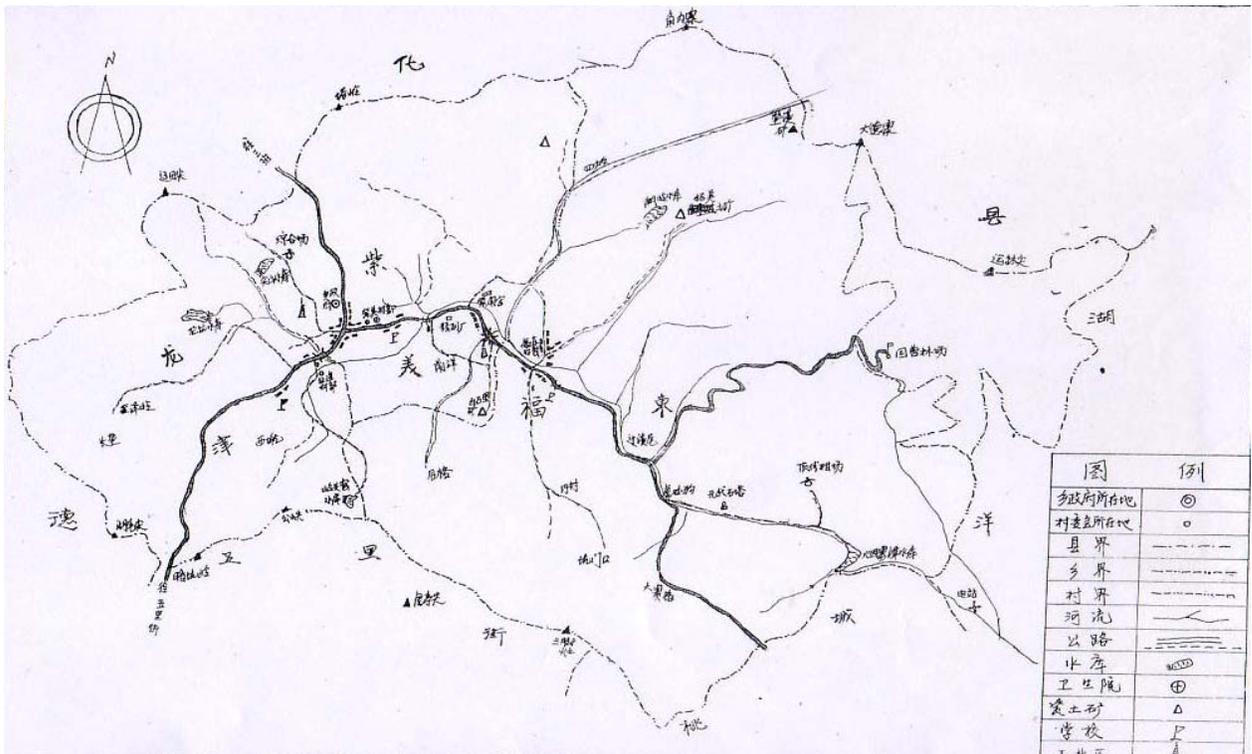
⁷⁰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与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62。

图 1: 介福乡在永春县的位置图



资料来源:永春县外事侨务办公室。

图 2: 介福乡各村落分布图



资料来源:永春介福乡乡政府提供。

在介福乡，因为各宗族所拥有山界早已订定，各宗族的日常活动范围一般上都集中在宗族的领地内部。甲宗族的成员不会到乙宗族的地界内进行损及乙宗族利益的活动。举例而言，即使到了土地可自由买卖的今天，大丘头林氏宗族境内有人要转让土地，因顾及到林姓宗族的感受，纵使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有能力买下，也不会越界去购置原属于林氏宗族的产业。同样的，大坵头林氏宗族在心理上也不愿让外族人在自家门口“插旗”。宗族之间的疆界划分，不仅仅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更延伸到面子、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层面。

介福乡在 1987 年总人口共有 7811 人，其中农业人口占了 7595 人。⁷¹目前总人口达 9400 多人，农业人口仍占了 8 成以上。扬美郑氏和大坵头林氏各有 1250 人，前洋林氏则有 600 人，龙津陈氏和紫美郑氏则各拥有 3000 余人，⁷²其它姓氏人口仅占少数。有者是与上述宗族建立姻亲关系才居住在此乡。举例而言，在扬美郑氏宗族境内仅有一户李姓人家，这李家的这一代和上一代均娶扬美郑氏宗族之女子为妻，父子俩均成为扬美郑氏的女婿，因长久居在此地，李家已被扬美郑氏族视为自家人。

二 经济状况

介福乡总面积 33.8 平方里，折合 5.07 万亩。但七成以上是山林地，不适

⁷¹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页 95。

⁷²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 95。

合耕种。《永春县志》里以“七山二杂一分田”来形容永春耕地之缺乏，⁷³介福乡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介福乡在1987年有耕地6160亩，其中水田5931亩，农地229亩，山地面积达31877亩。可耕地面积受地势限制而无法扩大，仅占乡政府辖区的12%，人均耕地仅仅0.78亩。⁷⁴

在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⁷⁵农业耕耘仍然是永春地区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活动。在1949年以前，大批永春地区的农民已迁徙到马来亚。《永春县志》对当时的农村的情形做如此记载：“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一般农家三餐都是稀饭，只有大忙或逢年过节时才吃一餐干饭。不少农家一年四季的主粮是地瓜、地瓜干、地瓜渣和其它杂粮，有的三餐难以维持，靠借贷过生活。遇上天灾人祸，则家破人亡。”⁷⁶由此可见当地农民生活条件的恶劣。

民国时期就已从介福乡来到马来亚的郑夏骋(福林堂)，在记述中国原乡的情景时即写道：“仙奴公开族至今，已历十有九代，凡四百多年间，以土质较贫瘠薄故，故绿野平畴，连山绝壑，而五谷之收，杉竹之利，稍有逊色，是美中不足者与。因此吾乡人之日常

⁷³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3。

⁷⁴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95。

⁷⁵ 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政策，这是源自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政策，结果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持续性的成长，国民收得大幅提升。

⁷⁶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153。

生活，除胼手胝足，操作负荷外，为自身子孙计，不得不另谋出路，而向南洋求发展也。”⁷⁷粮作收成欠佳，也是导致扬美郑氏宗族后来往马来亚迁徙的原因之一。

介福乡的经济状况，即使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掌政初期，仍未有显著的改善。笔者于 2008 年到介福乡进行田野调查，几位在介福乡土生土长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透露了改革开放前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1) 郑金表(带草堂)(76岁)：“那时田已经属于公家的。替供销社挑货物每月还需缴交副业款给村政府。不管你赚多赚少都要交。这是不要留在生产大队的人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挑瓷碗到五里街，来回大约五埔路(5公里等于一埔)，相等于 25 公里。工资才 85 分。挑一百斤才 85 分。而且大家争着要挑。”⁷⁸

(2) 郑震文(进宅堂)(54岁)：“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那时候一个月在这里只赚三、四十块人民币。如果侨亲寄来几百块马币，换成人民币可是两、三千，生活一定比较好。在乡里，许多人能住好房子，大部份是富有的侨亲寄钱来盖的。改革开放后，在这里能过去你们那边探亲的，几乎是那边的侨亲负责所有的旅费。”⁷⁹

介福乡经济的拮据，导致当地的人民为改善家庭经济，在清朝时期就冒险到海外谋生。而不少在民国初年到马来亚谋生者曾一度再回乡，却因为介福乡的生活条

⁷⁷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4。

⁷⁸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金表、郑济忻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57。（副业款是人民公社制度下，从事非共产党政府安排的职务所需缴交的一种税务。）

⁷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震文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85。（人民币兑换马币 1: 0.47）

件恶劣，不得已再度折返马来亚。郑声谨(福林堂)(85岁)受访时就表示：“我回去那年，人人都挑着担子去卖碗，我看整个乡里85%都在从事卖碗的工作，就连莆田都去……除了种田，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再来只能卖碗，地方实在太偏僻。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早已住在那里，没办法……。”⁸⁰



照片 1：介福乡一景

介福乡的土地丘陵夹杂在村中，可耕作面积不大，土质亦贫瘠。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介福乡的地理位置上远离永春县的市中心，资源匮乏、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中国政府在 1980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永春的发展仍然大幅落在沿海地区，介福乡的人均所得依旧排在永春各乡镇的最后几名。当地人民更以“山清水秀，经济无救”来形容介福乡经济发展的前景。

⁸⁰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郑声谨、郑名含父子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08~211。

第二节 扬美郑氏祖先肇基介福乡的考证

一 宗族命名的由来

笔者从扬美郑氏宗族历次修谱的谱序中发现，早在明朝嘉靖年五年(1526)首修家谱谱序里，即将该次修谱的谱辑命名为“扬美郑氏家谱”。⁸¹直至清朝康熙贰年(1663)第二次修谱时，才将谱辑名称改为“扬美郑氏族谱”。⁸²立谱时间始于第三代子孙开始分房之后，至1663年进行二修族谱者已是第七代子孙，将“家谱”改称“族谱”，即表示扬美郑氏家族繁衍的人数已扩大成为宗族了。

在开创家谱时，即需定订要采用的“族名”。对一个家族而言，它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家族的族名作为家族的自我展示与宣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家族内部对家族命名非常重而倍加关注。⁸³家族的命名方式大致可分为以现居地名命名、以祖先居地、以祖先名字、以事迹命名，以及以堂号命名等等几个类型。⁸⁴从扬美郑氏宗族的族名来看，其祖先在立家谱时，是以当时的居住地来命名。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在首修家谱的谱序上写道：“辉与子孙，彼时负我父庆甫公而入永盖福洋，造建祠宇，立业扬美居焉……”，⁸⁵意指那时候他带着子孙背负着他父

⁸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4。

⁸²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6。

⁸³ 陈宁宁：〈中国家族命名初探〉，犹他家谱协会，沙其敏、钱正民编：《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22。

⁸⁴ 陈宁宁：〈中国家族命名初探〉，犹他家谱协会，沙其敏、钱正民编：《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页22。

⁸⁵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4。

亲庆甫公的骨骸来进入永春“盖福”这地方，并在“扬美”建立事业定居下来。这里所指的“盖福”即是今日的“介福乡”。而“扬美”即是扬美郑氏祖籍地的地名。

除此之外，扬美郑氏十五世孙郑其绣（德裕堂）在族谱卷首的〈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序〉四修谱序里写道：“二世祖焕若公由龙岩而梓溪，由梓溪而入永住居扬美，繁衍绵绵，数百年于此矣。”⁸⁶焕若公即是扬美二世祖先郑泉辉的号。由此处可论证，郑泉辉先是由龙岩搬到德化县的梓溪，续而由梓溪迁到永春的扬美，是扬美郑氏宗族的开基祖。但是，为何郑泉辉又奉其父亲郑仙奴（字来朝、号庆甫）为扬美郑氏的一世祖呢？，郑泉辉在为扬美郑氏家族立谱谱序的首句即写道：“盖三才者，天地人也。惟人为贵为万物之灵，孝悌为先……”，⁸⁷字里行间反应出他是个至孝之人。郑泉辉奉其父郑仙奴为扬美郑氏的开基祖，除了体现明朝时期中国人感念父母养育恩泽之传统孝顺思想之外，其实亦有祈求祖先庇佑子孙日后繁衍昌盛，以及光大门楣的用意。⁸⁸这种情形和闽西各姓氏的开基历史上，有许多都是儿子前往某地开基，然后再奉他的父亲为一世祖的情形颇为相似。⁸⁹

⁸⁶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26。

⁸⁷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4。

⁸⁸ 郑泉辉带着母亲张妙惠入迁永春介福乡扬美这地方，其父亲郑仙奴已去逝。笔者认为郑泉辉奉其父郑仙奴为宗族的开基祖是感念父母亲扶育的恩泽。郑泉辉入迁扬美时，亦将父亲的骨骸从德化梓溪迁葬至扬美，表示对死去的父亲亦不离不弃。郑仙奴夫妻的坟墓目前仍完整保存于扬美郑氏聚居的村子内。

⁸⁹ 杨彦杰：〈东坑陈氏的宗族组织与神明崇拜〉，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编：《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页 69。

二 宗族开基时间疑点的厘清

关于扬美郑氏肇基永春县介福乡确切时间，扬美郑氏宗族编纂的《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提到：“明朝景泰，一四五五年，德化梓溪，地方不靖，郑泉辉号焕若蒙王大元帅赐得玄机，卜迁桃源盖福扬美……”⁹⁰。目前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所繁衍的子孙，辈份最低者为第二十一世。若以二十五年繁衍一代为来推算，从郑泉辉迁居到今永春县介福乡已繁衍二十代所需时间为五百年。而《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所记载的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由德化县梓溪迁居到永春县介福乡的时间为1455年，迄今已有555年的历史，在时间上与繁衍二十代所需时间相去不远。

《香林风物志》之〈郑道徽〉的传记里记述道：“郑道徽，俗名泉耀，字永明（1001~1093）。北宋咸平四年龄（1001）正月十七日，出生德化县清泰里（今梓溪村）南山岭霞村尾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从不茹荤，7岁入塾，赋性聪明，熟读四书五经。10岁父歿，家道日贫，因而辍学务农。宋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地方不靖、郑道徽即背乡离井，随生母及胞兄三人投奔永春介福乡的宗亲郑有辛家中避难。后来其兄肇基于永春。”⁹¹而在《桃源扬美郑氏族谱》的〈郑公祖师记〉里记载道：“永明，公之字也。其生平出处名号，谱

⁹⁰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2。

⁹¹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德化：福建省德化县香林寺修建董事会1995，页119。

牒云详再述焉。人或曰以为赘。然而善善从长，勿嫌于赘也。考自梓溪同永祥公卜迁入永(春)国族扬美，公有从兄之义焉。又同兄负亲骸卜葬本山凤形飞鹤……”⁹²

根据扬美郑氏族人的说法，《香林风物志》的郑道徽(俗名泉耀、字永明)即是《桃源扬美郑氏族谱》所记录的郑公祖师。《香林风物志》与《桃源扬美郑氏族谱》这两本文献均提及郑泉耀原住在德化梓溪村，后来才迁徙到永春介福乡。但是，前者所记载的郑泉耀迁徙到的介福乡的时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与扬美郑氏宗族编纂的《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所记载于1455年开基的时间相差了442年。

此外，在《桃源扬美郑氏族谱》的〈四修族谱谱序〉也提到：“而道统公自幼不茹葷味，至天顺戊寅年(1458)显化成佛，在谱中昭昭可考，毋庸再赘。”⁹³这里所说的道统公即是郑泉耀的号，并指出郑泉耀于1458年皈依佛门出家为僧。其对郑泉耀所做“自幼从不茹葷”的描述与《香林风物志》的相关记载相似。但《桃源扬美郑氏族谱》记载郑泉耀出家为僧的时间却比《香林风物志》所记载的宋真宗时期晚了五百多年。

笔者认为，《香林风物志》所记载扬美郑氏在宋朝就肇基于永春介福乡的说法的正确性有待商榷。首先，《香林风物志》提到宋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郑泉耀已随生母及胞兄三人投奔永春介福乡，其兄郑泉辉后来肇基于永春。若从宋真宗

⁹²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16。

⁹³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22。

大中祥符 6 年算起，扬美郑氏在永春开基的时间迄今已近 1000 年，若以二十五年繁衍一代推算，理应已繁衍了四十代。但以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立谱时所订下昭穆系统字辈谱进行对照，⁹⁴目前扬美郑氏宗族辈份最小者不过是第二十一代。由此可论证《香林风物志》所记载扬美郑氏祖先于宋真宗大中祥符 6 年入迁永春介福乡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再者，《香林风物志》提到 郑道徽即背乡离井，随生母及胞兄三人投奔永春介福乡的郑有辛家中避难。⁹⁵但《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之编者扬美郑氏第十八世孙郑世智(福兴堂)却认为，郑有辛是目前扬美郑氏利房子孙的祖先，在郑泉辉与郑泉耀兄弟俩未入迁永春介福乡之前，郑有辛早已在介福乡定居。⁹⁶但郑有辛与郑泉辉两人在年纪上应有很大的差距而不可能有碰面的机会。

此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所记述的介福乡境内圣灵宫创建历史也提道：“圣灵宫是全四班的水尾宫，位于扬美境内偏南部……。元朝年间，郑有辛为董始建……明嘉靖戊午年(1558)，扬美、大坵头重建圣灵宫，郑泉辉为董、同时装圣像。”⁹⁷郑有辛与郑泉辉两人先后均对圣灵宫的建设做出贡献，郑有辛是在元朝那一年才创建圣灵宫不得而知，但纵使是元朝最后一年的至正二十年(1368)创建，也较郑泉辉在明嘉

⁹⁴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72~73。

⁹⁵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页 119。

⁹⁶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与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59。

⁹⁷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16。

靖戊午(1558)重建圣灵宫的时间早了 190 年。因此，郑有辛与郑泉辉应没有机会碰面。可见《香林风物志》所提及郑泉辉从德化县梓溪村入迁永春投靠宗亲郑有辛的说法存有疑点。

除此之外，笔者也在《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所记载郑泉辉的相关事迹出现矛盾之处。这本乡史一方面首先提及郑泉辉于明朝景泰年间(1455)肇基永春介福扬美，接着又提到郑泉辉于明朝嘉靖戊午年(1558)重建圣灵宫。倘若郑泉辉在明朝景泰年间(1455)入迁介福乡的年纪只有二十岁，他在明朝嘉靖戊午年(1558)参与重建圣灵宫的年纪应当已达一百二十三岁，按当时的医药水平一般人在如此高寿仍然健在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见扬美郑氏宗族在编纂《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时，对于祖先对当地社会的建设与贡献的时间点，在考证上仍有疏忽之处。

由于扬美郑氏第四度修族谱之前的谱辑遭遇兵燹而被烧毁，郑泉辉之前的祖辈资料均已遗失。《扬美郑氏族谱》的谱例的第一条即说道：“本族之谱第从焕若公(即郑泉辉)与道统(即郑永明)公昆仲两人负带双亲骨骸，开基桃源扬美始。而受姓之先，以及开闾学士，概不修录者，何哉？缘前谱遭逢兵焚，未由稽核，故以为阙文焉耳。”⁹⁸因此，郑泉辉的祖先和郑有辛的祖先在德化梓溪是否属同宗现阶段暂无史料可进一步验证。

⁹⁸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32~33。



照片2：扬美郑氏与大垵头林氏宗族合力创建的圣灵宫

相传为元朝时扬美郑氏利房祖先郑有辛所创，后来扬美郑氏宗族二世祖郑泉辉在嘉靖年重建。2005年郑、林两宗族在出资翻建。

资料来源：笔者2008年12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三 由继承式宗族发展成依附式宗族

负责编纂《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的郑世智表示：“虽然郑有辛的子孙与郑泉辉之子孙可能是没有血缘关系，但因皆同属姓郑，并且世代均在扬美居住，基于同姓与地缘关系而进行合族。郑有辛的子孙在扬美郑氏宗族进行修谱时被纳入利房的谱系内，但确切的合族时间暂无谱辑资料可考。”⁹⁹

一般中国的宗族可分为继承式宗族、依附式宗族、以及合约式宗族。¹⁰⁰而扬美郑氏宗族是由郑泉辉和郑有辛的子孙两个继承式的宗族所组成。根据扬美郑氏族人透露，因为郑有辛所繁衍的子孙人丁单薄，才与郑泉辉的子孙进行合族。郑有辛的子孙后来会并入扬美郑氏宗族，除了主观意愿之外，郑泉辉的子孙的接纳，也是另一主要

⁹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与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59。

¹⁰⁰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22~23。

因素。笔者认为，这两个以血缘关系做纽带的宗族，是基于地缘与生存的需要而进行合族。基于地缘关系而结合是依附式宗族的特质，这种合族的方式可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对于双方均有利于和邻近的其它宗族抗衡。扬美郑氏宗族是同时兼具继承式宗族与依附式宗族的性质。相较于清朝时期盛行于台湾的合约式宗族，¹⁰¹由两个明确谱系进行合族的扬美郑氏宗族更具凝聚力。

有关宗族在谱系上的区分，贞房、元房及亨房派下为郑泉辉的子孙。利房则为郑有辛的子孙之房号。经过十几代的繁衍，利房子孙人数仍然仅占扬美郑氏宗族的少数。1906年四修族谱前，利房子孙创建的堂号也仅有新墘堂、露湛堂、带草堂。纵使到了今日，由利房子孙再新建的堂号也只有志德堂、新德堂、治兴堂和德兴堂。

扬美宗族开基五百年来，郑有辛所繁衍人数远不及郑泉辉的子孙，但也因此加速了郑有辛的子孙和郑泉辉的子孙的融合。目前在扬美境内仍保存着郑泉辉和郑有辛的坟墓。郑有辛仍被利房子孙奉为该房的始祖，但郑泉辉和郑有辛的子孙均奉郑泉辉之父郑仙奴为开基祖，并且在每年清明节均共同出席一世祖先郑仙奴、二世祖先郑泉辉的公祭活动，同时也分担祖坟的扫墓的轮置工作。

¹⁰¹ 台湾的合约式宗族是以祖籍地祖先，即唐山祖为祭祀对象，透过宗族成员间虚拟的血缘关系而建立。详见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页98。



照片 3：位于介福乡的扬美郑氏宗族开基祖郑仙奴之墓

每年冬至，扬美郑氏家族会派人均会到一世祖坟前祭祀。中国的坟墓与中国移民在东南亚所建坟墓的形式差异不大。主要不同点是海外的中国人为先人所建坟墓的墓碑上有刻上祖籍地。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在扬美郑氏开基之后，在介福乡亦曾有徐姓、许姓人家住在该地区。《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之〈家乡五修谱回忆篇〉在记述其祖先初到扬美时当地的情况：“当时若徐若许等姓，栉比鳞居，互争消长，然皆因物竞天择，逐渐湮没，而吾乡独以德荫，生斯死斯聚族于斯矣。”¹⁰²而在《扬美郑氏族谱》的〈山界篇〉里也发现到与许姓、徐姓有关的地名。“由北方丰溪际脚直上，至吴宅岭脚隔邱员山仔徐厝路、许村垄及许宅岭山脚，至田中樟树尾。由樟树尾至钱粮宫、龟仔山直到江氏田隔、龟山仔为界。此属西方也。”¹⁰³这当中的“徐厝”、“许村”及“许宅”等地名可证明曾有许姓与徐姓人家住在介福乡，唯后来仅郑泉辉和郑有辛的子孙在此繁衍壮大成族。

¹⁰²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6。

¹⁰³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44~47。

第三节 扬美郑氏宗族的结构 —— 分房、派别及堂号

一 分房与派别

在明朝景泰年间，扬美郑氏宗族在二世祖先郑泉辉来到永春扬美开基之后，五百多年来已繁衍了二十一代。这个以血缘关系做为纽带的宗族之组织结构以类似埃及金字塔组织结构进行开展。扬美郑氏于三世开始分房，二世祖先郑泉辉有三个儿子，长子文北，为贞房之始祖。次子环？为元房之始祖。三子为环光(字克炎)，为亨房之始祖。郑有辛之子孙在第二次进行修谱后才与郑泉辉的子孙进行合族而被归入利房。

扬美郑氏宗族所分房号的排序，是按《周易》卦辞记事之总符号“元亨利贞”四字做为分房代号。¹⁰⁴按中国传统的长幼排序惯例，扬美郑氏宗族四个房派顺序理应是元长房、亨二房、利三房、以及贞四房。但扬美郑氏宗族在族谱上的房派编排秩序则是贞长房、元二房、利三房、以及亨四房。造成扬美郑氏的房派编排方式异于传统排序的原因，目前在扬美郑氏宗族境内流传的说法如下：

“郑泉辉在为子孙立家谱之前，长子已在外经商，次子和三子则留在家里种田。有一回适逢郑泉辉做大寿，长子赶回乡与两位弟弟一起替父亲祝寿，长子在回家的同时也带了一只狗回来。因长子将用来贺寿的“香菇肉面线”拿去喂他的狗，没想到长子的这一举措引

¹⁰⁴ 中国的排序惯例包括数目字，此外凡四有用《易经》的元、亨、利、贞表示；凡五用“五声”宫、商、角、征、羽表示；凡六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表示；凡八用“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表示；凡十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排序；凡十二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序。也有依宗族本身自己定订的房号，颜清湟在《新马华人社会史》里记载，檳城邱公司邱氏宗族则分九房，其房号为：海房、梧房、井房、宅房、岑房、田房、松房、门房及屿房。

发了兄弟间激烈的口角。对中国古时候的农村社会而言，除了过年过节及重大日子之外，平日难得有肉可吃，郑泉辉的次子与幼子认为长兄将父亲的寿礼拿去喂狗，不仅仅是糟蹋农家人辛勤耕耘的心血，同时对正在做大寿的父亲也大为不敬。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长子愤而离家从此即不再回返。

郑泉辉晚年为扬美郑氏家族立谱时，在房号编排仍按《周易》卦辞记事之总符号“元亨利贞”四字做为长幼顺序。但因长子外出不归，房号排序即由次子开始，次子被编入元房，幼子纳入亨房。当时仍未与有辛公的子孙合族，因此仍还未设置利房。

清朝康熙貳年(1663年)扬美郑氏宗族进行二修族谱时，长子的子孙突然回乡。当时在乡的族中长者认为，既然在外的子孙愿意回来认祖归宗，长房子孙也应当一并收纳入族谱。但因当时已完成之修谱作业不能再更改，再加上前来合族的郑有辛的子孙已被编入利房。已被编排的元、亨、利三个房派不能再更动，仅剩下贞房留给长房使用。“贞元亨利”四房顺序才因此在扬美郑氏宗族确立下来。”¹⁰⁵

因文化大革命时期，扬美郑氏的宗祠、族谱资料均受到严重毁坏，¹⁰⁶侥幸被保存下来的族谱资料仅剩四修族谱卷首及卷五，以及部份堂号的家谱，笔者在已取得

¹⁰⁵ 扬美郑氏宗族分房故事为笔者在永春介福乡做田野调查时，扬美郑氏族人郑世智提供。详见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与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59~260。

¹⁰⁶ 扬美郑氏宗族副族长郑声盛透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族境内三座宗祠垂裕堂、貽裕堂及光裕堂里面的历代祖先牌位、以及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家中族谱资料均被红卫兵搜出烧毁。仅有部份族谱未被搜出而侥幸保留下来。详见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与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60。

的相关文献中并未发现针对房号的编排原因的任何文字记载。有关扬美郑氏宗族房号编排的说法是否属实，现阶段仍未有充分的证据来进一步做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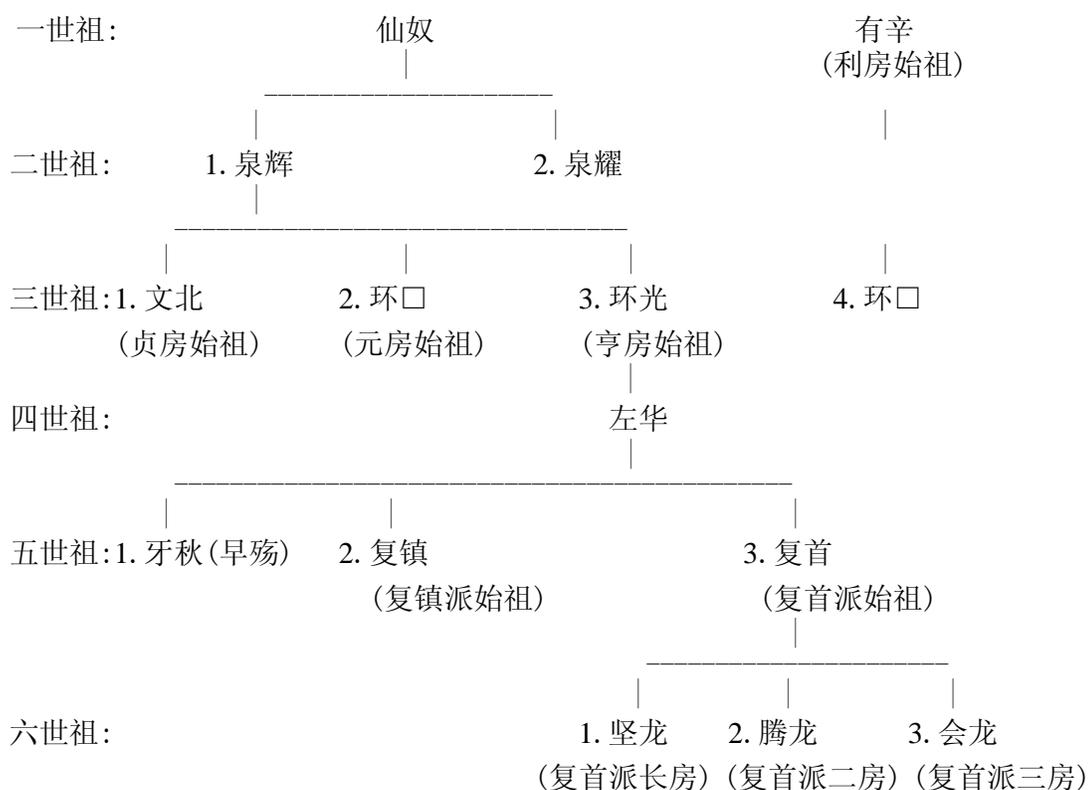
扬美郑氏宗族于第三世所分出的四个房派，确立了整个宗族后来的谱系。宗族分房后，各房繁衍子孙在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必会再进行分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房(Sub-lineage)的代际不断增加，但由于中心点是永久的，房依旧保持结构上的稳定。¹⁰⁷扬美郑氏从一世祖先往下开展，最后的结构如古埃及金字塔，而且基座随着时间逐渐在扩大。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的形成，是经由家族及家庭相裂变的结果。如陈支平所言，典型的福建宗族的形成的是遵循以下的途径：“某一个迁居始祖带领妻子儿女在一地点定居下来之后，垦荒耕耘，娶妻婚嫁，繁殖后代。儿子们长大成人，便开始分家，儿子辈另成单独家庭，成为长房、二房、三房及更多房。孙儿辈成长婚嫁后，家庭再次裂变……原先由某一迁居始祖开创的家庭，就这样不断地演变成雄踞一方的巨姓大族。”¹⁰⁸

扬美郑氏宗族各房派世系图资料中，贞房、元房及利房，第三世至十四的世系图均已遗失，目前仅剩亨房仍有记录可考，宗族的谱系需透过田野调查重新整理，自开基祖郑仙奴开始至第六世的世系图如下：

¹⁰⁷ 莫理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6。

¹⁰⁸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134。

图 3：扬美郑氏前六世分房立派的系谱



在扬美郑氏的四个房派之中，以亨房繁衍的人丁最为旺盛，到目前为止占了整个宗族人口的五份之三左右。宗族自第三世分房以来，除第四世左华是独子之外，第五世和第六世均是幼子所繁衍的子孙最多。在 1906 年四修族谱的记录里，当时整个宗族的五十二个堂号之中，属于亨房的就占了三十八个，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而亨房子孙所创立的三十八堂号之中，十六个是由第五世复首的后代所创建。

二 堂号的创设

自开基以来，扬美郑氏宗族境内的每一栋房舍均被赋予一个堂号。在族谱中，〈每房堂厝小志〉即记载了每一个堂号的创建者之身份，因而堂号对扬美郑氏宗族的意义有如一个血缘关系亲疏的辨识系统，成为散居各地的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依据。笔者认为，陈礼颂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乃是家庭，其次为房派，再次为宗族的说法，¹⁰⁹遗漏了堂号的层级。在介福乡的几个宗族的组织结构里，家庭和房派之间还有堂号的这个重要层级。

扬美郑氏宗族三世开始分房，每一房派均有本身的祖宇。其中贞房为“进宅堂”，亨房为“村宅堂”，元房祖宇则已失详。每一房派开始时仅只是由一个堂号下的几户血缘关系较靠近亲属所组成。诸如三世分房初期，村宅堂的成员很可能仅有亨房始祖环光及他的孩子左华，以及孙子复镇与复首。经过一段时间后，复镇与复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之后，村宅堂容纳不下左华的所有子孙，因而开始有人搬离祖宇在附近另辟新居建立新堂号。因此堂号与堂号之间也有从属关系。同一堂号可由一户或超过一户人家所组成。目前在介福乡扬美郑氏宗族境内，同一堂号下的成员一般都具五服内的亲属关系。

¹⁰⁹ 陈礼颂：《1949 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页 3。

清末光绪丙午年(1906)，扬美郑氏最早的四个房派的祖宇所分出的堂号已达到四十八个。到了2009年，不包括清末民初南迁马来亚、以及清朝离乡迁居到江西和福建省仙游的族亲，目前在介福乡扬美村的郑姓子孙所建堂号已超过两百个。但在1906年四修族谱记录在案的五十三個堂号当中，超过半数因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已经倒塌，仅剩二十栋仍然保留下来，各堂号照片详见附件(二)。

《扬美郑氏族谱》的〈每房堂厝小志〉记载着各堂号的创建者及所处位置。例如亨房的“村宅堂”为素斋公昆仲等所建，所在位置为下洋上山墘处坐辛向乙兼酉郊水出丙字。¹¹⁰“福裕堂”于光绪壬辰年由则忠公、怀事公、君车公建在金福堂右畔坐寅向申兼申庚水出丁字。¹¹¹介福乡的平地不多，大多数用来做为耕地，因此大部份的堂号均依山而建，每一堂屋的坐向与排水流向均有明确记录。扬美郑氏族人表示，当地人民非常重视堪輿地理风水。除了房舍的建筑之外，也曾发生过为了祖坟的风水而进行捡骨迁葬的案例。而宗祠的所在位置的选择，更是考虑到能否庇佑子孙的因素。在《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中也提及扬美二世祖先郑泉辉之弟郑泉耀也深谙堪輿地理之术，¹¹²扬美郑氏宗族在房子建设对风水的重视很可能受到祖先的影响。

¹¹⁰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57。

¹¹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57。

¹¹²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13。

表 1: 扬美郑氏宗族各房派于 1906 年前所创建堂号(红色字体表示迄今仍保存之堂号)

房别	各房祖字	繁衍堂号					
贞房	进宅堂	覆山堂					
元房	失详	屈鲤堂	泮山堂	玉麟堂	书美堂		
			下厝堂	垄头堂			
			对面堂	美扬堂			
			美仁堂				
亨房	村宅堂	川头堂 (复镇派祖字)	福祉堂	泮山堂	凤阳堂		
			草美堂	东美堂			
				安美堂	福美堂		
		樟树堂 (复首派 长房祖字)	许宅堂				
			分宅堂				
			盖美堂	美龙堂			
				大坵堂			
			深掩堂	太高堂	山面堂		
			盖德堂	福兴堂			
		大口堂 (复首派 二房祖字)	福宅堂				
			春夏堂	德美堂			
		竹林堂 (复首派 三房祖字)	盖德堂	盖泽堂			
			光美堂	霞阙堂	双美堂		
					东美堂		
			第林堂	金福堂	金安堂	德裕堂	新福堂
新茶堂	福裕堂			福地堂			
			福林堂				
利房	露霫堂	新墘堂	带草堂				

资料来源：郑名烈依据《扬美郑氏族谱》卷首之〈堂厝志〉，再过田野调查后进行整理。

除了堂号之外，扬美郑氏的各房派仍有本身的书舍和基地。例如元房设有“明伦斋”与“龙凤斋”。而亨房则有“文第轩”、“文德轩”、“文蔚轩”及“伴月轩”。¹¹³这些书舍和基地目前均已倒塌。从早期各房拥有本身的书舍的证据，显示

¹¹³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70~72。

各房派应有本身的资源，宗族内部的房派之间的仍然界限分明。由书舍的数目也可看出房派人丁的多寡。

扬美郑氏宗族的山界面积很大，但人口居住范围则集中在以宗祠垂裕堂为中心向外拓展的方圆两公里之内。整个村落可分为“顶科”、“中科”和“祖厝科”等三个区域。按当地人的说法，这里的“科”是用闽南语发音的“KO”，在中文的意思为“角落”。三个区当中以祖厝科的堂号最为集中，房舍的数目也最多，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宗族最早的房舍为垂裕堂，后来的堂号均围绕着祖宇而建。

在宗族开基后的初期，宗族人口规模仍然处于小宗族的阶段，宗族成员的聚居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距离的远近，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¹¹⁴堂号之间的距离可用来判定那些住户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这种情况在目前仍然有迹可循。举例而言，亨房的“福林堂”于一百年前创建后，已陆续再分出“福义堂”、“福隆堂”、“映福堂”、“福扬堂”、“福美堂”、“福星堂”，以及“东林堂”，这些堂号均在祖宇“福林堂”的周围附近搭建起来。而利房祖宇“露霏堂”的位置并不在“祖厝科”范围。主因是郑有辛的子孙后来才与郑泉辉的后代进行联宗，与郑泉辉的子孙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可能在扬美郑氏入迁永春介福乡之前是同宗，唯迄今仍没有充份的证据可证明)。随着宗族人口的繁衍，

¹¹⁴ 费孝通：《乡土中国》，页 66。

后期再建的堂号也因本身的祖宇附近已无空地而被迫建在更外围地区，近亲聚居的不成文惯例已逐渐被打破。



照片 4：扬美郑氏宗族最早的宗祠—垂裕堂

垂裕堂在文革之前为扬美郑氏宗族的宗祠。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5：垂裕堂正厅上方的匾额

右上角书有清天命七年(1622)，即明朝天启二年)。当时满清尚未入关，天命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年号。在扬美郑氏族谱中第二修及三修族谱的谱序均提及祖宇曾因战火而被烧毁，后来又再进行重建。笔者认为，垂裕堂应建于明朝中后期，被烧毁后于清朝时期才重建，因而才会用上满清末入关前的清天命之年号。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6：宗族次座宗祠—貽裕堂

所在位置靠近垂裕堂，建于清顺治元年。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
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
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7：第三座宗祠—光裕堂

光裕堂建于 1906 年之后。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
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
福乡福东村。



照片 8：光裕堂之正门

扬美郑氏宗族认为其祖先来自于荥阳
为郑姓祖先的发源地。光裕堂正门入
口有“郑氏家庙”四个字，门之两侧
对联之左联前四字为“派衍荥阳”。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
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
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9：光裕堂正厅挂著周朝时期郑国三公图像

由左至右为郑桓公、郑庄公及郑武公，为周朝时期郑国最具威望的领导人。中国人常将古代名人与自己的宗族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为增进族人的荣誉感。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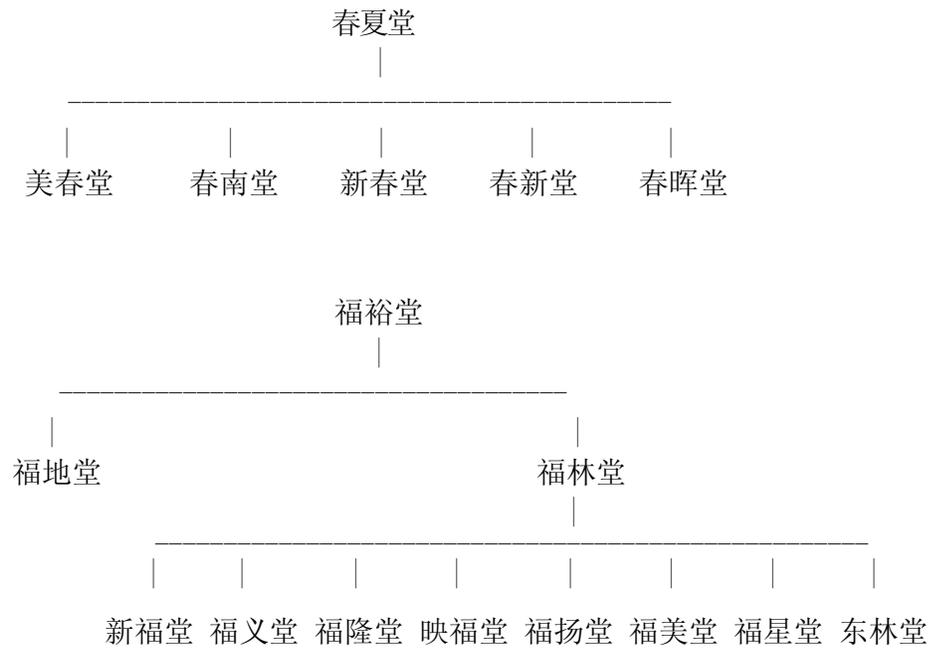
扬美郑氏宗族较早期的堂号是以所在位置或附近拥有景物来命名，并且均为三个字。诸如新墘堂、村宅堂、樟树堂、竹林堂。而后来才演变为具有吉祥、美德涵意的称号。诸如金福堂、福兴堂、盖德堂、美仁堂等。有些新房子总会在头二个字中保留母堂的其中一字，目的是利于辨识和“母堂”的关系。如扬美郑氏元二房的书美堂即再分出书新堂与美进堂，各取自母堂的“书”字和“美”字。另外，亨三房之复镇派底下的草美堂，先分出东美堂和安美堂，安美堂再分出福美堂，分出堂号均保留母堂的草美堂的“美”字。

图 4：书美堂与草美堂再分出的堂号



另外，扬美郑氏人丁最旺的亨三房复首派中，春夏堂所分出堂号均保留母堂的“春”字。而福裕堂再出之堂号，除了东林堂使用母堂的“林”字之外，其它均保留母堂的“福”字。

图 5: 春夏堂与福裕堂再分出的堂号



第四节 扬美郑氏宗族的族谱

明清时期，宗族有一套凝聚机制、约束机制、塑造机制维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凝聚机制由族产、族祠及族谱组成。¹¹⁵而族产、族祠及族谱是将族人有效地联结在一起，形成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完整的重要元素。¹¹⁶族产使宗族内部的公益事业得以进行，是凝聚宗族的一个重要媒介。族祠是宗族祭祀祖先和全族群体性的活动场所，也是团结和凝聚宗族的重要媒介。族谱则记叙宗族的开基历史和迁徙概况、族姓来历、宗族的分支，以及宗族所供奉的祖先、族产、族规、家训、家礼、艺文(族人的作品)及坟墓等资料，强化宗族的血缘宗法思想，甚至规范宗族成员的行为，从而起着凝聚宗族的作用。¹¹⁷

一 立谱的原因与修谱的目的

对于一个宗族组织而言，族产就好比她的财务资源，族祠等同议事场所，而族谱就如她的管理规章。族谱的最基本功能是血缘系统的记载，有助于对族人间的亲属关系的亲疏、辈份高低能够清楚辨识。除此之外，族谱也记载了宗族的开基历史、迁居过程、历代祖先与在他们所处时代所发生大事的关联、以及对宗族与社会有杰出贡献的族亲的略传与事迹。简言之，族谱对宗族而言等同一部“宗族发展历史”。

¹¹⁵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页 90~93。

¹¹⁶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53。

¹¹⁷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页 90。

在宋代，福建的一些大族固然已经数修族谱，但这种修谱活动毕竟未普及于所有的家族。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修谱活动出现了普遍化的趋向，许多福建家族都是在这时期内首次修谱的。¹¹⁸民间修撰族谱的最终目的，一是敬宗收族，二是标榜家族荣耀历史，增强族人的自豪感，从而促进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¹¹⁹自明朝景泰六年(1455)开基的扬美郑氏宗族，于明嘉靖五年(1526)开始首度修谱，在时间上恰好落在明朝中叶。

一般上最理想的修谱的频率为三十年一次。主要原因是三十年刚好是繁衍一代所需时间，族中所发生的事迹与族人的相关资料均能完整的被登录下来。但是，并非每个宗族都有能力定期修谱，需等到修谱所需财源与人力的问题获得解决后，才会进行修谱。一般宗族里出了伟人或有族人当上大官，宗族领导层一般都会将为官者的丰功伟绩记载到族谱上，藉此彰显宗族的威望来加强族人的凝聚力。扬美郑氏宗族自明朝嘉靖五年(1526)立谱以来，到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三百八十年间不过修谱四次。由修谱的频率即可窥探一个宗族势力的强弱。

扬美郑氏宗族将二世祖先郑泉辉之弟郑泉耀显化成佛之事迹记载在族谱，奉为宗族的祖师公，称之为郑公祖师。在《扬美郑氏族谱》(卷首)之〈郑公祖师记〉记述道：“公有孝亲之仁焉，若夫年幼菇素，公之清也，退居园林，公之净也，佛像自雕，公

¹¹⁸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页11。

¹¹⁹ 陈支平：《福建族谱》，页70。

之心乎正果也，至於坐禅归真，十五岁行满而显化於香林寺。”¹²⁰这当中所指的香林寺是德化县的古刹，建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¹²¹香林所出版的《香林风物志》宣称郑泉耀生于北宋咸平四年龄(1001)正月十七日，¹²²并于宋朝天圣元年(1023)曾任该寺主持。¹²³然而，《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之〈四修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序〉卻指出：“公自幼不茹葷味，至天顺戊寅年(1458)显化成佛。”¹²⁴郑泉耀出家的年份与《香林风物志》所记录的郑泉耀担任该寺主持的时间(1023)出现巨大落差。

再者，德化香林寺还保存着大明永乐十二年(1414)，永樂皇帝表彰郑泉耀的功绩所赐予的圣旨牌。¹²⁵2008年郑泉耀500岁冥诞当天，在扬美郑氏宗族依旧自德化香林寺迎回郑泉耀的香火，与圣旨牌一同在宗族境内举行游神仪式。這幅聖旨牌写明是在大明永乐十二年(1414)扮发，但當時扬美郑氏仍未开基，郑泉耀还没出世，何来战功？香林寺之圣旨牌真属明朝永乐皇帝御赐牌匾，应已被中国政府列为受保护的历史文物，是否允許被借出参与游神活动颇令人怀疑。

¹²⁰ 郑其绣：〈郑公祖师记〉，《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16。

¹²¹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页15。

¹²²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页119~120。

¹²³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页62。

¹²⁴ 郑芳年：〈四修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序〉，《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16。

¹²⁵ 这圣旨牌的由来据香林寺的说法，是因明成祖朱棣派遣监察御史凌辉，携带郑公祖师的香火随驾远征幽州等地，在阴兵助战下平定塞北。班师回朝后，明成祖以为神助，诰封郑道徽(即郑公祖师的法号)为慧海祖师。详见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德化：福建省德化县香林寺修建董事会1995，页119~120。



照片 10：现存于香林寺表彰郑公祖师功绩的圣旨牌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提供。（2008年12月扬美郑氏宗族在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所举行的迎神大会时所摄。）



照片 11：2008 年郑公祖师自德化香林寺迎回介福乡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提供。（2008年12月扬美郑氏宗族在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所举行的迎神大会时所摄。）

尽管《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与《香林风物志》在有关郑泉耀相关事迹的时间点存在矛盾，对扬美郑氏宗族而言，把香林寺创寺以来的第二任主持郑泉耀奉为祖师公，具有提高宗族血缘自豪感的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福建族谱的修纂强调家族

优越感、荣誉感的文化，对加强家族内部的团结和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¹²⁶

郑泉辉在《桃源扬美郑氏族谱》首修谱序短短不足两百字的全文里写道：“盖三才者，天地人也。惟人为贵为万物之灵，孝悌为先，（郑）泉辉与子孙，彼时负我父庆甫公而入永（春）盖福洋，造建祠宇，立业扬美居焉。又承当明朝里役素来父耳，诚恐世远人殊，我字子孙视为途人。恍惚间，苍头儿瞬息间白发翁，第思岁阅人多矣，人阅岁有几矣！忆昔光阴寸金，岂可忘吾祖之所自来哉？又岂可忘吾祖之所创始也耶？”¹²⁷由此可看出扬美开基祖郑泉辉著谱之目的是希望后世子孙不忘开基立祖之由来。即便是后来的二修至四修族谱，在谱序中也只是强调不忘祖先遗训、延续首修谱序里的孝悌思想、强调宗族香火传承，必须不忘祖先的克艰克难之精神。“追想间无不从祖而来，祖之克艰克难，无不为子孙久之计耳。追想间无不从祖而来，祖之克艰克难，无不为子孙久之计耳……。”¹²⁸字里行间仍离不开孝悌之思想。

扬美郑氏展开二修族谱的另一重要原因，乃明末清初时期因地方发生战乱，祖宇连同首修族谱谱籍被烧毁。“祖宇垂裕堂亦遭郑畅（当时介福紫美村之土匪）焚烧，吾族谱牒同时遭火，赖公之精明才干，出自记忆及烬余残篇，慎重修辑以资后人……”¹²⁹。在族谱

¹²⁶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46。

¹²⁷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4。

¹²⁸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8。

¹²⁹ 〈郑学凝列传〉，《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亨房复首派二房谱》，永春，页 3。

被烧一百多年后，直至扬美郑氏七世孙郑学凝(盖美堂)号召族人重修谱籍，在促进宗族团结、提升宗族凝聚力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水有源，木有本。从其后而观之，虽条干支派各别，溯厥由来，未有不始于至一者也。凡物皆然，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可忘吾祖之所自来乎？”¹³⁰由三修族谱谱序中可看出修谱动机仍以不忘祖先遗训为重点。

四修族谱和之前一次间隔两百年之久。重修之决议缘起扬美郑氏十五世孙郑其绣(第林堂)、与其堂叔郑华佃(第林堂)、族叔郑华焙(美扬堂)三人在参加州试(即初中升高中考试)时商议下进行。¹³¹虽众多资料遗失已久，但因这三人努力下得以修籍完成。

二 族谱中的昭穆系统

为了使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更加上下有秩，历历可查，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排行制度，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亲在取名时，名字的其中一个字取自族谱所规定字辈谱，以做为在族中的辈份示别。¹³²扬美郑氏的〈昭穆系统〉是在明朝嘉靖五年(1526)先郑泉辉请来晋江的拔贡陈元登先生所订立，除了族谱有记载之外，也写在宗族寺庙锦峯宫大殿内左右两根柱子上。

¹³⁰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12。

¹³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28。

¹³²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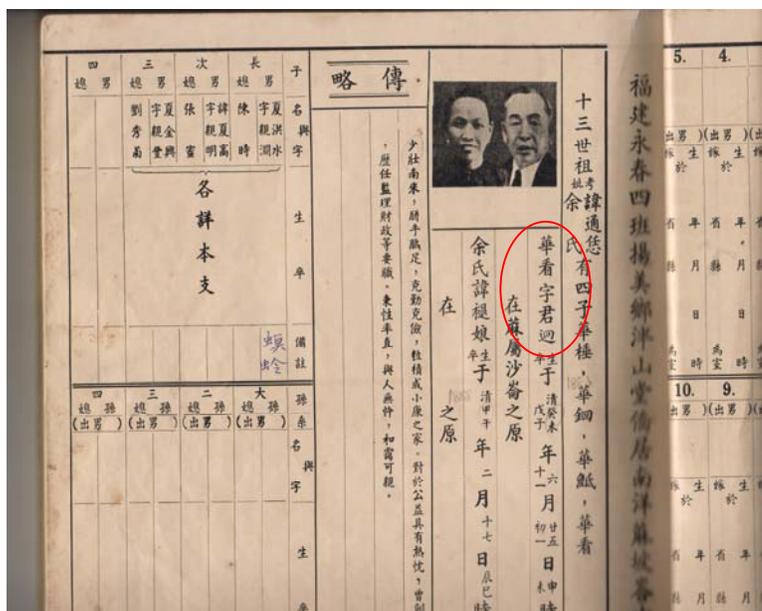
扬美郑氏宗族在出世后先取名，长大结婚时，家长再为孩子另取字。“左昭”是用于名，而“右穆”则用于字。这样的传统在宗族南迁马来亚后仍然持续被采用。有关扬美郑氏的〈昭穆系统〉内容如下：¹³³

左昭：仙泉环左右，福水映西东，政教通华夏，声名震狄戎；¹³⁴

民心欣保定，国运喜兴隆，积德邦其庆，称祥道乃崇。

右穆：来永克孟仲，信学致及廷，忠孝事君亲，友恭成长幼；

奕世簪纓振，传家礼义耕，诗书开甲第，禄爵尚公卿。



照片 12：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按照昭穆系统进行命名

扬美郑氏宗族的旅外族侨世系汇志写明每一位南来马来亚族亲按照昭穆系统排序的辈份。郑华看，字君迴。华字与君字为别为左昭和右穆的第十三个字。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

郑泉辉在首修家谱序即提到：“诚恐世远人殊，我字子孙视为途人。恍惚间，苍头儿瞬息间白发翁，第思岁阅人多矣，人阅岁有几矣！忆昔光阴寸金，岂可忘吾祖之所自来哉？”

¹³³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73。

¹³⁴ 民国三十五年（1946）丙戌年初，当时扬美郑氏宗族族长郑声衷议举五修族谱。由华醉（十四世）、夏健（十五世）、声绥（十六世）抄录各房各室，其生卒婚娶等，其例尊先祖规则。文辉（十七世）采集“对面堂”致清派下迁往仙游，“福祉堂”迁往江西等。谱牒众议昭穆讳行“震狄戎”三字改为“振远方”，居马“狄戎”改为“祖宗”，意在期待吾族人文振起、显祖荣宗也。

又岂可忘吾祖之所创始也耶？于是，谨趋晋邑，恭请拔贡陈元登来我西宾，愿之为我造成谱，籍使后世追远报本之念，永以为效之也。特纪于岁月云尔。”¹³⁵而在扬美郑氏的〈昭穆系统〉的诗句，不难看出郑泉辉对后代子孙的要懂得追远溯源的期许。

在整幅对联之中，“左昭”头两句“仙泉环左右，福水映西东”，阐述的是介福乡的地理环境。同时以“仙泉”两字做开头，是顺应郑泉辉和他的父亲郑仙奴的字辈而写。“政教通华夏，声名震狄戎。民心欣保定，国运喜兴隆，积德邦其庆，称祥道乃崇。”突显郑泉辉对扬美郑氏的开基地介福乡当地社会的一种期盼，希望能这地方的政治与教育可成为整个中国的典范，名声足以震慑中原以外的狄戎这些落后的族群。因此才能造就国家与社会的安定，人民可安居乐业，均能培育良好德行。

右穆的头二句“来永克孟仲，信学致及廷”之中，“来永”指得是抵达永春之意。而“忠孝事君亲，友恭成长幼；奕世簪缨振，传家礼义耕，诗书开甲第，禄爵尚公卿。”郑泉辉希望子孙们能够在培养“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但最终目的仍然着重在努力用功读书考取功名当大官。

整体而言，“左昭”的重点是泉辉公对社会的一种愿景，是以较宏观的角度来对社会的一种期盼。而“右穆”则着重在对扬美本身家庭后代子孙的期许，是向内的一种对子孙的训示与教育。扬美郑氏宗族的〈昭穆系统〉具有浓厚的儒家哲学思想内涵。但仍然脱离不了明清时期中国宗族社会，对子孙注重道德伦理的教化、成为士绅政治人才，最终目的不外是期许子孙能够光大门楣，提升宗族的社会地位。

¹³⁵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4。

三 历代修谱者之间的关系

在扬美郑氏族谱的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到各次修纂族谱时的主笔者均有一个重大的关联性：1663年二修族谱的负责人之一扬美八世祖郑学潜(竹林堂)为1693年三修族谱负责人郑映五之父，郑映进之叔。1906年四修族谱的郑华佃(福林堂)与郑其绣(德裕堂)均为三修族谱负责人郑映五之直系子孙。而1946年五修族谱负责马来西亚族亲资料收集与编纂工作的三人为郑声衷(德裕堂)、郑夏遇(美扬堂)及郑夏骋(福林堂)，¹³⁶笔者发现到以上三人分别为四修族谱者主笔者郑其绣、郑华焙及郑华佃三人的子嗣。五修族谱因后来中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而被迫暂停，但负责修谱者郑声衷、郑夏遇及郑夏骋三人均南渡马来亚，并且在1955年完成《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族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编纂工作。

扬美郑氏历次修谱者均为当时的读书人，其中郑声衷之父郑其绣为清朝同治时期的太学生，¹³⁷郑华佃和郑华焙皆为当时儒林郎，三人皆属有学之士。其中郑其绣还曾在1900年左右，在麻坡永春会馆的私塾担任教员。¹³⁸其长子郑声杞于1926年在麻坡北郊的新邦里马(Simpang Lima)创办了三育华小，¹³⁹并由其次子郑声衷负责掌校。¹⁴⁰郑

¹³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族外族侨世系汇志》，1955，页1~6。

¹³⁷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86。

¹³⁸ 郑昭贤：《中化足印》，吉隆坡，2010，(没有页码)。

¹³⁹ 《三育华小校史》，麻坡，新邦力马三育华小董事会，(没有页码)。

¹⁴⁰ 《三育华小校史》，(没有页码)。

华焙之子郑夏遇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族外族侨世系汇志》的个人略传里即提到“幼受庭训”¹⁴¹，以及郑华佃之子郑夏聘在自撰的个人略传里也提及“幼承家学”，¹⁴²由此可见郑声衷、郑夏遇及郑夏聘三人的家学渊源对他们后来马来亚后负责编纂族谱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表 2: 历次修谱的时间、执笔者与发起修谱者的相关资料:¹⁴³

顺序	年代	执笔者		发起修谱者		
		姓名	姓名	辈份	官职/身份	備註
一	明朝嘉靖五年 (1526)	陈元登 (拔贡)	泉辉	二世祖	儒士/ 乡大宾	
二	清朝康熙貳年 (1663)	谢君聘	学凝 学超 学愉 学科 学祥 学敬 学文 学潜 学参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七世祖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三	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1693 年)	刘翠云	映情 映五 映进 映炳 映坦 映起	八世祖 八世祖 八世祖 八世祖 八世祖 八世祖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儒士	二修谱主笔者学潜之子 二修谱主笔者学潜之侄子
四	清朝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华焙 华佃 其绣	华焙 华佃 其绣	十四世祖 十四世祖 十五世祖	儒林郎 儒林郎 儒林郎	三修谱主笔者映五之后代 二修谱主笔者学潜之后代
五	1955 (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夏遇 夏聘 声衷	夏遇 夏聘 声衷	十五世祖 十五世祖 十六世祖	教师 大学生 教师	四修谱主笔者华焙之子 四修谱主笔者华佃之子 四修谱主笔者其绣之子

¹⁴¹ 郑夏聘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4。

¹⁴² 郑夏聘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6。

¹⁴³ 有关扬美郑氏历次修谱的时间、执笔者与发起修谱者的相关资料，笔者根据扬美郑氏族谱资料汇整制作成图表，详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4~31。

笔者认为，由以上资料显示扬美郑氏的族谱编纂工作，在修谱者的家学中已在进行传承。再者，一般发起修谱者多半在族中具有一定地位、或者财力较为雄厚者。而负责执笔者，多为有学之士。由历届推动修谱者的学识背景，即可看出读书人在明清宗族社会的影响力。除前三次礼聘外人执笔之外，第四次和第五次均由族人自己修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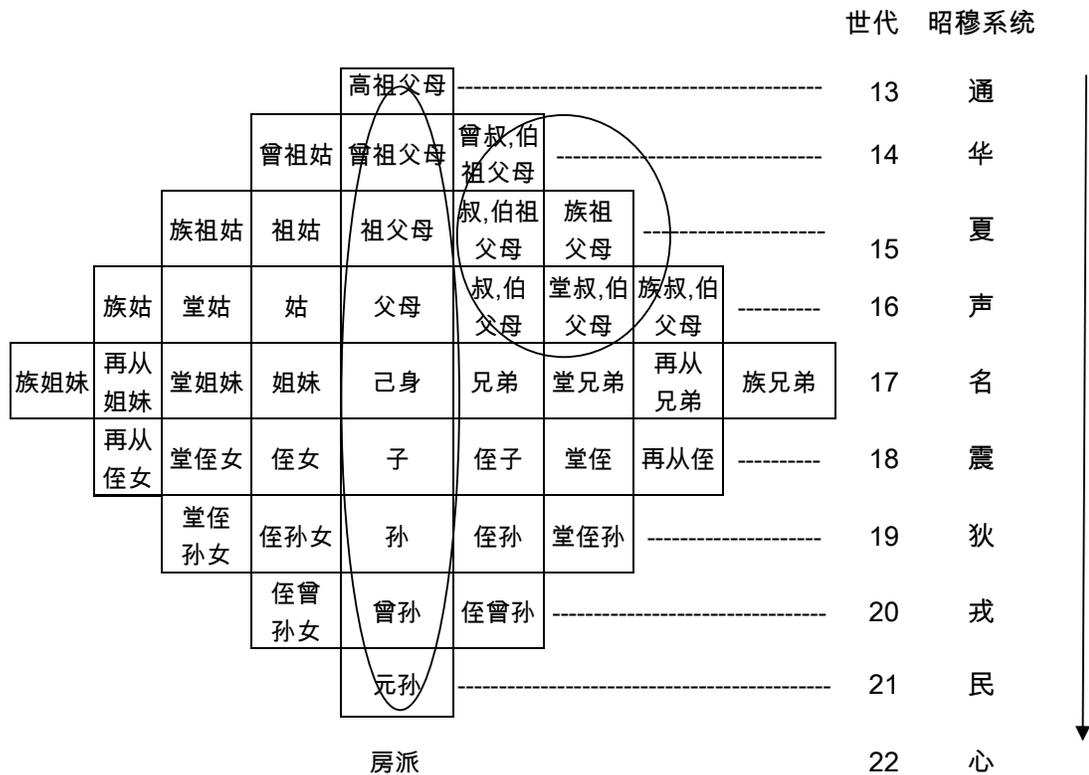
现阶段所保存的《扬美郑氏族谱》为四修谱的卷首与卷五，其于卷一全部、卷二上下部、卷三上下部及卷四上下部皆于文革时期被烧毁，因而扬美郑氏第一世至十四世历代祖先资料均已遗失。所幸最为重要的卷首被保存下来，历次修谱谱序、谱例、郑公祖师记、山界、祖字志、一世二世墓志、本族堂厝志与书社及地基志、昭穆排行、鸠资芳名录等资料均有记载。此外，被保存下来的卷五记录第十五世至十七世列传，记载着各放亲所属堂号、为谁人之子嗣、娶何人为妻、子女名字、以及本身生卒日期与时辰。如已逝世者还记载安葬地点。另有特殊功绩者亦记录说明。这些资料让现有的扬美郑氏宗族各堂号成员仍能追查至上五代祖先，对于五服内的亲属仍有明确可辨识的谱系。

第五节 房派、堂号与昭穆系统之关联性，以及宗族人口之分布

一 房派、堂号与昭穆系统之关联性

从分房派、建堂号到立族谱，其实是一个宗族由开基到成族的历程。房派、堂号和昭穆系统是宗族的组成结构。堂号可由一个或数个家庭组成，同一家族五服关系内的族亲，可能同时存在好几个堂号。透过以下图表即可透视隐藏在宗族里的五服关系、昭穆系统的字辈谱、堂号、以及房派的关联性。

图 6：本宗九族五服关系图与房派、堂号及昭穆系统之关联性



注:每一个圈圈代表一个堂号,每一个房派有由几个,甚至数十个堂号组成,房派也可能再分出支房派。

二 宗族人口之分布

随着家族人口的繁殖，原先的居住地点已容纳不下族人们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于是许多家族往往出现分支迁居外地的现象，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天灾、地方治安恶化、以及迁居地提供了更好的谋生条件，也会促成宗族出现族人往外迁徙的情况。扬美郑氏宗族自明朝景泰年间(1455)开基以来至清末民初大批宗族成员南迁马来亚之前，亦有族人外迁至中国大陆境内的江西省、浙江省、以及福建省的其它地区，经数代繁衍，迄今人数已超过在福建省永春县介福乡。2007年扬美郑氏宗族所做概估，目前整个宗族在各地区人口分布如下：¹⁴⁴

表 3：扬美郑氏宗族在各地区人口分布

地区	迁居时间	迁居房派	代别	现有人数
福建省永春县介福乡	明朝景泰年(1455)	二始祖郑泉辉	第二代	1500 人
江西省	清朝时间	亨房福祉堂仰实派	第八代	3000 人
浙江省温州	清朝时间	亨房泮山堂致福派	第八代	1000 人
福建仙游剑山寨板头 洋尾	清朝时间	元房对面堂致清派	第八代	1000 人
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 利民达地区	清朝同治年(1862) 开始至民国时期， 持续八十几年，曾 经抵马来亚者共 233 人	贞房、元房、亨房 及利房子孙均有， 1955 年有纪录在 案的已达 124 户， 共 955 人。 ¹⁴⁵	第十三代 第十七代	5000 人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¹⁴⁴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7。

¹⁴⁵ 笔者根据《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登录资料进行统计，1955 年时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宗族所有 124 户族亲当中，总共拥有人数为 955 人。

第三章 宗族南迁马来亚的原因、聚落形成的经过与考证

福建是一个山多地少的丘陵地区，自宋代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可供各家族大力扩展的地域空间本来就相当有限，因此，仅从自然条件来看，家族的外殖和人口的迁移也是不可避免的。¹⁴⁶福建与内陆地区有高山阻隔，对内不易取得联系，而其东面狭长的海岸线，有利于与海外经贸上的联系，以及航海技术的累积。在先天的地理因素、丰富的航海经验，以及海外连系网络的建立，造就了福建沿海地区的人民往海外发展的条件。

福建人民的出国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宋元之前，（二）明朝至鸦片战争之前，（三）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¹⁴⁷而第三阶段也是东南亚闽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末时期清政府取消海禁，允许自由移民，是促使中国移民人数倍增的重要因素。清朝咸丰、同治期间和民国时期是闽粤地区人民往海外迁移的高峰期。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和自由移民政策；随后便是中国苦力劳工大规模涌入东南亚，参与即将或正在开始的东南亚深刻的社会

¹⁴⁶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159。

¹⁴⁷ 俞云平、王付兵：《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页 2。

经济大变革。¹⁴⁸这段期间，除了日军占领东南亚诸国期间(1941~1945)返回中国的侨民激增国之外，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向东南亚移动。¹⁴⁹直至东南亚诸国纷纷从殖民地政府手中取得独立后，对新移民的入境采取管制措施，才疏缓了华南地区的人民往海外移居的趋势。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共产党政府对该国人民出国的申请实施诸多限制，才全面遏止了中国人民向海外迁徙的移民潮。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出洋南来马来亚的时间，刚好落在鸦片战争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本章就扬美郑氏宗族南迁的各种原因、南迁路线、南迁的模式、宗族南迁后集中于麻坡地区的情形，以及南迁后的宗族结构与宗族间的互动关系等几个部份，系统性的探讨扬美郑氏宗族移民过程与抵达马来亚之后的发展情形。

¹⁴⁸ 吴小安：〈现实与历史：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王天有、徐凯、万明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654。

¹⁴⁹ 俞云平、王付兵：《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页8。

第一节 扬美郑氏宗族从中国南来的背景因素探讨

一 治安、经济及前人成功南渡的经验

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人民向海外移民的原因，在闽粤地方县志均有记载。位于厦门市的华侨博物馆即展示有关地方志的内容。《嘉应州志》提到：“土瘠民贫，山多田，于是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¹⁵⁰《龙岩县志》记载：“视南洋为富源，扬帆者不下百人。”¹⁵¹由此可见福建广东地区土地的贫瘠导致农作物欠收，不得已才到海外谋生，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东南亚地区因为资源丰富，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到那里讨生活。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最早南来马来亚的时间是在清同治元年(1862)。¹⁵²初期南来者并无久留的打算，南来后辛勤工作一阵子有些积蓄即回返中国福建永春的故乡。

“查迨清咸同年间，有乡人通板、通柑、华漂，番供者，初来今之柔佛，继之者，有华同、华猛、华甚等，……稍有所获，便翻然北归，盖以南洋各地，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吾乡侨固皆以传舍等闲视之矣。”¹⁵³由此可见清末时期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虽然开始往海外迁徙，但仍然保持着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

扬美郑氏宗族大举南迁的时间点是在民国以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永春地区的社

¹⁵⁰ 摘录自厦门华侨博物馆，(没有页码)。

¹⁵¹ 摘录自厦门华侨博物馆，(没有页码)。

¹⁵²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7。

¹⁵³ 郑夏骋：《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4。

会安治问题在民国时期开始恶化，土匪与军阀对平民百姓的欺压，迫使大批永春人民往海外迁徙。从文献记录中可发现，永春的社会治安在清同治年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期间(1862~1911)，较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仅有1864年发生的永春知州为平定山寨所发生的武斗，¹⁵⁴以及1865年民众为抗捐而与官府发生冲突。¹⁵⁵而介福乡位于永春县城外的山上小农村，交通不便、讯息传递缓慢，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型态，基本上没受到太大冲击。此外，中国人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非到紧要关头，不会轻易离开世代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土地，因此民国之前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远渡重洋到马来亚谋生，也仅只是暂时性的举措。南来者多半都希望能够再返回故乡与留在那里的亲属团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尤其在1912年至1939年期间，永春县土匪、军阀之间的战斗，以及地方土匪横行，不时欺压老百姓，直接冲击当地人民的生活。¹⁵⁶重要的案例如下：1918年闽粤战争爆发后，陆军十一旅营长陶质彬和驻德化警备队营长朱德才摊帕特别捐，群众因无力缴交而纷纷逃往南洋。¹⁵⁷1925年，永春人民苦于兵匪敲剥，相率渡洋，吴威、尤赐福虽严禁出境，但从6月至11月出洋的仍达6000余人。¹⁵⁸1940年至1949年的10年期间，永春地区因国共之间的斗争而仍然处于动荡

¹⁵⁴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17。

¹⁵⁵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17。

¹⁵⁶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18~28。

¹⁵⁷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19。

¹⁵⁸ 吴威、尤赐福为民国初期在永春、德化及大田一带活跃的土匪，他们对永春地区的破坏，详见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页20~21。

不安的局面。¹⁵⁹

介福乡虽位于永春县城的西北部的山上小平原。在清末民初时期，与永春县城和隔邻的德化县的连系仅能靠山路，但仍然避免不了土匪和军阀的窜扰。《永春县志》也记录了介福乡受到土匪侵袭的情形：“民国 3 年（1914），德化匪首陈宗仪率匪众窜扰永春，省督军派警备统带阎广威率部 800 多人，来永春清剿，陈匪逃回德化。1915 年 7 月，陈匪又窜扰永春介福乡。”¹⁶⁰ “民国 22 年（1933）9 月 13 日，德化股匪 300 多人围缴四班（今介福乡），掳杀群众 81 人。”¹⁶¹ “德化著名土匪张雄南 1934 至 1939 年期间，在仙（游）、永（春）、德（化）交界地区敲诈、勒索、抢掠和烧杀。”¹⁶² “1939 年年 5 月 6 日介福乡富侨陈铛被掳。5 月 28 日，郑章灿等五人又被绑架。”¹⁶³

1937 年就离开永春介福乡到马来亚的郑夏椅（草美堂），对笔者描述他年少时亲眼目睹土匪在介福乡的恶行：“土匪凶的很，硬抢牛只、掳走小孩、女人，卖去日本。夜间大家都集中一起，而国民党也发配枪枝给村民守夜自卫……土匪多的很，除了陈国辉，还有张雄南。我还记得土匪在扬仔山脚还用手榴弹炸死了数头牛。那些牛是乡亲们为躲避

¹⁵⁹ 國共之爭是指民國末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發生內戰，導致社會的動盪，詳見梁天成等編，《永春縣志》，永春：語文出版社，1990，頁 28~32。

¹⁶⁰ 梁天成等編：《永春縣志》，頁 18。

¹⁶¹ 梁天成等編：《永春縣志》，頁 24~25。

¹⁶² 顏文雄整理：〈張雄南禍永罪行錄〉，《永春文史資料》，第一輯（總第六輯），頁 37。

¹⁶³ 顏文雄整理：〈張雄南禍永罪行錄〉，《永春文史資料》，頁 37。

土匪才在夜里牵往扬仔山脚，人也在那里睡。但土匪却用土枪和巴冷刀前来攻击……”¹⁶⁴

为避免土匪来时遭到抢夺，介福乡乡民在当时另外建造土楼，一旦收到土匪来袭的消息，大伙就赶紧躲进土楼。民国时期，这种专门为防御土匪而建的土楼在永春乡区相当普遍，仅仅在介扬美郑氏宗族境内就有十几座，但迄今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剩下三座。



照片 13：介福乡扬美郑氏宗族境内的土楼

土楼建於民国时期，目的是为躲避土匪来袭。土楼的位置一般就在房舍旁边。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14：土楼特殊设计的窗户

内宽外窄是为一来防土匪闯入，二则利于逃生。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因为地方治安不靖，民国(1912)之后，大批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无奈的离开家乡

¹⁶⁴ 巴冷刀为马来语对大刀、长刀的叫法，即 Parang。这种将马来亚语参进闽南语的用法，是因为中国移民到马来亚后在语言上受到马来语影响的特有现象。相关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夏椅、郑启贤、郑启华及郑启福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16。

到南洋另谋出路。“迨民国以后，地方多故，兵匪连年，苛政同于猛虎，民命等若弁髦，于是戚属相引，邻舍相呼，率妻儿、父母、兄弟来避秦者，踵接肩摩，竞相称为南洋伯焉。”¹⁶⁵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族侨旅外发展史〉清楚的记述扬美郑氏族亲南迁的要因。除此之外，以下族亲的略传中记载了民国不堪土匪之欺压的案例：

(1) 郑华温(美仁堂)：“曾在祖国置有田产百亩，并与人合建美德堂，固一克家令子，因

遭匪祸，于民十八挈眷南渡……。”¹⁶⁶

(2) 郑夏汲(新福堂)：“成婚后徐氏又遭夭折，续娶陈氏虽有所出，但不幸为匪掳去……。”¹⁶⁷

(3) 郑夏活(德裕堂)：“公少时即南来谋生，有所获便作归计，及民元以后，桑梓多乱，

始命眷南迁……。”¹⁶⁸

(4) 郑夏聘(福林堂)：“曾再度返国，因乃兄笑(即郑夏笑)受戕匪类，挺身与匪搏战者有

年。”¹⁶⁹

在田野调查中，郑福山(福林堂)之妻林来英(81岁)提及她的家翁郑华真(亭房福林堂创建者)1920年代南来的原因：“据我家婆(即郑华真之妻林汀，娘家为扬美村隔邻前洋村林氏宗族成员)生前透露，我家翁南来前因不堪土匪经常来骚扰，而和土匪起冲突，更把土匪打伤。为躲开土匪寻仇，唯有往南洋逃命。他先是从扬美逃往前洋村我的家婆娘

¹⁶⁵ 郑夏聘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4。

¹⁶⁶ 郑夏聘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8。

¹⁶⁷ 郑夏聘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50。

¹⁶⁸ 郑夏聘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24。

¹⁶⁹ 郑夏聘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56。

家暂躲一阵，据说我家翁因藏在装稻谷的“Qie-xie”中才没有被土匪搜着。隔日一早便往永春方向逃去，然后在泉州上船到马来亚。”¹⁷⁰



照片 15：介福乡村民旧时期用来装置稻谷的设施

装置稻谷闽南语称为“Qie-xie”。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16：介福乡村民旧时期用来装置稻谷的设施(侧面角度)

“Qie-xie”可按需要调整高的一块一块板子加上去，还可上锁。郑华真当年即是躲进“Qie-xie”才成功逃过土匪的追击。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民国之前，扬美郑氏族亲因土地贫瘠，生活困难，为改善生计才远渡重洋出洋

¹⁷⁰ 详见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林来英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22。

南来马来亚寻找工作。¹⁷¹而在民国以后，治安恶化，土匪当道，更是催化扬美郑氏宗族挈眷南渡，远离家园的一股新推力。但不论是土地贫瘠导致农作欠收，或者社会治安恶化，都仅只是促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离开故乡的当地因素。最早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胼手胝足有所斩获时即返回故里，这些南来的先驱者的成功案例早已在乡中流传开来，成为诱使扬美郑氏宗族往南洋迁徙外在拉力。

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奋斗有成的记录，清光绪丙午年(1906)郑其绣(德裕堂)在四修族谱序已写道：“余自己亥岁过洋求利，至癸卯(1899)冬旋归，居无何年，过甲辰岁，试之期云已至矣……”¹⁷²，证明清末时期已扬美郑氏宗族已有族亲往来南洋和福建永春的家乡之间。

民国以后，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奋斗有成的记录，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里的略传里，就南来的各族亲之中有返乡置产做了如下记述：

(1). 郑华跻(草美堂)：“公廿四岁时来洋，前后共回国六次，所获资财，多耗用在故乡购

置田园，以致在外，无若何恒产。”¹⁷³

(2). 郑华解(草美堂)：“丙寅(1926)冬始南来，得亲友关照，经营胶业，历时四载，颇有

盈余，即束装归里。未几，重游旧地……”¹⁷⁴

¹⁷¹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4。

¹⁷²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28。

¹⁷³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10。

¹⁷⁴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42。

(3). 郑夏纯(金美堂): “丁卯(1927)之岁, 与季兄(郑夏洽)合建金美堂于故乡(东山尾)时

君在麻坡, 已置有产业矣。”¹⁷⁵

(4). 郑声孚(霞阙堂): “少壮南来, 披荆斩棘, 经之营之, 故发展颇巨, 曾数次取款回乡

购置产业, 及参建金兴堂……。”¹⁷⁶

地方治安恶化, 当财产生命受到威胁, 加上经济萧条, 留在家乡几乎无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在前人成功南渡的经验指引下, 催化了扬美郑氏宗族往马来亚迁徙的浪潮。而民国以前已开始马来亚建立连系的网络, 宗族精神的发挥, 在人地生疏的异乡能够彼此互相扶持, 则是诱使扬美宗族集中到南洋谋求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 扬美郑氏南迁的路线与模式

(1) 南迁的路线

永春的地理位置位于福建省中部沿海与山区的交接地带, 五代后期至宋初, 是山区和沿海货物的中转站。尤溪(包括现在的永安、大田的部份地区)、德化一带的土产肩挑到永春, 然后由桃溪水路运到泉州。而沿海的海产(主要为食盐)由桃溪水路运到永春, 然后肩挑到山区各地。¹⁷⁷在民国9年(1920)开始修建公路前,¹⁷⁸水路对

¹⁷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42。

¹⁷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128。

¹⁷⁷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 页413。

¹⁷⁸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 页413。

永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连系通道。永春开始有汽车的时间始于民国 9 年(1920)，¹⁷⁹在这之前，永春人要到泉州或厦门再出洋，水路相对于陆路更具方便性。清末民初时期，永春人南迁的路线如下；

(i) 水路：

在清末民初时期永春人一般都会选择福建省的厦门或泉州这两个港口出洋。那段期间流经永春县城的桃溪在当时仍有航行价值。从永春县城要到泉州，必须先在五里街的许港用小舢舨划到桃溪的渡口，然后乘船经过东关桥，继而经南安后才抵达泉州。到了泉州要下南洋有两条水路可选择；一是再经由晋江再下安海港，由安海港启航下南洋。



照片 17：今日桃溪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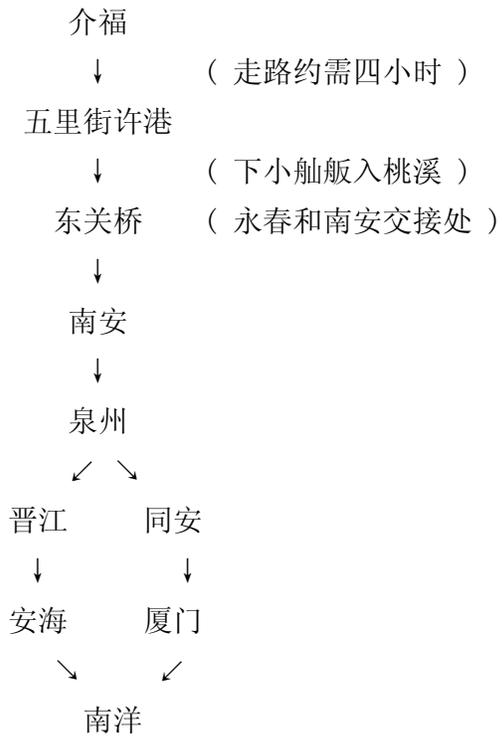
因水量减少，已不利航行。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永春。

¹⁷⁹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页 413。

另一路线是经由同安抵达厦门后，在厦门港启程。有关扬美郑氏当年出洋前，

从永春走水路的路线图如下：¹⁸⁰



照片 18：东关桥

永春走水路至泉州必经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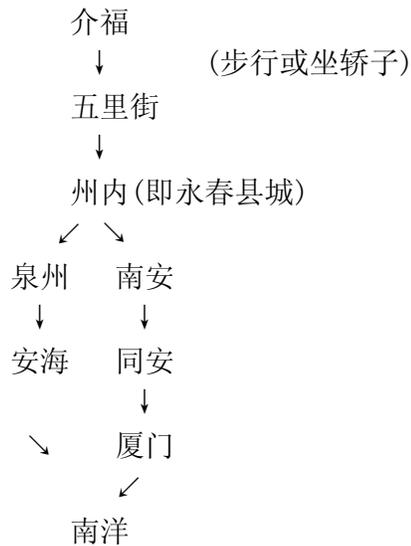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永春。

¹⁸⁰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梁黎玲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66。

(ii) 陆路：

在民国9年(1920)开始拥有汽车之前，永春人取道陆路到泉州或厦门再乘船到南洋的路线，只能从永春徒步到泉州或厦门。从永春走路到泉州或厦门还有两条路线供选择，路线一是先进入县城再往泉州走，抵达泉州后由安海港出发。或者入县城后途经南安再下同安，最后在厦门上船离港。另一条路线则是不入永春县城直抵湖洋，再途经南安、同安、最后抵厦门，由厦门港启程到海外。¹⁸¹

陆路路线(一)：入县城



陆路路线(二)：不入县城



¹⁸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梁黎玲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66。

关于南迁的过程，1937年从永春介福乡南来的郑夏椅在回忆他离乡的过程时如此说道：“我大哥从介福步行送我到永春县城。从永春到泉州则搭车。我从泉州的安海港上船，然后到厦门，再到香港靠岸，经过七天七夜最后才到新加坡。因当时个子小，买船票还买半票。”¹⁸²扬美郑氏族人当年主要是通过山路或水路到厦门已不太清楚，当初路线的选择是基于旅途费用或时间考量，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中接受访问者并未详细的说明。但有关付费的方式，有能力者可自费。经济有困难者则可找客头向客栈担保，¹⁸³先赊账然后再南渡。这种客栈亦称“栈间”（用闽南话发音），当时设立在华侨出入国的口岸厦门，是永春邑人和“水客”出入国的客栈。¹⁸⁴这些客栈在各乡镇有客头做代理，要渡洋者可托客头带至厦门向客栈担保，请其先赊给船票，随即搭船南渡，待三个月后母利均还，不能还者可再延期，但需再加利息。1949年由马来西亚麻坡返回永春介福乡的郑清泉就透露：“新加坡有一间“明星栈”，在永春有代理接洽，可先上船，过来后再才还钱（一人新币四百元）。”¹⁸⁵

¹⁸²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夏椅、郑启贤、郑启华及郑启福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17。

¹⁸³ “客头”是闽南语“Ke Tou”，“客”为“客人”，“头”为“头领”，新移民被称为“新客”，为这些新移民带路者叫做“客头”。详见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23。

¹⁸⁴ 清末民初由于华侨出国人数逐渐增多，需要寄款寄信的也逐渐增加，于是就有老洋客和华侨小商贩经营解送侨汇的生意，这种人称为“水客”或“搭头”（俗称走水）。参见《永春侨汇史略》，1985年第1辑（总第五辑），永春文化中心出版，页 39。

¹⁸⁵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清泉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14。

(2) 南迁的模式 — 亲族移民的形成过程

根据历史学者颜清湟就中国人在清末之后的移民情形所做研究的结果，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与马来亚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一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另一种是从馕单制发展而来。¹⁸⁶而馕单移民之后是日益兴旺的移民贸易，也就后来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俗称“卖猪仔”）。¹⁸⁷

亲族移民最大的特点是较早移民者已经在这里建立基业，因为工作上需要人手，但因帮群、语言文化问题，不容易找到到可信任的职员，因而返乡把亲戚带过来当学徒协助自己经营事业。南来者返乡后，他们在海外成功取得成功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因此许多同乡的族亲们也想到海外谋求发展。当时的中国移民对同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协助的传统精神，返乡者再度南来时都会把族亲们一起带出来。永春人出洋时所采行的“亲带亲、邻带邻”的模式，即是亲族移民模式的一种。也因此发展出聚族而居、同乡聚居的现像，并且催生了许多宗亲会馆组织的成立。

“馕单制”的移民制度是十九世纪闽粤地区的中国人南迁东南亚的最主要方式。

“馕单制”的产生是许多要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因为无能力支付出国的船资，于是由客头、帆船船长或劳工代理商先垫付所需费用，抵达目的地后先由雇主支付费用

¹⁸⁶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

¹⁸⁷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5。

给劳工掙客，签下賒单的移民们需透过劳务来抵偿原先所欠下的费用。并需做完规定年限的工作之后，才能恢復自由之身去选择新雇主。¹⁸⁸

1842年南京条中国门户的开放，正好遇上1834年奴隶贸易废除之后新大陆对中国苦力劳动的巨大需求。¹⁸⁹因而出现了由移民贸易演变而来的“苦力贸易”。苦力在被运送的过程中，基本人权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抵达东南亚的港口后被当作普通商品来转卖，暂时没有被卖出的就被囚禁于苦力馆(猪仔馆)。¹⁹⁰在东南亚华社的抗议下，经于华商与华人领袖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政府提呈请愿书之下，1880年才迫使海峡殖民地政府通过立法来全面遏止苦力贸易。¹⁹¹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的历史不长，宗族在马来亚扎根的时间尚短，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扬美郑氏在过番南来者身上，并无透过賒单制或被卖猪仔来到马来亚的案例。清同治元年(1862)开始出洋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都是自行担付旅费南来。因此，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抵达马来亚后，可自行选择落脚地点，不像賒单制下的移民在清偿债务之前，工作地点与工作性质完全受到雇主的支配。大部份南来

¹⁸⁸ 賒单制的中国移民待抵达东南亚之后先被转卖到雇主手中。这些雇主皆是需要劳动力来经营在群岛或邻近的马来各邦的种植园或矿场。雇主将这些移民们欠下的船资付给劳工掙客，并与这些移民达成口头协议或签订书面的合同，以劳务来补偿其债务。详见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4。

¹⁸⁹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6。

¹⁹⁰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5。

¹⁹¹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8。

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聚居于麻坡地区，并在后来完成了宗族的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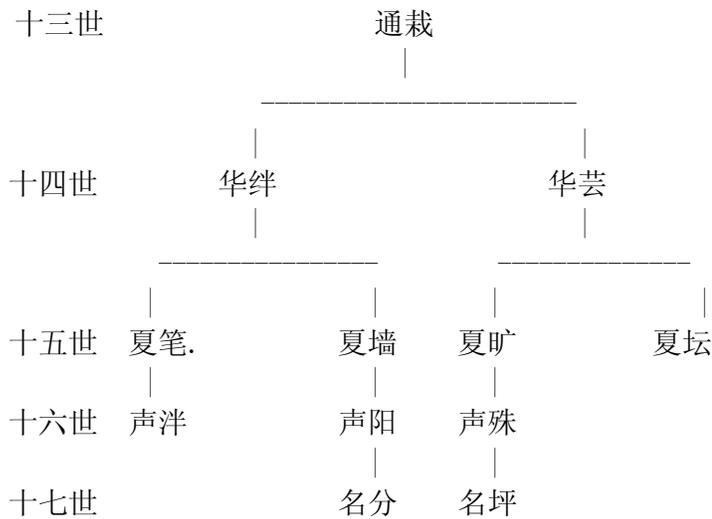
笔者从《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扬美郑氏 124 户族人的略传中整理出他们南来的方式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1) 只身南来，再返乡挈眷南来，(2) 随父母、或兄长南来，(3) 直接携眷南来。这三种迁徙方式均属于亲族移民的模式。初期南来者均是单身到马来亚，稍有收获即返回家乡，过些时日即再度南来。后来因往返两地废时耗旅费，于是有族亲开始携眷举家南渡。“后有夏旷者，以来来往，耗旅费，废时日，而且抛妻别子，太不合算，由是挈眷来南，开吾乡举家渡洋之先例。”¹⁹² 自此后，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者多携眷到来，宗族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份扬美郑氏族亲在南来之前因负担不起路费与船费，他们是透过已在马来亚的族亲协助下，才能离开祖籍地到马来亚谋生。在当时，一般是只要有人做担保或先垫付船费，中国移民就能远渡重洋到海外与亲人团聚。而许多扬美郑氏的家庭都是家中的男丁率先南来一段时间，再将留在中国家乡的家眷接过来。为了省下自己往返故乡的旅费，一般都委托祖籍地准备南来的族亲帮忙把家人带过来。另一种方式则是先找个准备南来的亲友做担保人，或者先行代垫旅费，待抵达马来亚后，这里的亲属再将费用付清。这种移民模式体现了族亲之间相互信任的深厚基础。

¹⁹²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4。

在扬美郑氏宗族的迁徙过程中，可发现“家族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早南迁者郑通栽(盖德堂)与郑华绊、郑华芸是父子关系。而后来郑华绊、郑华芸亦将下一代郑夏笔、郑夏墙、郑夏旷及郑夏坛从永春带到马来亚。之后仍有郑声泮、郑声阳、郑声朱、郑名分及郑名坪等第三代相继南来。这一家族的成员自 1862 年至民国时期数十年间，陆续由祖籍地往马来亚迁徙。整个家族南迁的成员与关系如下：

图 7：最早到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家族的系谱



郑通栽(盖德堂)除了将本身的家庭成员带来马来亚之外，亦将宗族成员郑通板、郑通柑引介来马来亚。后续跟随再过来的族亲有郑华猛(新福堂)、郑华同(第林堂)、郑华漂(第林堂)。其中郑华同和郑华漂为堂兄弟关系。随后，郑华漂之子郑夏湖、侄子郑夏受、侄孙郑声吕与郑声瓜，以及郑华同之子郑渊泉、郑夏主及郑夏粽等亦

到马来亚谋生。另外，同属第林堂子孙的郑华同和郑华漂的五服内亲属郑夏丹、郑夏琴、郑声彻及郑声孚也相继离乡南来。以上扬美郑氏的族亲在中国的家乡均属同堂号——第林堂的成员，这些南来者的关系图如下：

表 4：第林堂南来者的关系图

十一世	政佚响										
十二世	教佚仟				教佚佰						
十三世	通佚兰	通佚萍		通佚金				通佚针			
十四世	华粹	华侨		华觅		华漂	华御	华同			
十五世	夏丹	夏琴	夏芹	夏买	夏淮	夏湖	夏受	渊泉	夏主	夏粽	
十六世			声彻	声孚	声吕	声爪			丽生	声程	

注：以蓝色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正因为移民的先驱者将协助家庭成员及族亲出洋当视为本身的义务和责任，因而才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移民网络。笔者从扬美郑氏南来者的堂号、辈份进一步进行整理，发现类似第林堂的连锁移民方式也发生在其它堂号。各堂号的移民者之间关系图详见附件(三)。

第二节 南迁后的宗族结构与人口的分布与就业的情形

一 扬美郑氏宗族在麻坡的聚落的形成

(1) 扬美郑氏宗族抵达麻坡的最早时间

笔者从扬美郑氏族谱资料与田野调查中发现，扬美郑氏迁徙到海外者绝大部分到马来亚，仅有盖美堂的郑声困(盖美堂)一人到台湾。¹⁹³最早南来马来亚的郑通栽(盖德堂)于 1862 年抵达马来亚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Senggarang)镇，过后郑通栽返回中国福建的永春县介福乡，再将两个孩子郑华绊与郑华纭带到新加兰镇。郑华绊与郑华纭随后再返乡将他们孩子带过来，但最终只有郑华绊之子与郑夏墙继续留在新加兰，而郑华纭之子郑夏旷与郑夏坛则迁往麻坡北部的东甲(Tangkak)。¹⁹⁴从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扬美郑氏最早的落脚处是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而非麻坡。

麻坡的开发时间，根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发现，1884 年柔佛州天猛公(Temangong)¹⁹⁵依布拉欣把麻河的港契发给潮州人蔡大孙，其后蔡大孙又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¹⁹⁶委以建设麻坡之任务，麻坡才开始开发。而蔡大孙本身是潮州人，他招募了自己的同乡来麻坡参与开拓山林，以便种植胡椒、甘蜜等农作物。为了促进麻河中下游

¹⁹³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111。

¹⁹⁴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60。

¹⁹⁵ 天猛公为总督之意，为柔佛州当时的实际统治者。详见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年，页 66。

¹⁹⁶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年，页 68。(有关甲必丹的说明详见本论文第一章注 9。)

的开发，蔡大孙也在麻河两岸先后设置了二十个港，这些港主均是潮州人为主。¹⁹⁷



照片 19：1890 年麻坡大街街景

资料来源：摘录自何克忠：《香妃城话旧》，麻坡：南马文艺研究会，页 10。

清末同治年间，郑通裁及其孩子抵达马来亚后先在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落脚，那时候的麻坡仍未开发。而民国初年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大部份集中在麻坡地区谋生，主因是那时正逢扬美郑氏宗族自家乡向海外迁徙的移民高峰期，这段期间正好落在 1910 年之后麻坡地区成功大面积橡胶种植，割胶与种植橡胶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原先已在别处落脚的扬美郑氏族亲也陆续往麻坡地区迁徙。

扬美郑氏宗族最早到麻坡的时间，笔者从《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中所查询到扬美郑氏族人在麻坡地区去世的时间介于 1900 至 1909 年之间，证明扬美郑氏族人在麻坡落脚的时间应在 1900 年之前。族谱中有记载民国(1912)之前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中已在马来亚逝世者的去世时间与安葬地点的资料如下：

(1). 夏园(太高堂)，华润三子，生同治乙丑年(1865)四月廿四日亥时，卒光绪丁亥年(1887)

¹⁹⁷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68-69。

七月廿三日子时，葬夷邦吉隆坡。¹⁹⁸

(2). 夏堪(盖德堂)，字亲玉，华威之子，生同治丁卯年(1867)三月廿五日未时，卒光绪庚子年(1900)十月初一卯时，葬夷邦麻埠永春公司山处，坐向失记。”¹⁹⁹

(3). 夏陈(进宅堂)，字亲在，华杉养子。生道光庚戌年(1850)七月十七日寅时，卒光绪癸卯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巳时，葬夷邦东甲下地方。²⁰⁰

(4). 夏笔(盖德堂)，字亲梦，华绅养长子，生咸丰庚戌年(1850)月日时无考，卒光绪甲辰年(1904)十一月十八日午时，葬夷邦麻埠永春公司山处坐兼失记。²⁰¹

(5). 夏来(太高堂)，字亲绥，华郡养次子。卒光绪乙巳(1905)年四月初二日亥时，葬夷邦麻埠永春公司。²⁰²

(6). 夏令(德裕堂)，声秣之父，生光绪壬午年(1882)，卒己酉年(1909)，葬于玉射之原。²⁰³

上述的扬美郑氏族亲中，除了夏园以外，其它五人均葬于麻坡地区，而且去世的时间介于1900年~1909年之间。另外，在1906年完成的四修族谱当中，尚发现有8位迁徙到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去逝的时间介于1892年~1906年之间，唯并未注明安葬于何处，仅以“葬在夷地”表示，因此未能肯定他们是否也安葬在麻坡地区。²⁰⁴另

¹⁹⁸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6。

¹⁹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0~51。

²⁰⁰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2。

²⁰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49。

²⁰²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2。

²⁰³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170。

²⁰⁴ 有关扬美郑氏族亲名单如下(资料取自《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

- (1). 夏涌(泮山堂)，华梭之子，生于同治甲戌年(1874)，卒于光绪壬辰年(1892)。
- (2). 声胆(春夏堂)，夏饼之子，生于咸丰乙卯年(1855)，卒于光绪癸巳年(1893)。
- (3). 声市(盖美堂)，夏枫之子，生于同治己巳年(1869)，卒于光绪丙申年(1896)。

一方面，麻坡永春会馆早在 1894 年已经成立，而附属于永春会馆的永春私塾第一任塾师郑亲绣(德裕堂)即是扬美郑氏族人。²⁰⁵再加上 1900 年至 1909 年五位扬美郑氏族亲的安葬于麻坡地区，由这些证据显示扬美郑氏宗族在十九世纪末已在麻坡地区落脚。

(2) 扬美郑氏宗族在麻坡聚居的几个据点

“港主制度开发时期为 1835 年至 1917 年，前后八十年中，因柔佛各「港脚」而南来谋生，完全为了求生路而流入这里的华人，就大有蜂涌蚁聚之势。”²⁰⁶麻坡的开发与港主制度在麻河的实施造就了中国移民来到麻坡的机会。笔者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目前居住在利民达(Jementah)、东甲、武吉甘蜜(Bukit Gambir)及实廊(Serom)的扬美郑氏族亲，他们的祖辈在清末民初时就是在麻河河道的西北岸的利丰港(Sungai Mati)上岸²⁰⁷。目前居住在文林望(Belembang)的扬美郑氏宗族郑来发(春夏堂)表示，麻河靠近利丰港附近的文林望有个渡口，他祖父就从渡口上岸并在这里落脚。²⁰⁸众多扬美郑氏族亲最初到马来亚时大多数都在麻北郊区的文林望上岸，初时暂住族亲家里。离开文林望两公里的实廊二条(Serom 2)就在麻坡通往武吉甘蜜的路上，从那里至武吉

(4). 声泮(盖德堂)，夏笔之子，生于光绪乙亥年(1875)，卒于光绪辛丑年(1901)。

(5). 声杞(盖美堂)，夏笋之子，生于光绪丁丑年(1877)，卒于光绪乙巳年(1905)。

(6). 声茶(进宅堂)，夏执之子，生于光绪戊寅年(1878)，卒于光绪乙巳年(1905)。

(7). 夏琴(第林堂)，华桥次子，生于咸丰己未年(1859)，卒于光绪年间(1906 之前)。

(8). 声楫(盖美堂)，夏树之子，生于同治辛未年(1871)，卒于光绪年(1906 之前)。

²⁰⁵ 黄尧：《马星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2003，页 157。

²⁰⁶ 黄尧：《马星华人志》，页 157。

²⁰⁷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来发、郑清腴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41。

²⁰⁸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来发、郑清腴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41。

甘蜜十几公里的路上，目前就住着不少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这些扬美郑氏族亲的祖辈自中国南来时，均先在文林望暂居，辛勤工作数年有了积蓄后就陆续购置橡胶园，并迁往自己的橡胶园住下。也有族亲因先在文林望上岸，之后再辗转到别处发展而迁移到他处，诸如盖美堂的郑声荣，在文林望工作一阵子后即迁徙到麻河上游的老巫许(Durian Chondong)，最后才在利民达定居。²⁰⁹



照片 20：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在麻河北岸登陆的文林望渡口

随着麻坡地区陆路交通的发达，改变了麻坡地区的运输系统。文林望的渡口目前已荒废。

资料来源：笔者 2009 年 1 月田野调查摄于麻坡文林望。

1955 年，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进行过一次完整的族亲资料汇整工作，并编辑成《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从这本世系汇志的统计资料显示，1955 年总计 124 户的扬美郑氏族亲当中，有 50 户是居住在麻河北岸的文林望、实廊到武吉甘蜜一带。另有 37 户则分布于麻坡南岸的麻坡市区(Bandar Muar)、峇吉里(Bukit Bakri)、武吉巴西(Bukit Pasir)和巴莪(Pagoh)。²¹⁰文林望的地理位置坐落于是上述这些聚落的中心点。二十世纪初期，麻坡的陆路交通仍未全面开发，当时的麻河成为重要的运输路线，扬美

²⁰⁹ 老巫许(Durian Chondong)：麻河上游的渡口，为麻河实施港主制度时其中一个港口。

²¹⁰ 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人住宿地址均登录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郑氏抵马来亚时，经由文林望这个重要的登陆据点再逐步往外扩散。

民国以后，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开始激增。以当时交通不便，除非病故与意外之外，一般葬身地点与生前居住地点不太可能距离太远。扬美郑氏族亲在 1955 年前在马来亚总共已有 109 人去逝，其中 10 人为日军及“万惹”(Banjanese)²¹¹所残害，另 99 人在马来亚的去逝时间与葬身地点主要分布于柔佛(Johor)州，其中 63 人葬身处在麻坡地区，占了总数的六成以上。扬美郑氏族亲在清朝末年，明确记录安葬在东甲、实廊及麻坡地区者已有 6 人，²¹²透过扬美郑氏在各时期去世的安葬地点即可印证麻坡是扬美郑氏来马来后最早聚居地。

民国以后，扬美郑氏族亲安葬于麻坡区公冢的人数逐年增加，由表 5 可看出 1955 年前，扬美郑氏族亲逝世后安葬地点明显集中麻坡地区的东甲、实廊、武吉甘蜜、武吉巴西、峇吉里及巴莪(Pagoh)等地区。由《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资料显示，扬美郑氏宗族主要集中在麻坡县麻河北岸的武吉甘蜜、实廊及东甲地区。另外有少数散布在武吉巴西、巴莪及昔加末县的利民达、及柔南的笨珍(Pontian)县。

²¹¹ 万惹(Banjanese)；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支，很早即迁徙到马来亚。在马来亚曾为日军唆使对付华人。扬美郑族人当中有夏炉之妻及母亲庄氏于 1945 年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被万惹人所杀害。另名赤一家也遭遇不幸。那段时间正置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日军不时制造马来土人与华人之间的仇恨，假冒华人放火烧回教堂，又发放枪支给马来土人，因而许多华人遭到马来土人的攻击。笔者认为，扬美郑氏被万惹人所杀害之案例应与日军制造华巫之间的纠纷有关。有关日军挑起华巫裔之间的纠纷，详见《大战与南侨—马来西亚之部》，新加坡：民国三十六年，页 143 及页 155。

²¹² 参阅《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扬美郑族人生死日期及安葬地点。

表 5：1892 年至 1955 年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去逝时的葬身地点

去逝年份	1892~1910	1911~20	1921~30	1931~40	1941~55	未注明	小计
葬身地点							
东甲	1	1	3	2	5	2	14
实廊、武吉甘蜜	2		3	3	9	6	23
沙仑			1	1	7	1	10
巴口			1		1	5	7
巴莪					4		4
麻坡	3				1		4
巴冬						1	1
利民达				1	3		4
笨珍					1		1
永平					1	1	2
居銮					1		1
马六甲		1					1
巴生				1			1
摩立					1		1
万宜			1		1		2
太平			1				1
吉隆坡	1						1
新加坡		1					1
未注明	8				6	7	20
总计	14	3	10	8	41	23	99

注：红色数字表示义山所在地属于麻坡县范围。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扬美郑氏族亲南来后也出现在马来亚境内的再移民现象，一些族亲的安葬地点在麻坡一带，但他们下一代（也是从中国祖籍地南迁者）最终定居处却在别处，笔者认为这些扬美郑氏族亲是后来因工作关系而从麻坡迁居到外地去，几个案例说明如下：

(1) 郑华纳(新福堂)之葬身地点麻坡沙仑冢山，其子郑夏文与郑夏讫(新福堂)两兄弟

后来定居在雪州丹絨加弄。²¹³

(2) 郑夏满(金安堂)逝世于丙戌年(1946)，葬于麻坡沙仑之原。其子郑声煌迁居到

笨珍。²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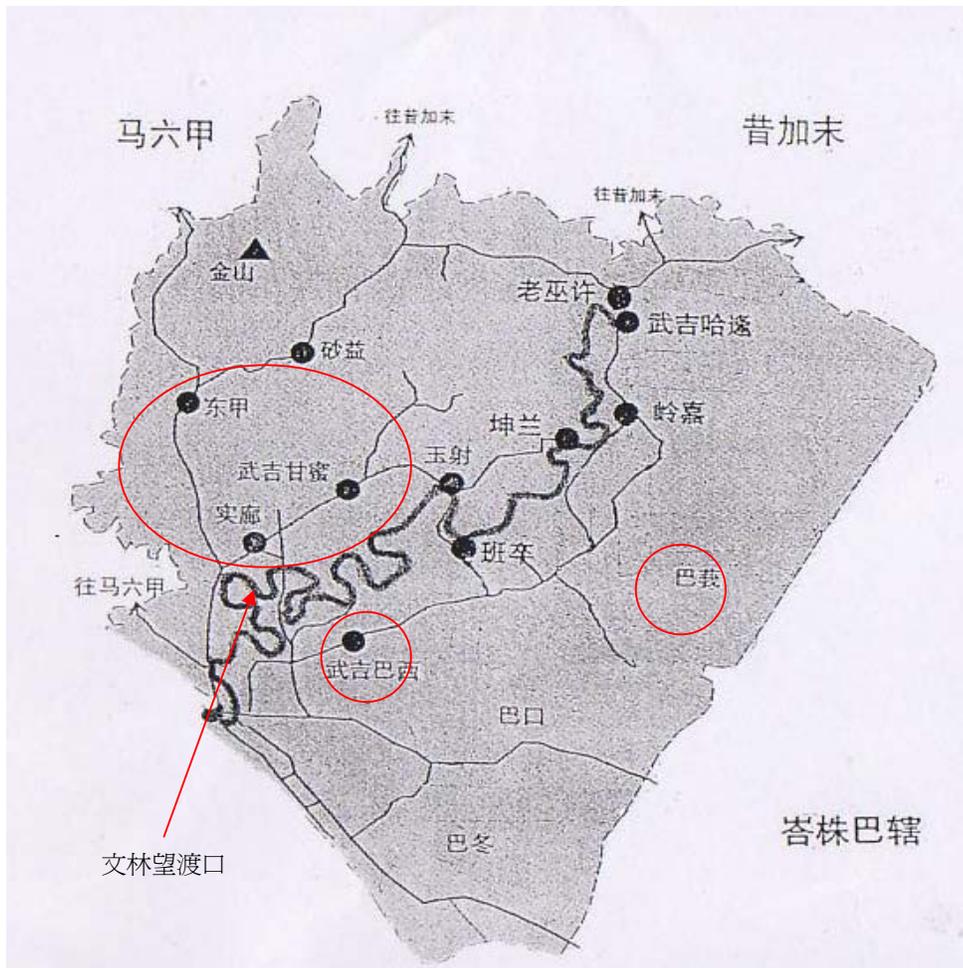
²¹³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76。

²¹⁴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168。

(3) 郑声诚(春夏堂) 卒于癸未年(1943)，葬于麻坡的沙仑冢山。其子郑双金(春夏堂) 迁往利民达。²¹⁵

(4) 郑华沙(第林堂) 卒于甲戌年(1934)，葬麻坡实廊三条顶之原。长子郑夏典回返中国故乡次子郑夏莲后来迁居永平、三子郑夏树则居住在马六甲。²¹⁶

图 8：扬美郑氏在麻坡地区的分布地点



注：图面取自星洲日报。

²¹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42。

²¹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74。

透过 1955 年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编纂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做的统计资料，当时分布于全马的族亲共有 124 户人家，总人数共计 955 人。²¹⁷ 其中共有 77.27% 的族亲集中在麻坡地区。在柔佛州麻坡以外地区占了 13.08%。在马六甲(Melaka)的南文真(Lubok China)46 人全部来自同一家族五服内的族亲关系，占宗族总人数的 4.81%。另外，在雪兰莪(Selangor)州也有 26 人，占总人数之 2.72%。其它地区则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2.09%。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后，原乡的房派、堂号等血缘性纽带已非宗族聚居的基础，就业因素才是左右宗族成员选择在何处落脚的关键因素。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最终目的，是为改善的生计，虽然在大部份的族亲群集在麻坡，但麻坡以外地区有更好发展机会，也会促使宗族成员进行内部再移民。

²¹⁷ 笔者按《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登录每一户家庭人数进行统计。

二 宗族成员的就业情形、互动关系，以及参与社会建设

(1) 就业的情形

麻坡自公元 1884 年开埠以来至 1920 年前后，其经济基础主要是靠甘蜜和胡椒的交易；在此时期中，潮州人可以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几乎垄断了胡椒和甘蜜的输出，同时也独占了麻坡的市场与一般日用品的经营。²¹⁸ 反观福建人，要在 1920 年橡胶产出激增后才开始在麻坡地区建立社群力量。²¹⁹

大批漳泉和永春帮的人马在 1910 年开始移入麻坡附近种植橡胶，导致 1910 至 1920 年的十年间麻坡的人口出现激增现象。²²⁰ 漳泉和永春的移民开始时都是穷困的开垦者，他们不辞艰苦的在“山芭”（未开发的丛林）开垦种植，大多数的永春人在原乡时期多半靠山林生活，因而到了马来亚后很快就能适应开发芭地的生活。橡胶种植在五、六年后开始产出胶汁后，麻坡的永春人的经济就逐渐有所进展。²²¹ 1920 年前是胡椒和甘蜜的交易时代，1920 年之后则成为树胶的时代，²²²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潮州人与福建人在麻坡的势力交替主因。

在麻坡引进种植橡胶的新事业之前，1897 年马来亚华侨陈齐贤在马六甲西北部

²¹⁸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6。

²¹⁹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6。

²²⁰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6。

²²¹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7。

²²²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6。

已成功试种橡胶树，这是马来亚境内大规模植橡胶的开始；1900年橡胶业陈氏又在麻河中下游的班卒(Panchor)购地 200 英亩种植橡胶，这是柔佛州境内的第一个橡胶园。1903年柔佛州政府鉴于橡胶种植确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于是下令强迫当地人民种植橡胶。²²³麻坡地区因较早接触到橡胶种植这行业，因而建立了快速拓展的优势。

在麻坡开始大规模种植橡胶之前，扬美郑氏族人于清末时期已来到麻坡，唯当时的麻坡尚未开发，扬美郑氏族人只能充当苦力或做点小买卖。扬美郑氏〈族侨旅外发展史〉记载道：“斯时麻坡一带，尚属榛莽草昧，故若辈之工作，皆为苦力，做积椰、赶牛车、经纪。”²²⁴扬美郑氏宗族于民国之后才陆续大规模往马来亚的麻坡迁徙，恰好遇上麻坡地区橡胶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割胶是麻坡地区最普遍也是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因而世代在中国以务农为生，没有特殊技能的扬美郑氏宗族抵达马来亚后，纷纷投入割胶的行业。介福乡五个宗族即是在先驱者的引介下，招纳了许多远在中国祖籍地的亲戚们也往麻坡迁徙。遵循着这种亲族移民模式，介福乡五个宗族到麻坡后很快地建立了各自的联系网络，并在后来成功完成宗族的重建。

根据扬美郑氏宗族 1955 年编纂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

²²³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61~63。

²²⁴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4。

统计资料，当时 124 位扬美郑氏族亲当中，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共有 83 位。²²⁵除了从事橡胶业上游割胶的粗活之外，有者更成为拥有大面积的橡胶园的大园主，除了雇用胶工割胶之外，还开设商行向进行胶片买卖，成为兼具中下游垂直整合功能的中盘商、出口贸易商。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扬美郑氏在麻坡胶业界创立采买胶片的商号有郑夏本(美扬堂)的裕源号、郑夏铨(凤阳堂)的永源号、以及郑友专(山面堂)的泉泰号。而郑华温(美仁堂)也在马六甲的南文真创立隆益胶店。²²⁶

根据李亦园在 1966 年从永春会馆取得的统计资料，麻坡地区永春帮拥有橡胶园超过一百亩的共计 21 位。²²⁷按照扬美郑氏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记载，当时旅居马来亚的所有 124 位族亲之中，居住在麻坡地区者拥有橡胶园超过 100 亩者已多达 5 人，即郑华看(对面堂)、郑夏铨(凤阳堂)、郑夏缔(美扬堂)、郑友甘(德裕堂)及郑声涓(金安堂)。而超过 50 亩者则有 5 位以上。²²⁸这些扬美郑氏族亲，赤手空拳从中国到来，胼手胝足从胶工做起，克勤克俭几年后先买下一两亩胶园，有了积蓄后再逐渐再购置更多胶园，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才成为拥有 50 亩以上的大园主。

²²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²²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

²²⁷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7。

²²⁸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77。

橡胶种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土地对南来的扬美郑氏的重要性，如同在原乡依靠在土地耕作获取粮食一样重要。割胶的工作与胶园的管理，一般不能离开住所太远。即使是原本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亲兄弟，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人购置胶园后造成兄弟分居在不同地点，因而宗族成员就不容易聚居在一起。

南来第一代扬美郑氏族亲的职业与居住地有一定的关系，诸如从麻坡迁徙至雪兰莪州北部接近霹靂州交界的丹絨加弄(Tanjong Garang)的郑夏訖、郑夏文(新福堂)兄弟以种稻、种植椰子为生。因为水稻和椰子是雪州北部的最主要的农产品。而居住在麻坡、马六甲地区者，除了少部份族亲拥有特殊技艺如修理针车、建筑工匠之外，以及少数几人以担任教师为业，绝大部份的扬美郑氏族人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不管是經商或擔任教育工作者，在經濟能力許可下，仍然购置胶园来增加收益。

1955 年居住在马来亚各地区扬美郑氏族人的人数与职业类别如下：

表 6：1955 年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散居地点与职业类别

1. 麻坡地区：麻河以北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巴莪 (Pagoh)	8	65	割胶
沙仑 (Bukit Pasir)	4	31	割胶
头条 (Jorak)	2	32	割胶
头条直落峇光 (Terbakong)	2	14	割胶
峇吉里 (Bakri)	5	43	园主
峇吉里路 (Jalan Bakri)	4	18	从商、园主
麻坡 (Muar)	12	83	从商、园主
小计	37	286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2. 麻坡地区：麻河以南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文林望(Belembang)	7	53	割胶
实廊七条 (Serom 7)	7	54	割胶
实廊二条 (Serom 2)	2	12	割胶
实廊六条 (Serom 6)	4	30	割胶
实廊巴力新(Parit Zin)	1	10	割胶
实廊 (Serom)	1	2	割胶
东甲 (Tangkak)	13	108	割胶
东甲木阁 (Tangkak Bokok)	2	21	割胶
武吉甘蜜 (Bukit Gambir)	14	157	割胶
百力浮莱(Parit Purai)	1	4	割胶
新邦里馬(Simpang Lima)	1	1	割胶
小计	53	452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3. 柔佛州其它地区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文律(Benut)	1	2	割胶
永平(Yopeng)	1	10	割胶
峇株白沙浮(Bukit Pasir)	1	11	割胶
峇株张厝港(Kangkar Senangar)	1	1	割胶
居銮 (Kluang)	1	4	割胶
居銮巴栳 (Kluang Paloh)	1	8	割胶
昔加末 (Segamat)	1	4	割胶
利民达 (Jementa)	5	50	割胶
笨珍 (Pontian)	6	35	割胶, 黄梨园工人
小计	18	125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4. 马六甲州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马六甲 (Melaka)	3	9	大园主
马六甲南文具 (Lubok China)	3	37	大园主
小计	6	46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5. 雪兰莪州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丹绒士拔(Tanjong Sepat)	1	2	种稻
扬米山	1	7	割胶
加影 (Kajang)	1	1	割胶
丹绒加弄(Tanjong Galang)	2	12	割胶
吉隆坡 (Kuala Lumpur)	1	3	从商
巴生 (Klang)	1	1	工艺
小计	7	26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6. 其它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比劳亚比	1	1	割胶
新加坡 (Singapore)	1	8	从商
不详	1	11	
小计	3	20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照片 21: 麻坡地区二战前售卖割橡胶用品的五金店

“树园”是“橡胶园”在闽南语的发音。由此可印证许多永春人、漳泉人在麻坡地区从事割胶工作。

资料来源: 笔者 2010 年 2 月田野调查摄于麻坡武吉巴西镇。

(2) 宗族间的互动关系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迁马来亚之后，因地理条件、就业因素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故乡，宗族聚居的情形已逐渐被打破，但血缘关系的纽带仍然具有连系族亲的功能，原乡文化仍被适度的保存与传承。虽然南来后原有的宗族组织未能完全从原乡移植过来，原乡的族规、宗法机制已不能继续被套用，但在涉及宗族成员的重大事务，族中具威望的长者仍然具有主持议事与扮演仲裁的角色。

在南来之前，扬美郑氏宗族里非常重视安排后继承香火这件事。一般上，华南宗族已婚者没有子嗣，或家中没有男丁，都会设法领养、或将族中兄弟孩子过继或纳为半子(双承子)。这是家族观念的影响下，家族内部重视血缘关系的延续所呈现的结果。²²⁹ 纵即使是未婚者，若不幸去逝，也可由本族中找到愿过继或双承的晚辈继承香火。而这些被领养、过继或双承者也有继承财产的权利。²³⁰ 原乡在一般家庭香火继承的制度，到了马来亚仍然继续被奉行。

郑名赤(露霫堂)一家因不幸遭万惹所杀害，²³¹所留下的遗产必须在族中和他的血缘关系最接近的晚辈来继承他的香火与遗产，而有资格继承郑名赤的遗产者还包

²²⁹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页 137。

²³⁰ 笔者田野调查中发现，扬美郑氏宗族的养子、螟蛉子、过继子均有继承家中财产的权利。唯在族谱中亲生之子及本族过房者于世系图内皆是殊枝，若螟蛉子则为墨枝。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 33。

²³¹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46。

括留在中国原乡的亲属。郑声杞(德裕堂)负责召集族中辈份高、较具威望的族亲在他家中议事,商讨如何进行族人郑名赤留下遗产的分配工作,以排解族中因争产而出现的纠纷。众人决议必须连系郑名赤在中国和马来亚的亲属,同时需审查争当郑名赤双承子者的辈份、年纪、以及与名赤的血缘关系,才来决定了名赤的遗产继承人,并且将有关决议纳入会议记录,以跟进财产处理手续。²³²这种跨越堂号、跨越房派的族中事务,能够顺利解决,显现宗族文化到了海外仍然对族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宗族间跨越房号互助的例子常见在扬美郑氏宗族的身上。郑声阳(盖美堂)其随其父在清末时期已在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居住一段时间,建筑工匠出身的郑华真(福林堂)於民国 10 年(1921)从中国南来初抵新加兰,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幸好得到族亲郑声阳的协助,替他安排在当地替人盖房子的工作,²³³生活才安定下来,一年后才将中国故乡的妻儿接来马来亚。

除了上述先来者对后来者对熟悉环境所给予的指引之外,扬美郑氏宗族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族亲再迁居的过程中亦起了很大的作用。福林堂的成员郑华真和其侄儿原本是散居在麻坡北郊的东甲、实廊、及麻坡东郊的沙仑。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原产品如橡胶和锡米价格低落,无

²³²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1977 年 5 月 31 日会员大会决议事项五。

²³³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61。

利可图，使到很多人都失业。²³⁴建筑工匠出身的郑华真与郑夏苑、郑夏雄父子三人，以及割胶为生的郑德春与郑夏日兄弟，顿时生活成了问题。所幸郑华真的侄子郑夏皆已在实廊九条(Serom 9)之巴力浮莱(Parit Purai)从事垦殖芭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散居在麻坡郊区的福林堂成员全都集到巴力浮莱的新芭里栽种粮食，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这是自福林堂十三世祖元核的子孙自民国初期南迁马来亚之后，再度重新聚居一处互相扶持共渡难关的时期。

在日据时期医药极度匮乏，郑夏苑之妻陈魁不幸因病去逝。在处理身后事方面，皆需靠家族内的自己人协助。郑夏苑的堂侄儿郑声谨透露：“苑婶去逝时日本时期根本没有棺木，我和泽水叔用钉木板当棺材，抬到二条顶公冢安葬，那个位子还在，在二条顶即实廊附近……”，²³⁵在最艰难的时刻，宗族内的近亲仍是彼此相互扶持的最重要力量。这种情谊是源自于在中国原乡就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近亲血缘关系。

日军走后，福林堂家族虽然又回到各自的落脚处，但仍然保持连系，逢年过节均会互相拜访，家族中有婚丧喜庆亦必前来协助，五服内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在福林堂家族间仍然发挥了它团结族亲的功能，体现出中国大家族的传统精神。福林堂成员之间的互动仅只是扬美郑氏宗族的其中一个案例。南来马来亚的族亲，若在原乡同属一个堂号，即表示有较为接近的血缘关系。在整个宗族组织进行重建之前，堂号是宗族

²³⁴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 3。

²³⁵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谨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08。

间的非常重要的连系基础。当然，各堂号当中均有本身的核心领导人物，一般上在同一堂号底下辈份与年纪最高者即是该堂号的大家长。扬美郑氏宗族后来能够推行跨越堂号的宗族活动，全赖各堂号较具威望的长者的积极号召旗下成员的参与。

表 7：福林堂南来后的成员居住处的分布地点

十一世	忠博												
十二世	天广						天交						
十三世	元核						通科						
十四世	华乳		华寻		华站		华真		华炒		华佃		
十五世	夏皆		洺水	德春	夏日	夏苑	夏雄	福山	夏上反	夏进	夏骋	夏起	
十六世	声流	声镛	声谨							声海		长江	
落脚处	实廊	实廊	笨珍	实廊	东甲	东甲	沙仑	沙仑	沙仑	武吉甘蜜	不详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注：以蓝色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西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照片 22：位于永春介福乡的福林堂祖宇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3) 参与社会建设 — 扬美郑氏族亲郑友专领导麻坡筹赈会之事迹

扬美郑氏抵达麻坡地区主要是在文林望登陆，之后就因工作关系即逐渐散居在

麻坡县的几个地区，日常活动范围不再像原乡时期局限在宗族境内，反之，则是很快速的融入在地社会、并参与了跨越宗族的活动。其中郑友专(山面堂)为这方面的典范。郑友专生于清朝光绪己丑年(1889)。自幼聪敏，其父郑夏舟为清朝太学生，叔父郑夏酒为清朝登士郎。²³⁶民国七年(1918)郑友专抵达麻坡，一开始到实廊“做芭”，继而开设杂货兼树胶铺，店名“振泉兴”。1924年到麻坡开设“泉泰号”，成为橡胶贸易出口商。郑友专在从商之余亦积极参与地方党团的活动。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麻坡直属支部执委、中华化南二校董事部常务监理、永春会馆历届交际主任、桃源俱乐部历届交际主任，并在中华公会及福建会馆要职。也是胶商研究社(麻坡华人胶商公会)创办人兼董事。²³⁷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后的一周内，在7月13日，由麻坡永春会馆召集永侨，组了一个“救济中国难民会”，并即日发动永侨募款运动。咄嗟间便募到叻币一万元，而于七月十五及十九日先后汇中华民国国币二万零三百五十元，交给中国中央财政部收储，这也是南洋华侨首批汇抵中国的义款。²³⁸郑友专(山面堂)因在麻坡永春会馆担任领导职务，七七芦沟桥事件暴发后，他出任麻坡筹赈会的常务委员及柔华筹赈会历届交际调查。²³⁹当时的麻坡郊区因为已开发大面积橡胶园，因

²³⁶ 扬美郑氏宗族历代祖先很少为官者，登士郎仅为清朝时期县政府底下的最小的官吏，《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4。

²³⁷ 林博爱等著：《南洋名人集传》，檳城南洋民史纂修所，1941，(没有页码)。

²³⁸ 何克忠：《香妃城话旧》，麻坡：南马艺研究会，1987，页61。

²³⁹ 林博爱等著：《南洋名人集传》，(没有页码)。

而已存在许多聚落，几乎每一个区都有筹赈会的负责人，其中有几位是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诸如当时在峇吉里路(Jalan Bakri)任教的郑逢时(美扬堂)担任峇吉里区筹赈会主席，²⁴⁰而郑夏泗(美扬堂)则负责文林望区筹赈会主席。²⁴¹南来后事业有成的郑声杞(德裕堂)，也不吝于在财务上对祖国抗日活动的支持。²⁴²

麻坡筹赈会有组织、有计划的募款，让武汉合唱团在麻坡各地演唱一星期的卖票成绩居然达到数十万元，打破新加坡和柔佛的最高纪录，这项成就轰动全马各地华社。当时的南侨总会和全马各家报纸因此而发表文章，把这项奇迹扩大宣传，麻坡因而获得“筹赈模范区”的称誉。²⁴³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郑友专对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已非常关注。在他写给当时留在中国永春介福乡的长子郑木水的书信上已提及：“现在咱祖国与日本大战经开始。连日战争甚热。咱南京政府宣布，将扬子江长江一带港口封锁，外船不准入口。不久汕头、厦门口岸定然封锁，寄信不能交通……。”²⁴⁴由信中可见郑友专仍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从“咱祖国”、“咱南京政府”这些用词当中可见郑友专在认知上仍以中国人自居，其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因而对日本侵华一事才会义愤填膺，义不容辞的参与麻坡筹赈会的领导工作。

²⁴⁰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4。

²⁴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清臆、郑来发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41。

²⁴²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136。

²⁴³ 何克忠：《香妃城话旧》，页 66。

²⁴⁴ 郑友专写给其长子郑木水的家书，见附件(四)。

中日抗战进入第二年时，南侨总会秉承中央的意旨，发动征募机工前往中国服务的运动。要招募机工回国需克服三大问题，一为经济问题，二为机工家属问题，三为机工自身的技术、学识和体魄问题。而身为麻坡筹賑会都一一将这些问题克服，一连征募了第三批机工。郑友专除了担任筹賑会的主任委员之外，也积极号召麻坡华社子弟加入南侨机工团队返回祖国支持抗战。扬美郑氏的一位族亲郑夏老(对面堂)本身的职业为司机，以行动响应南侨机工回国参与抗战的活动。²⁴⁵

日军之所以南侵马来亚的原因，是因为在入侵中国大陆期间，日军从“侨务档案”中发现，东南亚华侨是支持中国南京政府的最大“财库”，只有切断中国来自东南亚侨胞的捐款，才能使南京政府无法获得海外捐款支持。唯有发动太平洋战争，攻下东南亚国家，才能切断中国政府的后方源源不绝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日军觊觎马来亚丰富的资源亦是日本南进的主因，尤其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正是日本国内所欠缺的物资。

麻坡之华人在日军南侵后进行大肃清被屠杀得死伤最为惨烈，遭灭族诛家之横祸，也开创全国杀戮最高记录。²⁴⁶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友专(山面堂)一家九口，即在日军抵麻坡后遭到杀害。为麻坡华社当中因领导筹賑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的领袖当中，牺牲最大的家庭之一。²⁴⁷

²⁴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78。

²⁴⁶ 何克忠：《香妃城话旧》，页97。

²⁴⁷ 《永春文献》创刊号，台北：永春文献杂志社，1970，页44。



照片 23：郑友专生前与家人的合照

由左至右为郑名节妻、郑名节、郑友专妻、郑友专及郑名泰。

资料来源：郑木水长媳提供。

照片 24：郑友专于二战前寄给中国故乡长子郑木水的信笺



信笺外的地址为永春“四班”，即为介福乡较早地名（见第二章介福乡地名由来）。而“山面厝”为郑木水所住堂号。

资料来源：郑木水长媳提供。

照片 25：郑友专于二战前寄回乡的书信



资料来源：郑木水长媳提供。

(4) 参与社会建设 — 办学

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提到：“就马来西亚而言，华族在这里形成“有华人之处”为时甚早，大约在十五世纪初叶马六甲王朝始建后的一百年，华族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然而，华族从“有华人之处”到“就有华教”，却是一条漫长、曲折、艰辛的路子。以这么一批贫穷、慌乱及落后的人类，谁可以想象得到，竟会创造出一个个处处“就有华教”的梦境呢！”²⁴⁸而在马来西亚能够真正配得上处处有华教的地区则唯麻坡莫属。在马来亚独立前，在麻坡县就拥有 59 所华小。²⁴⁹麻坡的面积比马六甲略大，占地 2346.12 平方公里。公元 2000 年总人口数为 365,325 人，其中

²⁴⁸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页 19。

²⁴⁹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1999，页 173~176。

华裔占了约 40%，共 146130 人。以华裔人口计算，每 2476 人就有一间华小。每 39.76 平方公里就有一间华小。以当地华裔人口与华小数量来做衡量基准，麻坡的华小数量勇冠于马来西亚全国。从麻坡南部的峇吉里到北部的武吉甘蜜全长 30 公里的纵贯公路上左右两旁总共拥有 16 间华小，平均不到两公里就有一所华小，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罕见的景象。

麻坡地区最早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地区，也是全马橡胶园最集中的区域。割胶成为早期迁徙到麻坡的中国移民的主要谋生行业。由于橡胶种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容易形成零散的小聚落。因为交通不便，每一聚落的中国移民都会设法创办自己的学校提供下一代接受教育的需求。笔者认为，橡胶业的生活型态导致了麻坡地区出现了许多分散型的乡村聚落，也因此造就了麻坡郊区到处有华小的特殊现象。

马来亚独立后，麻坡县共有 59 所华小和 2 所独中，而扬美郑氏参与了 11 所学校的建设与创校后的教学工作。那些参与办学的扬美郑氏族亲，大都是在当地扎根已久、并且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扬美郑氏宗族不约而同的在不同地区的华小做出贡献，并非一种有默契的推动华文教育，而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建设的一种结果。

麻坡北郊区的实廊到武吉甘蜜新村为扬美郑氏宗族的聚居地。在这段十公里的路程，在民国时期就已建立了中华、真如、启贤、三育及建国等五所华小。其中三

育华小是由郑声杞(德裕堂)独资创办的小学。²⁵⁰初期的校舍即建在新邦里马(Simpang Lima)郑声杞所拥有的胶园的里。麻坡永春会馆于1899年所创办的永春私塾第一任塾师郑亲绣即是郑声杞的父亲,郑声杞对教育的重视或深受父亲的影响。三育华小首任校长为郑声杞的弟弟郑声衷(德裕堂),在南来之前是扬美郑氏宗族在原乡的族长,1926年至1930年负责掌校。²⁵¹另外,郑声杞和郑声衷之堂弟郑声抹(德裕堂)亦于1940年在校任教。

此外,真如小学的校地是由郑夏叟与郑夏纯(东美堂)兄弟所损献。²⁵²郑夏本(东美堂)1950年代则担任麻坡中化中学及实廊中华二校的董事。²⁵³另外,郑夏益(东美堂)负责中华小学的建校基金的筹募。值得一提的是,郑夏叟、郑夏纯及郑夏本为兄弟关系,郑夏益与前三者为堂兄弟关系。

武吉甘蜜的建国小学与扬美郑氏的渊源,在於郑夏缔(美扬堂)、郑友名、郑友万及郑声合均在马来亚独立前担任学校董事。²⁵⁴而民国初期毕业自上海大夏大学的郑夏聘(福林堂)出任创校副校长,并且为建国校歌谱写歌词。在建国学校执教了18年才退休后出任学校董事。²⁵⁵郑华看(对面堂)1937年在麻坡郊区峇吉里路创办了培

²⁵⁰ 《三育华小校史》, (没有页码)。

²⁵¹ 《三育华小校史》, (没有页码)。

²⁵² 郑夏聘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42。

²⁵³ 郑夏聘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28。

²⁵⁴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 1999, 页49。

²⁵⁵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 页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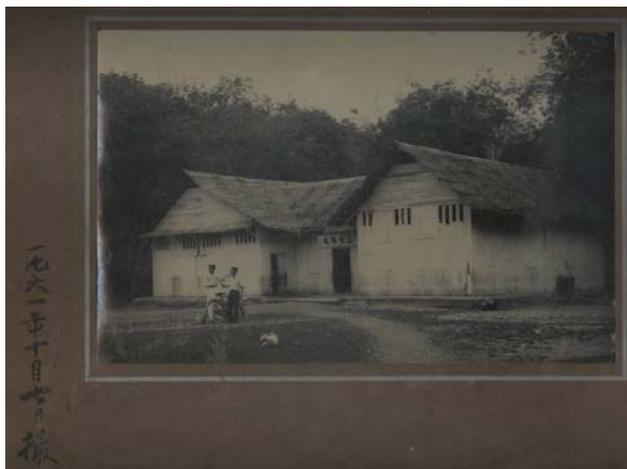
才小学，并请来族亲郑逢时(美扬堂)任教。除此之外，数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也担其它华小、独中的校董职务。

照片 26: 郑声杞夫妇的合照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

照片 27: 三育华小建校初期的校舍



资料来源:三育华小董事会。

表 8: 三一华小历任教员名单

姓名		性别	籍贯	資格	履歷	職務	到校日期	離校日期
一	鄭友和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	蘇地生	男	福建	劍橋九號位		教員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三	鄭廷綱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教員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四	鄭錦漢	男	福建永春	日本明治大學畢業	福建中華學校教員	校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五	鄭應昌	男	福建永春	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六	陳東漢	男	福建永春	廣東中山大學	竹廊中華學校校長	校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七	林東賢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八	陳文溪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九	唐景生	男				教員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十	阮如蓮	女				教員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五日
十一	鄭聲抹	男	福建永春	海墘中華學校初中部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二	貝惠春	女	廣東潮安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三	黃玉香	女	廣東潮安	蘇德化南女校初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四	李若玉	女	福建永春	蘇德化南女校初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五	薛曉嵐	男	廣東潮安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六	梁進益	男	福建永春	福建中華學校初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七	林啟明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八	劉正玄	男	福建永春	蘇德化中學高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十九	李玉照	男	福建永春	蘇德化中學高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廿	劉惠貞	女	福建永春	蘇德化中學高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廿一	劉妙才	男	福建永春	蘇德化中學高中畢業		教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廿二	林國棟	男	福建永春	高中華學校教員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廿三	李文行	男	福建永春	高中華學校教員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

资料来源:三育华小董事会。

注: 郑友和(首任校长 1926 年 1 月 15 日到校, 1930 年 12 月 14 日离校。)
 郑声抹(首任校长 1940 年 1 月 15 日到校, 1940 年 7 月 14 日离校。)

照片 28： 翻建后的培才小学



资料来源: 笔者 2010 年田野调查摄于麻坡。

表 9： 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参与办学的事例

No	学校名称	地点	创校年份	备注
1	永春私塾	麻坡市	1899	1. 郑其绣受聘为第一任塾师。
2	中华化南	麻坡市	1912	1. 中华化南为中化中学前身，中华为男校，化南为女校。1939 年因教室不足，郑友专担任董事，主导增建九思楼。中化后来再发展为五所小学及一所独中。
3	培才小学	峇吉里 5 英里	1938	1. 郑华看为创校人。 2. 郑洪水(华看之子)担任董事。
4	三育小学	新邦里毛	二战前	1. 郑声杞独资创校。
5	真如小学	实廊七条	1937	1. 郑夏叟 2. 郑夏纯(董事会财政)联合献地建校。
6	建国小校	武吉甘蜜	1947	1. 郑夏缔创校时捐建教室一所，并担任董事 20 余年(1947~1965)。 2. 郑友名担任董事(1957)。 3. 郑友万(友名之兄长)担任董事(1947~49)。 4. 郑夏聘担任董事(1953~1955)，1947 创校以来至 1965 年在校任副校长。 5. 郑声合担任董事(1949~1955)，董事会财政(1958、1964)。
7	中华小学	实廊 3 英里		1. 郑夏益劝募建校所需资金。
8	训蒙小学	巴莪		1. 郑君拔出任董事长。
9	中山小学	巴莪老港		1. 郑逢时担任董事。
10	培华独中	利丰港		1. 郑友名担任董事(1950 年代)。
11	中化独中	麻坡市		2. 郑夏本(1950 年代)出任董事。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第三节 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族人去留的抉择

与截然不同的历史际遇

扬美郑氏于清末时期最早期的南渡者，并无在马来亚长久住下的打算。进入中华民国初时期，地方治安不靖及社会经济恶化，形成一股往外迁徙的重大推力。抵达马来亚之后，逐渐适应了当地社会的发展步伐，再加上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已不再执着于落叶归根的想法。当南来者发现留在马来亚较原乡容易谋生，愿意回乡者的人数开始剧降。在比较两地生活的条件之后，落地生根反而逐渐成为扬美郑氏族人的共同选择。

笔者根据《扬美郑氏族谱》、《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以及综合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整合，发现 1955 年前从中国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的男丁实际上共有 233 位，²⁵⁶较《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记录在案的 124 位将近多了一倍。根据统计资料，在所有扬美郑氏南迁者当中仅有 36 位选择回返故乡，而返乡后再度折返马来亚者则有 19 人之多，大部份族人皆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以下分别就返乡的因素与南迁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返乡：落叶归根与政治因素

在扬美郑氏 36 位返乡者当中，笔者透过田野调查与族谱资料来针对他们返乡的原因进行考证，综合起来这些扬美郑氏族人返乡的理由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为纯

²⁵⁶ 笔者根据《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中扬美郑氏各族亲父母生卒日期与安葬地点进行考证。

粹只来谋生，未打算久留。第二类为因政治因素而被迫返乡。第三类留守祖业或其它因素而返回祖籍地。

表 10：第一类型返乡者：只谋求发展机会，并未打算久留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返乡要因
1	通栽	第十三世	盖德堂	维添	1862 年即来马, 为最早出洋的扬美郑氏族亲, 出外目的为谋生, 未打算久留。
2	华绊	第十四世	盖德堂	通栽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3	华芸	第十四世	盖德堂	通栽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4	夏墙	第十五世	福兴堂	华绊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5	夏旷	第十五世	福兴堂	华芸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6	夏坛	第十五世	福兴堂	华芸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7	声阳	第十六世	福兴堂	夏墙	随父来马来亚, 1931 年回乡。
8	声殊	第十六世	福兴堂	夏旷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9	名分	第十七世	福兴堂	声阳	随父来马来亚, 1936 年回乡。
10	名坪	第十七世	福兴堂	声殊	随父来马来亚, 未打算久留。
11	华佃	第十四世	福林堂	通科	南来谋求发展机会, 未打算久留。
12	其绣	第十五世	德裕堂	华窗	未打算久留, 曾任麻坡永春会馆私塾老师。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上述十二位扬美郑氏族亲之中，除郑华佃和郑其绣之外，其它十人均来自同一家族。郑通栽最早在清同治壬戌年(1862)已抵马来亚，是扬美郑氏出洋的先驱者，除了回乡把孩子带来马来亚之外，也将其它族人引介到马来亚谋生。郑华佃和郑其绣两人均是扬美郑氏宗族在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修族谱的执笔者，曾数度往返马来亚和永春之间。郑其绣在麻坡永春私塾的第一位塾师。²⁵⁷

²⁵⁷ 郑昭贤：《中化足印》，（没有页码）。

表 11：第二类型返乡者：因政治因素而返乡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回乡原因
1	夏泗	第十五世	美扬堂	华热	日本侵华期间麻坡筹赈会北区主席，因日军占领马来亚而变卖产业回返故乡。
2	夏皆夫妇	第十五世	福林堂	华乳	长子声流为马共柔北区书记，恐受连累才返乡。
3	声缪之妻	第十六世	福林堂	夏皆	夫婿声流为马共柔北区书记，恐受连累才返乡。
4	声爪	第十六世	福林堂	夏淮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5	声寅	第十六世	露霏堂	夏娟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6	边来	第十六世	美仁堂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7	声口	第十六世	东美堂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8	春瑞	第十八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9	声体	第十六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0	夏共	第十五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1	复兴夫妇	第十七世	双美堂	声耸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2	名纳夫妇	第十七世	带草堂	声垦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3	名引	第十七世	进宅堂		本身为马共成员，被英殖民政府通缉。
14	发金	第十七世	福林堂	夏±反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在日军侵占马来亚时期，新马华人社会的马共份子因在城市地区无法立足，而退居丛林中组成一支称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队伍”，对日本人展开游击战。²⁵⁸郑声缪南来后以割胶为生，因所住的胶园就在森林附近，无可避免的经常接触到已走入森林的马共成员。郑声缪是在被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加入马共。郑声缪的妻子在受访时说道：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新芭的旁边，经常都有马共成员进出，也多次被要求提供食物给他们。如果不合作，生命财产将受到威胁。当时家里三、四个孩子还小，我们也没有反抗能力，只好顺

²⁵⁸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 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1982，页 357。

从对方。因为耳目众多，也有人去通风报信，不得已之下就走入森林成为马共的一份子”。²⁵⁹

郑声缪的妻子表示，他先生加入马共之后不久，即在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的紧急法下被通缉。²⁶⁰郑声缪的父亲郑夏皆还因此被英殖民地政府官员扣留，要郑声缪自首来做为释放他父亲的交换条件。结果郑声缪因为挺身自首换取他父亲的自由。而其家人倾家荡产才把他赎出来，但不久后英殖民政府又再次要逮捕他。²⁶¹

英殖民地政府官员经常到他们在巴力浮莱的家中进行搜查郑声缪的行踪，过程中经常在言语上对郑声缪的家眷做出恐吓。即便是发现地上放置一些蕃薯，也会被怀疑是否准备用来支援马共份子。搜查队经常半夜上门突击检查，床上棉被件数成为被盘问的重点，一般上搜查队一上门就会用手探测床铺的温度，同时也会点算房子里有住着多少人。在盘问过程中如果回答慢一些，甚至会对方掌掴至流鼻血。最后烧掉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失去安身之所。因不堪被骚扰与威胁，深感继续留在马来亚已无安全感，郑声缪的妻子和家翁家婆(郑夏皆夫妇)不得已唯有选择踏上返乡之路。²⁶²

²⁵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缪妻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76。

²⁶⁰ 英殖民地政府于 1948 年 6 月 18 日宣布紧急法令，赋予执政者逮捕、扣留和驱逐涉及共产活动的人士。参见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华人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2005，页 24。

²⁶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缪妻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77。

²⁶²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缪妻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280~281。

郑声缪是相当活跃的马共成员，关于他在马共柔北区分部的职务，其三子郑名井受访时透露，他父亲的职位是马共的区书记，相当于分部的最高领导。²⁶³郑声缪的家人于1948年回返中国的祖籍地之后，他本身仍继续在柔北区的森林里活动，但最终不幸于甲午年(1954)被部下出卖而被英殖民政府处决。²⁶⁴

扬美郑氏祖籍地的宗亲们向笔者透露，他们的族亲之中具马共身份者除了郑声缪之外，尚有郑名引(进宅堂)。郑名引之子郑震文在受访时说道：“1948年因为他参加马共而被英政府追捕才逃回来。那时他已经45岁了。他说好几次都死里逃生，在被英殖民政府追捕的过程中，曾经跳入古井，差点连命都没有。”²⁶⁵郑名汭(露霏堂)是在紧急法令后才返回故乡，他在利民达的侄子郑震亮透露道：“他1950年回去，那时我还小，他的资料我不太清楚。要移民前他就回去了……他一方面也是害怕。那时候大家都害怕。顾这边也不妥，顾那边也不妥。”²⁶⁶现居于扬美郑氏祖籍地介福乡的郑金表(带草堂)亦提及郑名汭夫妇是和另一位族亲郑声寅(露霏堂)一起回乡的。²⁶⁷

在1948年被迫回乡的其它扬美郑氏族亲，被英殖民政府怀疑是亲共份子者尚有郑声爪(福林堂)、郑声口(东美堂)、郑边来(美仁堂)、郑声体、郑春瑞、郑声共、

²⁶³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名井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73。

²⁶⁴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转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47。

²⁶⁵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震文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84~285。

²⁶⁶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震亮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37。

²⁶⁷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金表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55。

郑复兴夫妇(双美堂)及郑发金(福林堂)等人。²⁶⁸此外,留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郑夏土反(福林堂)和郑夏鴈(进宅堂)因被英殖民政府怀疑和马共有连系而拘留在集中营,唯最后均被释放出来。²⁶⁹

表 12: 第三类型返乡者: 为留守祖业及其它因素而返乡者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返乡原因
1	文辉	第十七世	德裕堂	声杞	奉父命回乡读书。
2	木水	第十七世	山面堂	声阉	奉父命回乡看守祖业。
3	夏鄂	第十五世	对面堂	华炳	因地方动乱而回乡。
4	夏苑	第十五世	福林堂	华真	返乡续弦, 已办妥再度来马手续, 因名字与马共份子相似而不得入境。
5	夏典	第十五世	第林堂	华沙	不详。
6	夏党	第十五世	泮山堂	华帕	不详。
7	培英	第十六世	东美堂	夏本	不详。
8	夏练	第十五世		华开	不详。
9	声金火夫妇	第十七世	东美堂	夏添	不详。
10	声芬夫妇	第十六世	新福堂	夏莲	回乡途中到海南岛落户。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民国时期, 大部份扬美郑氏族亲南来之前, 在家乡已经拥有产业, 远渡重洋原本只是为了暂时迴避紛亂的局勢, 待时局稳定后要再返乡定居。這段期間不少南渡者将年迈的父母留在家中, 自己携带妻儿到南洋谋求发展。诸如郑友专(山面堂)1916年南来一段时间后事业发展得很成功, 因年迈的母亲仍然留在老家, 因而命长子郑木水返乡照顾祖母的起居与看守田产。在马来亚的郑友专不时与长子保持书信的往

²⁶⁸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 36。

²⁶⁹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页 22 与页 36。

来，并且经常汇钱回乡。²⁷⁰另外，郑声杞的长子郑文辉(美扬堂)则是因父亲要他回乡求学才返乡。

郑夏苑与郑夏雄兄弟俩在 1922 年随母林汀来新加兰和父亲郑华真团聚。郑夏苑的妻子陈魁于日据时代 1943 年病逝。日军投降后，郑夏苑奉母命回乡续弦。原本已准备再度到马来亚与母亲团聚，就在入境手续也已办妥之即，却遇上英殖民政府大肆搜捕马共组织成员，郑夏苑刚巧和被通缉的马共成员同名，因恐抵马来亚后遭遇无枉之灾而未成行，直至 1975 年去世时仍未能完成南渡的心愿。²⁷¹

除此之外，郑夏鄂居住在居銮巴洛(Paloh)，因地方动乱而将子女留给发妻看顾而独自回乡。²⁷²郑夏典独自回国，留下两位弟弟郑夏莲和郑夏树在马来亚。郑培英、郑金火、郑声芬也是离开父母和兄弟独自返乡。

二 落地生根：国际政治变化与国籍认同

一些族亲南来后曾经再度返回家乡，最后仍然选择来到马来亚扎根。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一类的扬美郑氏族亲中共计 19 位。这些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最终选择在马来亚重建家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²⁷⁰ 郑友专写给留在故乡的长子的家书，参见附件(四)。

²⁷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62。

²⁷²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82。

1. 两地谋生条件的悬殊差距：

郑声谨(福林堂)很小的时候即由父母带来马来亚，后来返乡后发觉谋生的艰难，才重新来马来亚谋生。他回忆道：“在介福除了种田，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再来只能卖碗，地方实在太偏僻。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早已住在那里，不得已才在那边生活……”²⁷³另外，声谨之小叔婆林汀(郑华真之妻)1947年回乡后，也是因难以忍受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1954年又从中国再度南来。林汀之媳妇林来英说道：“我家婆1947年她再度回返中国大陆。随后我大伯(郑夏苑)于1948年回乡续弦，我家婆原是要留在家乡看顾孙子，但过后中国大陆沦陷在共产党手中，在公有制下粮食是用配给的，生活相当困苦，我家婆说有些时候一天只分得一个包子，在那边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向共产党申请再次到马来亚。当时的条件是要南来者必须在马来亚有财产，我家婆当时在这里有屋有橡胶园，加上我二伯和我先生都在这里，因此她的出国申请被中国政府批准。1954年她离开中国后就不曾再回中国。”²⁷⁴像林汀是共产党掌政后才离开中国的例子，在扬美郑氏宗族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2. 躲避地方匪乱，与土匪结仇，不再回乡。

不少扬美郑氏族亲南来后有所收获即返乡置产，原打算留在家乡终老。但因民国时期地方土匪太猖獗，有些族亲因反抗土匪而与之结怨，为了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只好逃往南洋生活。郑夏骋(福林堂)原已在马来亚谋生，因其长兄夏笑被土匪所杀，为报兄仇，毅然返乡与土匪搏斗近一年才回到马来亚。²⁷⁵另外，郑夏

²⁷³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谨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11。

²⁷⁴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林来英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23。

²⁷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56。

活(德裕堂)返乡后因不堪地方治安恶化而再度南来。

3. 基于个人因素而返乡，包括与亲友失和、返乡完婚：

扬美郑氏宗族的各堂号下均住着好几户人家，因而难免产生磨擦。有些族亲因父母早逝，回乡后因不堪寄人篱下之苦而南迁，如郑德春与郑夏日兄弟(福林堂)。亦有族亲因家中已订定婚事而返乡完婚后再南渡，如郑夏雁(进宅堂)。²⁷⁶

表 13：扬美郑氏族亲曾返乡再南来者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再度来马原因
1	华跻	十四世	草美堂	通窍	已在马来亚置产。
2	华解	十四世	草美堂	通北	来马经商。
3	林汀	十四世	福林堂	元核	因子女均在马来亚，返乡为照顾年迈家婆。家婆过逝后即再南来和子女团聚。
4	夏活	十五世	德裕堂	华窗	躲避地方土匪作乱。
5	夏鴈	十五世	进第堂	华燕	返乡完婚，再携眷南来。
6	夏超	十五世	美扬堂	华墨	已在马来亚置产。
7	夏骋	十五世	福林堂	华佃	报兄仇完毕即再来马执教鞭。
8	夏老	十五世	泮山堂	华金回	以南侨机工身份回中国，抗战后再回来。
9	德春	十五世	福林堂	华站	父母早逝，生活困苦，南来另谋发展。
10	夏日	十五世	福林堂	华站	父母早逝，生活困苦，南来另谋发展。
11	夏纯	十五世	金美堂	华峤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2	福山	十五世	福林堂	华真	随母林汀返乡，再随母南来。
13	声谨	十六世	福林堂	夏皆	因谋生困难，返乡一年余即再过来
14	声末	十六世	美扬堂	夏泗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5	声溱	十六世	美仁堂	夏侨	聘娶妻室。
16	清泉	十六世	金美堂	夏纯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7	声遣	十六世	金安堂	其绣	因谋生困难，返乡后再过来。
18	声孚	十六世	霞阙堂	夏芹	时局变迁，遭匪祸，再南来。
19	声衷	十六世	德裕堂	其绣	宗族族长，国民党地方领袖，被共产党通缉。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²⁷⁶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36。

第四章 落地生根后原乡文化的传承与宗族组织的重建

民国之后的扬美郑氏宗族南迁者已开始有计划的将家眷一起接过来，并开始马来亚置产、建立人脉与拓展事业。在中国的政局剧变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共产党上台后社会体制的改变，大部份旅居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人都选择落地生根。当然，中国故乡当时的谋生条件的艰难，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加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对中国移民的居留采取宽松的政策，也间接促使扬美郑氏族亲对这块土地的认同，更于 1968 年在这块土地完成宗族组织的重建。²⁷⁷

扬美郑氏自 1862 年开始从中国南来后已超过一个世纪，²⁷⁸因地理环境与社会因素的不同，宗族已由在原乡的聚居型态转变为散居型态，但并无阻原乡的宗族文化持续在马来亚进行传承。

各家各户为新生子女取名时沿用族谱上来做为字辈谱的〈昭穆系统〉，²⁷⁹以维系“辨尊卑、序长幼”的文化传统。同时，原乡的宗教信仰文化亦伴随族人的南迁被移植到马来亚，各族亲均在家中敬奉宗族守护神王大元帅。再者，堂号，也做为南来者血缘亲疏关系辨识依据，成为凝聚族亲的重要基础。各堂号的南来者均有其领导者，辈份低者一般均服从辈份较高者的旨意。南来的第一代建立起马来亚的族亲和祖籍地的族亲沟通联系的桥梁，让海外族亲和原乡的亲戚的情感认同得以延续。

²⁷⁷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页 1。

²⁷⁸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7。

²⁷⁹ 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福建许多家庭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度。〈昭穆系统〉即是做为家族成员取名时参照的字辈排行谱。

因各家各户仍保存原乡宗族文化的特质，在没有原乡文献资料的情况下，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宗族在族亲们通力合作下，于1955年完成了《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编纂工作。1968年更在宗族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做基础，应用原乡的信仰文化的资源，整合族亲力量来进行马来西亚的宗族寺庙锦峰宫与扬美郑氏公所的创建，完成了扬美郑氏在海外重建宗族组织的壮举。

〈昭穆系统〉、原乡堂号、南来族亲资料汇整而成族亲世系汇志的编纂、以及族神的敬奉与宗族寺庙的创设，均是扬美郑氏宗族原乡文化的体现，也是海外的汉人宗族组织完成重建的重要基础依据。

扬美郑氏宗族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是中国移民到马来亚落地生根的一个凭证。透过扬美郑氏宗族南迁后的发展轨迹，可窥探到中国移民到此扎根后的生活情形。扬美郑氏宗族南迁后，仍然与原乡的宗族组织保持连系。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长时间未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导致原乡与马来西亚族亲的关系出现转变，尤其年长者与新生代对大陆族亲的互动关系亦出现明显差异。在两地政府开放探亲后，中马两地的扬美宗族关系进行重建的同时面对着矛盾的浮现，但也为海内外宗族的合作模式开拓了新的契机。

第一节 扬美郑氏原乡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一 突破空间与时间约束的〈昭穆系统〉

福建的族谱是在“溯其源、分疏戚、序尊卑”的动机驱动下于明代以后才普遍出现。²⁸⁰扬美郑氏于明朝景泰年间开基，至嘉靖五年进行立谱，迄今已繁衍至二十一世，宗族的谱系仍然可清洁追溯。扬美郑氏宗族南迁马来亚后，子孙的命名仍依据族谱中的〈昭穆系统〉做为辈份排序。可见以强调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族谱，用血缘的纽带把族人联结在一起的功能，在族人离开祖籍地移居海外后，仍然发挥它的作用。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南来的闽粤籍的郑姓人氏不计其数，即使祖籍为永春者，来自不同乡里的郑姓宗族已有整十个之多。乃至同样来自介福乡，除了扬美郑氏宗族之外，还有另一个紫美郑氏宗族。因此，源自族谱的字辈谱便成了辨识族亲关系的重要依据。扬美郑氏南来的族亲以字辈谱排行第十五世的“夏”字辈与排行第十六的“声”字辈为主，按照1955年登录的族亲资料，当时的“夏”字辈族亲总共有53人，仅7人没按字辈谱命名。而声字辈的族亲共有51人，没按字辈谱命名者有11人。²⁸¹而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与第三代，超过百份之九十仍然按照族谱的昭穆系统之排序来取名。有些族亲于二十岁之后还加取个“字”。这样的习俗是源自中国原乡的成年加冠礼。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一段时间之后，因工作地点不同而散居在麻坡的几个地区。当时通讯不发达，宗族成员间保持连系的对象仍然局限于同一段时间离乡到麻坡地区的

²⁸⁰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42。

²⁸¹ 笔者所做的统计分析数据，资料来源参见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麻坡：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编委会，1955。

族亲。由于大部份族亲在原乡时期彼此已经认识，南来后宗族身份的辨识并不成问题。但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宗族人口不断增加，不同堂号者因年龄差距的关系，因而出现了新生代与年长者互不相识的情形。此时，宗族的〈昭穆系统〉成了族亲们追溯与确认宗族关系最简易的辨识工具。

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族亲，彼此关系的建立可经由身份的探询结果而获得加强，而这种身份确认的步骤一般是循序渐进由外往内逐步展开的。一旦知道对方和自己来自同一宗族之后，接下来就会继续确认来自原乡的那个堂号、以及近祖是何许人？中国人习惯将祖先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来拉紧彼此的距离，这不仅是有利于人脉的开拓，也是对先人一种尽孝思的体现。散居于雪兰莪、柔佛及马六甲居各地，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纵即使是初次见面，亦能判定对方的辈份高低。目前辈份最低者为第二十一代的“民”字。辈份最高者为第十五世的“夏”字。族谱中的名字排行制度，不仅使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上下伦序关系分明可辨，而且还有助于联络不同区域内的同宗远支的血缘感情。²⁸²

〈昭穆系统〉具有促进宗族认同的功能，对族人的团结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南来后宗族成员不再像原乡聚居一起，甚至散居于马来亚的不同州属，有者则再移民到外国，但宗族在原乡族谱的〈昭穆系统〉却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持续在海外的扬美郑氏的家庭进行传承，让宗族的血缘关系的纽带仍然可清楚辨识。

此外，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马来西亚与永春的祖籍地，扬美郑氏族亲见面时，在称呼上存在着特定的冠词。辈份较低但年纪较大，对辈份高者的名字后再冠个

²⁸²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49。

“叔”字来称呼。而辈份较高但年轻者，对那些辈份较低但年长者，会将对方的名字会再加个“哥”字来称呼。这种称呼方式让辈份与年龄两者出现落差时能够取得调适。让彼此均感觉受到对方的尊重，因而使到族亲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这种族亲间称谓上的默契得以继续传承，是扬美郑氏宗族对辈份尊卑的重视与家庭教育的体现。

二 亲疏关系判断依据的堂号

在中国的大宗族社会，一般组织结构如金字塔，最高领导者为族长。族长底下有房长。各房派由房长来统领房内子弟的事务。人数较多的大宗族，各房派有本身的祠堂、房田及房谱，甚至有本身的领地。扬美郑氏宗族仅只是个小宗族，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并未发现到属于房派所专属的宗祠与房田，唯各房派底下则有出现再进行分房的房谱。²⁸³另外，扬美郑氏宗族族谱中也记载各房派在清末时期仍保有自己的书斋和仓库。²⁸⁴唯目前这些建筑均已倒塌被夷为平地。

扬美郑氏宗族在祖籍地于第三世开始分房，到了民国初年已繁衍了十七代。在1906年进行修谱时，房派仍做为修谱的依据。但在实质上，房派的功能已逐渐由堂号所代替。南来之后，因地理环境与社会因素的不同，宗族成员已呈散居状态，房派观念已日渐淡化。因此，扬美郑氏宗于1955年编纂《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时，即注明“不再分房制，(旧分为元、亨、利、贞四房，今则废除不用)而改以昭穆及年龄为序，以别尊卑。”²⁸⁵因而房派到了马来亚完成宗族组织的重建时已不再使用。

²⁸³ 除了盖整个宗族的族谱之外，保扬美郑氏宗族迄今仍保存下来的房谱有《亨房复首派二房谱》、《亨房复首派三房盖德堂家谱》。

²⁸⁴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70~72。

²⁸⁵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7。

扬美郑氏的四个房派当中，亨房人数占了整个宗族的五份之三以上，贞房与利房人数甚至还少过亨房底下较大的堂号。由于各房派人数差距的悬殊，再加上房派无人统领，以及房派与房派之间没有明显利益冲突，因而堂号成了扬美郑氏宗族的组成结构的基础。

随着宗族人口的增加及分家的情形出现，因而有了增建新房舍的需求。在宗族境内的每一栋房子落成后都会赋予一个堂号，从堂号与堂号之间也可找出从属关系。藉由堂号的归属可判定宗族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笔者在田野中发现絕大部份同堂号的成员都具五服内的亲戚关系。但是，五服内的亲属却不一定会是同一堂号的成员，即便是兄弟也可能因为分家，而另创建新的堂号。目前堂号与堂号之间的仍然可找出对应关系，母堂与子堂的关系仍然清楚可辨识。堂号的位置与创建者均明确登录在族谱，以让后代子孙备查。

南来的每一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在原乡的所属堂号仍然被纪录下来，因而宗族的谱系仍然有迹可循。笔者从《扬美郑氏族谱》與《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兩本原始资料进行考证与整理，并且透过田野调查找出堂号之间的关连性，发现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分别来自原乡四个房派底下的 29 个堂号。按照族谱资料所做记载，民国初期扬美郑氏祖籍地拥有的堂号大约 55 个，²⁸⁶意即超过半数的堂号均有成员南来马来亚。

²⁸⁶ 在 1906 年完成四修族谱时的堂号总共有 53 个，再加上后来增建的福林堂、金美堂，总计 55 个堂号。

表 14: 各堂号的南来者人数统计

房别	派别	母堂 堂号	总 数	分出堂号								占总 数 比率			
贞房	--	进宅堂	10	进宅堂	10									4.29%	
元房	--	泮山堂(元)	4	泮山堂	4									19.31%	
	--	对面堂	41	对面堂	15	美扬堂	17	美仁堂	9						
亨房	复镇派	泮山堂(亨)	4	泮山堂	1	凤阳堂	3							5.58%	
		草美堂	9	草美堂	9										
	复首派 长房	盖美堂	13	盖美堂	8	美龙堂	2	大汾堂	3						16.31%
		太高堂	11	太高堂	8	山面堂	3								
		盖德堂(长)	14	盖德堂	4	福兴堂	10								
	复首派 二房	福宅堂	1	福宅堂	1										3.00%
		春夏堂	6	春夏堂	6										
	复首派 三房	盖德堂(三)	1	盖德堂	1										39.06%
		霞阙堂	25	霞阙堂	5	东美堂	14	双美堂	3	金美堂	3				
第林堂		65	第林堂	11	金安堂	13	德裕堂	11	新福堂	9	福林堂	21			
利房	--	露霫堂	9	露霫堂	7	带草堂	2							3.86%	
未注明	--	--	20											8.58%	
总计			233											100.00%	

图表制作者: 郑名烈

在扬美郑氏宗族在全部 233 位男性的南迁者之中, 149 位为亨房子孙, 占总数的 63.95%。全部 29 个堂号之中, 进宅堂、对面堂、美扬堂、福兴堂、东美堂、第林堂、金安堂、福林堂及德裕堂等有 9 个堂号, 均超过 10 位族亲南来谋生, 总计这 9 个堂号共有 122 位族亲南来马来亚, 占了扬美郑氏所有南来者的半数以上。显现以堂号为基础的血缘纽带在“亲族移民”的迁徙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扬美郑氏宗族到了马来亚之后,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与经济因素的变迁, 以及工作机会的增加与谋生方式的改变, 导致来自原乡的同一堂号的成员未必聚居在同一地点, 堂号逐渐的已不再是宗族成员聚居的基础。南来时间不同、工作地点的不同, 同一堂号的成员散居在不同地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表 15: 元房之对面堂子孙散居在麻坡各地区

十三世	通恁						
十四世	华樾		华金回	华鱼氏	华看		
十五世	夏炉	夏配	夏老		洪水	夏高	金兴
落脚处	沙仑	沙仑	麻坡	麻坡	峇吉里	峇吉里路	峇吉里路

注:以蓝色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对面堂郑通恁之子郑华鱼氏和郑华看,以及孙子郑夏炉、郑夏配、郑夏老及郑洪水均从原乡南渡马来亚。但因工作地点不同而散居麻坡不同地区。即使是郑夏炉和郑夏配兄弟两人,身为兄长的郑夏炉住在沙仑,其弟郑夏配后来因在巴力士隆(Parit Surong)割胶而迁居该处。郑夏炉的小叔郑华看则在麻坡市区经营。堂弟郑夏老曾再度返乡成为抗日时期南侨机工的一员,²⁸⁷归来后即留在麻坡市以司机为业。

表 16: 亨房之福林堂子孙散居在不同地区

十一世	忠博										
十二世	天广						天交				
十三世	元核						通科				
十四世	华乳	华寻	华站	华真			华炒		华佃		
十五世	夏皆	洛水	德春	夏日	夏苑	夏雄	福山	夏坂	夏进	夏骋	夏起
十六世	声谨								声海		长江
落脚处	笨珍	实廊	东甲	东甲	沙仑	沙仑	沙仑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注:以蓝色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福林堂基本上由两大家族所组成,南来的第一代郑华站、郑华真与郑华佃为堂兄弟关系。但大家南来的时间不一样。其中郑华站夫妻在 1918 年之前已南来,郑华真则在 1920 年之后才到来。郑华佃后来又返回故乡。福林堂的成员南来后各自发展,郑声谨到笨珍的黄梨园工作,郑华真父子则为建筑工匠、郑夏骋以教书为业,郑夏

²⁸⁷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78。

土反则以锄草为业，大家南来时间不同，各人谋生工具亦不同。但南来后仍因彼此为五服亲属关系，虽然居住在不同地点，仍保持连系。尤其日据时代，郑元核的子孙均齐集在实廊九条(Serom 9)垦殖芭一起生活。

堂号对所有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具有重大意义，是宗族谱系的示别依据。所有南迁的 29 个堂号是组成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南来的堂号在马来亚继续繁衍子孙，但因职业的不同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加剧人口的流动率，每一堂号的成员已不能像在原乡时期维持高度聚居的型态，单一堂号已不可能再发展成新的宗族分支。

当宗族型态已步入散居的状况时，宗族的凝聚力不再以堂号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堂号底下的家庭才是组成宗族的基本组构。但堂号仍然可做为宗族联系网络的基础。对于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堂号是族亲之间血缘关系亲疏判断依据，更是年轻一辈返回祖籍地探亲时，追根溯源的依据。

三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凝聚作用与历史意义²⁸⁸

李亦园于 1966 年在麻坡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当时麻坡的十四个宗亲组织当中，大坵头林氏宗族是唯一有修族谱的宗亲组织。²⁸⁹笔者考证的结果，李亦园所说的这本族谱其实是《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²⁹⁰在体例上有别于传统的族谱。大坵头林氏公所于 1959 年针对本身南来的宗族成员的汇编资料，以该宗族南来马来亚者为第一代。

笔者认为，李亦园当年在麻坡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范围，很可能仅集中于麻坡市区，因而未发现麻坡郊区的几个市镇尚有数个宗族的存在。诸如峇吉里的杜姓宗族、武吉甘蜜的永春扬美郑氏宗族、东甲的永春紫美郑氏宗族、以及武吉巴西的永春龙津陈氏宗族。其中永春的扬美郑氏和龙津陈氏均有编纂族人的世系汇志，《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完成于 1955 年，比大坵头林氏《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还早四年出版。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主编郑夏骋(福林堂)表示，这本世系汇志是为凝聚散居全马各地的扬美郑氏族亲而作。他在序文里提到：“盖吾乡侨远托异国，散居各地，每因地域关系，不相往来，或只顾生活，失却连络，再十百年后，便相视为秦越

²⁸⁸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为马来亚扬美郑氏宗族于 1955 年就当时留在马来亚的族亲的基本资料所做汇整的宗族志。

²⁸⁹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109。

²⁹⁰ 《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由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公所首届理事会负责编纂。

人，此固非吾始祖仙奴公之遗训。反之假能本同支气求之意旨，而实行互助友爱之真情，则诸乡侨其必喜庆丧葬，轳轳联系，亲如一家，而显示本汇志之有价值性也。是为序。”²⁹¹

扬美郑氏族亲们谨守开基祖郑仙奴的遗训，避免数百年后代子孙相见时如同陌生人。在完成族谱谱笈的动机上，仍然脱离不了明清时期福建社会的“溯其源、分疏戚、序尊卑”目的性。²⁹²

1949 年之后，因为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马来亚的中国移民要返回中国祖籍地已经很困难，那时候的大部份留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已将马来亚视为第二故乡，由于源自中国原乡的宗族观念仍然坚韧，对族亲关系的维系非常重视，早已酝酿在马来亚进行宗族组织的重建工作。《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编纂，²⁹³除了体现扬美郑氏对宗族历史的重视之外，也藉此建立宗族成员的连系网络，来达到将散居各地的族人团结起来的目的。

在体例上，扬美郑氏宗族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以在马来亚的族亲为主体，将南来的第一代当作第一世，再追叙父母亲的资料及故乡所居屋子之堂名，以清楚辨识这些族亲的在故乡的根源所在。²⁹⁴在这本世系汇志里，每一位南来的族亲除了辈份排序与原乡堂号的归属均清楚记录之外，亦透过略传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可窥探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的原因与发展状况。对于这些南迁者在马来西亚的后人而言，这世系汇志是族人辈份排序、堂号归属及追根溯源的的查阅典籍。也是族亲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辨识依据。

²⁹¹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

²⁹²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42。

²⁹³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为旅居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于 1955 年汇集当时在马来亚的族亲资料编辑而成的宗族人物志。

²⁹⁴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1。

《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是在没有家乡族谱的文献谱笈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凭藉族亲们的记忆编纂完成。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讯系统不发达，大量的资料采集作需要依靠人工去作业，展现出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对凝聚族人的强烈意愿。经由这本世系汇志所记载的宗族历史由来、宗族南迁后的发展状况，以及当时已在马来亚总数 124 户的族亲的堂号、生卒纪年、个人略传、以及父母、子女名字等资料，可看出南迁后的第一代对于宗族的历史由来的重视，希望透过这本将南来的族亲历史汇集成册的世系汇志来达到教育后代“追本溯源，同支气求”的目的，让宗族的历史可经由文字进行传承。对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宗族而言，因为《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让宗族南迁马来亚后更具向心力，奠定了 1968 年扬美郑氏公所的成立完成宗族的重建的基础，在促进族人对宗族组织的认同上亦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节 神明信仰与宗族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一 宗族守护神信仰与家庙锦峯宫的创建

(1) 王大元帅的由来

在福建地区，同一方言区内，不同的府、州、县有不同的神灵崇拜对象。以闽南方言区为例，开漳圣王、三平祖师信仰主要在漳州府各县流行，而清水祖师信仰则主要在泉州府属的永春、安溪、德化等县流行，广泽尊王信仰则主要流行于南县，青山公主要在惠安县等。而同一县内，每一村落、街道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或社公。²⁹⁵扬美郑氏宗族奉祀王大元帅的宗族守护神，即使是南迁马来亚后，扬美郑氏公所成员仍以“境主公王大元帅”敬称之。²⁹⁶在意义上已将宗族对原乡的空间认同延伸到海外族亲间连系网络的建立。并期许王大元帅也能够庇佑从宗族境内迁徙到海外谋生的成员及亲属。

有关王大元帅的基本资料，根据《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记载：“王大元帅本名元善，山西人氏，生于在商末周初。相传资智聪明过人，从小习武，青年从军，周文王令王元善领兵出征。与擒虎先锋李伏虎将军、高员将军、及扬彪将军出征屡战屡胜，过后搬师回朝缴旨，深受周文王器重，敕封王、李、高、杨为四大元帅。王元善于昔日四月十四日逝世归天……，历史沧桑，民间为求平安，建宫庙敬奉王大元帅为圣神。”²⁹⁷

²⁹⁵ 林国平、彭文字：《福建民间信仰》，福州：人民出版社，1993，页40。

²⁹⁶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页17。

²⁹⁷ 郑添发编：《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暨郑氏家族世系纂志》，麻坡：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2008，页17。

扬美郑氏敬奉王大元帅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宗族开基之前。相传明朝景泰年间，扬美郑氏的祖先原本居住在德化县的梓溪，因地方治安恶化，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蒙王大元帅赐予玄卜，才搬迁来桃源扬美，并在今扬美境内的佛仔巷建大静庵奉祀王大元帅。²⁹⁸

王大元帅能够获得扬美郑氏宗族的崇信，是因王大元帅过去数度显灵庇佑扬美郑氏宗族。《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对王大元帅显灵事迹所作记载如下：

- (1)道光二十九年(1849)，进香求教，王大元帅扶乩指示曰：“弟子要兴建「锦进宫」，若不是，咸丰三年(1853)就知。”²⁹⁹咸丰元年(1851)时，扬美郑氏宗族即商议筹建锦进宫，咸丰二年(1852)兴工，同年竣工。锦进宫奉祀王大元帅、配祀郑公祖师和协天大帝。咸丰三年(1856)，永春林俊造反，沿途经过介福，大部份乡村都遭受打劫，吾族赖佛灵显圣避过劫难。³⁰⁰从上述事件，展现了王大元帅未卜先知的神力。在道光皇帝仍在世时，王大元帅已点出下一个皇帝的年号为“咸丰”。在锦进宫建竣一年，林俊部下攻进介福乡，当时所有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因躲进锦进宫而逃过一切。
- (2)“民国末期，龙津村的陈某派下二十多名拳师欲征收草美堂郑夏埔、郑夏本的田租，光天化日抢割稻谷，赖元帅公法遣阴兵击退陈某二十多名拳师。”³⁰¹此事之原委，据扬美郑氏族亲的说法，当时郑声贵之妻(进宅堂)眼见陈某手下强行欺压扬美郑氏族亲，而在锦峰宫前祈求王大元帅出手搭救，随后陈某派下拳师突然见到身穿白衣者数百人围堵，结果落荒而逃。

²⁹⁸ 郑添发编：《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暨郑氏家族世系纂志》，页 17。

²⁹⁹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9。

³⁰⁰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9。

³⁰¹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9。

(3)从中国南来的郑夏椅(草美堂)提到他亲身体验王大元帅显灵的经过,他回忆小时候住在介福乡时期,在土匪来侵袭时大家躲在锦峰宫的情形:“因为在大厅奉有元帅公的神像,所以子弹都打不到,可见元帅公真有保佑我们。”³⁰²

扬美郑氏族亲普遍认为王大元帅具有御寇弥盗、祈福禳灾的职能。王大元帅显灵之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虽是王扬美郑氏宗族的主观认知,但在农业社会,家族宗教信仰存有希望某些神灵偶像对于本家族提供比较特殊的护佑的目的性。³⁰³而这种将神明建立在目的性与功利性的基础上的情形,正是福建民间信仰的特征之一。

王大元帅在介福乡已是扬美郑氏宗族的精神寄托,民国初年,当大批扬美郑氏族人南迁马来亚时,自然也会祈求王大元帅庇佑他们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如同颜清滢所说,中国移民非常清楚意识到,在新的土地上需要宗族信仰。由于前途未卜



照片 29: 咸丰二年建竣的
锦进宫

相传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大元帅扶乩指示要建的锦进宫,并在咸丰三年(1856),扬美郑氏宗族全族人躲此宫才避过土匪入侵的劫难。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³⁰²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夏椅、郑启贤、郑启华及郑启福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 216。

³⁰³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1991,页 187。

及航海中的危险无法预料，神明信仰成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部份。³⁰⁴

许多扬美郑氏族亲在南渡时将王大元帅之神像带在身边。就动机而言，长期居住在 inland 山区的扬美郑氏宗族不谙水性，要来马来亚一出门就必须在海耗上半个月，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唯有祈求家乡最崇信的宗族守护神王大元帅保佑旅途的平安。抵达目的地之后，继续奉祀王大元帅的目的除了能够在异乡延续家乡宗族寺庙的香火之外，平日透过对王大元帅的虔敬谩拜，可保佑自己在新的居住地事业发展顺利，同时亦能庇佑在中国故乡的亲友无虞，王大元帅的香火因此随着扬美郑氏的南迁而在马来亚继续传承。

(2) 锦峰宫的创建

在福建地区，人们信仰宗教的目的，是以维护本家族及其族人、乡人的安全和利益为核心，他们希望通过对各自所信仰的神祇的崇拜，加强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控制，保护本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利益，甚至有利于家族的对外扩张。在这种浓厚的实用功利色彩的笼罩下，家族寺庙的修建成了福建家族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³⁰⁵因此，各宗族都竞相在宗族势力范围内建立庙宇，在境内的庙宇数量也是展示宗族势力一种象征。

王大元帅自扬美郑氏开基以来即被奉祀在宗族境内的大静庵，而后迁至格头庵，于清道光四年(1824)再为王大元帅建造了锦峰宫。³⁰⁶除了显现对王大元帅的虔诚敬仰，祈求保护族人的安全之外，建庙的动机其实更具有团结族人的目的。锦峰宫是

³⁰⁴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4。

³⁰⁵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页 188。

³⁰⁶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页 9。

扬美郑氏祖籍地境内的主庙，是扬美郑氏族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络中心，也是族人祈福、求神问卦的重要圣地。族中有重要例行事务也会在锦峯宫开会议决，是原乡的扬美郑氏宗族组织运作的“行政中心”。

中国移民非常清楚地识到，在新的土地上需要宗教信仰。由于在出洋前的前途未卜及航海中的危险无法预料，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³⁰⁷民间信仰因此随着中国移民从中国东南宗族社会被移植到东南亚。而庙宇在中国传统社会已具有聚集同村人或同乡人的功能，中国移民抵达马来亚后也在这里建庙来做为凝聚同乡人的场所。对他们而言，到庙宇祭祀神明，除了祈求神明保佑发财赚钱之外，因为现代医药的缺乏，庙宇亦扮演着替信众治病的角色。因而有中国移民聚居的地方就有建庙的需求。

在英殖民地时代，庙宇也成为华人开展福利和行政活动的中心，³⁰⁸同时也兼具华人会馆的功能。³⁰⁹各地区的庙宇成为当地华人的集会场所。庙宇所供奉神明的诞辰，也成为信众聚会的日子。庙宇在不同团体均有团结其会员的重要功能。许多地缘性、血缘性宗亲组织，仍藉由庙宇的活动来达到团结会员的目的。³¹⁰而入会仪式的举行、祭祀仪式的参与、祭品的分享都具有它的特殊意义，目的均在提升加入组织者的认同感。

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属于多神教，而多神教的神灵数目并没有受限制。不会因为信了这个神灵便不能再信另一个神。在老百姓的认知里，多信一个神意味着就能

³⁰⁷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0。

³⁰⁸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0。。

³⁰⁹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页 93。

³¹⁰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3。

得到多一个神明的庇佑。这种多神信仰的习惯也传承到了东南亚。扬美郑氏宗族南迁后，几乎每户都在家中敬奉祀王大元帅，有者也同时配祀观音、大伯公及其它闽南地区的神明，但做为扬美郑氏族亲共同辨识标志的王大元帅居主祀地位维持不变，显现在祖籍地的信仰文化已完整的从原乡移植到马来亚。

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为王大元帅的诞辰，扬美郑氏族人均会在家中进行祭祀活动。随着在麻坡地区的族人逐渐增多，就有族人发起在这一天集聚一起进行庆祝会，可藉此加强族亲间的联系。于是，在 1950 年代开始扬美郑氏每年都会择定王大元帅诞辰当天，聚集在武吉甘蜜镇族亲郑夏旺(美扬堂)家中举行祭祀活动，³¹¹每年一度的宗族大会在这时期已初具雏形。由于参加者逐渐增多，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宗族的正式集会，1968 年，在几位较具威望的族亲的号召下，选定在宗族人口最集中的麻坡武吉甘蜜镇创建了扬美郑氏公所兼宗族寺庙“锦峯宫”。

扬美郑氏公所成立的宗旨在组织章程之第三章就阐明：“本公所敬仰祖佛设坛供奉王大元帅金身及联系乡谊、促进互助互爱为宗旨。”³¹²扬美郑氏公所这组织又被称为“元帅盟”，意指王大元帅的信众之联盟。由此可见扬美郑氏藉由原乡的神明信仰的文化资源，透过族亲们对家神王大元帅的崇信，发展成联络宗族成员的一种纽带。扬美郑氏经由家庙的创建，将锦峯宫打造成宗族的联络中心，藉此团结散居各地的族人，达到重建宗族组织的目的，让宗族的原乡文化因而得以持续进行传承。锦峯宫内部各殿堂所供奉神明安排均仿效祖籍地的宗族寺庙，主殿供奉王大元帅，后殿则供奉观世音与郑公祖师。而宗族寺庙的管理运作则由族长和理事会全权负责。

³¹¹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页 2。

³¹² 《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章程》第三章。

族长和理事会每两年一度由全体族亲公开提名表决选出。从家庙内部的格局到宗族寺庙管理运作模式均可看出扬美郑氏力图遵循祖籍地的传统。

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重建宗族组织时只建宗族寺庙锦峰宫却未立宗祠，主要原因是宗族大举南来时间较晚，宗族人口在当时繁衍仍未达到一定规模。大部份族人都在家中奉祀自己的曾祖以下的近祖(在祖籍地一般高祖以上的祖先牌位才会入祠)，因而没有设置宗祠的需要。再者，锦峰宫的后殿也已贡奉扬美郑氏的祖师公—郑公祖师，在意义上等同宗族的共同祖先。郑公祖师是扬美郑氏二世祖先之弟郑泉耀，生前曾出任德化香林寺副主持，圆寂后显化成佛。³¹³(有关郑公祖师事迹参见本论文第二章)。就客观的角度，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的聚居程度不像祖籍地般集中，加上没有族产，没有足够的财源去设置与维护本身的宗祠。笔者也发现到，与扬美郑氏宗族同一时期迁徙到马来亚的介福乡其它四个宗族，也因客观条件的不足而未在马来亚建立宗祠。



照片 30：永春介福乡锦峰宫外观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³¹³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页 119~120。



照片 31：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创建的锦峰宫

资料来源：笔者 2009 年 5 月田野调查摄于麻坡武吉甘蜜。



照片 32：永春介福乡的锦峰宫主殿王大元帅的神像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33：马来西亚锦峰宫主殿王大元帅的神像

资料来源：笔者 2009 年 5 月田野调查摄于麻坡武吉甘蜜。

王大元帅在扬美郑氏的祖籍地只是个宗族守护神，但在马来亚却随着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的迁居而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神。据扬美郑氏族亲透露，1950年代在昔加末利民达扬美郑氏族亲郑名礼(美龙堂)家里扶乩时，有善信病重而特来向王大元帅求药治病，亚答屋屋顶突然掉下珍珠，该善信服下后不久即痊愈。³¹⁴当地人民认为这是王大元帅显灵的现象。王大元帅从此威名远播。1960年利民达民众盖为王大帅盖了一座云峯宫，与另一尊神明金阙大夫一文一武并列为主神。

马六甲马日丹那(Masjid Tanah)也有一座以锦峯宫命名的地方庙。³¹⁵1969年513事件后，³¹⁶地方政府建议在当地建立一座专供华族膜拜的宗教信仰场所，扬美郑氏公所第一任主席郑青松(美仁堂)当时是马日丹那中华公会的主席，在他号召下，参与建庙筹委会的成员包含当地各籍贯人士，诸如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及峇峇娘惹均有代表，经过讨论之后，择定扬美郑氏的家神王元帅为庙的主神，锦峰宫已发展为跨越宗族的地方庙宇。

根据马日丹那锦峯宫现任理事会主席郑德明的说法，郑青松提议奉王大元帅为主神是为了还愿。因他小时候随母亲从中国南来的路途中，在海上遇上大风浪，郑母随即向带在身的王大元帅的相片发愿，倘若能平安抵达马来亚，日后郑青松事业有成，必当为王大元帅盖一座大庙。³¹⁷

³¹⁴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震理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28~229。

³¹⁵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德明、郑德裕、林良本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43。

³¹⁶ 513事件为1969年5月13日发生于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事件。那年大选反对势力获得50.9%的得票率首度超越联盟政府(国民阵线之前身)，并且与支持者在首都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因而触怒了一些巫统(UMNO)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最终演变成为流血大暴动，并且蔓延至首都以外的地方。最高元首于5月15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³¹⁷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德明、郑德裕、林良本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43。

由于信众渐多，香火旺盛，王大元帅过后再成为马六甲的聚金堂、龙头宫，以及森美兰州的新那旺(Senawang) 粤籍信众占大多数的南海坛的副神。³¹⁸王大元帅的祭祀者已扩大到其它各籍贯人士，不再局限于永春籍的扬美郑氏宗族。

表 17: 信众为王大元帅建庙时间演进表

年份	庙宇名称	建庙者	所在区域	所在地
1455(明朝景泰六年)	大静庵	扬美郑氏二世祖先 郑泉辉所建	中国福建省	永春介福乡
不详	格头庵	扬美郑氏族人	中国福建省	永春介福乡
1824(清朝道光四年)	锦峰宫	扬美郑氏族人	中国福建省	永春介福乡
1852(清朝咸丰二年)	锦进宫	扬美郑氏族人	中国福建省	永春介福乡
1960	云峰宫	利民达信众	马来西亚	昔加末利民达
1968	锦峰宫	扬美郑氏族人	马来西亚	麻坡武吉甘蜜
1969	锦峰宫	扬美郑氏族长与 马日丹那信众	马来西亚	马日丹那
1970 之后	聚金堂	马六甲信众	马来西亚	马六甲市
1970 之后	龙头宫	马六甲信众	马来西亚	马六甲市
1970 之后	南海坛	新那旺粤籍信众	马来西亚	新那旺

备注:王大元帅在聚金堂、龙头宫及南海坛仅列为副神。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照片 34: 昔加末利民达云峯宫外观

资料来源: 笔者 2009 年 6 月田野调查摄于利民达。

³¹⁸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德明、郑德裕、林良本访问稿, 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 页 245。



照片 35：马六甲马日丹纳
锦锋峯宫外观

资料来源：笔者 2009 年 6 月田野调查摄于马日丹那。



照片 36：昔加末利民达扬美
郑氏族亲震里家里
神桌上的王大元帅
神像与郑公祖师相
片

资料来源：笔者 2009 年 6 月田野调查摄于利民达。



照片 37: 武吉巴西族亲家里神案上的王大元帅照片

资料来源: 笔者 2009 年 6 月田野调查摄于武吉巴西。



照片 38: 马来西亚麻坡班卒扬美郑氏族亲家里供奉王大元帅神像

上方书有家庙的名称“锦峰宫”。神像左侧书有郑公祖师，左侧写着王大元帅表示同时供奉锦峰宫两尊神明。

资料来源: 笔者 2009 年 2 月田野调查摄于班卒。

二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的功能与对族人的影响

(1) 扬美郑氏公所的建立

扬美郑氏的宗族寺庙“锦峯宫”，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的所在地。做为宗族重建成功的象征，扬美郑氏公所并非一蹴即成。早在 1955 年，扬美郑氏宗族完成《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编纂工作之时，已开始酝酿在马来西亚进行重建宗族的工作。扬美郑氏永久名誉族长郑夏骋(福林堂)在序文里提到：“盖吾乡侨远托异国，散居各地，每因地域关系，不相往来，或只顾生活，失却连络，再十百年后，便相视为秦越人，此固非吾始祖仙奴公之遗训。反之假能本同支气求之意旨，而实行互助友爱之真情，则诸乡侨其必喜庆丧葬，轱辘联系，亲如一家，而显示本汇志之有价值性也……”³¹⁹

从字里行间即可看出对郑夏骋对南来的族亲能够团结一致的期许。《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完成，也等同建立了扬美郑氏宗族的连系网络，奠定了扬美郑氏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1967 年 2 月 14 日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宗族集聚于族亲郑声杞(德裕堂)的住家，举行宗族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场 61 名扬美郑氏族人共同议决重建宗族组织，并以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之名向政府注册为法人团体。有关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创立公所的提案：“咱乡族众多散居各地，往往见面而不相识，即或相识而辈份未明，称呼不能得体，喜庆丧葬事项又未能表现互助精神。因此，有感咱乡应有组织一机构，藉以连络

³¹⁹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

乡众情谊……”。经过讨论之后，扬美郑氏宗族理事会议决将公所的地点择定在族亲最为集中的麻坡北区武吉甘蜜镇。³²⁰

颜清湟认为，在殖民地时期，东南亚的中国移民成为宗族组织领导人的动机，主要在于富裕者对名誉的追求。殖民地社会使他们很难挤入仕途，因此，成为社区领袖，譬如宗族领导人这种职务，就成为他们获得名望和影响的一种途径。³²¹但扬美郑氏宗族的南来者，均是白手起家，胼手胝足二、三十年才有些许的成就。在筹组扬美郑氏公所的发起人当中，仅少数人如郑青松(美仁堂)、郑声誉(美扬堂)、郑声杞(德裕堂)等人是拥有上百亩胶园的大园主，并不算是富豪级的商贾。马来亚独立后，宗亲团体领导人在华人社群的威望，已远不如英殖民时期。

笔者认为，扬美郑氏族亲在筹组扬美郑氏公所的动机是建立在源自于故乡的宗族观念。这些重建宗族的领导人大部份在中国原乡已受过良好教育。郑青松(美仁堂)、郑逢时(美扬堂)均毕业于永春之十二中。而郑夏聘(福林堂)于1930年代毕业自上海大夏大学。他们均是1955年编纂《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发起人与负责人。巧合的是，1906年在原乡负责四修族谱者，三位清末时期的儒生郑其绣、郑华煊及郑华佃，分别是郑声杞、郑逢时及郑夏聘的父亲。笔者从郑声杞、郑逢时及郑

³²⁰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页1。1967年2月12日中午12时，61位扬美郑氏族亲在柔佛州麻坡丹絨郑友甘住处举行“马来西亚扬美郑氏乡众第一次会议”，全体通过在马来西亚重建宗族组织的提案，并选出十五名理事会成员。之后由十五名理事互选出第一届职委会。这61位见证扬美郑氏公所成立的会员如下：夏纯、夏聘、青松、夏锡、夏叶、逢时、夏弄、夏炉、夏莲、夏椅、夏高、夏俭、夏超、福山、夏接、夏雄、添花、亲风、友甘、友和、友名、民东、秦岭、声市、天南、声合、金山、连珪、成垂、国梁、生各、声转、声闪、海泉、天发、启发、来发、声彬、志强、、日盛、声与、金興、声亲、声市、金名、声象、声抹、三里、地利、声吉、双金、金石、声洪、金海。洪水、郑欠、金英、名财、清臆、志松、郑克。

³²¹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10。

夏骋的个人略传中，笔者发现《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与《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编纂，以及宗族的重建工作，与他们自小受到良好的家训与宗族观念的培育有很大关联，才能在他们南迁后，继续将宗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传承与发扬。³²²

在异乡进行宗族寺庙的重建与宗族守护神的安置，对扬美郑氏宗族而言，是一种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延续乡情的宣示，因而提升了散居在马来亚各地的族亲对宗族的认同。也印证了福建地区的宗族用民间信仰来团结族人的模式仍然适用于东南亚的移民社会。

(2) 扬美郑氏公所的管理运作

有别于 1949 年前祖籍地宗族祠堂管理的族长制，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是经由会员大会与理事会的现代化组织操作模式来运作。诚如曾玲在针对上世纪八零年代之前新加坡的潘家村所做研究结论提到：“华人宗族组织和宗族社会的重建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不同祖籍地的社会环境下，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使之能适应新的人文环境，由此也在祖先的崇拜的型态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³²³扬美郑氏宗族采用现代化组织的法人团体来进行宗族组织的重建，即是为了顺应宗族从中国南迁后宗族成员散居各地的趋势，透过会员的招揽来建立宗族连系网络，这样的模式可确保宗族组织的营运长久保持下去。

³²² 郑夏骋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54、56 及 136。

³²³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页 59。

扬美郑氏公所在组织成立时已订定管理章程。1968年起草通过后即沿用至今。有关章程共列明二十章，³²⁴从组织设立的宗旨、组织的结构、会员与理事会的职权、会议、任期、甚至组织解散的细则均已列明清楚。这种运作模式与国内一般宗亲组织无异。值得一提的是，扬美郑氏宗公所自成立以来，有关章程几乎没有更动。仍未见有会员违规公所管理规章程而被处分的案例。

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四日王大元帅诞辰这天进行宗族大会，针对前期议案进行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检讨，亦针对族中大事进行讨论与议决。理事会需对宗族大会负责，每两年利用宗族大会进行理事会改选，经由会员们提名表决选出正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正副文书、正副财政、正副总务、正副交际、正副查账、以及理事若干人来组成理事会，并同时委任各地区董事负责连系不同地区的族亲。³²⁵

扬美郑氏公所每年的宗族聚会皆能顺利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是一年一度的王大元帅诞辰的祭祀庆典采用每一会员机会均等的头家轮任制，以及不需担付巨额的费用支出。扬美郑氏公所的理事会负责把所有入会的会员按约二十人编成一组。现有两百多位会员共分为十组，如有新会员加入会再增编新的组别。若有会员去逝，视情况将旧会员的组别重新调整，或由新加入的会员就进行递补，以确保每一组人数不会差距太大。每一组轮流负责每年的王大元帅诞辰祭祀庆典。

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即由下一年负责的小组中选出下一年度王大元帅诞辰祭祀庆典的炉主和副炉主。有关选举方式是小组所有人员的名字个别写在一张红色小纸

³²⁴ 《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章程》。

³²⁵ 《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章程》第八章。

条，折上后放入一桶子里，在王大元帅面前用筷子逐一挟出。每挟一张即向王大元帅“卜杯”，连续三次“信杯”者为获推举为正炉主，连续两次“信杯”者则为副炉主，其它没中选者均为头家。炉主需出资两百令吉，副炉主 150 令吉，而头家们则需担付 100 令吉。这种透过“卜杯”的方式选出炉主自 1968 年立庙开始即沿用至今。由于炉主的选举制度每人出线机会均等，而且负担不大，谁当炉主全是按王大元帅的旨意，所以不会出现争议。按目前会员人数所编列的二十组，同一人要当上两次炉主，最快也要等上二十年。这种炉主的选举方式在清末明初时的马来亚的宗亲会馆已盛行。³²⁶

扬美郑氏公所的入会者的入会费为 30 令吉，每一年年捐为 10 令吉。各区董事先向会员收齐，在王大元帅诞辰当日缴交到锦峯宫，缴清年费者将会获得收据。不管有无来参与盛会，这 10 令吉的“佛公捐”都必须缴交，³²⁷直到该会员去逝为止才终止征收。若当年未克缴交，来年可再补交。因数额不大，并且是对神明的一种敬仰，这种年捐几乎没有被赖帐。

每年的祭祀活动均由管理层负责，若炉主、副炉主有在场，则由他们主祭。若在外地不克出席，则由族长代劳。一般头家所扮演的角色原是要统筹整个庆祝活动的举行。头家与炉主虽出钱较多，所能享受的待遇也不过是可均分到一部份祭品。但大部份的贡品都会在祭祀典礼后直接烹煮供前来参祭者享用，整个庆祝活动的形式有其重要的意义与内涵。由卜杯选炉主更体现由神明作主，与会者不得违逆，呈现出对神明的尊敬。而头家与炉主可分得多一点的祭品，是因为他们对庆典的付出较其它会员来得多。贡品在完成祭祀典礼后，会进行烹煮给大家分食。一来因贡品经过神明享用，

³²⁶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50。

³²⁷ “佛公”是闽南人对神明的敬称，“佛公捐”是指对神明的捐款。

吃了会保平安。二则象征着宗族成员共享资源，具团结大家之意义。

另外，扬美每隔三年的王大元帅诞辰白庆典都会比较隆重的举行祭祀仪式，请来道士做醮、聘请戏班来酬神。而所需费用在前一年的宗族大会即开始筹募，由宗族成员自由认捐。短短十几分钟内，即已筹获两万令吉。大项开支如聘请道士、戏班上演酬神戏的费用，已成惯例的长期均由特定区域的族亲所承担。如请戏班的费用已由住在实廊六条与七条的族亲去分摊。因此，自1968年建立公所以来，每年举行的宗族庆祝活动的经费都不成问题。由大家主动认捐热烈程度，展现出宗族的向心力。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在宗族的活动上仍然延续了原乡的重要节庆。其中王大元帅诞辰与郑公祖师诞辰为例行的庆祝活动。马来西亚的族亲未联合进行祭祖活动，主因是宗族在马来亚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坟，宗族寺庙里也未设置祖先牌位。宗族南来历史尚浅，各族亲个别在家里祭祀自己的祖先。除了宗族的集体庆典之外，所有原乡的传统节日诸如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及冬至，均持续在个别家庭继续传承。

表 18:扬美郑氏祖籍地与马来西亚宗族组织活动之比较

主要活动	扬美郑氏家族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
春节	锦峯宫王大元帅祭火仪式	团拜
清明	祭祖	---
农历四月十四日	王大元帅神诞庆典	王大元帅神诞庆典暨宗族大会
农历八月十五日	佛仔亭四洲公神诞	---
九月十一日	郑公祖师诞辰	郑公祖师诞辰
冬至	扫墓，祭祖	---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3) 扬美郑氏族长的选举

扬美郑氏公所理事会的主席即是扬美郑氏宗族的族长，在族内均用族长的称谓。公所的管理章程规定，族长由每两年改选理事会时由全体会员选出。有关选举规则是采用提名后举手表决方式，票数居多者当选。但扬美郑氏公所自成立以来，即沿用“半民主”的选举方式来推选族长。所谓“半民主”，是指大会主席先拟定理事会各职位的名单，在宗族大会开放讨论，如族亲们无异议即鼓掌通过。扬美郑氏公所自1968年成立以来，出任族长者，在族中辈份高低在其次，财力、社会地位、以及献身精神才是考量重点。

中国移民到马来亚重建宗族组织后，一般上族长选举的考量重点与中国的宗族组织差不多。社会名望、辈份及品德仍然是担任宗族领里的基本条件。³²⁸但笔者发现社会名望才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而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名望取决于他的财富及服务热诚。个人的服务记录又可从他担任政商团体的职务来判定。扬美郑氏宗族自宗族重建以来的三任族长，除了本事业经营非常成功之外，也分别担任地方社团或政党的领袖。首任族长郑夏煨(美仁堂)是马六甲区马日丹那中华公会主席。次任族长郑声誉(美扬堂)为曾出任武吉甘蜜地方议会议员。而现任族长郑志强(德裕堂)则是麻坡北县议会县议员。这种华人社团的地方领袖的“执事关联”的特质在马来西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³²⁹

³²⁸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50。

³²⁹ 所谓执事关联(Interlocking officership)就是指对一或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士为董事、理事或重要职员的现象。详见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页133。

扬美公所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几乎不曾出现竞争。笔者在历届宗族大会的会议记录中发现，历届主席受到族亲们的拥戴均是因为在族中享有较高威望，辈份的高低反而非推举族长优先考量的因素。首任族长郑夏煨，辈份排在第十五世，在公所成立时，“夏”字辈是当时南来的族亲中辈份最高者。第二任族长郑声誉，辈份排在第十六世。他接任主席时辈份比他还高的“夏”字辈的宗亲尚有数十位，但他在族中较具威望，以及参与宗族活动时积极态度与服务热诚，因而被大家推举为宗族领导人。而现任族长郑志强，辈份排在第十七世，虽然目前族中辈份在其上者尚有夏字辈与声字辈的族亲，但因个人领导能力、财力、以及对族亲关系的重视，是他连续五届理事会改选均获族众拥戴的主因。

族中重大活动的举行，担任宗族领导人者必须在财务上较其它族亲付出更多，对其它族众的捐赠才具号召力。扬美郑氏的历任族长均在这方面做了表率。每年的王大元帅诞辰的祭祀庆典与族亲聚餐大会，族长均是出资最多者。1968年购置公所、1977年购地重建锦峰宫能够顺利达成目标，首任族长郑夏煨和次任族长郑声誉(美扬堂)对公所的捐资与积极挨家挨户向族亲们募捐的义举在族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当马来西亚政府开放人民前往中国探亲时，当时的族长郑声誉更率先返回祖籍地进行考察，在号召族亲对祖籍地的宗族给予财务上的支助更是不遗余力。而现任族长郑志强除了引领族人完成重编《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家族世系纂志》之外，亦带领马来西亚的族亲返乡探亲、促进中马两地的扬美郑氏宗族的互动关系。扬美郑氏公所成立后，即与祖籍地的宗族领导层保持密切的连系，透过书信互动往来，协助祖籍地的重修祖宇、家庙、注资建设宗族境内小学、以及近期多次汇款回乡修桥造路等等惠及祖籍地宗族境内的相关建设，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的领导人均做出巨大贡献。

第三节 原乡与马来西亚族亲关系的延续

一 南来第一代作为连系两地族亲关系的枢纽

扬美郑氏祖籍地与马来西亚的族亲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出现变化。海外的宗族组织内部，也因成员的出生背景不同，导致南来的第一代与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在身份认同、对祖籍地宗族的关系出现明显的差异。

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扬美郑氏在中、马两地族亲在分隔数十年后，终于有了再度面对面接触机会。扬美郑氏族南来的第一代当年从中国祖籍地迁徙到马来亚，绝大多数是不堪土匪的侵犯而到马来亚另谋出路，但并未打算在马来亚落地生根。他们之中多半在原乡仍有家人留下看守祖宇和田产。对他们而言，仍然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返乡落叶归根。因此，扬美郑氏南来的第一代和祖籍地之间除了保持着血缘关系的纽带，在个人身份认同上，仍然视中国为祖国，对中国的一切事务仍然保持高度关心的态度。³³⁰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原乡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不论人、事、地、物，均与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些甚至是配偶、父母、子女留在原乡，仍需担负抚养和赡养的权利与义务，因为心理上的愧疚，更强化他们对祖籍地的情感。

对马来亚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对中国祖籍地的情感已不如上一代强韧。这些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在祖籍地多半仍有素未谋面的叔伯兄弟。但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府限制两地人民自由往来，仅能透过书

³³⁰ 郑友专在日军侵华时，在麻坡领导筹赈会支持祖国的抗日运动。之后在日军登陆不久即举家遭到报复行动。参见麻坡十五华团编印：《麻坡抗日血泪史》，2005。另郑友专写给留在原乡的长子的家书亦表露出他对祖国的关怀之情，参见附件(四)。

信与相片来进行“家族”的构建。但这种“家族关系”的维系并不牢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马来西亚的族亲对祖籍地的亲戚所予以经济支持的基础上。1990年之前，马来西亚经济仍未起飞，许多劳动阶级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在本身已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祖籍地的族亲的财务请求对他们而言构成不小的困扰。

笔者发现，在马来西亚扬美郑氏的家庭中，倘若从中国南来的长辈尚健在，祖籍地和马来西亚两地同一家族成员的关系就比较牢固。中、马两地同一家族族亲间的亲疏程度，取决于家族中的领导者对祖籍地的思想观念与态度。领导者如果是在祖籍地出生，并且和原乡的至亲长期保持连系，这对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有着良好的示范与教育作用。然而，一旦南来的第一代去逝后，祖籍地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同一家族成员像缺少了一个枢纽，彼此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疏远。显示原乡与海外的同一家族成员，纵然具有血缘关系的纽带，但在空间的距离下，必须有贯穿两地人脉的家族领袖的引导下，才能维系海内外家族的情感。



照片 39：中国原乡的扬美郑氏族親寄给马来西亚亲戚的照片

照片中为福林堂连珪与连塔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弟幼时合照。由左至右为连珪的六弟国业、四弟声穰及五弟声盛。

资料来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连珪提供。

照片 40：郑声盛寄给马来西亚兄长留念的结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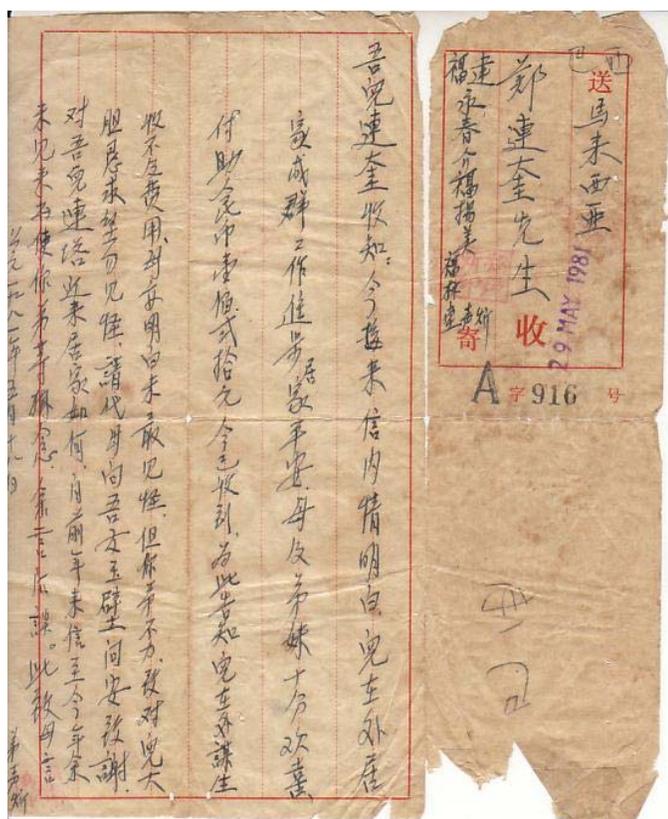


照片正面

照片背面

资料来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连珪提供。

照片 41：原乡的福林堂济圻、声穰、声盛及国业写给兄长的家书



资料来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连珪提供。



照片 42：郑声忻收到兄长郑连奎寄来的汇款收据

郑声忻将回条再寄回给马来西亚的兄长，做为已收到钱的凭证。

资料来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连珪提供。

随着愈来愈多南来第一代族亲去逝后，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族亲与祖籍地的关系已趋向淡化。所幸 1989 年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重新开放给两国人民进行探亲活动，两地的扬美郑氏族亲的关系又藕断丝连的重新建立起来。海外的族亲透过对祖宇修建、祖坟的整修的财务支助，以及积极对乡中的基础建设、办学方面做出回馈，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和祖籍地宗族的合作关系。

二 南来第一代引领对祖籍地的回馈贡献

扬美郑氏宗族观念的延续，那是南来第一代原乡文化坚持，身体力行的将原乡的宗族精神在马来西亚持续贯彻的结果。从宗族组织的重建，到对祖籍地宗族事务的协助、基础建设的资助，南来的第一代留下典范并持续进行传承。

在马来西亚政府未开放人民前往中国探亲前，那时期由南来的第一代组成的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理事会，对于祖籍地家族会来函请求财务上的支持，均给予多方的协助。诸如 1986 年扬美郑氏宗族成立南音社需要筹措经费，当时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长郑友名及族亲郑名韶(盖德堂)均慷慨地给予以资助。南音在扬美郑氏宗

族境内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自清末时期，族中多人都懂得奏玩南音乐器。民初时期还有族人到其它地区开班授课教导南音。南来马来亚的族亲当中，郑友名(美扬堂)、郑芳兰(春夏堂)、郑夏骋(福林堂)及郑名韶之父郑声荣(盖德堂)均懂得南音，对于文革后家乡族亲重建南音社的支持自然不在话下。³³¹



照片 43：马来西亚族亲返乡探亲的场面

扬美郑氏公所首任主席郑夏煨上世纪九零年代返回祖籍地探亲时，获得当地族亲以现场演奏南音迎迓。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提供。

1987年，马来西亚政府允许人民前往中国进行探亲活动之后，扬美郑氏公所次任族长郑友名率先回返故里探望亲友与考察。³³²离开数十年后再度回返故土，见证原乡基建的落后、祖宇的破旧、以及族亲们生活的贫困，加深了返乡者的愧疚感。郑友名回到马来西亚后，即号召扬美郑氏宗族参与回馈祖籍地的建设工作。

在扬美郑氏宗族祖业的维护方面，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出资进行垂裕堂与贻裕堂两座宗祠的修复工程。在个人的捐献方面，次任族长郑友名除了耗费巨资进行祖宇美扬堂的修复，1998年更与他的孩子集资铺设了村中第一条水泥路，乡亲们为表彰他对祖籍地的贡献，路口还立了一座牌坊。

³³¹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郑金江、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52~253。

³³²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1987年5月11日会员大会决议。

扬美郑氏祖籍地的家族会对马来西亚的族亲在公共设施所给予的捐赠均会立碑纪念。目前在祖籍地的有兩石碑共有三座。第一座立在家庙锦峰宫外，表扬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的首任族长郑青松(美仁堂)和郑友名(美扬堂) 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对祖籍地修建宗族寺庙锦峰宫做捐献。(因文革期间家庙锦峰宫的诸佛神像均被红卫兵捣毁,郑青松和郑友名两人合捐人民币一万元重雕宫内的神像。)



照片 44: 锦峰宫旁的碑文

扬美郑氏家族会于 1980 年表扬郑青松与郑友名对锦峰宫的贡献所立碑文。

资料来源:笔者 2002 年 4 月筆者探親時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第二座石碑为表扬 1980 年马来西亚的族亲捐资重建宗族境内四洲亭的贡献,目前立于四洲宫内。第三座石碑为表扬 2007 年在马来亚的族亲合力出资,将村中一条主要道路铺设为水泥路。在第三任族长郑志强(德裕堂)的号召下,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宗族子弟总共合捐马币两万八千令吉协助祖籍地进行道路的建设。这一次的捐资者绝大部份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二代。这些捐资者之中,有几位族亲是用他们已去逝的父亲的名誉出资。诸如美扬堂的郑声蝉(父名郑夏超)、草美堂的郑天南(父名郑夏谦)、福林堂的郑苍岭(父名郑夏骋)与郑瑞兴(父名郑德春)。其中郑夏谦

和郑德春南来后就不曾再回乡，他们的下一代以他们的名誉对祖籍地做出回馈，不仅是至孝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有让已逝世者落叶归根的含意。

2010 年扬美郑氏公所现任主席郑志强再度与首任主席郑夏煨及次任主席郑友名的第二代联合捐资人民币十万元，协助乡政府将祖籍地祖师公庙前一公里长的道路提升为水泥路。马来西亚的族亲对祖籍地的基础建设的回馈工作已在第二代继续地进行传承。



照片 45：介福鄉水泥路上的牌坊

为表扬郑友名父子捐赠水泥路所建牌坊。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46：牌坊上书有路名和捐赠者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47：郑友名出资修建的美扬堂
祖宇

美扬堂是扬美郑氏宗族境内保留最完整的
闽南式古建筑。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
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48：扬美郑氏宗族境内的水
泥路

造路费用由海外族亲出资。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
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49：扬美大街的水泥路的石碑

石碑内容为捐赠者芳名录。

资料来源：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
宗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照片 50: 2005 年马来西亚族亲
出资重建的四洲亭

资料来源: 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
摄于扬美郑氏宗族祖籍地介
福乡福东村。



照片 51: 四洲亭内的碑文

碑文注明“马来西亚乡侨捐资”。

资料来源: 笔者 2008 年 12 月田野调查摄于扬美郑氏宗
族祖籍地介福乡福东村。

在一般家庭方面，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族亲过去长期汇款帮忙祖籍地亲友的例子已非常普遍。这些侨汇是除了奉养父母、资助弟妹与侄子嫁娶的费用之外，甚至出资修建祖宇，以及为先人的坟地重建风水。诸如扬美郑氏公所永久名誉族长郑夏聘对于

原乡的事务一直都高度关注，在返乡探亲后，因发现祖宇“福林堂”屋身已破旧，即招集福林堂散居马来西亚各地的子孙集资来进行原乡祖宇的修建。³³³

1949年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再出国，以及马来西亚政府至1990年才开放国人前往中国探亲，³³⁴国际政治因素阻隔了无数家庭团圆的机会。在一些个案中，可发现到南迁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对原乡亲属的资助，存在着一种补偿心理。诸如郑声谨(福林堂)对留在原乡的长子郑名萍因为未能尽到扶养责任，在心理愧疚之余，对留在原乡的儿子金钱上的支助，其实存有补偿心理。另外，郑夏椅(草美堂)则资助其侄子郑金刚买地建店屋。据郑夏椅的孩子透露，因其祖母早逝，郑夏椅自小由兄嫂扶育成人。后来其祖父、二伯父及他父亲均南迁马来西亚，仅留下大伯父在原乡看守老家。³³⁵郑夏椅对侄子在财力的支持，应是感念其兄嫂扶育之恩惠的一种反馈。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一般农民的财务状况都非常拮据。扬美郑氏祖籍地的亲属一般也会在婚嫁、丧葬及修祖坟的开支方面主动向海外的族亲寻求财务上的支持。介福乡是永春县较穷的乡俚，有些人在当地讨不到媳妇，而在人口贩子引介下娶得江西省的女子。但因永春县农村太贫穷，许多江西媳妇因不堪过苦日子而逃跑。这些家庭需要侨汇的原因之一，也是希望可稳定家人的婚姻。

郑夏图在写给马来西亚的侄子郑连珪与郑连塔兄弟家书即嘱咐他俩在经济上需予以在乡的弟弟郑国业多方的协助。“侄媳是江西人，以永春一般情况来看问题，江西的妇人嫁来永春，因不堪受艰苦逃回江西省有十分之八，此侄媳品质较好，才能与国业共甘同苦，

³³³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声谨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13。

³³⁴ 林友顺：〈1949改变马来半岛命运轨迹〉，《亚洲周刊》第49期，页24~28。

³³⁵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郑世智、郑金江、郑声盛访问稿，参见本论文口述历史资料，页252。

经济困难，希望连珪、连塔寄款资助，以安侄媳之心，不受变动。”³³⁶郑连珪与郑连塔虽然经济情状不佳，但顾念兄弟之情，仍对在原乡弟妹的经济支持持续了近四十年，直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当地人民的所得水平大幅改善为止。当然，原乡的弟妹也对旅居海外的兄长长期在经济上的支助心存感激。类似郑连珪与原乡弟妹的维持良好亲族关系的案例，在扬美郑氏宗族里相当普遍。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许多海内外的扬美郑氏族亲经由探亲互访，已将海内外家族的脉络重建完整的连接起来。

³³⁶ 郑夏图写给侄子郑连珪的家书，詳見附件(六)。

三 宗族事务由原乡扩大至海外

介福乡的五大宗族迁徙到麻坡后均相继完成重建。这些海外宗族组织均与原乡的宗族组织保持积极的互动。甚至因为彼此对原乡的共同事务在意见上相左，而引发海外宗族间出现僵持不下的局面。1994年因福东村要盖一所小学，同属福东村管辖的扬美郑氏宗族和大坵头林氏宗族均争取将学校设置在本身宗族的境内。而远在马来西亚的扬美郑氏和大坵头林氏宗族组织更是坚持学校必须设在祖籍地宗族辖区内。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甚至在会员大会决议，学校地点若不建立在扬美乡，那坚决退出筹建小组。³³⁷可见原乡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争议，亦会引发海外宗族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原乡的宗族也会应用海外的宗族组织的关系，在特定事务上突破政府的限制。扬美郑氏宗族的宗祠光裕堂于文革期间被充做学校，由于学生人数日增，乡政府在光裕堂前方空地增建教室。文革后，扬美郑氏宗族认为有碍宗祠的观瞻，宗族的面子上挂不住。但因受制于上述教室为政府所建，属于公有财产，宗族组织要拆除面对一定的阻力。于是，原乡的扬美郑氏宗族要求马来西亚郑氏公所海外侨亲要维修祖宇的名誉，写信给介福乡政府。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般对海外侨胞对祖籍地的建设要求均无任欢迎，扬美郑氏拆除政府在宗祠旁所扩建教室的要求终于获得批准。

步入二十一世纪，扬美郑氏海内外宗族成员的交流较之前更为频密。两地宗族组织的重要庆典双方均互派族人到访。族亲关系也因此进一步获得巩固。在共同的

³³⁷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1994年5月24日会员大会决议。

血缘纽带与文化基础之下，减少了海内外宗族的合作障碍。未来可在文化交流之外的经济层面的合作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

第五章 结 论

扬美郑氏宗族在永春介福乡世代选择以务农为生，是因为当地的四周环山，与外界隔离的自然环境，种田是唯一的谋生方法。因为必须仰赖土地生活，再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当地人民的移动性就变得很低。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又遇上明清时期敬宗收族思想的盛行，因此造就了介福乡的宗族文化。说明了介福乡的宗族文化特殊性与封闭的农耕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当然，在明清时期，家族的功能在于社会组织，因而在正式组织较弱的地方，家族就很可能起替代性的作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村落，远离于中央集权的控制，社会组织需要自主地安排，因而家族得以大幅度发展。³³⁸

扬美郑氏宗族自明朝景泰年间开基以来，世代聚居于介福乡，数百年来沿用务农的老方法来应付生活所需面对的问题。直至鸦片战争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及社会治安的恶化，外力的介入致使原有的生活模式已不适于继续生存，出洋谋生成为另一种改善生存条件的选择。

十九世紀的東南亞，歐洲移民人數有限，西方殖民者為了獲取東南亞的原料和開發市場，不僅需要輸入大量亞洲勞動力從事原料生產，而且需求數量可觀的亞洲仲介商人來替他們收購原料和銷售歐洲工業產品。³³⁹這是驅使中國移民往東南亞遷

³³⁸ 王銘銘：《走在鄉土上一歷史人類學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53。

³³⁹ 丘立本：〈從歷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絡〉，《南方華裔研究雜誌》，第三卷，2009，頁240。

徙的一股重大拉力。

中国移民到了移居地都會設法再建立本身的新团体，這是因為當時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政府的腐败与无能，那些迁徙到海外的中国移民完全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帮助，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助团体来维护群体的权益。而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以个宗族为核心，原乡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很自然的被移植到移居地。³⁴⁰ 十九世纪的东南亚相对于中国移民的祖籍地而言，是另一个边陲地带，加上英殖民地政府对中国移民社群的内部事务鲜少干预，因而创造了宗族组织的生存空间。

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城填区，因有口岸之利，最早成为移民的聚居地点。因此，马来亚的方言组织和地缘组织最早成立于港口地区。以永春人为例，在南迁马来亚的过程中，都是采取“亲带亲、邻带邻”的亲族移民模式。也即是因为这种移民方式，才促成了许多永春籍的宗族组织在马来亚进行重建。

从诸多前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移民在马来亚成立宗族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尤其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移民在语言和文化隔阂下，成立宗族组织有助于保护族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与早期中原人民入迁华南地区的情况颇为相似，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型态是为了生存需要而发展而来。北

³⁴⁰ 丘立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网络〉，页239。

马槟城来自厦门海澄县的邱、杨、谢、林等四个宗族在 1786 年莱特开发槟城时即已抵达该岛，他们在同乡人口达到一定的数目之后，就组织了神缘与血缘、地缘的团体，并成为槟榔屿最早成立宗祠的福建宗族群体。³⁴¹

然而，马来亚独立后才成立的宗族组织，因社会制度已经确立，政府机能也已逐渐成熟，宗族组织的角色不同于英属地时期以维护族人利益为诉求，此时成立宗族组织的目的已经少了生存需要的涵意，反而是以联络乡宜，缅怀乡情为主轴。大坵头林氏、前洋林氏、龙津陈氏、紫美郑氏、以及扬美郑氏等五个宗族即是这一类宗族组织的代表。笔者从这些宗族的族谱资料也发现到，这几个宗族之间彼此在原乡已存在着姻亲的关系。介福乡的五个宗族从永春往马来亚的麻坡迁徙过程中，血缘与地缘两个纽带交互发挥作用。

绝大多数的永春人在原乡时期均依靠山林生活，到了马来亚很自然的即从事开发芭地、种植橡胶的活动。扬美郑氏搭上麻坡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列车。本着永春人克勤克俭的精神，大部份扬美郑氏族人南来后起初当胶工，有些储蓄后就购置胶园逐渐成为小园主，少数几位则因经营有方而晋阶拥有百亩胶园的大园主。與此同时，亦有族人开设店面成为从事胶片买卖的中盘商、出口商。1955 年马来西亚

³⁴¹ 陈耀威：〈殖民城市的血缘来聚落：槟城五大姓公司〉，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等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2006，页 177。

扬美郑氏宗族本身所进行的登录资料，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族人是以割胶为业。³⁴²而从事割胶工作者，其居住地点必须贴近工作地点，因此在麻坡地区市填边缘出现了许多分散型乡村聚落，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即散布于这些聚落。

对于中国移民的第一代而言，南来初期仍然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但在 1949 年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及中共对海外共产党的支援，这使到在国内面对共产党武装力量对抗的东南亚国家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持有很大的戒心，东南亚非共产国家人民到中国探亲访问的管道几乎是彻底的中断。³⁴³在有家归不得的情况下，加剧了本地中国移民第一代的思乡愁绪，在强烈的宗族思想驱使下，重建宗族组织来凝聚族人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潮，马来亚的宗亲会馆组织在这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在马来亚创建家庙、会馆，在精神上让族人有一个聚会活动的场所具有弥补不能返乡的憾缺。在意义上，表示他们已将马来亚当做第二故乡，展现出对这片土地做出认同的诚意。突显出南来的第一代在文化认同与国籍认同可明确区分的思维。

笔者认为，一个移民社会除了要有足够的世代繁衍之外，尚需再加上原乡宗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才能完成宗族的重建。在宗族文化的导引下，宗族成员对本身的族群才会产生认同感。有了文化认同的共同基础，就容易促成连系网络的建立，在

³⁴² 笔者按《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针对各族亲的略传资料中的职业别进行统计。

³⁴³ 林友顺：〈1949 改变马来半岛命运轨迹〉，《亚洲周刊》49 期，香港 2009 年，页 25。

外在环境变化的驱使下，只要能够快速集结所需资源，就能促成宗族的重建。简言之，中国的宗族到了移居地之后，拥有足够的宗族人口仅只是重建宗族组织的最基本条件，能否凝聚族人集结力量才能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马来亚独立前的中国移民们绝大部分来自闽粤地区的宗族社群，但仅有少数的群体能够在后来完成宗族的重建。原因在于原乡的宗族文化到了海外的张力不足，无法凝聚族人展现群体的力量。

宗族的文化传承，最容易在生活中被体现的部份为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族到了马来亚后，原乡的信仰资源最常被应用到移居地来做为宗族重建的基础，一般完成重建的宗族都会设置本身的宗族寺庙或会馆，并且供奉祖籍地所信仰的神明。永春介福乡扬美郑氏宗族的守护神王元帅、龙津陈氏宗族奉祀的玄天上帝均成为这两个宗族在麻坡的宗族寺庙所供奉的主神。一般上宗族组织都会藉由神明诞辰庆典来做为宗族成员定期聚会的日子，透过共同信仰来达到团结族人的目的。

王大元帅是扬美郑氏开基时即开始奉祀的地方神明，在过去医药缺乏、信息不流通的时代，地方神明兼具医疗、解惑的功能，成为乡下人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具有稳定社会的重要功能。在宗族成员抵达马来亚初期，王大元帅神诞成为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聚会的日子，最后更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创建了宗族寺庙“锦峰宫”。这种应用信仰纽带来团结社群的运作模式常见於马来亚中国移民间的不同帮群。各籍贯人民亦透过本身所建的庙宇来达到团结社群的目的，足见庙宇在早期中国移民社

会的重要性，兼具聚会场所、开展福利和行政活动的机能。³⁴⁴

除了信仰的纽带之外，扬美郑氏各别家庭也进行宗族文化的传承。自开基以来奉行数百年的“昭穆系统”仍继续在南迁者的家中被沿用至今。族谱中的左昭作为“命名”的辈份排行，右穆用在成年时“取字”的辈份顺序，形成王大元帅之外另一个族人之间的辨识符号。而原乡的堂号，则是族人南迁过程中进行亲族移民模式的证据，原乡的每一个堂号总共有多少人到马来亚与在何处落脚定居均有谱可查，成为扬美郑氏族人南来建立联系网络重要依据。

扬美郑氏融合了原乡宗族守护神的信仰纽带，以及族亲关系的血缘纽带两大元素才完成宗族的重建。而这两者能够随宗族的南迁后发挥作用，即是扬美郑氏宗族文化的体现。从扬美郑氏重建宗族组织的案例，可发现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移民虽然以劳力阶层为主，但对中华文化却存在着一份执着，维护宗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注重亲属关系、尊崇祖训团结族亲体现宗族互助精神，是扬美郑氏宗族能够离开祖籍地到马来半岛一百年后完成重建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移民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的特殊环境，除了以血缘作为团结的纽带之外，在同宗族的人数不足时，便会以地缘的纽带性来将当地的中国移民组织起来。再或者应用

³⁴⁴ 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5。

历史上的事迹来创造一个虚拟的纽带，例如刘关张赵会馆即是以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做为创会的依据。而组成华南宗族的必要条件的族谱、族产及宗祠，³⁴⁵到了南洋之后也因情境的改变，而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条件或在形式上出现变更，如族谱因宗族世系群无法由原乡全面进行移植，因此改为族人的世系汇志所取代。因宗族南来时间尚短，各别家庭供奉自己的近祖，因而没有设置宗祠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宗族寺庙的创设。

另外，祖籍地的宗族有本身的族产来维持宗族的日常祭祀开销所需，族产亦经过历代祖先辛苦经营才传承下来。宗族社群到了马来亚之后，有无族产端看宗族重建时间长短，以及宗族人口规模大小。族产已非构成宗族的必要条件。一般宗族的例行活动所需经费均来自会员的年捐，重大的节庆则由族中管理层向族人募捐，而一般领导层均需担付较多的捐献额度。

从扬美郑氏的案例显示，海外宗族的建立不再是以原乡的族谱、族产及宗祠来做基础，而是因地制宜的创造出适合组织继续生存的新模式。马来西亚宗族组织另一较大的变革是在二十世纪之后，宗族组织已采用现代化组织运作模式。但宗族团结族人的目的与宗族精神的内涵与原乡宗族组织的本质却没有显著的不同。就结构上来说，扬美郑氏在马来亚进行重建的宗族组织，并非是中国原乡的分支。这些从中国南来的族亲在原乡时期的，自小已经接受宗族文化的薰陶。马来亚的扬美郑氏

³⁴⁵ Maurice Freedman.(1966).*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p.24.

宗族宛如原乡宗族的复制体，因地理环境、职业因素的不同，宗族到来马亚后已转变为散居型态，但精神层面却持续获得传承。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迁马来亚后，初期均是胼手胝足克勤克俭出卖劳力换取生活。不少族亲成为大园主或经商致富后，就积极办教育来回馈社会。扬美郑氏宗族的人口不多，却参与了麻坡 9 所华小与 2 所独中的建校工作。更可贵的是这些扬美郑氏族人从中国南来之前，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南来后，当他们经济能力有所改善之时，并不吝于捐赠校地、出资或协助筹募建校基金。从扬美郑氏族人办教育的热诚，反应出宗族南迁马来亚后，因社会环境的不同，中国移民的社会参与已展现出跨越宗族的活动。而日本侵华期间，中国移民积极响应支持祖国的抗日活动，更是打破以宗族为本位的民族运动。扬美郑氏族人有的积极领导麻坡筹赈会、抵制日货运动，甚至成为南侨机工的一份子回返祖国支持抗日运动。也有族亲投入马来亚抗日军的活动，后来成为马共的成员。在 1949 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实施紧急法令之下，³⁴⁶不得已只能选择返回中国。与此同时，也有部份族人因在原乡是国民党的忠坚份子，在 1949 年共产党全面接管中国大陆政权以前急忙出境到马来亚。许多家庭被迫分离成为一个家庭兼有两个国籍的“国际家庭”，有些族亲直至终老仍没有机会与亲人重

³⁴⁶ 英国殖民地政府于 1948 年 6 月 18 日实施紧急法令。所有郊区的住户均需迁往新村地区，英国殖民政府的希望籍此可切断村民和马来亚共产党的连系。而被怀疑与马共有接触者多半都会被驱逐出场。参见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 4~7。

新再度团圆，成为终生的遗憾。扬美郑氏宗族的南迁后与整个大时代的结合却产生不同的生活际遇，正是当时无数中国移民的无奈写照。

扬美郑氏积极办学与参与抗日活动均发生在二战之前，当时宗族组织尚未完成重建。但这时期的扬美郑氏族人已开始加入其它地缘组织如麻坡永春会馆。筹赈会的成立即由麻坡永春会馆所发动。而参与者来自跨宗族、跨帮群的麻坡华社各阶层。地缘性会馆组织与方言会馆组织与后来宗族组织的建立并没有冲突。当宗族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时，仍然会进行重建，宗族成员们同时也具地缘性会馆组织与方言会馆组织会员的身份。这种情况有异于祖籍地的宗族社会，因地理环境的差异与职业的不同所造成的一种与在地社会融合的一种现象。地缘认同在宗族人口未达到一定规模时，被视为取代血缘认同作为凝聚社群的重要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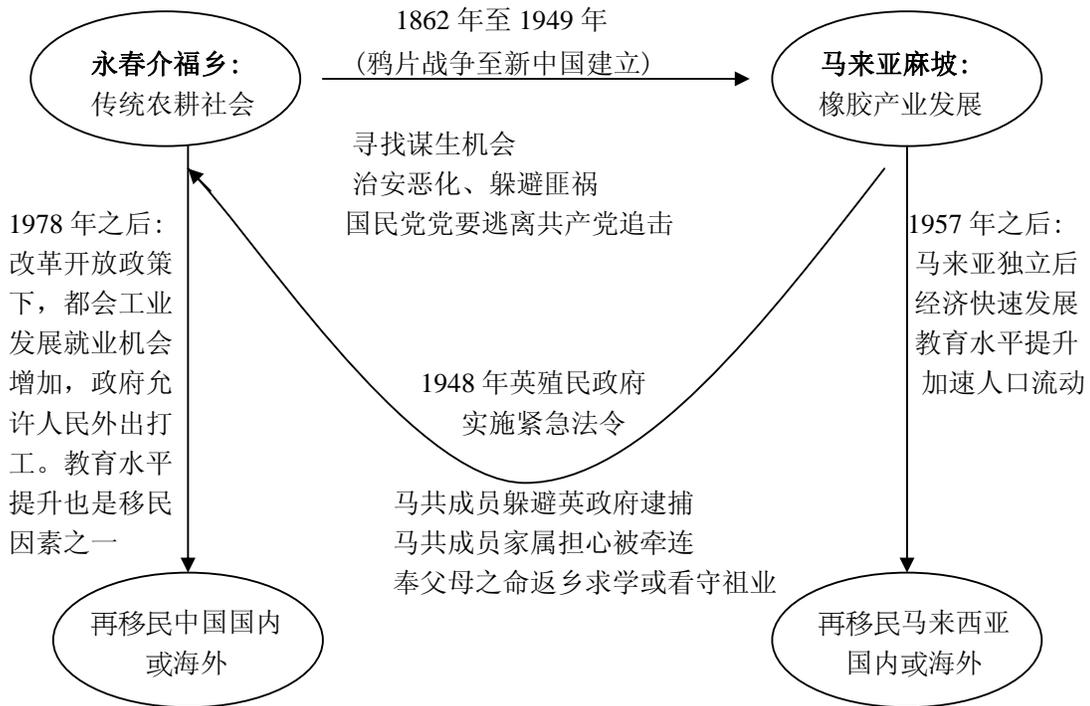
传统家族意识对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原乡时期的影响颇大，除了修谱均由当时的儒生发起统筹，族中有功名者也享有较高地位。扬美郑氏宗族南来后家族意识的转化，首先呈现在教育事业的捐献。继而在抗日活动的参与。最后才体现在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宗族组织的重建工作。原乡的家族意识到了马来亚因环境的变迁而迅速转化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建设与投入祖国抗战的大业。

本论文结合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祖籍地的族谱、马来西亚的世系汇志等文献、

吸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构筑了华南宗族在马来亚这块土地进行重建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论证了马来西亚华人宗族形成的要因及原乡的宗族文化对重建宗族组织的重要性。笔者以扬美郑氏宗族在原乡的开基过程做为研究基础，全面性的掌握宗族组织的基本特质，再延伸到宗族到马来西亚所形成的发展脉络，让中国宗族到海外的形成过程之研究更具连贯性。

本论文亦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教育水平提升的视角，透过扬美郑氏的案例来剖析影响华南汉人宗族到从迁徙到马来西亚到进行重建的关键因素，并且就宗族成员的回流、继续扩散、以及再移民的现象做出回应。

图 9：扬美郑氏宗族的扩散过程



笔者认为，聚族而居应是科技不发达、谋生条件不容易的时代里所有人类的通性。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文化成为组成群体的必要条件。宗族文化代表的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聚居群体的共同文化。宗族的制度能保存千年，自然有其价值，宗族组织机能，在马来亚的其它种族是否也存在？他们可能的运作又如何？这是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尤其当华社经常习惯往内看问题，对其它种族只逗留在表象的认识，习惯以偏概全来合理化自己的观点。倘若国内其它族群的内层文化能够更深入的进行研究比较，必能让不同族群彼此多了解，这对促进种族和谐有着正面的助益。

笔者认为，探索做为移民社会基层组织之一的宗族组织的功能与运作脉络，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移民社会下华人社会的组成结构。华南宗族南迁马来亚之后在一个与原乡不同的时空环境下，仍然能够进行宗族组织的复制，显示华南宗族到了马来西亚后具有很强的调适力与生命力。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进行重建的案例，是马来西亚华人奋斗史的缩影。透过扬美郑氏宗族的个案，若能唤起其它华人宗族组织也针对本身的南迁发展史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升本地方研究的层次。就宏观的角度而言，如可再推广至宗亲会馆组织针对本身的历史进行更广泛性的研究，当每一个会馆均能将它的历史经过考证后透文字来进行记录，就成为有实用性的史料，将可集结成为完整的马来西亚华人奋斗史。

参考书目

中文资料

一. 方志史料

1. 蔡两成编：《香林风物志》，德化：福建省德化县香林寺修建董事会，1995。
2. 《德化郑氏志》，德化：福建省德化郑氏志编纂委员会，2007。
3. 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
4. 黄温秋等著：《永春华侨志》（手稿），永春：永春侨联办公室，2008。
5.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永春，1906。
6.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永春，1906。
7. 《桃源扬美郑氏族亨房复首派二房谱》，永春。
8. 《桃源扬美郑氏族亨房复首派三房谱：盖德堂家谱》，永春。
9. 《永春文献》（第一期至第十一期），台北：永春文献杂志社，1973。
10. 郑世智整编：《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永春，2007。
11. 郑夏聘等编：《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麻坡：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编委会，1955。

二. 专著

1. 鲍雯主编:《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2. 陈礼颂:《1949 前潮洲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陈其南:《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及其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
4. 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等编:《传统与变迁 — 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5.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
6.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7.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8. 费孝通:《江村经济 — 中国农村的生活》,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7。
9.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0. 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11.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2.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
13.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14. 何克忠:《香妃城话旧》,麻坡:南马艺研究会,1987。
15. 何绵山:《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6. 黄露夏编著：《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编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17. 黄树民 著，素兰 译：《林村的故事 — 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的故事(The Spiral Road –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台北，1989。
18. 黄松赞：《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19. 黄尧：《马星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2003。
20. 濑川昌久 著，钱杭 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 风. 水移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21.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小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22. 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等编著：《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1986。
23. 李亦园：《田野图像》，台北：立绪文化事业，1999。
24. 林博爱等：《南洋名人集传》，檳城南洋民史纂修所，1941，（没有页码）。
25. 林国平、彭文字：《福建民间信仰》，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93。
26.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27. 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 等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2006。
28.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9. 莫理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著, 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0. 《潘家村史》, 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0。
31. 温广义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009。
32. 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 — 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 北京:中国友谊, 1988。
33.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 香港:商务图书馆, 1994。
34.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 — 历史人类学札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5. 王崧兴:《汉人与周边社会研究》, 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1。
36.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 台北:水牛图书出版社, 1986。
37. 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等编:《泉州史迹研究》,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38. 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39.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1986。
40. 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41. 颜清湟 著, 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及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42.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 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 1957~1978》, 台北:文史哲出版, 1982。
43. 犹他家谱协会、沙其敏、钱正民编:《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44. 俞云平、王付兵:《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45.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 长春:吉林出版社, 1990。
46.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 —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
47.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发展史》, 第一分册,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教总), 1998。
48.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 北京:中山社科出版社, 1992。
49.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三. 论文

1. 安焕然:〈从“华侨”一词的源起诠释看海外华人的华侨性格〉, 《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 新山:南方学院, 2003, 页 17~46。
2. 安焕然:〈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华人文化〉, 《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 新山:南方学院, 2003, 页 350~370。
3. Bruce J. Jacobs:〈中国政治联盟特殊关系的初步模式:台湾乡镇中的人情和关系〉, 黄光国编,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8, 页 85~140。
4. 蔡仁龙:〈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发展变化试论〉, 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三辑)》, 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 1989年9月, 页 41~79。

5. 常建华:〈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安徽史学》,第1期(2007年),
页75~87。
6. 陈志明 著,巫达 译,袁同凯 校:〈涵化、族群性与华裔〉,郝时远主编,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页231~261。
7. 陈中和 著:〈英国对马来亚政治的干涉和“分而治之政策”的各种特质〉,
《马来研究 — 中华研究比较学术研讨会双语论文集》,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
研究院,2010,页232~236。
8. 董孟雄、陈庆德:〈战后经济动荡中的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主编:郭梁、
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战后海外华人变化 —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22~29。
9. 冯尔康:〈清代宗族、村落与自治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06期,页11-13。
10. 郭梁:〈华侨出国史述略〉,《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一)》,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年2月,页119~137。
11. 郭梁:〈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变化发展的特点〉,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
郑炳山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9年5月,
页123~135。

12. 郭梁:〈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同化问题研究的几种观点〉, 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七辑)》, 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 1991年12月, 页1~15。
13. 贺圣达:〈战后华人华侨历史发展分期论议〉, 主编:郭梁, 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0, 页8~15。
14. 何启拔:〈马来西亚华族的形成问题初探〉, 《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二)》,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年4月, 页23~39。
15. 黄风长:〈晋江华侨出国史略和出国原因〉, 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一辑)》, 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 1984年5月, 页129~138。
16.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8, 页7~55。。
17. 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 台北:元尊文化企业, 1998, 页93~161。
18. 黄昆章:〈海外华人社团功能演变的理论和实践〉, 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02, 页397~409。
19. 黄世楚:〈宗族现代化初探〉, 《社会科学研究》, 第4期(2004年), 页105~107。
20. 黄松赞:〈也评王赓武教授“移民地位的提高: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的发言〉, 《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页444~455。

21. 黄贤强:〈马来西亚华人近代史的分期刍议〉,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页47~61。
22. 黄英湖:〈战后华侨的再移民及其原因剖析(1)〉,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9年5月,页29~59。
23. 黄重言:〈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4月,页231~242。
24. 李天赐:〈试论华侨宗乡组织的历史作用及其变化发展〉,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9年5月,页365~387。
25. 梁英明:〈战后马来西亚华人民族意识的演变〉,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9年5月,页303~364。
26. 林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与中国宗族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第二期(2003年),页66~74。
27. 林金枝:〈华侨汇款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侨乡建设的贡献〉,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9年5月,页185~246。

28. 林修果:〈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 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新东方》,第6期(2005年8月),页15~19。
29. 林彦群:〈战后新、马华人“文化认同问题”〉,《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年4月,页259~275。
30. 刘家驹:〈读东南亚华侨的乡土宗族性心态 — 读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郑赤琰、吴伦霓霞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9,页358~363。
31. 罗汝材:〈战后马来西亚华人认同观念转变诸因素初探〉,郭梁,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等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 —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159~164。
32. 钱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与《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史林》,第三期(1999年),页100~106。
33. 钱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与《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史林》,第三期(2003年),页73~78。
34. 钱江:〈马来西亚檳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海外之重建〉,《南洋学报》第五十六卷,新加坡:南洋学会,2002,页149~162。
35. 丘立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网络〉,《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第三卷,2009,页239~246。

36. 丘立本:〈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谘议〉,《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一)》,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年2月,页49~62。
37. 山下清海著,潘明智译:〈福建省侨乡区的地理考察 — 其地区特色和海外侨居地的相互关系〉,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页209~228。
38. 石沧金:〈试析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分期〉,《东南亚纵横》,第七期,东南亚纵横杂志社,2004,页57~59。
39. 史坤杰:〈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龙岩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2005年8月),页48~50。
40.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 — 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农业考古》,2006年第04期,页90~93。
41. 苏峰:〈试析宗族社会在现代中国的嬗变 — 从龚自珍《农宗》谈起〉,《长白学刊》,第6期(2002年),页23~27。
42. 苏云峯:〈星马华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奉献(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郑赤琰、吴伦霓霞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9,页304~323。
43. 宋燕鹏:〈浅谈家族本位观与中国家族文化〉,《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2005年1月),页78~80。

44. 童家洲：〈泉州华侨史略论〉，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一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4年5月，页139~146。
45. 王赓武：〈同化、归化与华侨史〉，郑赤琰、吴伦霓霞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9，页11~24。
46. 王赓武：〈新、旧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庄国土、黄犹、方雄普等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1~9。
47.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心〉，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页211~230。
48. 王光复：〈永春鳌峰农民武装抗捐斗争〉，《永春文史资料》1990(第十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页1~8。
49. 文平强：〈从空间的视角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经济与社会的变动〉，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页19~45。
50. 吾淳：〈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族伦理〉，《现代哲学》，2005年4月，页93~98。
51. 吴同永：〈福建省侨汇的历史和现状〉，梁康生、蔡仁龙、李国梁、郑炳山等编：《华侨历史论丛(第四辑)》，福建：福建华侨史学会，1987年10月，页303~364。
52. 肖永坚：〈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归化政策及其影响〉，主编：郭梁，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139~158。

53. 谢爱萍：〈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上的发展〉，主编：郭梁，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 48~50。
54. 谢长法：〈明清时期族谱的教化功能论议〉，《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 4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页 102~104。
55. 徐钧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来亚华人经济〉，《华人华侨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年 4 月，页 307~331。
56. 徐良梅、朱炳祥：〈“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8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页 866~871。
57. 许肇琳：〈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思想观念变化看海外华人社会的演奏和发展〉，《亚洲文化》第十七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3，页 149~153。
58.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主编：郭梁，编委：汪慕恒、黄犹、蔡仁龙，《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页 1~7。
59. 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与前途〉，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亲会馆》，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页 460~471。
60. 颜清湟：〈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1998，页 3~76。

61. 颜清煌：〈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林忠强、陈庆地(马来西亚)、庄国土、聂德宁(中国)合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页 1~22。
62. 杨一琼：〈家谱研究价值新探〉，《津图学刊》，第 6 期，2004，页 18~20。
63. 杨宜音：〈“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的分类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页 181~204。
64. 元廷植：〈明代宗族的形成与地域社会 — 以福建永春县桃源刘氏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4 期（2007 年），页 11~24。
65. 臧振：〈宗族社会初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页 45~52。
66. 曾玲：〈一个聚族而居的华人村落的建立与运作〉，《亚洲文化》，第二十一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页 224~236。
67. 曾玲：〈阴阳之间 — 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2003 年 1 月，页 115~126。
68. 曾少聪：〈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页 443~463。
69. 张扬：〈家谱中字辈排行诗所反映的地方民族心态〉，《绍兴学院文理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12 期（2006 年 9 月），页 117~120。

70. 郑良树：〈大马华社与中华文化〉，何国忠编：《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 139~150。
71. 庄英章：〈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特性〉，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等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1985，页 93~124。

四. 社团特刊

1. 麻坡 15 华团：《麻坡华人的血泪史》，麻坡：麻坡 15 华团，2005。
2.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1999。
3. 《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钻禧纪念特刊》，巴生：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1986。
4. 《三育华小校史》，麻坡：新邦力马三育华小董事会，（没有页码）。
5. 郑添发编：《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暨郑氏家族世系纂志》，麻坡：马来西亚永春扬美郑氏公所，2008。
6. 郑昭贤：《中化足印》，吉隆坡，2010，（没有页码）。

五. 文章

1. 黄温秋：〈永春华侨的同乡组织〉，《永春文史资料》1989 第一辑（总第九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页 35~42。

2. 黄温秋、颜春木：〈永春华侨在国外〉，《永春文史资料》1988 第一辑(总第八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页 41~46。
3. 林友顺：〈1949 改变马来半岛命运轨迹〉，《亚洲周刊》49 期，2009 年，页 24~28。
4. 颜春木：〈陈国辉祸永记〉，《永春文史资料》1983 第一辑(总第四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页 57~65。
5. 颜春木：〈民国时期永春民军概略〉，《永春文史资料》1988 第一辑(总第八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页 24~27。
6. 颜文雄整理：〈张雄南祸永罪行录〉，《永春文史资料》1986(总第六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页 35~38。
7. 章英：〈颜迥华传略〉，《永春文史资料》1989 第一辑(总第九辑)，永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英文资料

1. Freedman, M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2. Lim, H.F. & Fong, T. Y.(2005). *Th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The Journey Ahead*,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alysis & Research.

3. Soh, W.N. (1986).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Georgetown, Klang and Kuala Terengganu in Peninsular Malaysi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4. Szonyi, M. (2002).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Wang, G.W. (1993).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sian Culture*, 17, pp 5-13.
6. Wang, G.W. (1994).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Culture*, 18, pp 52-61.
7. Wang, G.W. (1995).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Asian Culture*, 19, pp 1-8.
8. Wang, G.W. (2002). "New migrants: How New? Why New?". *Asian Culture*, 26, pp 1-11.
9. Yen, C.H.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口述歷史资料—马来西亚部份

No	受访者	日期	地点	访问重点	页数
1	郑声谨 郑名含	25/11/07	麻坡武吉甘蜜 锦峰宫	南来的原因、初期的发展状况, 以及族亲之间互动关系	207 - 213
2	郑清泉	25/11/07	麻坡武吉甘蜜 锦峰宫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后再返乡的情形	214 - 215
3	郑夏椅 郑启贤 郑启华 郑启福	25/11/07	麻坡巴莪 郑夏椅住家	南来的原因与初到马来亚的情形	216 - 221
4	林来英	07/02/08	麻坡武吉巴西 林来英住家	福林堂郑华真来马原因	222 - 223
5	郑震里 郑震寿 郑震鸿 郑天长	01/10/08	利民达 郑震里住家	1. 扬美郑氏宗族在昔加末县利民达镇落脚事迹的考证 2. 南来大马的原因调查 3. 扬美郑氏家神王大元帅变成地方神的经过探讨 4. 扬美郑氏宗族在昔加末县利民达镇的互动关系	224 - 234
6	郑震亮	01/10/08	利民达 郑震亮住家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文林望原因及参加马共被遗送回中国的事迹	235 - 237
7	郑锦泉	01/10/08	利民达 郑锦泉住家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马来亚的原因	238
8	郑树苞	07/11/08	麻坡武吉巴西 郑树苞住家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麻坡落脚的事迹	239 - 240
9	郑来发 郑清腴	29/01/09	文林望郑来发 住家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麻坡文林望登陆之史实	241 - 242
10	郑德明 郑德裕 林良本	15/03/09	马日丹纳 锦峰宫	王大元帅从家神变成地方神的发展经过	243 - 245
11	郑声转	25/10/09	麻坡实廊 郑声转住家	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运作情形	246 - 249

口述歷史资料—中国大陆部份

No	受访者	日期	地点	访问重点	页数
1	郑名亮	13/12/08	厦门郑名亮的杂货店	扬美郑氏宗族在中国国内再移民的原因	250 - 251
2	郑金江 郑世智 郑声盛	14/12/08	永春介福乡 郑世智的道坛—灵应坛	扬美郑氏宗族南迁者对原乡的贡献	252 - 253
3	郑金表 郑济忻	15/12/08	永春介福乡 郑金表住家	扬美郑氏回乡马共成员及利房露湛堂的事迹	254 - 258
4	郑世智 郑声盛	15/12/08	永春介福乡 郑世智住家	扬美郑氏宗族的分房情形、南迁的原因，以及宗族的山界范围	259 - 262
5	郑震梓之妻	15/12/08	永春介福乡 郑震梓之妻住家	郑友专领导抗日筹赈会及遭遇日军残害的事迹	263 - 265
6	梁黎玲	16/12/08	永春侨办	清末时期永春人出洋的原因与路线	266 - 272
7	郑名井	16/12/08	永春介福乡 郑名井住家	郑声缪加入马共的情况及他们回返中国的原因	273
8	郑名雀 郑名强 郑声缪之妻	19/12/08	永春介福乡 郑名雀住家	郑声缪加入马共的情况及他们回返中国的原因	274 - 283
9	郑震文	20/12/08	永春介福乡 郑震文住家	郑名引被英殖民政府遣送回中国的原因	284 - 286
10	李良根	21/12/08	从永春往 厦门车上	年轻移居外地的年轻人看介福扬美郑氏宗族	287 - 288

受访者： 郑声谨(85岁)、郑名含(57岁)(两人为父子，皆属亨房-福林堂)
郑清泉(78岁)(亨房-金美堂)

日期：25/10/2007 上午 11:00

访问重点：南来的原因、初期的发展状况，以及族亲之间的互动关系

1. 您出自那一个堂号？

声谨：福林堂。

2. 为何您会到马来西亚？

声谨：我在唐山出生，来马来亚时只有两岁，很多事都不知道。

3. 那您何时到来？当时和谁一起来？能不能说一说当来从家乡一路来到马来西亚的过程状状况？

声谨：是我父母把我带来的。大部份从唐山过来的，都是那里生活困难，没办法才来这里的。

4. 1948年25岁回去原因？

声谨：因大马实施紧急法令，时局比较乱，回去住两年是因情势所迫，是黑区时代（即紧急法令）。从新加坡搭船回去。（据其它扬美郑氏族亲透露，主因乃其长兄为共产党党员。其父为怕牵连，而带着一家大小回返大陆）。

5. 当时中国是不是正处无政府状态？

声谨：1948年国民党仍在，1949年国民党就跑了（撤离到台湾）。

6. 从新加坡乘船需不需要两周？

声谨：不需要，搭船五日五夜就抵厦门。

7. 厦门再坐车去永春？

声谨：不是，从厦门再去是用脚车载。我沿途骑脚踏车、间中走路，去泉州，整个行程需一日时间。

清泉：1948年我是到安海，再坐巴士到泉州。

8. 那时是厦门到泉州或永春？

声谨：我是从厦门到泉州，快到晚上才到永春（泉州到厦门需一日时间）。

9. 那时你回去两年是否是种田?

声谨: 我没去种田, 我到新游去卖碗. 1948 年我自己一人回去。

10. 那时你结婚了吗?

声谨: 结婚了, 两个孩人在这边。

11. 当时你是一个人回去吗?

声谨: 自己一个人。你公公(夏苑)先回去, 同你曾祖母先回去。

12. 我听说当时我祖母已去逝?

声谨: 苑婶去逝时, 刚好在日据时代在九条内(巴力浮来), 那时没有棺木, 我和泮水叔(即笔者祖父之堂弟)用钉木板当棺材抬到二条顶公冢安葬, 那个位子还在, 在二条顶即实廊(Serom)附近。你祖母生在破月, 按习俗, 子孙最好不要走近。现在还有一个小土堆。

13. 出世时间为破月, 死后子孙不要来扫墓是否有此说?

声谨: 是有这一种说法。

14. 你刚刚说回去后是从事卖碗的工作?

声谨: 刚开始没做些什么, 1949 年去卖碗, 到新游、莆田。

15. 用脚车吗?

声谨: 用担子抬, 走路。

16. 每天如此应当难赚吃吧?

声谨: 就是因为难赚吃才再度赶快折回马来亚, 人人都是这样。

17. 我们的乡里(介福)盛产陶土, 是制作瓷碗的好材料。

声谨: 就是, 人人都挑着担子去卖碗. 我看整个乡里 85%都在从事卖碗的工作, 就连莆田都去。

18. 那你那一年又回来.

声谨: 1950 年我又回来, 主因那边生活困难。

19. 那时你已结婚了，那你的孩子留在大马？

声谨：1949年，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去。当时第二个孩子还在肚子里没出世，第二个孩子到了介福才出世。

20. 你几个孩子？

声谨：总共十个，唐山还有一个，在这里最大的是这一位(名含)，长子(名萍)是在这里别人给的。

21. 你长子是你自己带回去吗？

声谨：不是，是跟我父母(夏皆)回去的，在1949年。因当时家兄是共产党员的关系，在这里不能住，自己也害怕。

22. 那你父亲是英殖民政府要他回去或自己回去？

声谨：自己回去，他自己害怕，我大哥(声流)是共产党党员，我父亲害怕被连累，担心被遣返，顺便把我的长子一齐带回去。

23. 是不是你大哥一家都回去？

声谨：是，同我大嫂，侄子全家一起回去。

24. 你有两位兄长对不？

声谨：对，就两个，第二(声镭)的在日据时代患上肺癆不治。

25. 长子在共产党的党职高吗？

声谨：这我不太清楚。

26. 他们回去后你1950年自己又回来？

声谨：那边生活困难才又回来。

27. 回来需做大字(护照)吗？

声谨：我1948年回去时有做大字(向英殖民政府申请的入境准证)，过来则不用。我当时是拿新加坡的居留。

笔者：我祖父当时要过来，他的户照我有看到，他没办法再度到来是因名字和当时的马共份子雷同，不巧变成政府的黑名单

28. 你从大陆回来后在那里工作？

声谨：在新加坡做杂工。

29. 为何后来会到笨珍？

声谨：是声遣和友辉在新加坡遇到我相邀到笨珍发展。

笔者：声遣的孙子震兴也住笨珍，后来到台湾留学。

名含：对。

30. 友辉和声遣是兄弟吗？

声谨：不是，但却是同一屋出来的(即同一堂号)

31. 他们是一开始就住在笨珍吗？

声谨：不是，一开始友辉是住在文林望，声遣住在新邦利马(Simpang Lima) (其兄声杞为当地三育学校创办人，亦为族亲南洋族谱编委会委员)，在日军投降后，因时局稍乱，才到笨珍发展。

32. 我们的宗亲应当一开始就住在这一带，所以才有锦峰宫在此设立？

金池：对，就是这样。

33. 那你那一年到笨珍？

声谨：1953, 或 1954。

34. 那你当时住在那里？(问名含)

名含：我在中国还没到来。

声谨：后来申请才来，他在 1949 其母回中国两日就出生。

35. 那你太太何时再回来？

声谨：1954 年我再将她申请过来。

36. 那时一来是不是直接到笨珍？

声谨：对。

37. 声谨叔你当时在笨珍从事什么工作？

声谨：在黄梨园工作。

38. 那里是大笨珍或小笨珍?

声谨: 大笨珍, 巴力施光。

39. 在笨珍还有那些宗亲?

声谨: 还有夏湖(对面堂), 还有一些在五间店(长江叔), 再发(友辉之子)。

40. 1954 年政府已开始要人民申请公民权了吗?

声谨: 我一开始做州藉民, 因我从新加坡进来不到五个月, 因不到一年, 而被收回去, 后来再申请为公民权。

41. 你当时有打算回中国吗?是否因为你在两地生活过有个比较?

声谨: 在这里习惯了, 马来西亚天气没冷没热, 那边生活也不容易。

42. 扬美的生活条件是否真的很差?

声谨: 确实如此, 在介福除了种田, 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再来只能卖碗, 地方实在太偏僻。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早已住在那里, 没办法, 你回去过也亲眼看到。曾经永春的县长到访时, 我就跟他说我们介福很难赚吃, 只有一点陶土, 其它就没什么了。

笔者: 和别的地区如厦门、南安比较, 介福确实条件比较差, 近几年有了种植芦柑才有些改善。

43. 那当时的稻田是谁开垦就属于谁的?

声谨: 应该是祖宗开垦传下来。

44. 你过来后, 那边还有那些亲戚?

声谨: 我的父亲、后母(注:其母在其父返回大陆时已去逝)、侄子。

45. 你一人在此每年都和那边的家人通信吗?

声谨: 我每年都有写信回去. 1949 年共产党接管后还可以回去, 是大马政府不让我们回去. 1985 年开放后我申请了一年多才获准回去。

46.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完全不能回去?

声谨: 不能, 也没有人敢回去。

47. 我们的宗亲有人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迫害吗?

声谨: 据我得讯息应当没有, 没听说。

笔者: 我看或许是因介福地于偏僻地区、没太大发展, 故此没受到太大冲击。

(注: 但据现居当地第十八世孙 世智所说, 族谱有九卷, 除第一卷及第九卷有人藏起来, 余均被烧毁, 一些神祖牌也被破坏)

48. 日据时代有什么记忆吗?

声谨: 只是在巴力浮来芭(今九条)里种蕃薯(同我父母、你的曾祖父, 曾祖母、祖父、祖父之弟)种稻种烟草而已, 那时我已 28 岁, 对种植的农民日军没威胁, 重点是你要去芭地劳作、日军对农民并没怎样。

49. 宗亲们一开始在一带落脚从事什么工作, 为何会聚居在这一带。

声谨: 我一开始是住在 7 条, 大家几乎都以割胶和锄草为生, 亲戚一般都会相依靠。你曾祖父, 祖父一开始住在新加兰, 后来才移居到武吉巴西。日籍时期则在巴力浮来, 日军投降后才回到武吉巴西。

50. 日据时代的生活和大陆的介福乡自给自足应当有点类似?

声谨: 差不多, 所种的蕃薯有人专门来收买(当时是用香蕉纸, 即当时日钞来交易)。

51. 那时还没锦峰宫吧? 武吉甘蜜的宗亲多吗?

声谨: 锦峰宫还没盖, 武吉甘蜜的宗亲则很多。

52. 夏聘叔(建国小学创办人)和我们是五服内吗?

声谨: 聘叔和你祖父、及我父亲是五服内

(注: 聘叔之祖父通科公和笔者之高祖元核公是兄弟关系, 为第十三世祖。)

53. 我到介福有去查询, 我曾祖父之长兄为华乳, 即您的祖父、德春叔的父亲华站排行第三, 我曾祖父华真排行老小。

声谨: 关于福林堂的事是聘叔告诉我的, 你曾祖父并未说。

54. 我曾祖父有姐妹吗?

声谨: 有好几个, 我 1948 年回去还见到她们, 我得称呼她们为老姑。

55. 福林堂历史有多久?

声谨：差不多 101 年。聘叔曾说我们福林堂这间祖屋出很多人才(笔者：如福山子女一家是大学生、聘叔本身也是大学生)。曾经他说这祖屋必须顾好，不可给它倒下，1995 年我们还召集笨珍、东甲、及武吉甘蜜及武吉巴西福林堂后人一起出资汇钱回去修祖屋。目前夏苑、夏日、夏皆的后人均已回亲探祖。

56. 目前有人住在祖屋吗?

声谨：你三叔声忻目前住在那，我的大儿子(名含)和侄儿(名强)皆住在附近。

57. 我看要知道的也差不多了，真感谢您。

声谨：不用客气啦，这没什么的。

受访者：郑清泉(78岁)(亨房-金美堂)

日期：25/10/2007 上午 11:4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来后再返乡的情形

1. 你在那裡出世的？

清泉：东甲。

2. 何时回去大陆？

清泉：21岁。因我父亲(夏纯)说家乡的房子盖好了，要带他回去看一看。那房子是和我三叔(夏洽)两人出资盖的，建在东山尾。

3. 回去多久时间？

清泉：一年，清明节回去，隔年清明才回来。

4. 为什么又回来呢？

清泉：我查媒还在这里，我清明节回去，农历十月孩子出世。

5. 你在那里一年期间做些什么呢？

清泉：没做什么，我的目的是回乡看一看，平时没事和乡亲们到处走走，和他们到仙游、莆田去卖碗碟。

6. 那你父亲后来有回来吗？

清泉：有，一起过去，一起回来。

7. 回来后你父亲从事什么工作？

清泉：在东甲驾的士。

8. 之后你们有再回去吗？

清泉：那时中国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不敢回去。

9. 那时共产党来接管了吗？

清泉：共产党还没来，蒋介石逃已去金门。

10. 你回去是那一年？说一说那时局势。

清泉：回去那年为1949年，共产党政府的货币还未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纸钞(金元券)已没人要。买东西要用米来换。我到北京旅行时，旅馆还指定要用外汇券。

11. 当时回来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清泉：新加坡有一间明星栈，在永春有代理接洽，可先上船过来后才还钱(一人新币四百元)。去的时候也是坐们的船。

12. 从新加坡到永春要多久时间？

清泉：五日五夜先到厦门，隔天才到泉州的安海港，才搭车到泉州住一晚，第二天才到永春。记得所乘坐小巴士因搭客太少而拒载，只好提着大行旅改顾脚踏车(能同时载两人)。

13.你回来后住在那里？

清泉：在实廊。

金池：我们的亲戚大部份都住在武吉甘蜜和实廊)

14.之后再回去已是那一年？

清泉：60岁的时候。

受访者：郑夏椅(85岁)、郑启贤、郑启华、郑启福（皆为亨房-草美堂）

日期：25/11/2007 下午 3:50

访问重点：南来的原因与初到马来亚的情形

1. 能不能说一说大陆的生活情况？

启福：我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常说大陆生活穷困，治安恶化，成人到田里干活时，也得先把家中小孩带到山里藏好，天黑前回家时才把他们一起带回家，以免被土匪给掳走。

夏椅：土匪凶的很，硬抢牛只、掳走小孩、女人，卖去日本。夜间大家都集中一起，而国民党也发配枪枝给村民守夜自卫。

2. 当时土匪是否是陈国辉？

夏椅：那里的匪有陈国辉(注)、张凤南，后来陈国辉还被人五马分尸。

3. 我们的族亲夏骋，因其兄被土匪杀害，而回乡在介福和土匪搏斗一年多才回来。

夏椅：夏骋我认识，他的兄长是夏笑。他回乡抗匪时身上还有配枪。

4. 基本上我们的族亲都是受到土匪的压迫才来南洋发展。

夏椅：土匪多的很，除了陈国辉，还有张凤南。我还记得土匪在扬仔山脚还用手榴弹炸死了数头牛。那些牛是乡亲们为躲避土匪才在夜里牵往扬仔山脚，人也在那里睡。但土匪却用土枪和巴冷刀前来攻击。在扬子山脚开战了数小时，有人中枪。因在大厅奉有元帅公的神相，所以子弹都打不到，可见元帅公真有保佑我们。

5. 你是在大陆出生的吗？

夏椅：我在中国出生，五岁就丧母，我父亲(华解)先来这里(芭莪)，我在那边和兄长相依为命。之后我二哥再过来，我十五岁(1937年)和父亲的好友大坵头的林虎哥一起南来。长兄则一人留在扬美家乡。林虎哥在介福时经常和我父亲书信往来，我父亲透过写信叫我到这里来。林虎哥在东甲、武吉甘蜜一带做生意，也曾在麻坡待过。

6. 你父亲来这里时从事什么工作？

夏椅：我父亲到芭莪的到书记，在大陆时亦曾当过书记。后来在芭莪从事承租胶园

生意。他在大陆曾读过一点书，在大陆时已担任过书记的工作。来马谋生的主要原因乃不堪土匪干扰。早在南来之前，其父亦曾在共军将领李汉生底下当书记。

7. 你曾经在巴莪开了一间杂货店叫庆雅号？

夏椅：门牌 7 号，二十岁以前开设的。

启福：我父亲刚来时是在 Estate 割胶，他的手艺非常好。

夏椅：Estate 赚了一点钱才来巴莪做小生意，开始创设庆雅号。后来交给大儿子经营，到了五年前几年才因屋主要回收做发展用途才结束。

8. 你当时是从介福走路到永春吗？你从那里坐船？

夏椅：我大哥从介福送我到永春，永春到泉州则搭车。我从泉州的安海港上船，然后到厦门，再到香港靠岸，经过七日七夜最后才到新加坡。因当时个子小，买船票还买半票。

9. 你后来有再回去唐山吗？

启福：小时候没有，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去。我有带我父亲回去一次。

10. 1948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马也开始争取独立，那时候你有想过回去吗？

夏椅：也不能回去(应是只大马政府不允许回去)。邓小平开放后才回去。

11. 日据时代你住在那里？从事什么工作？

夏椅：我住在巴莪，那时做一点小生意，有卖一点红烟。日本人来把我抓去关进一屋子，并且还动手打我，还放一种毒气，我差点被毒死。

12. 为什么日军要抓你？和你做小生意、卖香烟有关吗？

夏椅：那时因为橡胶已经没人要，所以没再割胶，我唯有用脚踏车载着香烟和红烟到处去卖。

13. 我听宗亲们说郑天南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大哥(启贤、启华及启福的伯伯)，是被日军杀害的？

启贤：我母亲的全家人在峇株张厝港被日本人杀害。

笔者：我们有个宗亲叫友专，因为是抗日侨领，因而在日军入侵时全家仅剩三子外出，其余均被杀害。

夏椅：我二哥是在骑脚踏车去新港要去芭窟 Panjana 采“Sia 仔栽”（像麦一样的谷类植物），打算到 19 英里栽木，半路上被日本人抓上罗里之后就遇害。日据时代只能吃到蕃薯、木薯，白米一粒都难见到。

14. 日军是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人民根本无从抵抗？

夏椅：我们又如何奈何得了他们？

笔者：日据时代我二叔夏雄你认识吧？他当时住在芭莪通往麻坡的九英里路上，而我们的宗亲有许多人住在勿林望芭里种蕃薯。

15. 我听几位年长的乡亲们说，中国的乡俚扬美那边比较穷困，不容易讨生活，你觉得来到这里比较好吗？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吗？

夏椅：一开始做园种吃的，但又没有收成，在柑甘厂那边种的那些稻米在快收割前都被老鼠吃掉。

启贤（问其父）：我们是否是曾经一年内总共搬了三次家？

启华：因为马共的关系而被迫搬家。

夏椅：日本来才有共产党。

16. 那你们小时候的家境应当也是蛮清苦的吧？

启福：养猪、种菜，做园，直到开了杂货店才逐渐改善。我父亲做园的功夫也是一流的。在开杂货店时也有在做园、割胶。

17. 我在族谱里读到您的略传里提到您“含辛如苦、极力奋斗”。

启福：我父亲做事非常有毅力，一定要成功而没有失败的。在做园时，一天一点一滴去进行，不出三个月整个园的杂草就被锄到清光。他常教诲我们做事一定要成功，不要轻易放弃，要做一样东西一定成功、没有失败的。

18. 你们家里也是奉祀元帅公吗？

夏椅：是啊，古早前的照片是唐山那边的锦峰宫那边拿来的。

19. 我听说原本王大元帅就在介福乡的一间庙里，已经很久没人去点香火，因为托梦给我们的祖先二世祖泉辉公要去奉祀他，因而才成为我们族人的守护神。

夏椅：我这尊元帅公的金身是在新加坡制作的，新币 1500。之后在马日丹那的锦峰宫开光的。

20. 您在中国的房子是叫草美堂吗？

夏椅：是在虎屁股（即虎形墓）的草美堂。虎屁股是形容风水的名词。

21. 我们扬美姓郑的为什么会都集中的来到到麻坡？

夏椅：过去已有人先到来，互通讯息后，后来者就陆续就聚集在这一带。我父亲并不会割胶，因而不曾从事胶工的工作。刚开始来这里担任书记工作，回去后再过来就住在芭莪。

启贤：我祖父的主要工作是代人写信，也拉得一手好二胡。

22. 你父亲也是因介福那边不堪土匪扰乱而南来这里？是不是带着你二哥一起来？

夏椅：是的，就是因为土匪才来这里。我二哥是另跟着别人来的。我大哥是养子，不是亲生的。他留在介福没过来。我十五岁南来之前就是和他同住一起。

23.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你回去探亲时你大哥还健在吗？

夏椅：我回去时，大哥、大嫂已去逝，但有侄子在那边。

启贤：他五岁丧母，大嫂就负起做母亲的职责。

24. 早些时候因中国那边很穷，你是否有将猪油油炸后装进桶由用焊锡封死再寄回去？

启贤：有寄回去，要给大哥大嫂，但是对方收不到。后来我的侄子有从事一些工匠的工作，我有买一些工具寄回去。

25. 早期我们这边的经济也不太好，养猪是因为本钱重买不起猪只，猪只养大了宰杀后取其猪油油炸后才寄去中国给亲戚们。那边太穷，欠缺食油，听说在下锅者煮菜前仅只是用布沾点油往锅底抹一下就算放油了。

夏椅：唐山太穷了，但那边的人也太懒惰劳作。

26. 介福是个山区，没什么发展机会。只有一点陶土可做碗来卖或卖点茶，近几年才种点芦柑。

夏椅：做碗也是后来的事，现在才种柑。

启福：有些地方的发展还算不错，我老姑的儿子一个做福州基础研究所的高级专员，就在福州大学隔壁。他是福州那一带的堂书记，他们的生活就不错。

启贤：还有一位做将军的，我大哥回去时他还托寄一千块钱给我父亲。

夏椅：我父亲他曾担任过李汉生的书记。

27. 李汉生是国民党的吗?

夏椅: 李汉生也是一个乡俚类似土匪的人物。

启福: 我父亲第一次回去时, 我姑姑尚健在, 在介福的表哥表姐陪我去福州找我表姐, 坐车坐了四个多小时, 一路上走芭路, 除经过德化城镇外, 大部份都是山区, 不见人烟鸟兽。

28. 我们介福乡有个郑公祖师你听过吗?

夏椅: 有啊, 马六甲的锦峰宫就有奉祀祖师公。那间庙是由扬美郑氏族亲郑青松出资建的。我家的元帅公就是在那边。“开眼”才请回来的。

29. 武吉甘蜜锦峰宫和马日丹那锦峰宫的历史谁比较悠久?

夏椅: 武吉甘蜜锦峰宫先建

启贤: 马日丹那那座建在山上, 很漂亮。马日丹那离马六甲二十八公里。

30. 马日丹那锦峰宫是开放给公众祭拜的吗?不同于武吉甘蜜锦峰宫仅供扬美郑氏族人参拜?

夏椅: 马日丹那锦峰宫除青松山比较多钱之外, 还向公众募捐, 总共花了几百千才建起来的。元帅公的金身比较大, 每年华人四月十四办桌是几十桌的。

31. 请教启贤、启福及启华, 你们本身家里也是拜神的吗?是否也奉祀王大元帅?

启贤等: 没有, 仅在这里拜。

32. 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在马日丹那锦峰宫开光而不是武吉甘蜜锦峰宫?

启贤: 那边庙的规模比较大, 平时就有开放, 而武吉甘蜜仅在华人四月十四日才开放。建庙者郑青松当时还是我们扬美郑氏第二有钱者, 也是最早发达的。后来才被住在武吉甘蜜的声物后来居上。他经营橡胶行, 从外表看不出他的家底, 真的是人不可冒相。扬美夏字辈好像只剩下我父亲了

33. 夏字辈的还有一个金兴, 洪水的弟弟目前已搬去新加坡。目前在中国那边华字辈的已不在了, 辈份最高的也是夏字辈。当年从中国来的目前还有清泉、声谨。因为长辈们对家乡历史比较清楚, 所以我才来打扰访问。我们扬美郑氏有昭穆排序做辈份依据, 在族谱卜就有写清楚, 如十五世开始为“声名震祖宗”, 在大陆“祖宗”则为“狄戎”。但有些是用左昭, 有些用右穆, 如友

双，一般上出生后用左昭取名，结婚后另以右穆取字。你们的孩子取名时有按昭穆系统吗？

启华：我没下一代用“大”字，并没依遵照昭穆系统。

34. 我这次做研究需要，中国那边已寄来明朝建立的族谱，如需要，下一回我再影印一份给你们。夏椅叔，今天真的谢谢你。

夏椅：咱是扬美人，不用太客气。

受访者：林来英(81岁)(亭房-福林堂)

日期：7/2/2008 下午 8:00

访问重点：福林堂郑华真来马原因

1. 能不能说一说郑华真来马的最主要原因?

来英：据我家婆(即郑华真之妻林汀，娘家为扬美村隔邻前洋村林氏宗族成员)生前透露，我家翁南来前因不堪土匪经常来骚扰，而和土匪起冲突，更把土匪打伤。为躲开土匪寻仇，唯有往南洋逃命。他先是从扬美逃往前洋村我的家婆娘家暂躲一阵，据说我家翁因藏在装稻谷的“Qie-xia”中才没有被土匪搜着。隔日一早便往永春方向逃去，然后在泉州上船到马来亚。为答谢林家救命之恩，因林家家中无男丁，我家婆便将其三子郑夏图送给林家。(郑夏图成年后从前洋返回扬美，认回郑氏祖先，改回原姓。)

2. 初到马来亚时，郑华真在那里落脚?据族亲郑世智(现居福建永春介福扬美)说，当年其祖父郑声阳未返回中国前(即 1927 年前)居在峇属新加兰，郑华真初到马来亚时(推算应是 1922 年)是投靠族亲郑声阳。据说郑华真来马之前是个建筑工匠?

来英：是的，我家翁是替人盖房子的，但是他来马来亚时最初在那里落脚倒是不清楚。在我家婆(林汀)却是随后从永春介福扬美把我大伯(郑夏苑)(当时 15 岁)、童养媳(陈魁，即夏苑之妻)及二伯夏雄(当时 12 岁)到来。

3. 那么他们到马来亚后是不是就到属武吉巴西落脚?

来英：本来是在住在头条路离开武吉巴西市区一公里处，后来在日据时代搬去实廊(Serom)九条巴力浮来芭地种蕃薯、种烟草。当时是因我先生的原曾一起从事建筑工匠的堂兄郑夏皆一家已先在那里居住及耕种，知道日据时代少有人有能力要盖房子，生活不易，而相邀到那一起耕作生活(注)。郑夏苑之妻陈魁及其父郑华真不幸在日据时代患重病去逝，享年分别仅 42 岁与 63 岁。日军投降后郑华真之遗孀带着孩子再搬去通往巴莪九英里处的自己日军到来之前已先买下的橡胶园搭房子住下。直到英殖民政府 1948 年颁布紧急法令后才搬来武吉巴西新村 B。

(注：据郑华真长孙郑连奎所说，郑夏皆是郑华真长兄郑华乳之子，在未夏皆未满月时其父已去逝，而其母随后又改嫁。是其小叔华真把他扶育长大。因而夏皆对华真存有感恩之心。)

4. 你家翁有曾回返中国吗？

来英：没有，妻儿都已带来在里。加上或许担心回乡后会被土匪寻仇，因而没再回去。从赤手空拳靠双手替人家盖房子起家，来马的到去逝前二十几年间总共买了二十几亩橡胶园。其克勤克俭的奋斗精神令人敬佩。

5. 那么你家婆一开始来马后可曾再回去中国大陆？

来英：我家婆在 42 岁那年生下我先生(郑福山)，在我先生仅 9 个月大时因家乡永春扬美捎来我先生的祖母(即元核之妻)病重讯息，因而背着我先生回乡。差不多一年才重新回来马来亚。我家婆 1947 年她再度回返中国大陆。随后我大伯(郑夏苑)于 1948 年回乡续弦，我家婆原是要留在家乡看顾孙子，但过后中国大陆沦陷在共产党手中，在公有制下粮食是用配给的，生活相当困苦，我家婆说有些时候一天只分得一个包子，在那边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向共产党申请再次到马来亚。当时的条件是要南来者必须在马来亚有财产，我家婆当时在这里有屋有橡胶园，加上我二伯和我先生都在这里，因此她的出国申请被中国政府批准。1954 年她离开中国后就不曾再回中国。

[注：2002 年 4 月清明节后，笔者返回中国介福乡探亲，林汀之孙媳妇(夏苑之四子声穰之妻)说，当时林汀是坐着轿子离开介福的，离开时其孙子声穰还跟着轿子后头边追边哭叫着阿嬷，要跟着祖母一起来。我大伯(夏苑)后来也申请再度来到马来亚，但因在马来亚已无财产(1948 年回返大陆时已便卖仅有的几亩胶园当盘缠)。因而无法获淮南来。夏苑之五子声盛出示其父亲获得国民党注新加坡领事馆的签证，声盛表示其父不能南来的原因是因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基于他的名字巧合与某马共成员相同，即把其父当成马共，因而不获准入境。]

受访者：郑震里(62岁)、郑震寿(60岁)(皆亨房-美龙堂)、郑震鸿(68岁)(亨房-盖美堂)、郑天长(约60岁)(亨房-草美堂), 陈先生(约50岁)(龙津陈氏宗族成员)

日期：1/10/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一) 扬美郑氏宗族在昔加末县利民达镇落脚事迹考证

1. 根据 1955 年在麻坡一带的乡亲完成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记载，当初已到利民达落脚的宗亲有郑名礼(盖美堂)、郑声荣(美龙堂)、郑双金(春夏堂)、以及郑康成(露湛堂)四位先贤。这里先由郑震里说说当初你父亲(名詔)是在这里出身还是从唐山过来的？

震里：他是从唐山过来的，10岁时是我祖父(声荣)带过来的。我父亲是美龙堂的。

(注：美龙堂是由盖美堂分出来的，祖字是盖美堂)

2. 你父亲有提起当年为何会来到利民达吗？一开始在那里上岸？

震里：他和我祖父(声荣)初到武吉巴西，后来到老巫许(麻河上游靠近昔加末的一个渡口)，最后来到利民达落脚，那时候大约是 1940 年左右(刚好是利民达开发的时间)。

3. 到了利民达从事什么工作？

震里：做园、种植，大部份乡亲南来后都是从事这一类工作。

4. 当时这里还有其它亲戚吗？

震里：名礼叔和我父亲是堂兄弟，我的曾祖父(夏锵)就是名礼的祖父。至于谁比较早来则已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是那里有亲戚，就会往那里去投靠。一般上虽是同乡，但同一间厝(同一屋檐下)的近亲会比较会互相照应。

5. 我们的早期宗亲来到马来亚后的落脚处和麻河有很大的关系，麻河南岸的勿林望和与其相对的北岸的丹绒士拉勿与 Terbakong 应是当初坐船靠岸处。后来在武吉甘蜜及实廊的应是在勿林望上岸。而在武吉巴西、头条及巴莪的多半是在丹绒士拉勿与 Terbakong 靠岸。当初交通不便，一但安定下来，多半不太会再迁移。

震里：这样的推理有它的道理我们的早期宗亲来到马来亚后的落脚处和麻河有很大的关系，麻河南岸的勿林望和与其相对的北岸的丹绒士拉勿与 Terbakong 应是当初坐船靠岸处。后来在武吉甘蜜及实廊的应是在勿林望上岸。而在武吉巴西、头条及巴莪的多半是在丹绒士拉勿与 Terbakong 靠岸。当初交通不便，

一但安定下来，多半不太会再迁移。这样的说法有它的道理，像当初我祖父同我父亲先在勿林望下船，也在武吉巴西呆过，之后再去找老巫许，最终在利民达落脚。

6. 你祖父在老巫许和利民达从事什么工作？

震里：在老巫许种植，在利民达也是。以种木薯为主。当初除了种自己吃的，有多余的就拿去卖。

7. 那你祖父何时到利民达？

震里：在老巫许之后就到利民达，到了利民达已是 1940 年多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古厝的地还在那边。

震寿：地还在那边，目前还未发展。

8. 能不能说说你祖父带父亲离家乡的情形？

震里：那时我祖父在介福用扁担担着木炭到永春去卖，我父亲跟着祖父到永春。然后将扁担托人带到乡里，自己则带着我父亲过来。

9. 你祖父过来的原因是否因为那里难赚吃？

震里：难赚吃是一个问题，更大的原因是土匪太多。我祖父会过来的另一原因，顺便跟你说是因我们是姓陈的。我祖母介福扬美出生，是我们郑氏宗族的成员，因嫁到五里街陈氏人家，不幸在怀着我父亲时，我父亲姓陈的父亲（即我父亲的生父）不幸先过世了。因婆家没依靠，只好返回介福投靠娘家。你知道唐山话多多，说这说那的。当我父亲出世后，你知道我们的风俗家中要有男丁，那姓陈的家里（我父亲生父的家里）要来讨回去。这件事，我的祖父（即声荣）不肯将我父亲给对方，但是也因此流言四起（意即因我祖母丧夫才返乡，之后我父亲才出生，造谣者说我父是我母同其兄弟乱伦所生），我祖父（声荣）没法只好将我父祖亲带来南洋。

10. 这样说来你父亲本应姓陈，但因你父亲的生父遭遇不幸，之后被舅舅（即声荣）扶养。

震鸿：用永春话来讲就是：“外甥成母舅”（意思是原本是外甥关系，后来变成孩子，从母姓，变成娘家的孩子）。

震里：对，就是因为亲祖母的婆家要来讨回，因而才逃来南洋。那时的唐山的观念是男儿大家都要，如果是女儿则没人要。

震鸿：中国人的传统想法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的。

11. 在当时你祖父(声荣)尚还没有男丁，因而才认你父亲做儿子？

震里：对，在唐山时还没男丁。

12. 之后你父亲有再回去吗？

震里：没有，直到七十几岁才回去。我还有一个祖母(声荣之妻)在那边，我祖父先带我父亲过来，再回去将我祖母带来。

13. 你祖父是这里稳定后才把祖母带来一家团圆？还有别的因素吗？

震里：另一原因就是村中是非真多，不堪村中流言中伤，说父亲是他舅舅(声荣)所生，你也知道唐山人就是有爱说人闲话的习惯。乱传我祖母(我父亲生母)已没丈夫，会生下我父亲一定有问题，造谣者说我父是我母同其兄弟乱伦所生。

震寿：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嫌的。

14. 你父亲有几个兄弟？

震里：他本人没有兄弟，但我祖母后来有再生两个男儿。

15. 也就是说本来是表兄弟的关系，变成兄弟，你父亲继承了郑家的香火。

震里：对。我的两个叔叔一个已过往，另一个住在马六甲。

16. 那你和震鸿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震里、震鸿：堂的关系，同一个曾祖父。

(注：震理曾祖父夏釭和震鸿曾祖父夏锵是兄弟，应是高祖同一人。)

17. 那当年你祖父和父亲过来时是否也邀名礼(震鸿之父)一起来？

震鸿：这点我不清楚，我想可能是一起过来的。

18. 请问一下，你们是如何知道自己是堂兄弟关系？

震鸿：这些都上一代教育下来的，对那些亲戚该怎么称呼一般长辈都会交待。

震里：我一个切身的经验，小时候不懂，有一次名礼(震鸿之父)前来，我直接称呼他为名礼哥，我父亲直接赏我一个耳光，教训我不懂得尊卑之分，从此我就记得名礼的辈份是我叔叔。

19. 你们的父亲是堂兄弟，那么你们的祖父是兄弟了？

震鸿：祖父是兄弟，而曾祖父同一人。可能是震里的祖父比较年长。

20. 你祖父(声章)有没有过来呢?在族谱中好像没记载。

震鸿：好像没来。

震里：没来，我这里有唐山的谱。夏缸是我太公，夏锵是他太公。

21. 这样说起来，你们的高祖父才是同一人，曾祖父是兄弟。

震里：这样才是。

22. 那么声成(双金之父)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震里：没有。

23. 那么震亮呢？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震里：没有，他是另一“脚头”(房支之意)的。

访问重点：(二) 南来大马的原因调查

1. 你父亲带着你大哥一起来吗？

震鸿：不是，我大哥是在“番边”出世的。

2. 你父亲到了这里才结婚吗？

震鸿：可能是在这里才结婚的。我们共三个兄弟、四个姐妹。

3. 你祖父是先到武吉巴西吗？(问震里)

震里：那时他从中国来到“番边”时是在武吉巴西上船。那时船到麻坡港，几乎都到武吉巴西落脚。然后我祖父再坐船去老麻河上游的老巫许，在那边从事种植工作住上一段时间，最终才移居到利民达落脚。这些事是我祖父说的，其它的我就不知道。

4. 我们族亲当年从中国来的有很多夏字辈的，目前只剩下三、四人。现在辈份最高者为夏椅。

天长：他是我的叔叔。

5. 另外由中国来的尚有清松，之前接受访问不久就去逝了。还有我父亲的堂兄，住在笨珍的声谨，也是从中国过来的，今年已八十八岁，在所有族亲当中应是年纪最大的吧？

震里：应该可以那么讲。

笔者：夏字辈的尚有金兴，过去帮人接骨的，但听说目前健康因素已大不如前。夏字辈健在的还有福山的妻子(林来英)，她是大坵头林姓宗族。当年宗亲从中国南来的事迹，大概只剩这些人最清楚了。另外，之前我曾到过介福乡，和那边的人有些接触和连系，像我曾祖父和祖父当年如何来到武吉巴西多少可探知一二。这一趟到利民达，目的是要了解当年你们的父亲、祖父辈为何会到这里。

访问重点：(三) 扬美郑氏家神王大元帅变成地方神的经过探讨

1. 名礼何时来利民达你可清楚吗？

震鸿：我父亲是养子，他只说过他亲生父亲姓曾。至于何时来这里没听他说过。

2. 曾听说王大元帅在你们家里出珍珠替你父亲治病，你可知整件事的原由？

震鸿：那时我还小，对整件事还不懂。但后来听过老人家说过。据说是乩童在扶乩，我父亲因生病而向王大元帅求药。乩童在神明伏身时拿着剑(注：王大元帅的配剑)，往桌上一敲，屋顶上的亚答纷纷掉下珍珠。

3. 是真的珍珠吗？

震鸿：确实是真的，那时一道来求神问事的都有捡到。

4. 王大元帅(乩童在扶乩时)有说要出珍珠吗？

震鸿：王大元帅说要赐药，那些珍珠就是药。而后来我父亲应是吃了那些珍珠才把病治好。那时我父亲还捡了三粒放到家里神台的香炉里，后来因搬家搬来搬去，我大哥连同王大元帅和八挂和香炉一起带走，目前不知是否仍在我哥哥(震宗)那里已不清楚。这是之前的老人家说的，我们也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

5. 王大元帅出珍珠已写入介福的乡史。

震鸿：但这件事是属实的，古早时有来念咒(扶乩时)的那些人大家都有捡到。

6. 这件事要去证明是事实，如未来有人要写利民达地方志，或许需要有证物。

震鸿：但目前这香炉在那里已不得而知。过去是我大嫂奉祀在大哥家里，香炉是否已换掉已不清楚。

7. 那些珍珠是长的什么样子的？和目前小孩子未满月时所吃的珍珠是否相似？

震鸿：和药材店卖小小料的珍珠相同。

8.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记得发生在那一年？

震鸿：很久了，但那一年则之前的人没说起。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

9. 按扬美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记载，你父亲二十多岁就到马来亚。由此看来你父亲很早就来这里，应当是在 1930 年代。在你父亲的略传里有提到王大帅出珍珠一事，看来可能真有其事而非胡乱杜撰。

震鸿：很久了，但那一年则之前的人没说起。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

震理：但出珍珠一事应有其事，但时间太久，当时在场者大都已不在人世，无法做出证明。

10. 其它的宗亲如丽水、震亮他们的父亲是怎样来到利民达的呢？是不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到来的呢？祖宗和祖宗是不是相识的呢？

震理：祖宗相识是肯定的。

11. 这么说来最早的四家彼此都认识的，这和后来云峰宫的设立有什么关系吗？

震理：亲戚大家本来就相识的。而云峰宫原本叫金主宫，拜的是金阙大夫。

震鸿：原本一个霓云宫，另一间叫锦峰宫，两间合在一起各取一字才叫云锋宫。

12. 那是不是说这里原本就有一间锦峰宫？

震鸿：不是，云峰宫就在我们那边，王大元帅是后来我们家里才入迁到云锋宫的。金主宫在古早是在新港路那边，后才和王大帅两个一起合在同一间庙。

13. 锦峰宫本来是奉祀王大元帅的，云锋宫会将王大元帅纳入，是不是因为当初在名礼家赐药给名礼医病，而大家觉得很灵验，因而大家才把他请到庙里奉祀

震理：对！对！有这样的事。

14. 你们家里都有奉祀王大元帅吗？这是扬美郑氏宗族的共同标志

震理：都有，是标志没错。

震鸿：有些家里是用相片。

15. 在马来西亚当中，除了武吉甘蜜和马日丹纳的锦峰宫有奉祀王大元帅之外，接下来就只有云峰宫了。其它地方几乎没再听说过。云峰宫的另一尊神叫什么的？
宫的历史有多久了？

陈：另一尊神叫金阙大夫。

震理：在利民达地区差不多已超过五十年历史。

16. 这算大庙吗？

陈：算大庙，是总庙来的。

17. 平时有扶乩吗？

陈：比较少，因为较少适合的乩童。和神明没有缘份的不能降身。

18. 据我所知，在唐山锦峰宫就是我们扬美郑氏的家庙，当年曾是整个村的活动场所。在云峰客的善男信女是否清楚王大元帅的来历？

震理：很少人知道，一下子也说不出。在利民达是在名礼家来的。记者曾经有进行一次访问。但是数据已很难找，或许需到庙里问一问老人家才知道庙的故事。

19. 农历四月十四日是王大元帅诞辰，庙里有庆祝吗？

陈：有，都有庆祝。因为是主神。和我们的公所同一天。金阙大夫是在正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是王大元帅，另一个七月二十三是法主公。

20. 那王大元帅坐中间吗？

陈：应该坐旁边，因为主神是金阙大夫，金阙大夫是文官，他是文官。王大元帅是武官。

21. 扬美郑氏还一尊祖师公你们有听说吗？

陈：有，但没有安奉在那里。前天从中国回来才抱一尊一来。开眼后才抱回来，那天初一一大早他们(志强族长)就来接走了。

22. 据说郑公祖师是扬美郑氏二世祖的弟弟，坐化后金生不烂，成为肉身古佛。

震鸿：是用肉身去调塑的。

陈：我们是他的哥哥繁衍下来。农历十月十五是他的诞辰。

23. 郑公祖师比较少被人注意到，十五岁就出家。但郑公祖师的出身年份在几个历史资料上有些出入。根据香林风物志记载，他被明朝明成祖赐封慧海郑公祖师。但我找到一个矛盾之处。我们扬美郑氏祖先开基在明朝景泰年间，而明成祖的永历年在景泰年之前。香林寺说郑公祖师是宋朝人，出身在公元 1001 年左右，而扬美郑氏开基才 500 多年，所以说香林寺把郑公祖师的出身年份较他哥哥(扬美郑氏二世祖先郑泉辉)年长了 500 年。

震理：他是我们的先贤。但香林寺说他是宋朝人是不相付的。

震寿：是明朝第二个皇帝。

24. 这种矛盾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拿他的肉身细胞去进行 DNA 检验。

震寿：但是庙方(香林寺)是不可能被触趾的。

笔者：纵使是被验证出若非扬美郑氏祖先，也会被扬美郑氏子孙众人唾骂。

陈：不必去求证，当做是就是了，谁要去反驳要找证据也很难。

震理：别说证据，在唐山那边的香林寺不让我们扬美郑氏的子孙去看，怕我们把金身要回来。

访问重点：(四) 扬美郑氏宗族在昔加末县利民达镇互动关系

Part I - 天长由巴莪移居利民达

1. 那你父亲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吗？(问天长)

天长：我不是，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完全不知道利民达族亲早期的事？

2. 那你何时到达利民达？

天长：我在巴莪出生，搬过来已三十几年了，在这里结婚。

3. 你有回去介福吗？

天长：有啊，刚回去不久。

4. 你有几个兄弟呢？

天长：三个，天南是最大的，天文第二，我第三。

5. 天南我认识，天文还在吗？

天长：天文已过逝了。

6. 你父亲有三个兄弟对不对？你父亲排行第几？

天长：对，我父亲就三个兄弟，他排行第二。

7. 你父亲在日据时代被日军杀害的是吧？

天长：对，是被日本军杀害，但详细情形我完全不知道。

笔者：改天我再找你大哥(天南)了解详情。

天长：那些相关资料通通在他那边。

8. 你是因为结婚才到这里吗？你太太是这里的人吧？

天长：是啊。

9. 那你来到这里才知道有我们扬美郑氏的人吧？

天长：一开始到此还曾经在他(指震理)家里住。

10. 那你还没结婚前就认识他们了？

天长：那当然，亲戚都会认识的。

11. 那你们是五服内的关系吗？

震理：不是，用咱唐山人的话来说就是另一”脚头”的人。

12. 如按族谱的关系做区分，我们(笔者和震理)是亨房的子孙，而他们(天长)则好像是第二房的。总共分四房。

天长：那些资料需要找我大哥才知道。

Part II - 利民达宗亲之间往来，以及还介福乡的连系

1. 由以上所谈，我们初步可得出结论，在这里的扬美郑氏宗亲相同的信仰就是王大元帅。

震理：王大帅在我们家乡(指介福)大家都拜的。

笔者：本来是扬美郑氏的守护神，但目前已变成公众的神。但武吉甘蜜尚未行开放。第二点，在这里扬美郑氏宗族仍然有宗族的观念，在婚丧喜庆都会到场吧？姓郑应当会全部宴请到吧？

震理、震鸿：有，有，大多数都会请到。

2. 算一算在利民达扬美郑氏的有几户？

震鸿：你们(指震理)兄弟(共十人)就好几家了。我们有三兄弟。

天长：你想想传到孙多不多？

震理：我们十兄弟，震鸿三兄弟，双金的儿子锦泉四兄弟，我的二叔有六个儿子。三叔共四个孩子。震亮有两兄弟。这些人的后代加起来已超过百多人。

震鸿：我看可能已超过两三百人都有。

3. 有许多人没有入宗亲会会员，你们会继续招募吗？

震理：我负责利民达这一区的，目前正在收集新会员名单，准备出版第二辑特刊。上一次出版的是第一辑。

4. 比较起来，扬美郑氏的脉络较其它宗族社会清楚。

陈：是相当清楚。

5. 那么是否年轻一辈搬出老家后仍然会奉祀王大元帅？

震理：有些观念较新的就会奉祀其它神明如观音。

笔者：因为王大元帅也比较不为人知。

陈：这是你们乡俚的守护神。像我们龙津陈的主神已很少年轻一代的家里被奉祀。

6. 天长：我们乡俚有没拜王元帅？

震鸿：那天返乡在开眼时，你刚好没去。

天长：我的侄女把我带到别处去吃风了……

陈：他们是托我把王大元帅的金身给带过来，奇妙的是要开眼时，我还没到锦峰宫(在中国)，没点香，卜不到杯。我到后点了香后才卜到杯。

7. 你们利民达回去探亲的多不多？

天长：在座的都有回去。

震鸿：我去一趟，我哥哥也去一趟。

震理：我较常去，今年就去了两次。

8. 你们那边的老厝(祖宇)还在吗?

天长、震鸿、震理及震寿：有，都在。

9. 你过去会觉得两地的永春话有不一样吗?

震寿：一样啦，只是这边的会参杂一些土话(指马来话)。

受访者：郑震亮（67岁）（利房-露湛堂）、

郑震里（62岁）、郑震寿（60岁）（皆亨房-美龙堂）

日期：1/10/2008 中午 13:0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勿林望原因及参加马共被遣送回唐山事迹。

1. 你父亲是这里出生的还是从唐山出生的？

震亮：在唐山出生的。

2. 是你祖父带他来的吗？

震亮：是他自己过来的。

3. 你父亲是自己一人过来还是和其它人一起来？

震亮：他是不是过来这里才结婚的，和谁一起来我也不太清楚。

4. 那他是不是直接过来利民达？

震亮：不是，他先到勿林望。

震理：大多数的宗亲都是从勿林望上岸。

5. 他为什么会过来这里呢？

震亮：他为什么来这里我也不清楚。

6. 当初最早来利民达落脚的宗亲有你父亲康成（露湛堂）、双金（春夏堂）、名礼（盖美堂）、及声荣（美龙堂）。而天长则是后面才来的。目前扬美郑氏在这里的人口算一算已超过百人。

震亮：他（指天长）是后面才来的。肯定超过百人，我一人已传三、四人了。

震寿：我们一家就已整百人。

震亮：我内外孙已二十一人了。内孙十一个，外孙好像也十一个。

7. 那你的兄弟都是在这里出世的了？

震亮：是，都是在这里出世。

8. 那你父亲有跟你讲起来到南洋的原因，还是因为土匪太多？

震亮：跑土匪啰，全都是跑土匪。走路到永春侨联门口那条溪，坐舢舨出来泉州，再坐船过来。

9. 介福到永春?

震亮: 是, 再到侨联面前那条江, 目前无水, 以前有水可以驶舢舨船。

10. 永春已经有船可以坐了?

震亮: 是舢舨船仔啦! 以前有水, 现在已干了。

11. 舢舨船驶到泉州是不是?

震亮: 对啦, 然后坐船过来这里不知要坐几天。有些人还晕船在船上吐。

12. 然后是在新加坡靠岸吗?

震亮: 在那里靠船我不清楚。

13. 是在文林望上岸吗?

震亮: 我不清楚

震理: 应该是文林望。

震亮: 有是到麻坡再到文林望。

14. 有在勿林望住下吗?

震亮: 没住多久就移来利民达。

15. 初到这里做些什么工作呢?

震亮: 做芭工, 做园啰。

16. 那你父亲之后有再回去唐山吗?

震亮: 没回去, 那时候那方面回去。

17. 是不是共产党接手后就不能回去?

震亮: 我父亲 1968 年去逝, 他未曾回去。

18. 那你自己什么时候回去过?

震亮: 1992 年。

19. 1989 年才开放, 之前我听说有些人是先到香港才偷转过去。

震亮: 那时已经开放了, 我 1992 年才去。

20. 那时在那边你还有亲戚吗？

震亮：我有个堂弟啊。我二叔从这里回去的。两夫妇要移民才回去，没超过一年夫妇俩就患上老鼠疫去逝了。

21. 你的堂弟叫什么名字？

震亮：兴裕。目前已改姓黄了。那时没入谱。现在已住在(庇湖)，没住在乡俚。

22. 那你的二叔怎么称呼？

震亮：名纳。

23. 他何时回唐山？

震亮：他 1950 年回去，那时我还小，他的资料我不太清楚。要移民前他就回去了。

24. 你所谓的移民就是英政府把大家赶到新村的意思？是所谓的“黑区”是不是？

震寿：移民来讲就是不要让你住在原来的地区。

25. 我比较直接的问您好了，你二叔是不是和声谨叔的大哥一样是马共成员？

震亮：那我不清楚，因为他认为移民把大家赶赶在一起，他很不方便。他不满意所以就回去了。他原本是和我父亲割胶的。

26. 那你二叔有和马共接近吗？有证据吗？有些人是因害怕，如夏皆一定因他的大儿子是共产党，因为怕被连累而回唐山。

震亮：他一方面也是害怕。那时候大家都害怕。顾这边也不妥，顾那边也不妥。

27. 那时你二叔和唐山那边比较有联系吗？

震亮：那时也没书信往来。

28. 那时候在这里有共产党吗？

震亮：有。

29. 今天真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

震亮：这没什么。

受访者：郑锦泉(57 歲)(亭房-春夏堂)

日期： 1/10/2008 中午 14:0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来马来亚的原因

1. 你父亲是什么原因之下才从中国南来?

锦泉：这件事我父亲没跟我提起过，但我曾听祖母说因为我有个叔叔在中国被土匪掳走，我想是因为治安太坏才逃到这边来的吧。

2. 那你还知道有那些亲戚当年也一起来马来亚?

锦泉：我真的不清楚，但在勿林望有堂兄在那边。

3. 好像是来发吧?他是郑氏公所里的查账。

锦泉：对，就是来发。

4. 你曾回中国的乡俚去探亲吗?

锦泉：没有回去过。

5. 我刚看了一下，你家好像没有奉祀王大元帅?

锦泉：没有，但我大可那边仍有奉祀王大元帅。

6. 那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四日在武吉甘蜜锦峰宫庆祝王大元帅诞辰，你有去过吗?

锦泉：有，之前长辈带我去过。后来有亲戚相邀我也有过去。

7. 对于你父亲在中国的事迹、以及来到利民达后的发展过程，你还有些印象吗?

锦泉：对祖公的事情我几乎不太清楚，我父亲也没什么交待，所以你问的事我真的不太知道。

8. 那今天打扰了，有机会再联络。

锦泉：别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

受访者：郑树苞(72 歲)(元房-對面堂)

日期： 31/11/2008 上午 11:3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麻坡落脚事迹

1. 根据 1955 年在麻坡一带的乡亲完成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记载，你父亲郑夏垆当年是为何从中国来到这里？

树苞：我父亲一向来都没提起从中国的事迹，我们兄弟只知道他从中国永春来到这里，还到我祖父的几个兄弟(华看、华金回)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前来。

2. 那你在中国还有亲戚吗?目前还有联络吗?

树苞：我父亲一向来都没提起从中国的事迹，我们兄弟只知道他从中国永春来到这里，还到我祖父的几个兄弟(华看、华金回)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前来。那边大概没什么相识的亲戚了。

3. 那你知道你们的老家堂号叫泮山堂，并且是亨房子孙吗？有想回去看一看吗？

树苞：这个没人跟我提起，对于中国乡里的事没有一点印象。回去也不知道要找谁。

4. 那你父亲来马后从事什么工作？之后有再回去探亲吗？

树苞：一开始是割胶，后来是杀猪为业。印象中他不曾再回去中国。

5. 你们一家一开始就住在武吉巴西吗?住址就是现在这里吗?

树苞：在英殖民地实施紧急法令前，我们一开始住在离市中心 1.5 公里外的胶园里(在头条路 Jalan Jorak 旁)。那时候你曾祖父(华真)和祖父及你父亲均住在自己的胶园(也在头条路 Jalan Jorak 旁，距市心 1 公里)。那时候还没有新村紧急法令颁布后，在这里有两个移民官，我们向他们登记申请。原本新村地是橡胶园，在英殖民地政买下后才改置为新村的。你的二叔公的胶园也被买下改做为新村地，他是帮人建屋的木匠，地卖了他自己在被分配的新村屋地自行建屋，而大部份的新村也是他所建。

6. 我发现，整个新村五、六十户住家，大部份都是大坵头林、龙津陈的成员，还有几家扬美郑，加上一些南安吴姓人家。先前大家都是散居在附近，后来才被英殖民政府赶在一块儿。这些人从中国来的长辈，很可能在之前在中国时已经相识，来到这里后相邀做邻居，在申请新村地时也结伴申请。

树苞：有这可能。

笔者：我的二叔公、小叔公以及我父亲三家就是在二叔公带领下入迁新村的。

7. 当时扬美郑氏还有其它宗亲住这里？

树苞：除了我们，还包括你祖父夏远、你父亲的二叔夏雄及小叔福山，严格说起来就这么三、四家。最早时这里仍是一片橡胶园。大部份华人都是以割胶为生，也几乎住在胶林里。住在这里的亲戚不多，但我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就教育我们那些亲戚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8. 据扬美郑氏 1955 年的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里所记载，据说您有位叔父(夏土配)曾经住在峇株张厝港，而令祖母和婶婶被马来土著所杀害？

树苞：是的，那时他们一家住在巴力士隆的芭里，以割胶为生。那些马来土著是“万惹”，那种人非常凶恶，在日本人撤走后，趁机出来做乱。案发那天，我二叔和他儿子(扬文)及跑得快，躲在深沟里的蕃薯藤下才逃过一载，但我祖母和二婶来不及逃而被杀害。当时被杀的还有好多人。过后我二叔因受刺激太大而神经错乱。

9. 那你和那位亲堂弟之后还保持连络吗？

树苞：有，他后来搬到马六甲，娶娘惹结婚，他大孩子和我仍有连络。

10. 你和你父亲那些住在麻坡市区的堂兄弟常往来吗？

树苞：我们彼此向来都有连系。只不过老一辈过逝后，他们的孩子和我这些第二代之间关系已较生疏，下一代更不用讲。到目前为止，这些亲戚在娶媳妇时还是有放帖相请。

11. 你家拜什么神？每年的王大元帅诞辰(农历四月十四)你有到武吉甘蜜锦峰宫吗？

树苞：我们也拜王大元帅，这神是从我父亲在这里安家就开拜的。是我们扬美郑氏的神。每年的四月十四我都会去锦峰宫，这天对扬美郑氏的大日子。我已担任武吉巴西区的联络董事许多年，每年的年捐都是我去收的。

12. 谢谢你今天提供了不少讯息。

树苞：那里，你太客气了。

受访者：郑来发(57 歲)(亭房-春夏堂)、郑清臆(元房-美揚堂)

日期：29/1/2009 上午 11:0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第一代到麻坡文林望登陆之史实

1. 你们在这里(指文林望)住多久了?

来发：我公公很早就从中国来这里了。这里附近有个渡口，他们从唐山坐船到麻坡后，再坐舢舨到文林望，我祖父就从渡口上岸在这里落脚。我们的许多亲人也是从文林望上岸的。

2. 你公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来发：做鼓的，也会做二胡。他平时也会拉二胡。

3. 其它的扬美郑氏宗族的人到了这里大多数从事什么工作?

来发：割胶啰，这里原来都是芭地，大家从唐山来以后就改种橡胶。有些亲人先是在这里割胶，后来买胶园越买越外面，有的就在实廊附近，也有的搬到东甲、武吉甘蜜。也有一些到对岸(麻河南岸)的巴西。

4. 你父亲是什么原因之下才从中国南来?

清臆：我公公先来，因为走土匪才过来，那时乡俚土匪太多，很多人都逃出来。

5. 你公公的名字是?

清臆：夏泗。

6. 你公公后来有回去唐山吗?

清臆：他在日本到来前就回去唐山了。他是文林望区筹賑会主席。还没回唐山之前，已将一百多亩胶园卖到完我公公回唐山时，他的钞票多到是顾人用担子挑着的，但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将这些钱贬到一文不值，拢总做废纸。

7. 那是什么纸币呢?

清臆：那时是国民党时代，国民党发行的钱。那些钱挑到家里不到三天，就被国民党贬去了。原本一千元价值剩下一元。我叔叔从唐山再度过来时，他说我公公的钱是从厦门顾人挑到介福乡的。

8. 那时是什么时候?

清宾：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公公是日本到来之前离开马来亚的。日本到来是 1938 年，我公公应该是 1936 或 37 年回去的。

9. 那你父亲有跟着回去吗？

清宾：他有回去唐山，日本走了再过来。

10. 你是怎么样加入公所(扬美郑氏公所)的？

清宾：跟着长辈一起去的，在这里有很多亲人，大家都认识，有重要集会大家会相邀一起去。

11. 公所成立之前，你清楚咱扬美郑这些亲人是怎样的往来的吗？

清宾：时常有在麻坡友甘(德裕堂)的家里开会讨论族中大事。那时我还年轻，经常和长辈们一起去开会。记得名赤出事情时，他留下的产业就由友甘和大家商议决定分成三份，其中和名赤血缘关系较近的声炭得一份，宗族会分得一份，中国原乡那边的声寅也分一份。族中大事均由有名望的族亲来做主。

12. 过去三任族长，你都跟过他们做过事吧？

清宾：三个都有，他们都很舍得出钱。尤其友名(第二任族长)，每次都包尾。唐山乡俚有需要这里支助的，他都让大家先出，不够的全由他垫足。他是不想独自一人揽下，要给大家都要贡献的机会。公所买地建新公所时，他从吉隆坡开车下来，一家一家的去劝捐。

13. 那现任族长志强呢？

清宾：他很活跃，也很勤力，最近几个大活动都是他推动下才完成的。家族里就是要有他这种人才会兴旺。

受访者：郑德明(51岁)、郑德裕(40余岁)、林良本(60余岁)

日期：15/03/2009 上午 10:10

受访者背景资料：郑德明为马日丹那锦峯宫理事会主席，亦为当地桃源俱乐部席，祖籍为永春介福乡紫美村，郑德裕为其弟，林良本则为总务，祖籍亦为永春。

访问重点：王大元帅从家神变成地方神的发展经过。

1. 马日丹那这座锦峯宫建于什么时候？是那些人发起的？

德明：1969年在513事件发生不久，这里的县长认为需提供一华人宗教信仰寄托的场所，让在地华人多交流。那时刚好郑青松先生是这里中华公会主席，代表在地华社和政府接洽，因此在1970年开始成立筹备委员会。

2. 能不能谈一谈郑青松生的来到马日丹那的经历？

林良本：据说青松和他母亲一起从中国来时，他母亲有带着一张王大元帅的照片。因为船上风浪太大，其母因而向王大元帅许愿，如果能保知母子两平安到达南洋，将来其子(青松)倘若赚大钱，必定替王大元帅盖一座大庙好好答谢祂的恩泽。青松一开始即在南文县(Lubok China)落脚。初时是教书，听说有一回将别人的姓氏“锤”写成“钟”，自己感到愧疚而辞职。之后改经营杂货店。日本投降后，他向英殖民政府申请在阿罗牙也40依格的茅草芭来种植橡胶树。经济有改善之后，他就开始买地、买店。但是，他还没建庙还愿。过后他生了一场大病，还到新加坡去医治。这段期间，他母亲有向王大元帅许愿，说他康复将会为王大元帅盖一座庙。这就是这座锦峯宫创庙由来的典故。

3. 那后来庙是在什么情况建起来的？

郑德明：政府希望这个庙由当地华人各籍贯人士所共有，因而成立筹委会时，马日丹那的各籍贯华人如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及峇峇娘惹均有代表。在招集民众要决定供奉什么神明时，在场的与会者大多数认为由出钱出力最多者来决定。郑青松身为发起人，也担任筹委会主席，据说起初决定要供奉法祖公，但后来才改为王大元帅。然而，事后海南籍代表陈王就、客家籍代表陈换銮(梅县)及赖锡记因认为王大元帅是扬美郑氏家族神，认为不适合当庙的主神，在反对不果之下，最后退出筹委会。但因郑青松在这里仍具影响力，建庙活动照原计划持续进行。

4. 建庙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地点?

郑德明：1970 年成立筹委会后，就开始要找地盖庙。在找地过程也发生了一些插曲。据说神明曾托梦给青松，要他不用担心地的问题，庙地就在附近的山上。青松过后即来找我父亲，说是这附近符合神明托梦盖庙条件的地方，就是我父亲的榴连园。我父亲因榴槤树仍未长大，还没收成，不舍得转让。所幸神明再托梦给青松，说那块地不是盖庙所在处，并提示在市区附近。青松再按神明指示又找到另一块地，但又因地主不愿意出让。最后找到这里，向地主邱镜老夫人接洽时，马上接受青松的买地盖庙的请求。这次买地会如此顺利，是因地主的先生在临终之前，曾交待其夫人，将来若有人要买地盖庙，要尽快答应他。巧合的是这一次锦峯宫相中这里做庙址。于是邱镜它夫人以半卖半送的优惠价出让这块一依格多的地。之所以要这样的面积是因土地法令规定至少需一依格的地才能分割，取得独立地契。原本的土地是四依格。地主给筹委会选择所要的地点。最后择定的这块地在风水上是虎形地。

5. 这庙落成后对马日丹纳华社有什么影响吗?会不会因为是扬美郑氏家族神而排斥?

郑德明：这座庙是这里最大间，也是唯一有向政府注册的华人庙宇。自从庙落成之后，地方显著的发展，很多华人的事业也相当成功。地方上培育的人才愈来愈多，政治上也有人做大官。华人社会里中福利彩票的大奖的也出现好几个。我相信庙里的神明真的有显灵庇佑地方居民。初期一些客家人和海南人不太能接受，但因后来地方大有发展，人民经济改善，渐渐的已完全接受，前来参与庙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庙的后殿有安奉观音，还有前殿也有安奉城隍爷、太师公、包公、太子爷、三宝公、法祖公

6. 郑青松对这座庙的贡献在那里?

郑德明：他在建庙前是马日丹那中华公会的主席。可以说是因为他才有这座庙的诞生。他从 1971 年至 1992 年出任庙理事会的主席，大家都很拥护他。在他卸任时，要找人接替他。有人建议让他的其中一孩子郑声静担任理事会的主席。但郑青松认为他孩子的才能有限，不足以担当大任。但基于大郑青松对庙的贡献很大，大家仍一致推举由他孩子来领导理事会。郑声静于 1993 年至 2004 年担任主席，2004 年才改选才由其它人接任。也就是说 1971 年创庙以来至 2004 年，一直由郑青松的家族来领导锦峯宫。

7. 除了锦峰宫，还有其它庙宇贡奉王大元帅吗？

郑德裕：有，巴也隆布的聚金堂、吉里旺市的龙头宫，还有新那旺的南海坛。这些庙都把王大元帅当副神。有些是从这里请到那边去的。

8. 這麼說來，王大元帥已經由揚美鄭氏宗族的守護神變成地方神了。

郑德明：我们这里的华人客家人占了 40%，福建人占了 35%，其他还有潮州人、海南人，这座庙(锦峰宫)是这里最大的庙，证明王大元帅已成为这地方的重要神明。

9. 整个庙的格局基本上和武吉甘蜜的锦峰宫差不多。

郑德明：建庙时有看过风水，所以我们的庙是前高后低就是这原因。还有，这里还有拿督公。庙里还设有郑青松的禄位，表彰他对本庙的贡献。这间庙是以王大元帅为主庙，同时还有许多副神，并兼祀城隍爷这类阴神，突显整座庙的多元与包容性。

受访者：郑声转(60岁)(亨房-金美堂)

日期：25/10/2009 上午 11:40

访问重点：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运作情形

1. 您在那里出世的呢

声转： 在这里。

2. 您父母是从唐山过来的吗

声转：是的。

3. 从族谱记录的资料，你父亲是“过房”的孩子？

声转：因我父亲的生父太多孩子，而养父又当时还没孩子，因而将我父亲过继给他养父。而我我亲的生父与养父为兄弟关系，因此我有两个祖父。

4. 你父亲的兄弟有来马来西亚吗？

声转：有，我的伯父们(父亲生父的孩子)有过来，也住在这附近。我的叔叔(父亲养父的孩子)则住在武吉甘蜜。

5. 我从族谱资料中看到，你的祖父(父亲的养父)也从中国过来，而你的堂弟声杉(夏味之子)也透露了这个消息，能不能讲一下你祖父到来的情形？

声转：我父亲先到这里，安定后才将我祖父母接过来。我祖母从中国来到这里，在东甲住了十天就去逝了。

6. 他们初来这里都做些什么工作？

声转：我父亲刚到这里时，初期是替人家割胶，到后来才驾黑车(即现在的 Taxi)。

7. 从族谱资料得知，你父亲在 1955 年时已拥有 50 亩橡胶园，能说一下他的奋斗历程？

声转：其实他的胶园在实廊地区散散的只有十几依格，在莲花池也有一些。一九六十几年抽到政府发放的大芭地，他抽到四份，每份八依格，全部三十二依格，就这样才扩增了一些园地。

8. 那时的友甘叔(声杞)也有抽中吗?族谱记录他在 1955 年时已拥有百亩胶园吗？

声转：他的园地倒不是抽到的，都是他自己拼上来的。

9. 据说你们家对面的真如小学的地段是你父亲捐出来的。

声转：是的，那块地是我父亲和我伯父(夏叟)共同捐献的。

10. 当初基于什么情况才发起建校的？

声转： 实际的情况我已不太清楚。

11. 这里算新村吗？在紧急法令时期可住下吗？

声转： 这里不算新村，小时候我们一直都住在这里，附近还住着许多扬美郑氏的亲人。

12. 那么百力浮来、百力辛这两个地方也在附近吗？

声转： 在下边(往武吉甘蜜的方向)就是。

13. 扬美郑氏有位参加马共的声缪你认识吗？

声转： 认识，他在东甲区的共产党里担任第二高的职位。

14. 他是什么情况下加入共产党的？

声转： 他一开始是参加抗日军，后来抗日军和英军谈判破裂，他才走入地下成为共产党党员。

15. 他加入共产党后，对宗族成员有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声转： 这里的亲人在那时候都感到左右为难。因为是自己人，他要我父亲接济马共，不给又不行，经常半夜才来我家拿钱。那时候，我们晚上在家读书，有时候我父亲要我们提早上床睡觉，这即是当晚半夜声缪会来我家拿钱。

16. 那时候英国殖民政府知道这一代族亲参与支助共产党吗？

声转： 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人才晓得这件事。

17. 有族亲被他招入共产党吗？

声转： 这倒少听说到，不过有族亲曾到过他们的营地，劝说他们投降，却引前对方大怒道：“什么投降，下次不要再听到你提起！”

18. 据说他后来是被英军捉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声转： 他是被部下出卖才被英军处决的，是其中一位马来人所出卖的。

19. 怎么知道他是被那马来人出卖的?

声转: 政府有发布出来, 那位马来人还得到奖金。

20. 听说他的家人后来都回去了中国?

声转: 是啊, 名潭(福林堂)就是他的儿子。

21. 我听你姐姐(碧桃)说, 在她小时候曾在家里请王大元帅降临扶乩?

声转: 我小时候, 许多同乡里的族亲都住在这里附近, 晚上大家都没事做, 刚好有人会念咒语, 就在我们家里请王大元帅来问事。那时候, 王大元帅在这里很出名, 很灵验。另外, 在利民达那里也很出名, 经常开药方给当地人民治病。

22. 你是说名礼(盖德堂)吗?我听说王大元帅在他家里出珍珠?

声转: 他本身也是乩童, 因为请王大元帅开药方治病, 王大元帅显灵才出珍珠, 当时是从亚答屋屋顶掉下来的。后来当地人民替王大元帅盖了一间大庙。

23. 马日丹纳也有一间锦峰宫。

声转: 那是公所第一任主席青松所盖的, 庙盖成后他就专注在那边, 少参与这里的事务了。

24. 我听说您曾经在南大读书是吗?

声转: 我只读了两个月, 因为身体不适才回来。

25. 你中学是在培华念的吗?

声转: 只念到初中, 高中因培华没有开设才到峇株华仁中学。

26 为何当初念高中没有在比较近的麻坡中化就读呢?

声转: 因为当初峇株华仁中学有给提供培华保送生名额, 几共十几个人。

27. 当初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加入我们的公所担任理事职位

声转: 当初因为闲卧在家, 在夏骋的引介下, 才参与会务, 后来出任副秘书长。

28. 你觉得以前的会务和目前的会务有什么差别?

声转: 在友名和夏骋领导时期, 因为他们两人是在唐山出身, 所在公所的事务凡事都想到中国大陆的宗族那边, 经常汇钱回去。但是, 我们公所这边没有产

业，没多少收入。不能只顾那边而忘了这里。也因为这样，引起许多本地出生的会员产生不满。尤其改革开放后，中国那边的经济已改善，不需要这里再寄钱回去。

29. 你看我们的公所会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情形？

声转：照目前看还不会，许多已有成就的老会员的孩子，过去因为没人引介而没来参与公所的活动。譬如夏骋的孙子在峇株担任家具公会的主席，那天我们才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他，在提及明年锦峰宫要做醮，他二话不说主动要捐出2500 令吉，并说如果宫的经费不够再找他商量。还有夏高的儿子友双，上次他太太和他的母亲到来一出手就四百元。另外还有名森，也大方捐几百元。只要连系网络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公所的活动经费就不成问题了，有举办活动，宗亲们就会前来参与，大家才有机会多接触。

受访者：郑名亮(31岁) (亨房-福林堂)

日期：13/12/2008 上午 08:15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在中国国内再移民的原因

1. 你几岁就离开介福乡到厦门来谋生？

名亮：我初中一毕业就到泉州的工厂上班，后来在拥有大学学位，已在厦门落户的表兄因要安排他的姐夫从介福乡中到厦门发展，在菜市场租摊位摆卖猪肉。但因他姐夫不熟，而刚好我父亲生前是从事杀猪、卖猪肉的工作，我小时候也在家帮忙他，因此表兄要我和他姐夫一起到厦门合伙经营猪肉摊。我认为出去闯闯也不错，因而选择到厦门来。

2. 你认为离开家乡的选择正确吗？比较有机会发展吗？

名亮：在乡下，生活简单，一般能够做的事除了种田之外，可做的事已不多。而我爸生前是卖猪肉的，因家里有大哥继承他的工作，加上那时大哥已结婚，有自己的家室。如果我留在乡下也做同样的工作，等于两个人做同一种工，可赚的利润就被分薄了。所以趁年轻，既然有机会，我就选择到外面去闯。

3. 你到厦门几年了？怎么会从从卖猪肉到开杂货店？

名亮：我原先和表姐夫一起合伙卖猪肉，但后来因赚不到什么钱，因而才拆伙。拆伙后，我一人做不来，只好把已初中毕业的弟和堂弟拉出来一起帮忙。而后，因为生意不理想，另一表哥在天津又扩充生制药生意，要我过去帮忙，我想再到外头闯一闯也许有新的机会。因而把猪肉档的生意留给弟弟和堂弟，我则到天津去帮忙表哥。一年左右，因表哥生意失败，我又回到厦门和弟弟一起做猪肉摊的生意。也因而认识到我太太，她一直都在隔壁的卖菜摊位帮忙她父亲。后来我因朋友要出让设在同一菜市场的杂货店，我想这或许是个再发展个人生意的机会，于是就顶下杂货店的生意。

4. 原先不是和你弟弟一起合伙卖猪肉吗？你改做杂货店，人手会不足吗？

名亮：其实，要改行经营杂货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和我弟弟已经成家。自小在乡下长大，加上父亲早逝，兄弟之间一向来感情好，合作上没问题。但是妯娌之间参杂在一起做生意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再加上我岳父母就在隔壁摊位卖菜，总是担心自己女儿吃亏。之前我岳母一直要我和弟弟合伙的猪肉摊拆伙各卖各的，但我一直认为在同一个地点卖，顾客群还是一样多，我若和我弟分开两个摊子，生意量只会一分为二，和自己人竞争没意义。刚好有人愿意出让杂货店，我认为顶下来好过和我弟弟的猪肉摊生意竞争。这也算尽了我做兄长的责任。

5. 平时常回永春介福的老家吗？

名亮：杂货店每天从早忙到晚，上午 7 点出门，晚上 12 点到家，一个礼拜开足七天，一年下来只有大年除夕和年初一才休息。虽然永春老家离这里仅两个多小时车程，但是一年回家就只有春节两天。

6. 会不会想回去永春发展？

名亮：习惯了这里，在这里也比较赚得到吃。回去永春全部要从头来过，有了家庭，不容易。如果是回到介福老家，只有种田，更没什么机会可发展。介福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到外头打工了，大部份到泉州、永春县城、有些则到厦门来。那些有读大学的，全国四处都有，到那里就业就留在那里落户。

7. 这种状况是不是国内各地的乡下都是这样的？

名亮：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有了经济活动，有人办厂，就有工作机会，许多原本在农村的人就有机会离开到城里的工地、工厂上班。在这之前，住在那里就、做政府分配的工作。只有大学生，才因为政府的配置工作地点，才能进行迁户。一般农村的子弟很难到城里找事做的。

8. 那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不是先有人到城里来，在城里安定后，再逐步的把乡里的亲戚朋友带出来？这就好像以前你祖父那一辈的到南洋谋生的情形一样？

名亮：这样说也可以啦，差别的是我祖父那时是移民到番平，而我们这一代则是在国内移民。

9. 如果农村的经济发展仍旧没有带人民发展机会，人口就会持续往外流，以后介福福东村扬美郑氏的族亲观念会不会被淡化？

名亮：基本上如果是那个村里出来的人，对那里还有感情。村里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有认识的人，尤其有自己亲戚，宗族的那份情还在。但是，如果是在外头出生长大的，偶尔只是在过年过节才回去，祖先们的家乡对他们而言，并没特别的印象。因而只要长辈没时常带他们回去，日子久了，宗族观念也就淡化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0. 从以上所说的，可以了解到，农业时代让介福福东村的扬美郑氏几百年都定居在那里。直到国家经济的改变，人口才开始移动。而这一移动，几乎开始打散原本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原本乡里同族人住在附近的情形，到了城里就变了样，改革开族以后，宗族的解体的速度就在加速之中。

名亮：几乎可以这样讲，这种事情也是正常的。

受访者：郑金江(50岁)(亨房-草美堂)、郑世智(46岁)(亨房-福兴堂)
郑声盛(53岁)(亨房-福林堂)

日期：21/12/2008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南迁者对原乡的贡献

1. 据你的了解，番边那边对扬美村做了那一些具体的建设？

金江：村里原本都没有水泥路，1998年当时番平那边的家族会主席友铭出资建路，由紫美的大草埔建到福东村来。这是扬美最早的水泥路。

声盛：友名本身是从这里过去的，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除了建路之外，他也汇钱回来修建本身的祖宇美龙堂。

世智：1986年村里筹组南音组，友铭也支助人民币600元，当时的600元可是个大数目。

2. 除了紫福水泥路之外，我还看到扬美村里也刚建了一条新的水泥路，何时建的？

金江：这条也是番平那边的家族会主席志强在2006年号召马来西亚侨亲修建的，由福东村的村口到锦峯宫。因为侨亲的帮忙，这些路才建的起来。

3. 据说过去村里几间庙宇也是侨亲汇钱回来修建的？

世智：文革期间，锦峯宫被破坏。1980年夏燮和声誉叔侄，合捐人民币一万元来修理锦峯宫的诸佛圣相。

声盛：四洲宫(也称佛仔亭)，也在1980年由侨亲那边捐资重建。

4. 刚所说的是村里比较大型的公共设施，其它个别的案例多吗？

金江：修建祖宇、买地建屋是比较常听到的。像草美堂的夏椅就曾寄钱给他侄子买地、建店屋。

世智：震理也出资修建他的祖宇盖德堂。这里的老房子都是侨亲汇钱来修建的。而一些因为没人住、没人看管的老堂屋，均已倒塌。在四修族谱里所记载的54间堂屋，当中25间已倒塌。有6间已重建易名。

声盛：福林堂也整修过几次，最近一次是夏骋号召马来西亚那边的族亲出资换屋瓦。还有，村里过去有为祖先迁坟、做风水，有些是番平那边汇钱来支助的。侨亲那边有能力者除了钱之外，也得要有这份心才会促成村里的建设。一些已经相当富有的，如果不懂得惜乡之情，别说出钱做点事，就是要他回来看一看也是很果难的一件事。

5. 马来西亚和扬美这边两地宗族组织过去有重大合作事项吗？

声盛：有，在盖福东小学时，当初尚未决定设在大坵头或扬美村时，两地侨亲都出了不少钱。两个宗族也曾为了把学校设在自己的地区而有些矛盾。当然，这涉及面子问题。但无论如何，新校舍的落成，侨亲出钱居功至伟。另外，其中一座祖宇光裕堂因在文革期间因被充当学校，并就地进行扩建。今学校已迁移至他处。因教室影响观瞻、以及导致祖宇排水不良。碍于祖宇旁教室为政府所建，隶属政府教育单位管辖。要进行拆除需以海外侨亲修建祖宇的名誉去要求。也因政府对侨亲意见的重视而给予方便。

受访者：郑金表(76岁)(利房-志德堂)，郑济焯(约70岁)(亨房-福林堂)。

日期：16/12/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马共成员、利房露湛堂事迹

1. 利房的祖字是那一个堂号？

金表：露湛堂。

2. 后来再分出那些堂号？

金表：新墘堂、带草堂都是从露湛堂再分出来的。震亮就是去带草堂那间的。现在
在村里面由祖厝再分出来的堂号尚有志德堂、新德堂、治兴堂及德兴堂等。

3. 那你是那个辈份？

金表：成字辈，友恭成长右的成，在右穆排在第十七位。

4. 那就是震字辈了？

金表：对，就是震字。

5.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金表：76了。

6. 那你到过白番边吗？

金表：没有。

7. 那带草堂和东美堂有什么关系吗？我看到声炭本身是带草堂，但却双承夏叟之子。

金表：你说是声炭是吧？我有听说在日据时代露湛堂的名赤被日军所杀害后，名赤的财产“Gua sa”(kuasa)给他。这些事情是我父亲“发落”的。原本是所
“Gua sa”(kuasa)给带草堂的声寅，后来声寅被配船回来，才再
“Gua sa”(kuasa)给声炭。

8. 那带草堂和露湛堂是否是同一“脚头”？

金表：是同一“脚头”。

9. 在马来西亚的族谱里有记录，在名赤去逝后，声杞负责处理这件事。

金表：当初声寅配船回来后，因为生活困苦，而声炭没寄一分钱回来，心理非常不

高兴。在这里写给名赤当子的是震仁。

10. 为什么声寅会不高兴呢？

金表：因为一开始名赤的遗产是由他管的，因为他是带草堂的人，和露湛堂同一“脚头”。

11. 如果当初声寅没有回来，很可能名赤的财产就归他所有。

金表：就是。因为他和名赤的血缘关系比较近。

12. 如果只是同一堂号就可继承财产，那么许多人都有资格了。

金表：话是这样说，但要 kuasa 给谁由不得自己决定。当初里族里有份量的族亲来商议。还记得震仁要过继给名赤当孩子时，还被声杞责怪说太心急，未满十六岁不合规矩。震仁是恭辉的长子，把震仁过继给名赤是要他继承香火。实际上是恭辉贪图名赤的财产，震仁未满十六岁即未成人。后来满十六岁后，有分得一部份名赤的财产。还是声杞处理后才把钱寄来的。

13. 名赤在当时是不是很有钱？

金表：就是因为太有钱才给日军所杀害，全家被害。

14. 在共产党到来之前，你们利房可有自己的房谱？

金表：本来是有的，但在文革时期被烧毁了。

15. 利房的子孙在村里占有四份之一吗？

金表：没有，我们是有辛公的子孙，一向来人丁就不够兴旺。

16. 你说你们的祖先是辛公，他和泉辉公是什么关系？

金表：有辛公是最早来这里的扬美郑氏祖先，据说他是泉辉公的叔公。在《香林风物志》里有记载。

17. 有辛公的坟墓还在吗？平时有人去祭拜吗？

金表：距离这里两三个字路程，我们利房子孙每年都有去公祭。

18. 那时从番边回来的马共成员有那些人？他们有没有说是基于什么原因才回来的？

金表：声寅和名纳是一起回来的。声寅带着两个孩子回来，共产党接手后，他还有

分到田地。他们说是因被英殖民政府怀疑是地下共产党员。

19. 另外夏皆一家也是被配船回来的吗？

济忻：不是，他们一家是自己回来的。因为他的大儿子是马共成员。后来被英殖民政府打死。

金表：他是害怕被连累才回来的，刚回来时日子过的非常辛苦。

20. 当初只要被怀疑是马共成员就会被配船送回？

金表：是的，只要有嫌疑的，都会被送回来。

21. 其它可能是马共成员的还有谁吗？

金表：乡里有好几个，春瑞、声体、夏共、东美堂的声口、双美堂的复兴都是，还有边来。这些人基本上都过往(去逝)了。

22. 还有夏典有听说过吗？他的父亲是华沙。

金表：不认识。

23. 马来西亚那本族谱说夏日和德春有再回来过，是不是这样？

济忻：没有再回来，从他们一过去就不曾再回来。

24. 那当初你有没有想过也到那边去？

金表：没想过。

济忻：会过去的除了这里生活困难之外，多半有一些事件在身(如与人争执)，被迫走的。如同我祖父华真如果没有事是不会走的。

25. 那些回来这里又再度过番的有那些人吗？为什么会再度过番而不留下来呢？

金表：声遗，声杞之弟，也是文辉的小叔。因为回来这里只能种田、卖瓷器、砍柴，或者挑黑碳去卖，没有好出路，经济条件太差，才选择再过番。其它人还有清泉、声谨。

济忻：过去咱扬美卖黑炭的有几百人。

26. 那些炭是从那里来的呢？

济忻：到别处去挑的，别人做炭窑去烧好后再挑去卖。挑炭的比较大头(好赚)。

金表：卖瓷碗的较大头(好赚)。

济焘：挑炭的比较大头(好赚)。就是因为发点财才会去卖。一整年卖碗的并不多。

26. 那卖瓷碗的人数多吗?

济焘：卖瓷碗的基本上往仙游、莆田一带。

27. 是徒步过的吗?

济焘：挑着担子过去的。

28. 那时一个人每月可赚得多少钱?

济焘：那时卖瓷碗的有时几个月才回家一趟。一次挑六十几斤。扣除每天吃住费用，七十几天才赚个一块多，这种情况算是厉害的，有的还会卖到亏本。

29. 那时候的一碗饭要多少钱?

济焘：一碗饭不用多少钱，不需几分钱，卖一个茶杯足够吃一顿饭。

金表：那时挑瓷碗到五里街，来回大约“五埔路”(5 公里等于一埔)，相等于 25 公里。工资才 85 分。挑一百斤才 85 分。而且大家争着要挑。

30. 那时卖瓷碗赚的是工资还是利润?

金表：利润，卖瓷碗赚的是利润。

济焘：最清楚的是声彬(前长乐市副市长)，他当初在县城读书时，每星期不是挑一担瓷碗就是一担柴出去，又挑一担盐回来。

31. 他家境在当时很穷吗?

济焘：他家境本来就不好。当时需到山里割山蕨。他当时是在天色已暗，要急着割草，大家争着割，才不小心割到别人的脚(同一堂号的亲戚)，结果对方流血过多去逝，他父亲因而赔人家一个孩子。也因此对他不加理睬。但却此让他发奋图强去读书，在自己努力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完成学业。每次挑一担柴去县城卖，回来又替供销社挑一担盐。

金表：那时田已经属于公家的。替供销社挑货物每月还需缴交副业款给村政府。不管你赚多赚少都要交。这是不要留在生产大队的人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挑瓷碗到五里街，来回大约五埔路(5 公里等于一埔)，相等于 25 公里。工资才 85 分。挑一百斤才 85 分。而且大家争着要挑。我替供销社挑货物，这里挑去五里街是 85 分，回来是一百斤一块二，一般挑回来的是盐、花生、土油、杂货。

32. 那时每天都有货可挑吗，那时是什么时候？

金表：1961年，要排队，等货头才有的挑。

33. 这样能赚得多吗？

金表：那时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很辛苦，才赶快去挑货，来补贴粮食。

34. 那家里的田仍然照重？

金表：那时田已经属于公家的。替供销社挑货物每月还需缴交副业款给村政府。不管你赚多赚少都要交。这是不要待在生产大队的人的另一种选择。

35. 那你每个月如果只赚四十块，有一半就必须给村政府。

金表：没办法，即使是生病也要交。但是有补贴米票，每月二十斤。

36. 如果当初可以选择，您会选择离开这里吗？

金表：那时很难，绑手绑脚，你要走但政府不会让你走。而我父亲在这里算是村干部，在农村算是有官阶的，要去那里都较受约束。我这里也负责教夜学，到1980几年才没教。配合政府扫盲政策，从1949年教到1980年。这是义务制的，没拿人几分钱。改革开放前傍晚也有教。教室就在光裕堂，济忻和声谨的太太都被我教过。

37. 那你本身读到中学吗？

金表：我才初中读到两年而已。解放后当时的村长推荐我出来办学的。现在教书的都有钱可领。我那时一分钱都没得到。

38. 今天真感谢你们跟我说了那么多乡俚的事情。

金表：你这个年轻人还会想到探祖才是真难得的事。

受访者：郑世智(46岁)(亨房-福兴堂)、郑声盛(53岁)(亨房-福林堂)

日期：14/12/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扬美郑氏宗族的分房情形、南迁的原因及宗族的山界范围

1. 咱扬美人听说除了泉辉公的子孙，还有另外一房是有辛公的子孙？

世智：是，泉辉公的子孙有三房，就是贞房、元房和亨房。利房是有辛公的子孙。

2. 但是在族谱里没有看到利房的资料。

世智：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另外修谱。在泉辉公到来之前，有辛公已经住在这里。

最初开始修谱时，有辛公也没有跟我们合谱。应该是第二次修谱时才进行合族。虽然郑有辛的子孙与郑泉辉之子孙可能是没有血缘关系，但因皆同属姓郑，并且世代均在扬美居住，基于同姓与地缘关系而进行合族。郑有辛的子孙在扬美郑氏宗族进行修谱时被纳入利房的谱系内，但确切的合族时间暂无谱辑资料可考。

3. 说到房号，我是那一房的子孙？

世智：你和我一样，都是亨房的子孙，咱亨房的子孙人数是最大的，差不多占了全宗族人口的五份之三以上。咱亨房就是较兴旺。

4. 讲起来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亨房的人最多。

世智：那是。

5. 我们分房的房号，造易经的排法，长房应该是元房，二房是亨房，三房是利房，后一房才是贞房。但是我们的房号却是贞长房、元二房、利三房、亨四房？

世智：这个原因是没人清楚，谱里也没有记录。早时流传下来的说法，郑泉辉在为子孙立家谱之前，长子已在外经商，次子和三子则留在家里种田。有一回适逢郑泉辉做大寿，长子赶回乡与两位弟弟一起替父亲祝寿，长子在回家的同时也带了一只狗回来。因长子将用来贺寿的“香菇肉面线”拿去喂他的狗，没想到长子的这一举措引发了兄弟间激烈的口角。对中国古时候的农村社会而言，除了过年过节及重大日子之外，平日难得有肉可吃，郑泉辉的次子与幼子认为长兄将父亲的寿礼拿去喂狗，不仅仅是糟蹋农家人辛勤耕耘的心血，同时对正在做大寿的父亲也大为不敬。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长子愤而离家从此即不再回返。

郑泉辉晚年为扬美郑氏家族立谱时，在房号编排仍按《周易》卦辞记事之总符号“元亨利贞”四字做为长幼顺序。但因长子外出不归，房号排序即由次子开始，次子被编入元房，幼子纳入亨房。当时仍未与有辛公的子孙合族，因此仍还未设置利房。

清朝康熙贰年(1663年)扬美郑氏宗族进行二修族谱时，长子的子孙突然回乡。当时在乡的族中长者认为，既然在外的子孙愿意回来认祖归宗，长房子孙也应当一并收纳入族谱。但因当时已完成之修谱作业不能再更改，再加上前来合族的郑有辛的子孙已被编入利房。已被编排的元、亨、利三个房派不能再更动，仅剩下贞房留给长房使用。“贞元亨利”四房顺序才因此在扬美郑氏宗族确立下来。

6. 族譜中的這些房號的每一代有那些人都有記錄吧，或者神祖牌也可追查吧？

世智：本來是有的，族譜全部放在三座祖宇，就是垂裕堂、貽裕堂及光裕堂，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來把神祖牌和族譜拿去燒掉。還好有人把卷首和卷五藏起來。

7. 除了卷首和卷五之外，其他的沒有再找到了嗎？

世智：沒有，最近要修譜已經問過了，有的話也已經拿出來了。

8. 我从你编写的扬美乡史中看到，你们家是最早扬美人最早到马来亚的？

世智：是啊，1862年通裁就是我太祖父的父亲最先到马来亚。后来再将我太祖父(华绊)和弟弟(华绊)带过去。一代带一代，直到我父亲为止。华绊之子夏墙一直留在新加兰，而华绊之子夏旷与夏坛则迁往麻坡的东甲。

9. 他们过去那边做些什么工作？

世智：一开始帮人家做工，赶牛车。后来有的去做生意，也有的割胶。我公公声阳就是在峇株的新加兰割胶。我父亲(郑名分)回来之前在那里还有房子，屋里还有留下做胶片的胶车。回来时将屋子和胶车留给同堂号的声裕。

10. 你父亲和祖父都有回来吗？

世智：从通裁开始到我父亲都有回来。原本我父亲在一九三十几年回来原本想再过去，因为我祖父和祖母隔年相继去逝，家中无人照料，未打消再过去马来亚的念头。

11. 他们去马来亚有收获吗？

世智：赚了不少钱，我太公(夏墙)从马来亚回来后，原本还准备要替他祖母(通裁之妻)做风水，墓碑也已做好，但不幸遭到土匪来抢劫，把到南洋辛苦赚来的钱全抢去。因此没钱替他祖母做风水，现在墓碑还放在外面。（之后郑世智带着笔者到屋外看那块墓碑）



夏墙替他祖母所刻墓碑，碑上书有其父亲及叔叔的名字，即华芸与华绊。

12. 从马来西亚那本族谱(即《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里得知通裁后来也带了许多扬美的亲戚到马来亚赚吃，大家到了那边一直都保持连系？

世智：我们这里就是生活困难，那边有机会大家也想过去。通裁回来后不只把我太祖父兄弟带过去，还把族人也带过去。大家都是亲人，彼此也会照顾。你太公(华真)到那里时，也是我公公(声阳)替他安排好替人盖亚答屋的头路。

13. 我听说我太公一开始先到峇株的新加兰，后来才搬到麻坡的武吉巴西？

世智：是啊，后来你太婆才带着你公公(夏苑)和二公(夏雄)到那里。我们的亲人在那里都会互相照顾，我公公自小就被我太公带过去那边，已经熟悉那一边。很多亲人初期到那边都是先住在自己人的家，找到头路再搬出去。

14. 太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去马来亚的?

声盛：一方面是逃土匪，其实和土匪结怨的不是他，而是被人诬陷才不得逃到马来亚去的。当然，家里出了些事也是原因之一。太公和同样是福林堂里骋叔的堂兄弟因田埂上的杉树而起了争执。那时候我们这边人少，他们人多，乡里又不时有土匪来骚扰，在种种因素下，只好跑到马来亚。

15. 太婆和阿公什么时候过去的?

声盛：一两年后。太公找到头路后一两年就过去了。你祖婆因为是媳妇仔(童养媳)，也一起跟过去。那时候你阿公才十五岁，二公(夏雄)才十二岁。

16. 听讲阿财叔的父亲，就是三公(夏图)当初是给了别人?

声盛：当时太公为躲土匪，连夜跑到太婆的娘家那里，就在隔壁的前洋村。土匪一直追到那里，太婆的娘家把太公藏在放稻谷的“Qie-Xia”，并且用锁头锁上。因此没有被土匪发现。隔天一早，天未亮时太公就往永春方向逃走，再从泉州搭船到马来亚去。因为太婆娘家没有男丁，太婆为感谢他们救了太公一命，才把三公(夏图)送给他们。但后来他长大后也跑回来。

17. 我听说阿公回来后本来是要再过去马来亚的，为什么没再过去呢?

声盛：他连出国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是刚好那时马来亚那边在做共产党，你阿公的名字和那边政府要捉的人刚好相似，造成你阿公不能去马来亚。直到 1975 年去世时，没能和你们见上一面。

18. 我们扬美的边界一天走的完吗?我想拿着地图走一次。

世智：三天三日夜都走不完，几座大山也在我们界内。那是我们的祖公以前就住在这里，先占下来的山地。山林的木材可砍下来卖钱。

19. 别的宗族的族谱也有记录他们的山界吗?

声盛：不一定。大家世代代传下来，宗族与宗族之间那里为界，大家都有共识。不过，有时也因为发生争执而打架，也有到法庭打官司。就像我们和大坵头以那条溪为界，以前为了抢溪水经常打架。另外，我们和湖洋乡的湖洋乡颜氏宗族，为了山界交界处的杉木所有权打了几次官司。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扬美郑氏宗族能够提出族谱记载宗族领地的证据，因此法院宣判扬这些杉归扬美郑氏宗族所有。

受访者：郑震梓之妻(70余岁)(山面堂)、郑良和(郑震梓之孙)(26岁)(山面堂)、
郑声盛(53岁)(亨房-福林堂)

日期：13/12/2008 下午 2:00

访问重点：郑友专领导抗日筹赈会及遭遇日运残害事迹

1. 您的先生是震梓吗？

震梓妻：是震梓。我小叔是震昆。

2. 这位小孙叫什么名呢(指着郑友专全家福)？

震梓妻：这位是震正，目前还在番边。前几年还有回来。

3. 这位是谁？是名节吗？(指着照片中人物)

震梓妻：是，这些都被日本仔杀害了(指着郑友专全家福震正与名泰之外的其他人)，剩下名泰和震正。

4. 震正是这个的孩子吗？(指着照片)

震梓妻：震正是这个的孩子(指着照片)，全家被杀害到剩名泰和这个。震正因为去他外婆家才没被日本仔杀害。这是我们的名泰回来说的。名泰因为自己跑出去玩才逃过一劫。

5. 名泰有回来吗？

震梓妻：回来两次。

6. 那他的孩子有回来吗？

震梓妻：没有。他共有五个孩子。

7. 日本占领马来亚时，名泰还没结婚吧？

震梓妻：还没有。在土改之前(1951年新中国才实施土改)他之后自己和震正有回来一趟。然后才过去结婚。结婚后才再过来。

8. 那时过来他在这里还有那些亲戚？

震梓妻：我家翁(木水)、家婆，还有我和我先生，以及我小叔震昆，他后来才去北京读书，读到五年。

9. 你孙子(指坐在旁边的郑良和)说,在日本军还没到马来亚之前,友专叔有将一百多万的钱先汇回来,他已准备要回来乡俚?

震梓妻:他的钱已寄到永春,说自己也要回来。一些人劝他说不用怕,不用那么快回去。那里知道三两天就被日军杀害。文辉(德裕堂)有带震梓去永春去查钱到了没有。书信也已寄到。但后来钱也没拿到。

10. 文辉是这里的人吗?

声盛:文辉是友甘的孩子,友和的侄子,二十几岁从番边回来。

11. 土改之前,名泰有想返回来这里吗?

良和:我想他必须要兼顾人情事故,他在那边也要继承他父亲留下来的事业。

12. 友专叔是为什么要到马来亚的?

震梓妻:那时家里很穷才过去,那时二十几岁。

13. 他是自己先过去的,还是带着友专嫂过去的?

震梓妻:他是一个人先过去的,后来才托人将我祖母(即友专妻)带过去。

14. 他是结婚后才去的?

震梓妻:结婚后,生下我家翁才过去的。

15. 那名节、名泰是那边出生的?

震梓妻:应该是。

16. 他们在那边发生事的时候,您嫁进来了吗?

震梓妻:事情发生第二年后,我才被娶过来的。

17. 你家翁有去过番边吗?

震梓妻:有去过一次。

震梓妻:家里没有人,他父亲要他在这看家,说是有赚到钱就寄回来。家里这边盖了一座土楼,也是木水(即其家翁)发落去盖的。我三叔(名泰)回来时还在那里住。

19. 这些土楼是做什么用的？

震梓妻：跑土匪的。那时这里经常有土匪出现。土楼有竹筒孔，可以放鸟枪打他们。天黑后大家都到土楼上去躲。

20. 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鎗？

震梓妻：没有，有少部份才有。

21. 土匪来时会待很久吗？

声盛：经常都是有人先串通，土匪一来四处串扰，抢到财物就走。

21. 友专叔有再回来吗？

震梓妻：没有，声前叔把我祖母带过去，他有说起。

22. 今天真感谢您提供这么多的资料。

震梓妻：不用这么客气。

受访者：梁黎玲(约 45 岁) (永春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

日期：1/10/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清末时期永春人出洋的原因与路线

1. 永春人当年要到海外有那些重要路线呢？

梁：这可分为陆路和水路。先说陆路，不管你家住那里，一般都是往县城方向走。然后就沿着山路走，他不是走大路的。

2. 我听说从介福下来要 3 个小时。

梁：对、对，山路的路程比较短，而当时也没有多少大路，往大路走弯多。山路它是直走的，像从介福下来到五里街，再到州内。

3. 州内指的是那里？

梁：就是现在的城关。为什么叫州内，因为我们是曾管过德化的永春州，他们是县，所以县城也叫州内。从县城往南安方向走，一直走到安海或者走到厦门。当然，走山路不一定要进泉州，是往那个方向走到晋江、走到安海。

4. 会不会走到厦门？

梁：一般走到安海，也有走到厦门的，看情况。走厦门他就不走泉州了。如果是走泉州就得往南安。走厦门就先往州内，也往南安，然后往同安。而如果是湖洋人，他就不是这样走，他就直接从湖洋走到东关，然后进南安。但是当时不管怎么走，除非你走大路，只要走小路都要从东关走。东关是关道，我们曾经有个说法，不管官多大，到了东关都要下马。过去很多都是骑马的，到了东关都要下马。

5. 那么水路怎么走？

梁：在当时一般的永春人都会选择厦门或泉州这两个港口出洋，如果走水路，就先在五里街的许港乘小舢舨到桃溪的渡口。当时的桃溪水量还有航运价值。经由桃溪再经东关桥，然后再到南安，最后抵达泉州。在泉州又可由晋江再下安海，由安海出洋。或者由泉州下同安，再到厦门，由厦门港出海。

6. 永春人为什么选择出洋呢？

梁：永春人有做生意的习惯，做生意是永春人出国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土匪所造成的破坏，让人民不好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永春土地少，虽然永春的面积

是 1468 平方公里，但是山地的面积很多，我们号称七二杂一田，即是百份之七十的山，百份之二十的农杂，而农田只有百份之十。

7. 农杂指的是什么？

梁：农杂指的是山坡地，可以种一些地瓜什么的。我们的土地遍地都是山，而且是不好耕耘的，不像马来西亚的山好耕作。所以我们的人均土地面积非常的少。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失败。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参加政治活动的，因为革命失败而逃跑的。而更早的在这里还有洪秀全时代的林俊，也就是农民起义的那个年代。林俊是永春人，当时他也拉了一个队伍跟着洪秀全。尤其是永春人，许多永春人都加入了他的队伍。他失败了以后很多人都往外逃。我在《永春华侨志》所指的大革命失败就是这件事情。我主要所讲的是出国史。最后会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主因农民起义失败，而知识分子也没给中国带来多少变化。最后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合作起来，由工人农建立了新中国。农民原有农民的局限。农民有他的好处也有他的短处。他要领导革命他的短处很明显暴露出来。除了洪秀全那段期间也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出来要做些改变社会的事，结果都失败了。到了孙中山先生才算是有了一些成就。虽然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我们也承认这段时间中国正在进步，我们称之为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再回到洪秀全对当时政局的影响。最早出去的是做生意的一群。有文字记载的是在 1430 年有永春人到越南做生意。而郑和下西洋时应该也有一群永春人跟着出洋去。德化一带的山货要到五里街进行交易。沿海、安海、同安一带的海货也要挑到五里街。五里街就是一个汇集点。而许港就在这地方。我们的前一任县长是惠安人，他就曾经挑过小鱼小虾到许港来卖。然后再拿一些货物如香菇回去。我们也在想郑和下西洋时有很多陶瓷，最近打捞的很多沉船捞上来的都是陶瓷，而且都是德化的陶瓷。这些陶瓷肯定是从许港出去的。我肯定当时有许多生意人也跟着郑和下西洋去。我们永春的许港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是不是没有人可以证明。泉州是个起点，但泉州汇集了各地区的货品，最近的沉船打捞上来的德化陶瓷应该从许港下去的。有人已经认可这一点，但今日许港已经变了模样了，依稀可看到当初的样子。

8. 总的来说，永春人外移的原因大致上有出外经商、大革命，以及这里耕地有限，生活困难。

梁：永春人出国大概有这些原因和途径。但另一个是亲带亲，邻带邻的途径，而且这是大班人马外移的一种途径。 湖洋三大家族会南迁马来亚，两大家族会就到麻坡，包括鹏翔郑氏家族会。

9. 对于介福的历史您了解多吗？

梁：介福原来归吾峰管辖。1960 几年才独立出来成立乡政府。永春是在公元 825~828 这段期间开发的，当初不叫永春，而叫桃林场。到了公元 933 年才建县。当初叫桃源县。（海外桃县俱乐部的由来）。那天我在冬令营时就告诉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们，为什么会有永春会馆、永春同乡会？然后还会有桃源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叫做桃源县。但桃源县公元 938 年就被改名。1734 年改称永春州。 1913 年把德化还回去，又改为永春县。

10. 介福的地方太小，似乎没什么代表性。

梁：是，确实没什么代表性。你说 1860 几年才有人出洋，我想也是有可能。介福的地理位置是山上平原。我们称它为山上小平原。首先，这地方因为在山上，土匪比较少去打扰。第二，环境相对比较封闭，那里的人比较不太可能去参加革命运动。第三，那里人口较少，比较没有粮食短缺的问题。再者，因为在山上，气候条件好，那些灾害、瘟疫比较不会传到那。就是这些原因才使得这地区的人民不需要往外跑。

11. 介福乡最多人外移是在 1920 年以后。

梁：那时候正好是整个永春最多人外移的时候。

12. 我们的宗族在马来西亚于 1968 年才进行重建，比起许多中国宗族算是慢的了。

如此看来我们的宗族和鸦片战争、革命的关联性比较小。

梁：马六甲永春会馆早在 1800 年就成立了。永春人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喜欢亲带亲、邻带邻。譬如说我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还可以，我觉得适合发展，我就将我的亲戚、邻居给带过去。譬如说巴生的黄氏登进家族会。我听他们的一位老族长说他们在巴生的家族有一万人口。而他们在永春原乡的家族人口不过几千人。

13. 我的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也差不多五千人。比介福乡的宗族人口的一千多人还多了好几倍。

梁：对啊，这就是亲带亲、邻带邻的结果，譬如刘氏彭城公会很多集中在麻坡。湖洋人也进在麻坡为主。之前的几个原因都只是小规模出去，亲带亲、邻带邻的才是大规模的移民潮时间。

14. 这就是宗族社会的特性

梁：对，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愿意照顾外围的人这么一种特性。

15. 其实我也发现到马来西亚这方面第一代做得比较好，第二代许多人已到大城市生活，但族亲观念已明显退化。这就是个危机。现在可乘着改革开放的机会，让年轻一辈回乡接触宗族文化，藉由经济力量提升宗族间的凝聚力。这意义会更大。

梁：我们最近在推动海外青才年夏令营、冬令营，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海外年青一辈的家乡观念。我们要求二十岁以下的永春籍的青少年的学生。然后一定安排他们有半天的时间回去祖籍地拜祖。我们也要求他们一定要拜祖，增进感情的联络。

16. 介福乡回来的多吗？

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17. 介福乡经济有那些特殊之处？

梁：介福乡有它的特性，介福这地方有个资源叫瓷土，我看它祖祖辈辈都是靠这瓷土养着，那里会有乡镇的出现，也是为瓷土的关系。就是因为那边有这资源才在那边生存。

18. 为什么会到麻坡呢？

梁：因为永春人是走水路出去的，在麻坡有港口靠岸。不管我们是走陆路或水路到安海，要到你们那地方都是走水路的，所以会在你们那边有港口的地方汇集。一个是巴生、一个是麻坡，另一个是马六甲。这三地区是永春人最多的地方。还有不少到新加坡。但是永春人有两大习惯，一个是做小生意，另一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桃林场，因此会经营山林，经营山地。你们马来西亚有很多橡胶园，正对应着我们的经营模式。所以永会人会比较集中在那几个地区。

19. 这些事迹好像目前还没有人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

梁：那是。我因为在这一块儿比较用心去思考，也找到一些答案。我经常和一些人在聊这些东西，很多人也都认同我的看法。但是我不想作做这些文章，因为我现在坐这个职位，我若作这文章可能会被当做官方的说法，这样不好。但我认为这应该是民间的说法。

20. 永春人的到马来亚，可以说除了是地理环境如港口等客观条件之外，接下来就是亲带亲、邻带邻的人文条件所造成的？

梁：对。就是这么一条脉络下来。

21 能够促成亲带、邻带邻的移民模式，那就是我们的宗族社会。在往前推，造成宗族社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地处山区，需要自我保护。

梁：对。

22. 马来西亚华人总是习惯将闽南话当做福建话，这应当不正确吧？

梁：这件事我有跟他们讨论过，为何会将闽南话当做福建话，因为在马来西亚大概有三、四百万的华人，福建人占了一半，然后永春人就占了福建人的一半，整个闽南人厦门、惠安、晋江、同安及漳泉等都是在讲闽南话，这样子算起来福建人有百份之七、八十都是讲闽南话。在语系里面，我们的闽南语占的份量大。

23. 在福建省的闽南人占的比率大吗？

梁：差不多三份之一，有一千多万人口。

24. 在福建并不算多数，但到了东南亚变成了多数。

梁：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所以才会出现把闽南语当做福建话的现象，包括福州人也说闽南话。我在马来西亚遇到几个福州人就用闽南话和我交谈。所以我也认可马来西亚闽南人将闽南话当做福建话的说法。童玉锦马来西亚福建会馆会长，他是莆田人，但他的闽南话说的很好。

25. 这是闽南话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的结果吧。

梁：对。这是闽南文化传承的最好的例证。当然还有其它部份的传承，例如闽南屋。

26. 我们宗族到了马来西亚，每一家都保持着原来的堂号。

梁：我们这里的老屋子都有一个堂号。

27. 我认为以前没有门牌，堂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而且堂号到了海外具有凝聚近亲聚集的作用。

梁：没错，这种文化也在马来西亚获得传承。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进行亲带亲、邻带邻的移民潮。因此才互相照顾。

28. 但随着时间流逝、环境的改变，这种亲族凝聚的现象已经被打破了。虽然目前有会馆组织，但未来可能会变成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梁：我常在想，海外的中国人如果还有一点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是需要社团。我对那些前来参加冬令营的讲完永春的课之后，我对学生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如果没有永联会的组织，你们没有机会来中国，你们回家乡后要记住永春，你们是永春人，祖籍是永春，记住自己的根在永春。未来长大出社会后一定要加入永春同乡会，为会馆做一些事。

29. 你刚才所说的让我想到马来西亚社团出现领导人、会员老化现象。

梁：这情形非常的严重。我跟他们说我做这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建立多一个交流渠道，经由这渠道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交流。第二，这些年轻人当中我相信有一些在将来会认祖归宗。最起码对永春有些概念。第三，他们在永春结交了他们同龄的朋友，就好比结交了一批兄弟姐妹。以前的老华侨为什么还会回来，因为他在这里还有兄弟姐妹。通过这种交流，我们这里有这么营，海外也有许多营，首先就体现了我们会馆同乡会的作用。我们能够通过家族会的这个组织把海外年轻人带过来，在这里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负担。我们都会安排每一位海外营员到他们的祖籍地去祭祖、至少到宗祠、家庙去上个香。让他们和外人看到会馆的功能与作用。

30. 谈及另一个经济层面，侨胞回来永春投资的状况如何？是否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梁：永春政府非常希望海外侨胞能够回来投资，但是我们永春人有个习惯，如果提到投资，那些有成就的乡亲更愿意捐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在家乡投资，在一些关系处理不好。譬如你介福人到介福投资，你们那些亲戚朋友都要到你那边打工，那就不好处理。

31. 所以这几年改革开放后，永春这里比较希望海外乡亲一次过捐资？

梁：一些公司他们也很想为家乡做点事，他们就会担心。不过这几年有点打破了这局面，譬如说马来西亚已有几家公司到我们工业区投资开厂。我们的投资不一定要到家乡去，譬如说你介福人不一定要去介福设厂，可到我们的开发区办厂，这样子就相对的可避开在自己家乡所会碰到的麻烦。我们也在创造条件。说真的，我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有一些人来投资。

32. 谈到各籍贯人士的性格，潮州和客家人都比较会突显本身的功绩和成就，但是永春人就比较内敛、低调？是否与环境有关？

梁：没错，我觉得永春人一向来比较节俭，我想和我们地处山区有关，山区资源有限，讯息不是那么流通，挣钱不容易，相对就比较会守着。第二，由于我们底子比较薄，我们是从林场过来的，我们没有很厚的底蕴，所以我们永春人一切都是从白手起家。那么他就必须要比较谨慎，不敢大手大脚。还有一个就是永春人很重视文化。而文化修养比较够的人，比较深厚的人，他不怎么张扬。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永春人重视文化，林连玉就是一个代表。他为了华文教育，他可以牺牲他自己。

33. 马来西亚华人办学，出钱最多的是永春人。

梁：吉隆坡中华中学首任校长梁披云也是永春人，他就提出思本、固本、爱本的理念。知本是要知道自己的根基。固本是要清楚自己的势力。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提升自己的素质，他不会去考虑经济发展，因为他是个教育家。由于永春人在教育这一块做得好，所以他就比较不那么张扬。

受访者：郑名井（57岁）（亭房-福林堂）

日期：16/12/2008 下午 16:30

访问重点：郑声缪加入马共的情况及他们回返中国原因

1. 你在那一年回来唐山？

名井：1949年，那时才3岁。

2. 基于什么原因才回来？

名井：因为我父亲是马共成员，我祖父怕受连累，不得已只好回来。

3. 你们家除了你父亲之外，还有其它成员也加入马共吗？

名井：有，我二婶也是马共成员。

4. 你父亲和你二婶有和你们一道回来吗？

名井：没有，他后来被英殖民政府抓走了。我二婶走入森林后也失去联络了。

5. 你父亲在当时的马共组织担任什么职位？

名井：区书记。

6. 这样说起来是相当活跃的党员。那他入党的原因你清楚吗？

名井：我那时还小，这些事不清楚。

7. 名萍是你堂兄，我听说他是你三叔的大儿子，但是是领养的？

名井：这事情是这样的，名萍的生母是叫玉莲，是马共女党员。当她快要生下名萍前来到我们家（因为我父亲是马共区书记，应是我父亲安排她来的）。当时，我的祖母（我父亲和两个叔叔的生母当时已过逝，这个祖母是我祖父再娶的）就对玉莲说，如果是男的，就要下来。如果是女的，只是替她做月子。因此名萍生下来后就成为我们家的人了。我听说原本我那祖母（父亲的继母）因自己没有孩子，原本想收名萍为子，但可能是八字或算命的缘故而做罢。后来因我二叔因去逝时没有孩子（在日据时期患上肺癆不治），因而名萍就被继承我二叔的香火。然而，那时我二叔已不在，因而只能将名萍的寄托在我三叔户口名下，因而一直就将名萍说成是我三叔的孩子。1956年我们为我父亲和二叔做功德时，我祖父写信问我三叔（那时我三叔又去了番平）名萍该下谁的名？我三叔才确认名萍是二叔孩子。我三叔曾经回来乡里，他的第一个亲生孩子名含还是在这里出生，一年后我三叔再回去番平，带着我三婶和名含回去。没带名萍回去，据说是因为祖母（我父亲的继母）舍不得他（曾有意收做自己的孩子而疼爱有加）。

受访者：郑声缪之妻、郑名雀、郑名强(皆亨房-福林堂)

日期： 1/12/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郑声缪加入马共的情况及他们回返中国原因

1. 你们是那一年回来唐山的？

声缪妻：1949年回来，一起的还有侄儿(名强)

2. 你父亲是声镭吗，就是在日据时期患上肺癆过去逝的？

名强：是声镭，在日据时期患了坏症。

3. 那时候应当是没有什么药可医吧

声缪妻：是不懂怎样医，医很多，那时渊泉叔在麻坡，有去给他医，在日据时代找医生不容易。他是因为没有戒口。

4. 他中的是肺癆？

声缪妻：他是生瘤子，喉咙长了一粒一粒。

5. 渊泉叔是医生吧？

声缪妻：渊泉叔认识医院的医生，才拿药给声镭。

6. 吃的是中药吗？

声缪妻：西药。

7. 渊泉叔拿药给声镭吃，但声镭没按时吃？

声缪妻：渊泉叔是我们的亲人。声镭也死得太早，他是属猪的。

8. 你们从番边回来时，皆婶(即她的家婆)也一起回来吗？

声缪妻：有，当时我家婆和我的小孩一起回来。

9. 妳本身有几个孩子？

声缪妻：五个，名潭、名兼、名井、名雀，还有女儿玉莲。

10. 名萍是你大哥吗？

名强：本来是我父亲的养子，我公公说要给声镛(即其父亲)，但我叔叔(声谨)硬硬要争去。

11. 当时名萍和你一起回来的是吗？

名强：是啊，我们是兄弟。

声缪妻：还有我小姑也一起回来。

12. 1949年当初是什么情之下回来的？听说声缪叔因为参加马共并担任书记职位？

名强：我母亲也是马共成员。

声缪妻：就是陈允啦。我小叔(声镛)去逝后，她没再嫁就随共产党而去。

13. 那时你们是住在那里呢？

声缪妻：好像是百里辛还是九条。

14. 日本时期之前住在那里还是之后才到那里呢？

声缪妻：起先原本住在七条。

15. 妳是在乡俚出身的吗？

声缪妻：我在这里出世，小时候父母就带我过去马来亚。

16. 那妳是在番边结婚的了啰？

声缪妻：是。

17. 妳在马来亚一直住在百里辛一带吗？

声缪妻：我小时候住在武吉巴西。就住在你祖母家附近，那边叫做石子山那边，我们住在濫港。结婚后才过去实廊。那时要经过麻坡，坐船到对岸才能到实廊。

18. 那时候的做些什么工作？

声缪妻：割胶，大多数人都是割胶为生。我从小十岁左右就开始割胶。

19. 妳家翁(夏皆)也是割胶的吗？

声缪妻：他住在七条，也是割胶。

20. 当时声缪叔加入马共，是否因为你们住得太靠近大芭，经常有接触到马共成员？

声缪妻：那时是因为我家翁住在那边做芭，种植烟草。那时就有人出来告诫说日本要来打马来亚了，要改种蕃薯，做成蕃薯签，不久后我们也到来了。

21. 妳本来住七条的，日本人来的才躲到芭里去？

声缪妻：是。当初大家都往这条路走。只有我小叔声镭比较不怕死，留在原处。

22. 当初妳家翁也叫我曾祖父(华真)、我祖父(夏苑)、还有德春、夏日等五服内的亲戚都搬到这里。

声缪妻：他们也到这里来。因为他们留在那里(武吉巴西)比较没有得做什么。

23. 声缪叔是怎样情况下加入马共的？

声缪妻：马共的事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就住在新芭的旁边，经常都有马共成员进出，也多次被要求提供食物给他们。我们也自愿加减的给他们一些，就给他们一点蕃薯、木薯。咱们住在那所在，如果不给他们一些，也站不住脚。如果不合作，生命财产将受到威胁。当时家里三、四个孩子还小，我们也没有反抗能力，只好顺从对方。因为耳目众多，也有人去通风报信，不得已之下就走入森林成为马共的一份子。

24. 他们是有枪之类的武器？

声缪妻：他们有枪、什么都有，手榴弹都有，我都亲自看到。那些较相熟的他们有拿出来给大家看。要不然蒙蒙白白的我们怎么会参加那边？那里会的？

25. 声缪叔是在日据时代参加马共的？

声缪妻：就这个问题，闯出大问题，外边的人有一点知道，要来捉他，政府要来捉他。

26. 那时候过了日据时代了吗？

名强：过了。差不多在 1947 年。

27. 是因为给人知道了？

声缪妻：是了，他们进去剿芭。

名强：也烧房子。

声缪妻：房子烧了是后来一段的事。他们要去捉了，要去捉声缪了。但他较年轻，成功逃过手，结果捉到皆伯公(即他家翁，夏皆，声缪之父)。捉到后把皆伯公给闭起来，是有提供他吃的。他被捉后就被交上去了。

28. 被捉去那里关呢？

声缪妻：我们不清楚。不知是麻坡还是马六甲？

29. 当时夏皆婶有在吗？

声缪妻：有。那时再娶的。前面那个三十几岁就过逝了。

30. 那时候我公公和太公是不是已经返回武吉巴西了？

声缪妻：那时已经过去了。

31. 当时亲戚们有帮忙些什么吗？

声缪妻：这种事也不允许有什么可帮忙的。要帮忙也要跟政府有关系的才帮得上。

32. 听说有要叫声缪叔前来交换？

声缪妻：我家翁被关多久我也忘了，他们是有叫我们去交换，但咱怎么可能去交换呢？声缪有说他父亲是为了他而被捉，他认为应当去把他父亲换出来，结果孩子换父亲。在被关进里面那段期间他有被打。后来倾家荡产才把他赎出来。他们要了很多钱，那时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猪只、烟叶、卖得没剩半点。

33. 出来后的情形又如何呢？

声缪妻：出来后也是很为难，安逸的日子并没多久。不久后政府又说怎样怎样，又再来要捉他。我们一家心里也怕，没办法只好 Semua(全部)回唐山。而他回不来，因为政府那里已有相头(通缉)，在各处已贴上相头要逮捕他。我们是自己回来的，因有一些胶园，卖了做路费。

34. 胶园全面卖掉吗？

声缪妻：卖了一些，留一部份给声谨。后来他也回来了。

35. 回来时从那里上船还记得吗？

声缪妻：应该是新加坡吧？

36. 到厦门上岸的吗?

声繆妻: 到厦门

37. 到了厦门之后如何再到永春的?

声繆妻: 那时也是蒙蒙什么都不懂, 在泉州有住一晚, 中间有租坐脚踏车。

38. 回来就住在这间三落厝(福林堂)?

声繆妻: 是, 就住在那。后来孩子长大, 地方不够, 没得扩建。再逐渐的搬出来。
搬出来的人多了以后, 三落厝反而人少了。人少了有些人就不太敢住。

39. 声繆叔被英国殖民政府释放后, 他有继续再参与马共的活动吗?

声繆妻: 那是有, 他是停一阵子, 比较不敢。

40. 那么他们要捉他是因为他继续再活动?

声繆妻: 那是因为已经有底。要捉是因为有底就再捉。

41. 如果较早时有想回来, 应该是回得来吧?

声繆妻: 那时候也如果回来也没那么多问题, 但根本没想过要回来。如果有过州府就不要紧, 改名换姓就可以了。

42. 当初没去新加坡是什么原因呢?

声繆妻: 那时不懂

43. 那时在新加坡没有亲戚吗?

声繆妻: 那时那有什么亲戚? 老人静静的割胶、做芭, 我家翁也没什么亲戚。

44. 那时期回来的有包括声谨叔吧?

声繆妻: 没有, 他先回来。

45. 他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先回来呢?

声繆妻: 他那时害怕而赶快先回来。

46. 他哥哥(声繆)被捕时, 你们还没回来?

声繆妻：声谨回来后，也面对土匪的欺压，不得已再度过去番边。那时他的大字还没过期，所以可以再过去。

47. 那时你们回来要办大字吗？

声繆妻：要。

48. 那些资料还在吗？

声繆妻：不知道去了那里。那时东西都是我家翁(夏皆)收着。这些事都已过去了，比较不会讲了。太久了。

49.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没有日本的占领，在番边的生活条件应该比这里好，大家应该会把这里的家人都带过去吧？应该没什么人要回来这里吧？

声繆妻：没想要回来，对的。我是遇到这些问题，不然我也不要回来。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在那边。

50. 妳有再过去马来亚吗？

声繆妻：我小叔(声谨)有安排我去过一趟。我在那边有见到我的侄子。有的住在武吉甘蜜，有的住在别的地方。

51. 在武吉巴西还有亲戚吗？

声繆妻：没有了。我那些侄子都已到别处去了。我有个领养的妹妹原住在九支那边也已经去逝了。你是住在那边的沙仑是不是？

笔者：我父母住那边。我本身住在巴生。

52. 妳们回来后，声繆叔又再次进去大芭了？

声繆妻：人家要捉他，他就只好再次进去。进去后不知是有叛徒或者自杀。

名雀：过去的人头脑没开放，跟着人就只会选一边。跟我们这里相同，如同国民党和共产党，眼睛如果看不清楚，靠不对边就麻烦了。

53. 我听说声谨叔在当时因局势太敏感而不敢和声繆叔相认，对外说声繆叔叔不是他的兄弟？

声繆妻：不敢认他，是有这么一回事。

名雀：敢认就会被捉去死。

54. 声谨叔来唐山后又再回去马来亚，有再和声缪叔相认吗？

声缪妻：没有，他（声缪）那时已不在了。声谨回去后就去了笨珍。我有过去一趟，听我妹妹说声缪是被人打死的，四只被人绑住再抬往警察局。我的弟弟有出来看，看到那个人是自己的姐夫，但当时也不敢相认，然后就回家，见到我母亲时，我母亲问他今天出去是什么事？要他跟她说。我弟弟接着哭，我母亲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这些事也是我妹妹跟我提起，我才知道一点，不然什么也不知他是怎么死的。革命不成功也没办法。我弟弟都不敢认。我们刚回来时还没解放，我们也很害怕会被人捉走。

55. 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再斗争，后来共产党胜利，对于马共身份回来者有没有受到礼遇？

声缪妻：那些马共成员如果还没死，现在还有薪水可以拿。

56. 声缪叔被放出后，英军是不是有再去搜查？

声缪妻：那时英军已经接管了，进去芭搜查他的下落。来到我们的屋子把我赶出去。我们和一个女儿在家被赶出屋外。

57. 是红毛人吗

声缪妻：是。他们很聪明，每次到来之后都会掀开床铺，摸一摸是冷还是热，如果是冷的就表示没人，他们会问你的床这么多张，为什么没有人？我说那是我小叔。那时我小叔的妻舅要结婚，他们全家回去。而我这间因小孩去读书，他如要上来就上来。我跟他们说今天在下面读书没上来。我这间有两三张床。我小叔因他妻舅要结婚，临走前有挖一些蕃薯给我，说是留着用来养猪。英军三更半夜到来，我有声到他们说要开枪，我母子三人，一女儿和第三个男的，我赶拖一个背一个，想要逃也逃不过，因而不敢逃，留在房间。一下子英军就到来，成群到来，四处包围，门东撞西撞，我就起来开门，一看有些长得黑黝黝的，英军当中有些是印度人。我是怕到不会说话，他们那里没有马上问，到了天亮后才到别处搜，我就偷偷在门边瞧，他们在外面将枪子摆在地下，不知是机关枪还是三脚的。那些蕃薯就拖到外头，天色渐亮后就质问我：“你这么一个女人如何能挖出那么蕃薯？我说我的小叔他妻舅要结婚，他先帮我挖一些，不然我背着小孩怎能挖呢？他们继续再问：“那你丈夫呢？是什么来的？为何七躲八藏的？”如果我说不出一巴掌就打过来。当他们看到稻株的尾在摇晃时，他们又会问“你有看到他拿枪从这走过吗？”我说没有，那是马来人拿锄头、拿巴

冷刀经过。那里有看到枪我不懂。“那你丈夫去那里了？”我说去市场帮人家做工？他们听了不满意就一巴掌打过来，打得我鼻流直流。

58. 那时候名潭哥不在家吗？

声繆妻：在巴力辛(九条)读书。我们在那边有块胶园，他在那边割胶也在那边读书。日本要走时他搬去那边住。

59. 名雀在12月出世，那时候妳应该怀着他吧？

声繆妻：就是这个(指著名雀)

60. 英军中有华人吗？说什么话？

声繆妻：他们说咱的话，是唐人。他们到处搜，英军站着看。你若说没有，他们就一把掌打过来。

61. 他们来烧房子是后来的事了？

声繆妻：那是后来那一趟。

62. 总共来几趟？

声繆妻：好像是两三趟。我遇到两次。第一次的晚上我想到很怕，想一想隔天应该走。东西收一收，明天早点起来煮，吃了就得走。但是半夜他们就到来，变成没得走。

63. 那时候夏皆伯公在那里？

声繆妻：他在百力辛那里。我们那时逃出来，房子被烧了，连猪寮、鸡寮都被烧光。

64. 后来烧完后你们全部就到百力辛了？

声繆妻：是。因为在那边没什么亲戚，即使有也不敢去。

65. 你一个人在那里照顾那么小孩？

声繆妻：我家婆有帮我。

66. 夏皆伯公是和我太公一起过去的吗？

声繆妻：没有，他后来才去。你太公先过去。也是因为那边有土匪你太公才过去。

67. 那夏皆伯公又是为什么而过去的呢？

声繆妻：连累，因为叔侄关系才连累的。

68. 是否我太公打伤了一每土匪而引起的？

声繆妻：好像是有，别人说给我听的。

名雀：我听我公公(夏皆)，是别人打伤的诬赖他们干的。过去我们在这里日子过很辛苦，经常被人欺负。过去我家族人少。

声繆妻：先诬赖你太公，再诬陷他侄子(即夏皆)。

69. 听长辈们说我太公和夏皆伯公的关系非常好？

声繆妻：那时在这家里夏皆的母亲还健在，照顾夏皆伯公到6岁。夏皆说他的母亲因有纏脚，脚小，种田种得很辛着，没办法生活，最后再嫁(夏皆之父在他未满月时即已去逝，才三十岁左右就没了，他名叫华乳)。

70. 我听说更早之前我太公的三哥华站更早之前已到马来亚，他二哥华浔也过世的早，因此这就是刚去你们说的家族人丁单薄的原因吧？也听说福林堂里的我们这脚头因人少才被另一脚头所欺负？

名雀：是啰，大人比较少就没法啦。

声繆妻：你的祖母我就很熟，我住在沙仑、她也住沙仑(Bukit Pasir)。

71. 我祖母在我父亲十二岁之时就已去世，我们这些子孙对她没有半点印像。过去也没有留下照片。她有纏足吗？

声繆妻：没有。到我这个时代就没纏足了。你曾祖母就有。你祖母的是割胶的，人非常好。

72. 我祖母的祖家是龙津吗？目前还有亲戚在那里吗？

声繆妻：是，是龙津。现在还有一个侄子清螺还在，还有一些侄子在那里。

73. 他们对我祖母已经没有印象了吧？

声盛：哎呀，做童养媳的就是这样。

74. 童养媳在这里普遍吗？

声缪妻：过去的人大部份都有童养媳。年纪小小就会看牛，也可差遣他们做些事。长大了又可当媳妇，又不需要多少钱。有些长大了因为双方不合意，就变成养女再嫁出去。

75. 如果家中有女儿呢？是否也会卖出去当别人的童养媳？

声缪妻：过去的都是这样，女儿大多数都卖出去。

76. 那么比例有多高呢？

声盛：基本上都是这里子，你老姑也是被卖出去的。

笔者：我的姑姑在马来亚也是被卖去当童养媳。

77. 与马共成员有关的已回来的，除了你们这家之外，还有其它族亲，你们有继续联络吗？

声盛：有些在外地、有些在海南岛没回来。

78. 当被在马来亚大家有联系吗？

名雀：一个东一个西，也很难联系。

79. 你们兄弟都有过去番边探亲吗？

名雀：有，我三叔(声谨)都有出钱让我们每一个都过去看看。

80. 名萍是在马来亚出身的，回来后为何没有跟他父亲(声谨)重返马来亚？

声缪妻：他是我家婆一手带大的，当声谨要再去马来亚时，我家婆不舍得，才因而留在家乡。

81. 下午我想去看看高祖父和高祖母的坟墓，我们一起去吧。

名雀：好啊，我刚也在那边放牛。

受访者：郑震文(54岁)(贞房-凤美堂)

日期：1/10/2008 上午 10:00

访问重点： 其父郑名引 被英殖民政府遣送回中国原因

1. 你父亲是那一年过番的?和谁一起过去?

震文：他很早就过番了，详细年份不清楚，是声岸叔带他过去的。

2. 你父亲是在那一年回国的? 基于什么原因回来?

震文：1948年，因为他参加马共。原本我姑姑已准备先回来，我父亲认为情况危急而抢先回来，回来时已45岁。我姑姑说，还好回来的快，不然被捉后可能就活不了了。

3. 在“番边”(马来西亚)，他住在那里?，那时你出生了吗?

震文：他住在东甲，我是回来后才在这边出生的。我父亲回来时那把年了纪不容易再找年轻的对象，我母亲是再嫁的。

4. 你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马共的?

震文：不知道，这些事他身前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在那边参加马共者，英殖民政府是要抓紧杀害的。

5. 那你知道你父亲在马来亚的一些事迹?

震文：我父亲他二十几岁就到过番了，他长得非常高大，力气很大，外号“大科引”。一开始就到实廊六、七支那里落脚。也许是太靠近芭地，经常和马共成员接触，后来被招纳加入马共。据乡亲们说那段期间他曾在那边去偷马来人的羊，一百多斤的羊扛在肩上快速跑，可以跨过大沟渠。也因为体型武，经常出来活跃如偷羊、和马来兵对抗，早已被马来兵认得，那些马来人早已要抓拿他。而我父亲说他几次死里逃生，在被英殖民政府追捕时，曾经跳入古井，乘马来兵不注意时，再从井中跳出和，空手夺走对方的刀，再把对方搏倒。另一次，在逃离追击时跳入河中躲藏在河边杂草处，隔了一夜，在马来兵远离后才游上岸。之后，还是躲不过英殖民政府的逮捕，在一票人被枪决的那一刻，因好几个人一起开枪，我父亲机灵的在未开枪那刹那先“倒下”(那时旁边的人已中枪倒下，更或许是幸运的负责向我父亲开枪的出手较慢)，再次逃过鬼门关。回来唐山后还参加清搅土匪的任务，也多次绝处逢生。一次是他在追捕土匪时，步枪掉了，正在对方开枪时穴突然子弹

卡住，空手和对方拼过。另一次是革民军来到介福乡捉土匪，误把我父亲当土匪，在被枪决前，有位军官以先检查身份为由再枪决，幸运的确认出我父亲是参与捉匪的而当场释放。

6. 搅土匪是什么工作？

震文：就是在共产党接手当政府后，地方上仍然有土匪作乱，政府号召人民组成抓土匪的工作。因为平匪有功，前几年政府还派员前来调查，要发放奖励(退休金之类)，但他已逝世。

7. 回来后的生活状况好吗？

震文：共产党政府接手后，村里还是一样穷。我父亲回来后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村书记认为搅匪有功，允许他住在锦峰宫。我们家可说是村里最穷的。到我二十几岁结婚时，我仍然住在锦峰宫，直到我女儿出世，我才搬到现在的住处。而这栋房子十几年来总共盖了六次，才是今天的样子。

8. 你在马来西亚还有亲戚吗？过去有接济过你们吗？

震文：我有个姑姑还在东甲，之前已回来探亲三、四次。我姑姑之前的经济条件也不好。二十几年前每逢过年有寄马币一二十块钱过来，那时一块钱可换三、四块钱人民币。而一天的工资也不过一块多。如果砍一百斤柴去卖，也不过卖做块多钱。我年轻时，曾经和亲戚借一百块钱去泉洲石狮玩了两天，回来后砍了一个月的柴才把债还清。

9. 有侨亲的人，一般上日子会不会好过些？

震文：这差别可大了。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那时候一个月在这里只赚三、四十块人民币。如果侨亲寄来几百块马币，换成人民币可是两、三千，生活一定比较好。在乡里，许多人能住好房子，大部份是富有的侨亲寄钱来盖的。改革开放后，在这里能过去你们那边探亲的，几乎是那边的侨亲负责所有的旅费。

10. 你以前做些什么工作？生活是怎么获得改善的？

震文：我向来不喜欢受约束，集体制实施后，如果要搞副业，那不必听从大队的指挥，但每个月要向村政府缴交副业费十几块钱(人民币)。我那时跑去山里边砍柴，因为我力气大，体格壮，每天可比普通人多砍些材。赚得比留在大队里工作好。改革开放后，我还向别地买柴来转卖给陶瓷厂，收入又比种田的

人好一些。之后又到德化在厦门杀猪，前两年才回来半退休的去做看顾炸石厂的工作。

11. 离开介福后那段期间，在外地有和扬美的族亲连系吗？

震文：介福的人外出后，仍有个同乡会组织，每年春节都有办聚餐，我那时每年都有去。这种情况和你们那边的宗亲会馆差不多。在外头同乡的人都比较会互相照顾。单独扬美姓郑的同乡会倒没有，人口太少难组织起来。

12. 你家就在锦峯宫旁，对王大元帅会不会比较虔诚？

震文：我一出世就住在锦峯宫，一直奉祀锦峯宫。有什么大小事，我向来有什么需看日子、或自己不太确定的事，一般就去庙里找王大帅卜杯就决定了。十几年前，我有参加村里请火仪式，晚上在山上过夜，曾在小睡片刻见到王大元帅和满天神佛从天而降，之后被旁人惊醒后就不见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王大元帅。

13. 有想到马来西亚去探一探亲戚吗？

震文：过些时候吧，现在在这里顾孙，安排得到就过去。

14. 真谢谢你提供这些信息。

震文：您客气了，有空多过来坐坐、泡茶。

受访者：李良根(30 歲)(母親屬亨房福林堂)

(身份簡介：其父李金針，為介福鄉揚美鄭氏福林堂鄭夏圖之女婿。據鄉里揚美的族親們表示，其祖父李清開是馬共成員。於大馬英殖民地政府實施緊急法令後才返回福建永春介福鄉。)

日期： 21/12/2008 下午 13:00

訪問重點：年輕移居外地的年輕人看介福揚美鄭氏宗族

1. 我聽說你們家是在介福揚美鄉唯一姓李的？

良根：是啊，整個揚美都是姓鄭的，只有我們一家姓李的。但我母親和祖母都是揚美鄭氏的族人。

2. 你們家何時來到介福呢？

良根：我祖父是馬共成員，在馬來亞英殖民地政府實施緊急法令後和我祖母的父親一家回返介福。我祖父會留在介福和我外曾祖是介福人有很大關係。他們是 1950 年代左右回國的。我外曾祖父(鄭夏皆)是介福人，先前也是由這裡過番去到馬來亞，在介福有一些近親，老祖爺福林堂還在，回來後自然有個落腳處。後來我祖父和父親搬出去，在村里蓋自己的房子。

3. 你小學和中學都在介福讀的吧？什麼時候才離開介福的？

良根：在介福只有小學和初中，我讀完初中後就到縣城(永春)讀高中。每個星期才回家一趟。每一回要走四個小時的山路才回到家。那時家里窮，每一次下山我都背上一百多斤的柴帶到永春去賣，賺點零用。

4. 在永春念完高中之後，你到那裡繼續學業呢？

良根：我考上泉州華僑大學，念化工系。畢業後我就到廈門做事，前幾年才自己開貿易公司。

5. 你在廈門也好幾年了，怎樣看待今天的介福呢？

良根：算起來我離開永春已十幾年了，前陣子我有個學弟在作關於永春的研究報告。他用了“山清水秀、經濟無救”八個字來形容，我自己也覺得永春實在是沒什麼好發展的。介福這農村更不可能有什麼改變。

6. 你認為介福不太會改變的原因在那裡呢？

良根：這裡的人就是有一種固執的個性，說難聽些就是不求長進，因為拒絕改變，

所以整个村子才会原地踏步。较顽固的那群，甚至还认为大不了像以前般继续种田，日子仍然一样过。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做生活品质。目前扬美整个村子百份之九十五的住家还没有抽水马桶，基本卫生条件还很落后。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7. 扬美村难改变和传统宗族社会有关联吗？

良根：这很难说得清楚，传统宗族在这里扎根已五百多年，有些东西仍然有其好处。但是，这里人思想的僵化、现实、懒惰。在经济上仍是自给自足的方式在种田，村子在地理上因距离关系又与外界有所隔绝，封闭的环境信息流通慢，长期住在这里的人已习惯安定不变的生活。

8. 你认为外出找工作确实会比留在这里有出路、有机会吗？

良根：这里存在着一个现象，百份之九十的年轻人都到外头去工作了。这说明了村子里的发展机会少、因而无法吸引年轻人留下来。真要有发展，需要政府带头做投资。

附件(二): 扬美郑氏宗族 1906 年四修族谱前在原乡所建堂号迄今仍保存者(红色字体)

房别	各房祖字	繁衍堂号				
贞长房	进宅堂	覆山堂				
元二房	失详	屈鲤堂	泮山堂	玉麟堂	书美堂	
			下厝堂	垄头堂		
			对面堂	美扬堂		
美仁堂						
亨三房	村宅堂	复镇派: 川头堂	福祉堂	泮山堂	凤阳堂	
			草美堂	东美堂		
				安美堂	福美堂	
		复首派长房: 樟树堂	许宅堂			
			分宅堂			
			盖美堂	美龙堂		
				大坵堂		
			深掩堂	太高堂	山面堂	
			盖德堂	福兴堂		
		复首派二房: 大口堂	福宅堂			
			春夏堂	德美堂		
		复首派三房: 竹林堂	盖德堂	盖泽堂		
			光美堂	霞阙堂	双美堂	
					东美堂	
			第林堂	金福堂	金安堂	德裕堂
				新茶堂	福地堂	新福堂
					福裕堂	
利房	露霏堂	新墘堂	带草堂			

元房：屈鲤堂



创建者：东暹公
（后转卖昭德，良德公
派守管）

位置：坐子向午兼癸丁，水出
□□。

元房：美扬堂



创建者：脱颖公等

位置：下洋，坐辛向乙兼戌辰，
水出丁字。

元房：美仁堂



创建者：重事公昆仲等

位置：在美扬堂右畔，坐卯向
酉兼甲庚，水出丙字。

元房：书美堂



创建者：逢源公、秉事公等

位置：在大路口桥下，坐巽向
干兼辰戌，水出庚字。

亨房 复镇派：草美堂



创建者：祖厂公

位置：在虎形墓左畔，坐寅向
申兼甲庚，水出巽字。

亨房 复镇派：泮山堂



创建者：致福公

位置：在堀仔石壁脚，坐子向
午兼癸丁，水出巽字。

亨房 复镇派：东美堂



创建者：孝熯公

位置：在龙船寨下，俗呼山尾，坐寅向申兼甲庚，水出丙字。

亨房 复镇派：凤阳堂



创建者：璋达公昆仲等

位置：在福祉堂右畔，坐癸向丁兼子午，水出巽字。

亨房 复首派长房：美龙堂



创建者：亲解、亲斗、亲心、亲韵等

位置：在福美堂右畔，近大路处。

亨房 复首派长房：福兴堂



创建者： 强格、君清、亲福、亲师、亲宫等

位置： 在下孤竹头，盖德堂后头，坐西向卯兼庚甲，水出乙字。

亨房 复首派长房：山面堂



创建者： 昭德、良德与瑞宝公

位置： 坐甲向庚兼寅申，水出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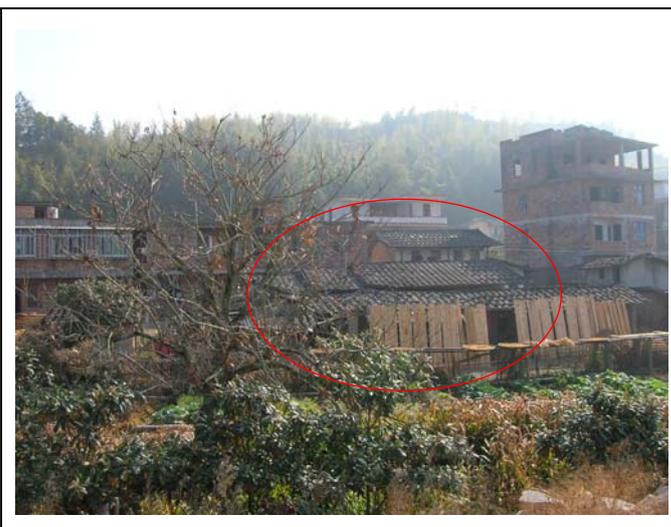
亨房 复首派二房：春夏堂



创建者： 孚衷公

位置： 在锦峰宫左畔，俗呼大路口，坐巽向干兼辰戌，水出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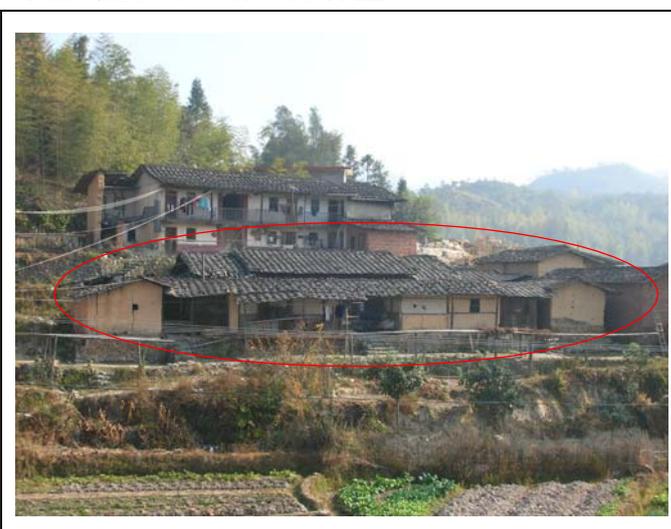
亨房 复首派三房：霞阙堂



创建者：笃生公

位置：在龙船寨脚田下，俗呼下掘，坐乙辛兼辰戌，水出坤字。

亨房 复首派三房：第林堂



创建者：致汤公

位置：在茶仔林，坐寅向申兼甲庚，水出丙字。

亨房 复首派三房：新茶堂



创建者：忠武公、忠博公

位置：在第林堂对面，俗呼对面山，坐辛向乙兼酉卯，水出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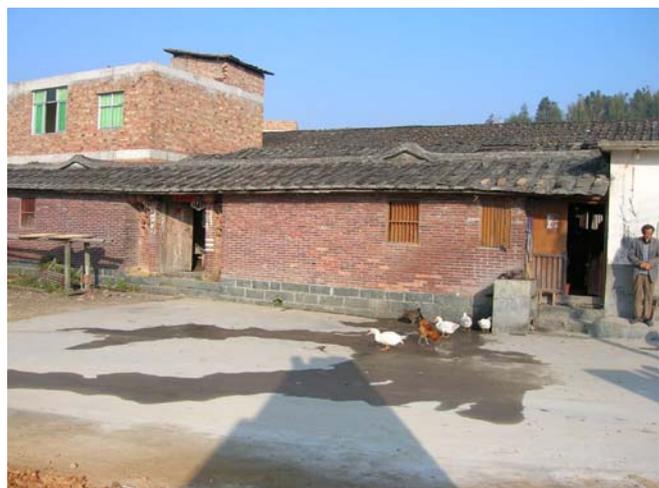
亨房 复首派三房：金安堂



创建者：孝旁公、孝席公

位置：在塔边庵，坐甲向庚兼
卯酉，水出丁字。

亨房 复首派三房：新福堂



创建者：廷祥公

位置：在福地堂右畔，俗呼
楼尾，坐甲向丙兼子午
，水出丙字。

利房：露霫堂



创建者：不详

位置：族谱未记录。

利房：带草堂



创建者：不详

位置：族谱未记录

附件(三)：扬美郑氏宗族各堂号的南来者与落脚处(蓝色字体为南来者)

(一) 贞房：

1. 进宅堂

十四世	华燕		华琼		华糙		华夸	华杉	
十五世	夏贯	夏雁	夏城	夏岭	夏执	夏散	夏魏	夏陈	
十六世	金泉			玉龙	声茶	声眼	声晏	声翔	
									名引
落脚处	加影	钊米山	丹绒士拔	蕉赖				东甲	实廊

注(1). 名引 1949 年前回乡(其子震文口述提供资料)。

注(2). 声茶、声眼、声煦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二) 元房：

1. 泮山堂

十四世	华帕	华梭	华健
十五世	夏党	夏涌	夏照
十六世	声来		
落脚处	东甲木阁		

注(1). 夏涌 1892 年逝世，安葬地点未注明(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6)。

注(2). 夏照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2. 对面堂

十三世	通恁						
十四世	华槿		华金回	华鱼氏	华看		
十五世	夏炉	夏土配	夏老		洪水	夏高	金兴
十六世							
落脚处	沙仑	沙仑	麻坡	麻坡	峇吉里	峇吉里路	峇吉里路

注(1). 夏高，金兴在本地出生。

十四世	华觉	华炳	华烜		华燿	华上
十五世	夏行	夏鄂	夏叶	夏锡	夏漂	夏祖
十六世						
落脚处	比劳亚比	居銮巴栳	直落峇光	直落峇光		

注(1). 夏漂、夏向、夏祖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3. 美扬堂

十四世	华训		华坝		华墨		华热			
十五世	夏旺	夏灸	夏木乃	夏遇	夏超	夏头	夏泗			夏向
十六世				锦江			声潜	声懋	声丝末	
落脚处	武吉甘蜜	东甲	巴莪	巴莪	巴莪	巴莪	勿林望	勿林望	勿林望	

注(1). 夏泗后来回返故乡。

注(2). 夏向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十四世	华滩				
十五世	夏鳅			夏鱼麻	
十六世	声物	声誉	声市	声杯	声闪
居住地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实廊二条	武吉甘蜜

注(1): 声闪在故乡堂号为美仁堂，为兄弟可能没住在同一堂号的实例。

4. 美仁堂

十三世	通楷						
十四世	华湾	华况		华温			华媚
十五世	夏缔	夏接	夏盛	夏弄	夏煨	夏宅	夏侨
十六世							声漆
落脚处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马六甲	南文真	南文真	武吉甘蜜	麻坡

(三) 利房:

1. 露霫堂

十六世	声欧		声桶		声垦	声拔
十七世	名土兜	名暹	康成	名才	名纳	名赤
十八世		震赏				
落脚处	东甲	东甲	利民达	利民达	利民达	巴力士隆

注(1). 康成生父为声垦，双承声桶。

2. 带草堂

十六世	声炭
十七世	
落脚处	文林望

注(1). 名纳于 1949 年前回返故乡。

(四) 亨房：复镇派

1. 泮山堂(亨房)

十四世	华柔
十五世	金水
落脚处	

注(1). 金水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2. 凤阳堂

十四世	华菲	
十五世	夏统	夏洪
十六世	声玺	
落脚处	麻坡	峇吉里

3. 草美堂

十三世	通窈			通北			
十四世	华昂	华跻	华幔	华解		华掀	华现
十五世	夏修		夏天	夏谦	夏椅	夏丁	夏灰
十六世	声德						
落脚处	巴生	武吉甘蜜	峇吉里	巴莪	巴莪		

注(1). 夏丁、夏灰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五). 亨房：复首派长房

1. 盖美堂、美龙堂及大汾堂

十世	廷愈									
十一世	政佚崔					政佚岳				
十二世	教佚雄					教佚贤				
十三世	通佚柏			通佚样			通佚海		通佚洲	
十四世	华渊	华泐		华洞	华潜		华渚	华渔	华坵	
十五世	夏枫			夏粽	夏楯	夏笋	夏油	夏树	夏缸	夏锵
十六世	声意		声市	声位	声发	声杷	声楫	声荣	声章	
十七世	名铁	名彩		春溪						名礼
十八世		震演								
落脚处		昔加末	居銮		东甲	东甲			利民达	利民达

注(1). 夏油于 1906 年前即已到马来亚(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46)。

注(2). 声市卒于 1895 年逝世，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105)。

注(3). 声杷卒于 1905 年逝世，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110)。

注(4). 声楫卒于光绪年间逝世，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112)。

注(5). 声发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注(6). 名铁、名彩及震演属大汾堂，春溪及声荣为美龙堂，余均属盖美堂成员。

2. 太高堂与山面堂

十二世	教佚伟							
十三世	通佚萱					通佚萌		
十四世	华郡	华醒				华润	华圳	
十五世	夏来	夏周(舟)	夏酒		夏赫	夏园	夏春	夏椿
十六世		声阍	声踏	声贤				
十七世		名泰	名节					
落脚处	麻坡	麻坡	麻坡					

注(1)夏园卒于1887年，葬于吉隆坡，是南来扬美郑氏宗族，最早逝世于马来亚者（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6）。

注(2)夏来卒于1905年，葬麻埠公司山（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2）。

注(3)声阍、名节父子在日据时代为日军所杀害（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132及页234）。

注(4)声踏、声贤、夏赫、夏春及夏椿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278~279）。

注(5)夏来、夏园、夏赫、夏春、夏椿、声踏及声贤均属太高堂，声阍、名节及名泰父子为再分出之山面堂。

3. 盖德堂与福兴堂

十三世	通栽				通佚棕	
十四世	华绊		华芸		华感	华绸
十五世	夏笔	夏墙	夏旷	夏坛	夏堪	夏祉
十六世	声泮	声阳	声殊			声裕
十七世		名分	名坪			
落脚处	新加兰	新加兰	东甲	东甲		新加兰

注(1). 华绊、华芸双承通佚棕（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五修谱登录资料）。

注(2). 夏坛双承华邑。

注(3). 通栽、华绊、华芸、夏墙、夏旷、夏坛、声阳、声殊、名分及名坪均回去家乡。

注(4). 夏笔1904年逝世，葬于麻埠（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49）。

注(5). 声泮1901年逝世，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114）。

注(6). 夏堪1904年逝世，葬于麻埠永春公司山（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0）。

注(7). 通栽、华绊、华芸、夏堪均属盖德堂，余均为再分出之福兴堂。

注(8). 声裕后来搬去白沙浮。

(六). 亨三房：复首派二房

1. 福宅堂

十三世	夏纏
十五世	声淦
落脚处	

注(1). 声淦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278~279）。

2. 春夏堂

九世	西正				
十世	东两		东甲		
十一世	政琨		政琰		
十二世	教安		教玫		
十三世	通可	通夜		通构	
十四世	华庄	华冷		华言	
十五世	夏饼	夏商	夏清	夏昭	
十六世	声胆	声营	声喜	声兰	声成
十七世		名忱			双金
落脚处		马六甲	文律	文林望	利民达

注(1)声胆卒于1895年逝世，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120)。

(七). 亨三房：复首派三房

1. 盖德堂(三房)

十三世	华毅	
十五世	添花	夏墨
落脚处	东甲	

注(1). 夏墨后来回国。

2. 霞阙堂支系、

(i). 霞阙堂

十一世	政佚峪	
十二世	教佚侣	
十三世	通佚芹	
十四世	华参	
十五世	夏芹	
十六世	声彻	声孚
落脚处	头条	新加兰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一世祖政佚峪之子孙。

注(2). 夏芹原为第林堂华桥之子，因嗣霞阙堂华参为长子，改属霞阙堂。

注(3). 声孚原居新加兰，后来迁居到头条。

(ii). 东美堂、双美堂及金美堂

十一世	政佚峪						
十二世	教佚僖						
十三世	通佚葆						
十四世	华咏						
十五世	夏楼	夏叟			夏兜	夏洽	夏本
十六世	声众	声耸	声坪	鸿河	来兴	海泉	
十七世	昭峰	复兴					
落脚处	实廊七条	实廊七条	实廊七条	实廊七条	东甲	实廊七条	实廊六条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一世祖政佚峪之子孙。

注(2). 夏洽、昭峰后来回国。

注(3). 复兴后来回乡。

注(4). 昭峰、声耸及复兴为双美堂成员，海泉为金美堂(为夏与夏纯合建)成员，余均隶属为东美堂。

十一世	政佚峪							
十二世	教佚僖							
十三世	通佚葆				通佚荃			
十四世	华杳		华晓		华六		华俞	华蔡
十五世	夏窈		夏纯	夏味	夏志	夏益	夏樟	夏添
十六世	金兴	声吉	声祝					
十七世								
落脚处	东甲	东甲	东甲	实廊七条	武吉甘蜜		实廊二条	东甲木阁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一世祖政佚峪之子孙。

注(2). 夏纯原为华咏之子，后过继给华晓，与夏洽合建金美堂。(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42)。

注(3). 夏志、夏樟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注(4). 夏益原为华六之子，后过继给华蔡。

注(5). 夏志、夏樟堂号归属未注明，归入母堂霞阙堂。

注(6). 夏窈、金兴、声吉及声祝父子，夏味、夏益与夏添隶属为东美堂。

3. 第林堂支系

(i). 第林堂

十一世	政佚峒											
十二世	教佚仟					教佚佰						
十三世	通佚兰	通佚萍				通佚金				通佚针		
十四世	华桦	华侨				华觅	华漂	华御	华同			
十五世	夏丹	夏琴	夏芹		夏买	夏淮	夏湖	夏受	渊泉	夏主	夏粽	
十六世			声彻	声孚	声吕	声爪			丽生	声程		
落脚处			头条	头条	笨珍	实廊	笨珍	武吉甘蜜	麻坡	麻坡		

- 注(1). 华漂为最早南来者之一，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 注(2). 华同、夏主、夏粽父子，以及夏丹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 注(3). 夏琴：卒于光绪年间(1906 之前)，葬身地点未详(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 83)。
- 注(4). 夏芹嗣霞阙堂华参为长子，故声彻、声孚属霞阙堂。
- 注(5). 声吕、声爪属为福林堂，为堂兄弟可能因上一代分家而没住在同一堂号的实例。因而同一堂号成员的血缘关系也可能在五服之外。

(ii). 金安堂与德裕堂

十二世	教佚仟						
十三世	通佚兰				通佚萍		
十四世	华玲	华桦	华习	华绷	华桥		
十五世	夏对	夏丹	夏推	夏满	夏芹		
十六世	声宅			声外	声煌	声彻	声孚
十七世	金地	金海					
落脚处	文林望	文林望		笨珍	笨珍	头条	头条

-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二世祖教佚仟之子孙。
- 注(2). 夏丹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 注(3). 夏芹嗣霞阙堂华参为长子，故声彻、声孚属霞阙堂。夏丹堂号归属未注明，归入母堂第林堂。余均为金安堂成员。

十二世	教佚仟						
十三世	通佚菁						
十四世	华木牙	华窗					
十五世	夏琴	夏洵				夏袜	
十六世		声排	声涓	声两	声杞	声衷	声遣
十七世							
落脚处		武吉甘蜜	实廊六条	实廊七条	麻坡	麻坡	笨珍

-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二世祖教佚仟之子孙。
- 注(2). 夏琴卒于光绪年间(1906 之前)，葬身地点未详(参见四修族谱)，堂号归属未注明，归入母堂第林堂。
- 注(3). 夏洵、声排、声涓及声两父子、声遣为金安堂成员。余均为德裕堂成员。声遣与其三位兄长不同堂号，为另一兄弟没住在同一堂屋之实例。

十二世	教佚仟						
十三世	通佚菁						
十四世	华窗						
十五世	夏柑	夏涌		夏令		夏活	
十六世	声零	声窃	声曹	声久	声秣	声与	锡三
十七世				来生			
落脚处	新邦里毛	峇吉里	峇吉里	实廊六条	实廊六条	东甲	东甲

注(1). 所有成员均为十二世祖教佚仟之子孙。

注(2). 声零过继给夏柑。

注(3). 声窃、声曹为金安堂成员。余均为德裕堂成员。

(iii). 新福堂

十二世	教佚佩						
十三世	通佚钟	通佚钞			通佚钧		
十四世	华猛	华沙		华铜	华纳		
十五世		夏典	夏莲	夏树	夏汲	夏文	夏讫
十六世							
落脚处			永平	马六甲	武吉甘蜜	丹绒加弄	丹绒加弄

注(1). 夏典后来回返故乡声淦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注(2). 华猛去向失详。

(iv) 福林堂

十一世	忠博										
十二世	天广						天交				
十三世	元核						通科				
十四世	华乳	华寻	华站		华真			华炒		华佃	
十五世	夏皆	泽水	德春	夏日	夏苑	夏雄	福山	夏 _± 反	夏进	夏骋	夏起
十六世	声谨								声海		长江
落脚处	笨珍	石廊	东甲	东甲	沙仑	沙仑	沙仑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注(1). 华佃后来回去家乡(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98)。

注(2). 夏皆于 1949 年前回返故乡。

注(3). 夏苑返乡续弦，因入境手续问题而不能入境(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88)。

注(4). 夏进去向失详(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注(5). 声海回返故乡(参见《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页 278~279)。

十一世	政佚峒	
十二世	教佚佰	
十三世	通佚金	
十四世	华觅	
十五世	夏买	夏淮
十六世	声吕	声爪
落脚处	笨珍	石廊

注(1). 声爪于 1949 年前回返故乡。

(八). 堂号资料未注明者：(共 17 人)

十三世通字辈：通板、通柑（第一批南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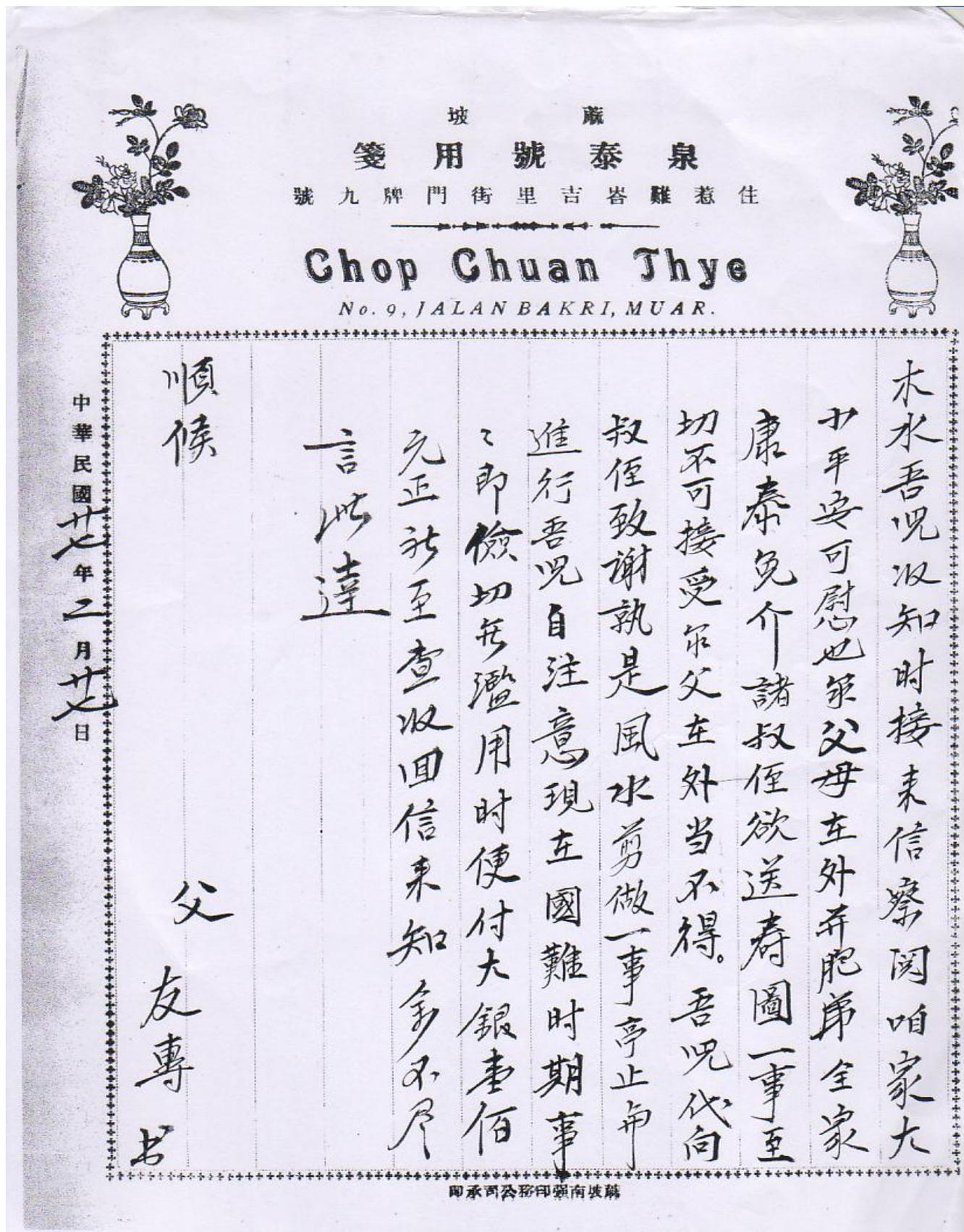
十四世华字辈：华甚、华开及华锭。

十五世夏字辈：夏匠、夏瞰、夏泵、夏镛、夏茶、夏韵及夏辟。

十六世声字辈：声厥、声其、声钆、声樟、及声力。

郑名烈 整理
2009 年 9 月 25 日

附件(四)：郑友专写给孩子的家书





泉泰號用箋
住惹雞峇吉里街門牌九號



Chop Chuan Thye

No. 9, JALAN BAKRI, MUAR.

書付

木水吾以收知在近咱家大小平安可慰也
 眾父母在洋大小各康泰免介。現在咱
 祖國。與日本大戰經開始。連日戰爭甚
 熱。咱南京政府宣佈。將揚子江長江一帶港
 口封鎖。外船不準入口。不久汕頭廈門口岸
 定然封鎖。寄信不能交通。吾以此^事進行
 暫且亭止。存積多少予以家用。候前途
 如何。再信通知。時便付大銀壹佰元正。
 查收回信。步不^能盡言。此達。

順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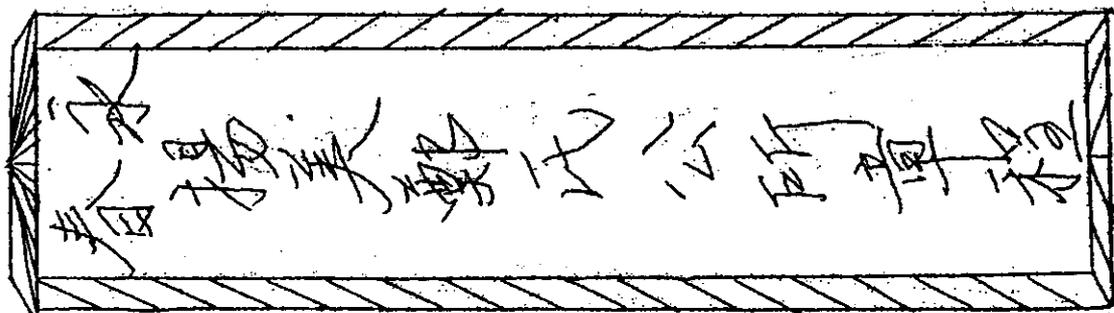
父友壽
書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七日

蘇南強印務公司承印

附件(五)

一九六六年十月



(一) 永春楊美鄰氏公所章程

第一章 名稱

本公所定名為永春楊美鄰氏公所

第二章 地址

本公所設在麻坡武吉甘密市大街門牌二一八號樓上

第三章 宗旨

本公所設件祖誼設壇供奉 主神元帥金身及聯係鄉誼
促進互助互愛為宗旨

第四章 所員

凡在馬來西里之永春楊美鄰氏族親年滿廿一歲以上願
遵守本公所規章不論男女均可加入為所員

第五章 入會

凡申請加入本公所為所員者須填表願書並由二名合格
會員介紹經理事會通過後即通知所員繳交身捐六元
如有欲成為本所所員同時理事會有權拒絕任何人申
請入會不必提出理由本公所除身捐外其徵收為外奉
金及月捐

第六章 義務

凡屬所員應維護本公所權益並遵守本公所章程及一切
議決案如遇必要時應給特別捐或自由捐以興其同負
担本公所一切之費用惟力未逮者為例外

第七章 權利

凡屬所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在每季本所集大會時有
發言權及表決權等

第八章 組織

1. 本公所由所員大會選出二十五人組織理事會
2. 由大會產生理事員後再由中選有酬酌情形為訂日期
開會選出各職員如下:

正副主席各一人 正副總務各一人 財政一人 中
 英文書寫各一人 正副稽查各一人 正副交際各一人
 理事員四人

第九章 職權

1. 正主席對外為本公所代表對由主持一切會務總掌帥
2. 正主席簽發及其他重要文件在所員大會及其他會議時為當然主席並辦理一切財政事務
3. 副主席協助主席一切工作正主席不在時得代署其職
4. 正總務兼承主席辦理一切會務並保管會議紀錄及來往重要文件等事
5. 副總務協助正總務辦理一切會務正總務不在時得代行其職
6. 財政負責管理本公所收支款項保存正確之賬目每
 次理事會開會時須報告收支情形每季所員大會將經已
 查核之全年收支賬目呈立有款項存現款或須充以作
 日常一切開支之賬目以本所各款項存入理事會指定之
 銀行每季已查核之賬目須於當季大會的七天前寄給
 本公所之五位所員
7. 中文書寫辦理本公所一切中文來往信件
8. 英文書寫辦理本公所一切英文來往信件
9. 正稽查負責稽查本公所之收支賬目每季須彙報不遺或
 有差錯等事得向理事會報告但至少每季要有彙報核
 二次
10. 副稽查負責稽查正稽查應負之職位
11. 正交際負責本公所交際一切事務
12. 副交際協助正交際執行一切事務
13. 理事員負責理事會中一切事宜

第十章 理事會

理事會於開會後為最高機關有權執行大會之
 決議並辦理一切重要事宜如必要時有權向所員勸募
 特別捐及自由捐

第十一章 會議

理事會每季開會至少一次辦理所有會務其大會則在

(四)

並不許從事於一九五九計我逸會章程中所規定一切

取之在勸
本公司不得以本公司理事會或其所屬之各委員會
設於某處不論該約是否存在祇限於本公司所屬各員一
律在嚴禁之列

第十七章 信託

於本公司所有不動產業務所有不動產業均須隨即交由
受託人之各管理惟必須簽訂有正式之受託書方為有效
如受託人隨時均可辭退其受託責任如受託人中有
逝世或患病或離身或出外逾一年之久者將被認
為自動辭退其受託責任如受託人有因行為不檢而致
不負其責任者本公司之受託人對本所得召集所員大會
會由大會取銷其受託地位然後由大會另選一人以
承其任如受託人不得超過三人或過兩人如有此
及開所員大會以便討論辭退受託人及委派別受託人
以承其任者必將所提議事項填明呈於召開之日期
前將其內容呈於公所之內經大會議決後須將議決之
結果呈報社團註冊官

第十八章 修改章程

本公司章程所載各條除非經過所員大會通過之外不得
修改及增加本章程未經社團註冊官批准前不發生效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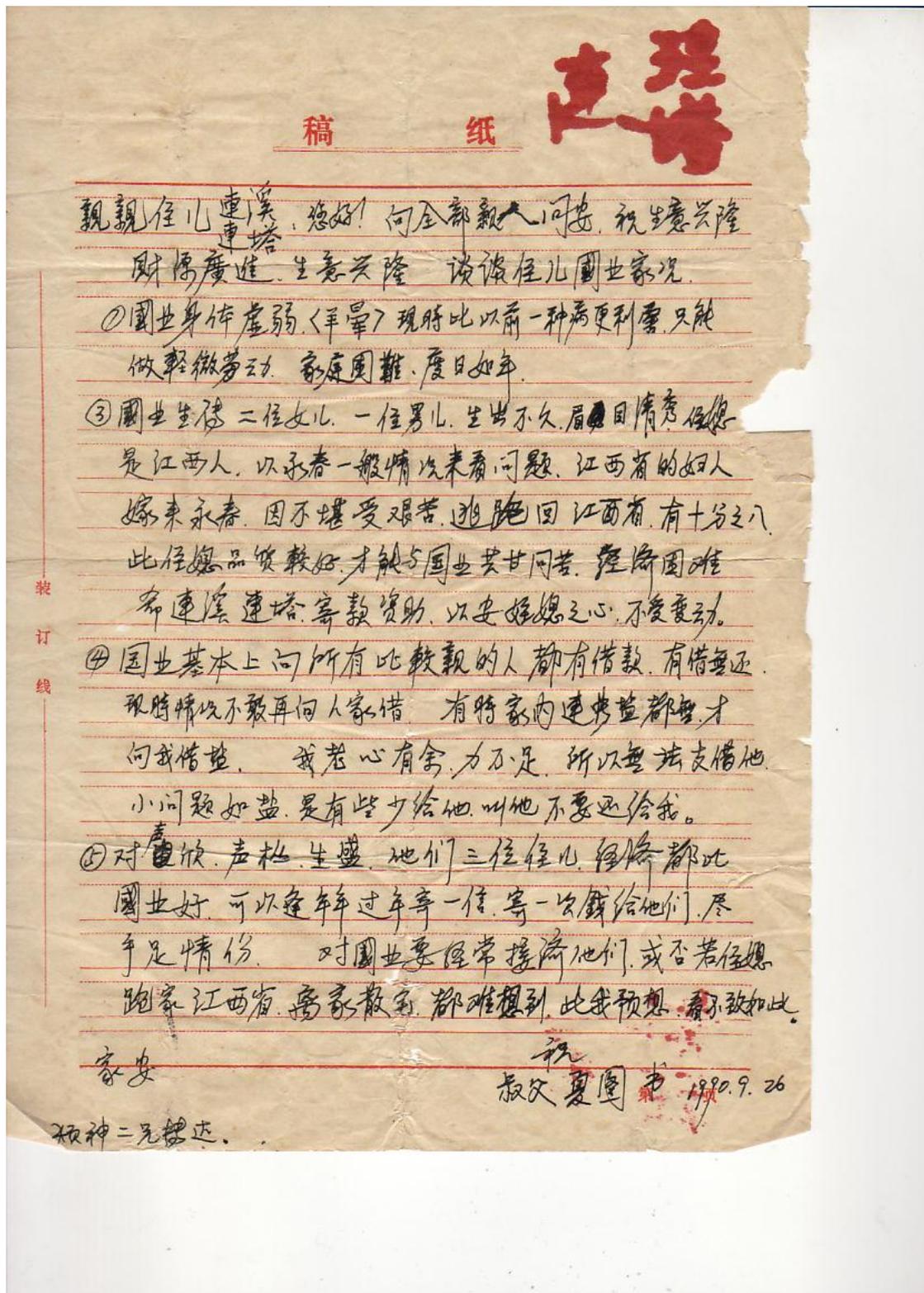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解散

1. 本公司之解散須由不得少過五份之二所員人數出席
所召集之所員大會表不贊成或由郵局投票表不贊成
方為有效
2. 本公司按照上述所規定之解散時本公司所員之
合法債項須得償還之處理其剩餘款項由所員大會表
決之
3. 解散通知書須於解散日起一星期內呈報社團註冊官

第十章 開支

本公司每次之開支若不超過一百元時可由主任及
財政各執權之每次開支逾一百元以上者須經理事會

附件(六)：郑夏图写给侄子连珪和连塔的家书



附件(七)：地名对照表

1. 峇株巴辖 (Batu Pahat)
2. 文林望 (Belembang)
3. 文律(Benut)
4. 峇吉里 (Bukit Bakri)
5. 武吉甘蜜 (Bukit Gambir)
6. 武吉巴西(原名为沙仑, 直译自马来地名)(Bukit Pasir)
7. 蕉赖 (Cheras)
8. 老巫许 (Durian Chondong)
9. 玉射 (Grisek)
10. 峇吉里路 (Jalan Bakri)
11. 利民达 (Jementah)
12. 头条 (Jorak)
13. 巴生 (Klang)
14. 吉隆坡 (Kuala Lumpur)
15. 南文真 (Lubok China)
16. 马日丹那 (Masjid Tanah)
17. 马六甲 (Melaka)
18. 麻坡 (Muar)
19. 巴莪 (Pagoh)
20. 巴羅 (Paloh)
21. 班卒 (Panchor)
22. 巴力浮莱 (Parit Purai)
23. 巴力士隆 (Parit Sulong)
24. 巴力新 (Parit Zing)
25. 巴也隆布 (Paya Rumput)
26. 笨珍 (Pontian)
27. 新那旺 (Senawang)
28. 新加兰 (Senggarang)
29. 实廊 (Serom)
30. 新邦里马 (Simpang Lima)
31. 新加坡 (Singapore)
32. 利丰港 (Sungai Mati)
33. 东甲 (Tangkak)
34. 丹绒加弄 (Tanjong Garang)
35. 永平 (Yong Ping)